



儒

藏





精華編五一冊  
經部禮類

#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五一/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301-11769-9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58號

- |       |   |
|-------|---|
| 書名    | 儒藏(精華編五一)   |
|       | RUZANG  |
| 著作責任者 |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
| 責任編輯  | 吳遠琴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301-11769-9  |
| 出版發行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
| 網址    |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電子信箱  | <a href="mailto:dianjiwenhua@126.com">dianjiwenhua@126.com</a>    |
| 電話    |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經銷者   | 新華書店  |
|       |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33印張 510千字                                      |
|       |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 定價    | 1200.00元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五一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毛遠明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五冊

經部禮類

禮記之屬

禮記正義(卷五十一——卷七〇

附錄)(〔東漢〕鄭玄〔唐〕孔穎達

.....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雜記上第二十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虞、祔乃畢。**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sup>①</sup>《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適兄弟之

送葬」者，此「兄弟」，通總、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遇主人於道」者，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則遂之於墓」者，<sup>②</sup>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者，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緦、小功者亦為之主虞、祔之祭。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注**「喪事，虞、祔乃畢」正義曰：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疏**正義曰：「凡喪服未畢」

<sup>①</sup> 「謂此」，衛氏《集說》作「此謂」。

<sup>②</sup> 「遂」，原作「送」，據阮本改。

者，是喪服將終，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已殺。若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

「凡」者，五服悉然。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

與殯，亦弁經。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

弁而素，加環經，曰弁經。**疏**正義曰：大夫之哭大夫，弁

經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

殯之時，首亦加弁經。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

《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

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

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經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

往，不弁經也。**注**弁經「至服也」正義曰：案禮，主

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經而衣皮弁服。此云

「弁經，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

夫，弁經」，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

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

之哭大夫，弁經」，是二斂之間，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

各爲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

妨。但既成服之後，又卻明與殯之前，理亦既殯。<sup>①</sup>大

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總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疏**正義曰：私喪之葛者，謂妻

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則於其

兄弟之輕喪則弁經」者，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總麻，亦

著弔服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

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也。**注**私

喪「至兄弟」正義曰：既言「私喪」，故知謂「妻子之喪

也」。葛，謂卒哭後也。兄弟輕喪，謂總麻也。大夫降一

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未服而往哭之，故

服弁經也。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辟

尊者。**疏**正義曰：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者，

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

得以杖即位，辟尊者。爲妻，父母在，<sup>②</sup>不杖，不

稽顙。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疏**正義曰：此謂

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

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

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

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

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

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

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

①「亦」，阮校云：「案「亦」字下當脫「兼」字。」

②「父母在」，孫希旦《集解》云：「下文別言「母在，不稽

顙」，則此「母」衍字也。」鄭珍《巢經巢經說》云：「緣漢

後傳本「父母在」句衍一「母」字，遂令解說支離。」



「不杖，不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禮論》范宣子申云：「有二義。一者生存爲在，二者旁側爲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鄭云：「父在不杖，謂爲母。」案爲母則削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爲母」也，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云：「君在，踧踖如也。」此范氏之釋，其義可通。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爲一，而父爲「存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又《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然庶子豈得父見在則，<sup>①</sup>庶子爲妻得以杖即位乎？是范義未安也。今見具載之。<sup>②</sup>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

**疏**正義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

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故爲妻得有稽顙。稽顙之時，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

**疏**正義曰：違，去也。

「去諸侯」，謂不便其居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sup>③</sup>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此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注**「其君」至「君服」正義曰：

鄭以經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

① 「則」，浦鏜校云：「則」當「側」之誤。

② 「見」，魏氏《要義》作「且」是也。

③ 「臣」，浦鏜校，「臣」改「君」。

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

以下左。左辟象吉，輕也。總冠纁纓。纁，當爲一澡

麻帶經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爲纓。

**疏**正義

曰：此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各隨文解之。此言吉冠則

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條屬者，屬，猶

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爲武，垂下爲纓，以著冠，故云條

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三年之練冠，亦

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

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禡上辟縫嚮左，左爲陽，陽

吉也。而凶冠縫嚮右，右爲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

條屬，故縫猶嚮右也。**注**別吉至縫之正義曰：云

「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

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者，釋喪冠條屬之意。云

「吉冠則纓武異材焉」者，《玉藻》云：「縞冠玄武」之屬，是異

材也。材，謂材具。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縫

同吉，嚮左也。「總冠纁纓」，總衰冠治纁不治布，冠又

用澡治總布爲纓，以輕故也。**注**「澡當一至爲纓」正

義曰：經之「縗」字，絲旁爲之，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

小記》「下殯澡麻帶經」之澡。云「謂有事其布以爲纓」者，

總麻既有事其纁，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

以爲纓」，謂纁布俱治。大功以上散帶。小功、總輕，

初而絞之。**疏**正義曰：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經於序

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

至成服乃絞。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

錫也。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

無事其布，不灰焉。**疏**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

爲之。「去其半而總」者，總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

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總麻服之衰服也。**①**鄭注《喪服》

云「去其半而總如絲」是也。**②**「加灰，錫也」者，取總以

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注**又無

事其布，不灰焉。正義曰：經云，去其半而總，始云，加

灰錫，明此總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諸侯相襚，以

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襁衣，不以襚。不以已

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襁衣，不以襚。不以已

**①**「爲」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如絲，浦鍾校云：「如絲」上當脫「治其縷細」四字。

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

**疏**正義曰：「諸侯相祔」者，祔，謂以物送死用也。「以後路與冕服」者，後路，為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

「先路與褻衣，不以祔」者，是己之車服之上，不可以施遺於人，<sup>①</sup>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

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疏**正義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个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

**注**「言車」至「遣車」正義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者，以言「視牢具」，故如其數。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者，以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疑辭也。云「天子大牢，包九个」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个」者，以《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則天子九个，遣車九乘。以下差降。義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疏**布輶，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輶，其蓋也。四面皆有

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

**疏**正義曰：此經明載牢肉之時，因以物章蔽。「疏布輶」者，輶，蓋也，以麤布為上蓋。而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椁之四隅。

載輶，有子曰：「非禮也。輶，米糧也。喪奠，脯醢而已。」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

**疏**正義曰：輶，米糧也。用遣車載輶，遣亡人也，而有子譏其為失也。然《既夕》上禮，有黍、稷、麥者，但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車之奠不合載輶。

《既夕》藏棺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喪奠，脯醢而已」者，此亦有子之言也。言死者不食糧，故遣奠不用黍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疏**正義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

<sup>①</sup>「遺」，原作「遣」，據阮本改。

也。「喪稱哀子哀孫」者，凶祭，謂白虞以前祭也。喪則

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

「孝子」也。端衰、喪車皆無等。喪車，惡車也。喪

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也。衣衰言「端」

者，玄端，古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疏**正義曰：「端

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亦曰衰。

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

衣亦如之，而今用衰綴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者，

孝子所乘惡車也。惡車，喪車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

衰及惡車，天子至上，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也，以孝子

於其親情如一也。**注**「喪車」至「如之」正義曰：言「喪

車，惡車也」者，《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王喪

之木車也。」案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巾車》云「木車，

蒲蔽」，注云：「木車，不漆者。以蒲為蔽，始遭喪所乘也。」

「素車，棼蔽」，注云：「素車，以白土塋車，煩麻以為蔽。卒

哭所乘。」「藻車，藻蔽」，注云：「以蒼土塋車，以蒼繒為蔽

也。既練所乘。」「駢車，藿蔽」，注云：「駢車，邊側有漆飾

也。以細葦席為蔽，大祥所乘。」「漆車，藩蔽」，注云：「漆

車，黑車，漆席以為蔽。①禫所乘。」云「衣衰言「端」者，玄

端古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者，案《喪服記》：「袂二尺二

寸，袼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

端同。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

而后蕤。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占之布冠也。

《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

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疏**

正義曰：「大白者」，②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

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蕤。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

蕤。其諸侯緇布冠則蕤。故《玉藻》云：「緇布冠纁綌，諸侯

之冠」是也。委武玄縞而后蕤者，委，武，皆冠卷也。

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也。玄，玄冠也。縞，縞冠

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

也。而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

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注**

「不蕤」至「冠也」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曰「衛文公大布

①「蔽」，阮本作「蔽」，《周禮·巾車》注作「之」。作

「蔽」，作「之」均可，作「蔽」則於義未安。

②「者」，衛氏《集說》作「冠」，疑是。

之衣，大白之冠」者，證大白冠是布也。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僖二年，齊桓公救而封之。衛文公以國未道，故不充其服，自貶損，所以大白冠、大布衣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疏**正義曰：此

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緋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弁而祭於己」者，弁，爵弁也。祭於己，白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緋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緋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緋。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爲卑也，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可也，言於禮可用

也。爵弁，<sup>①</sup>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

**注**「弁爵」

至「孤爾」正義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

**注**，緣類「至「常也」正義曰：以

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理不可。故鄭云「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著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暢，白以櫛，

杵以梧。所以擣鬱也。<sup>②</sup>櫛，柏也。枇以桑，長三

尺，或曰五尺。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

祭枇用棘。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

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吉

<sup>①</sup>「爵弁」，孫詒讓《校記》云：「爵弁」二字疑當在上句

「也」字上。

<sup>②</sup>「擣」，原作「擣」，據余本、撫本、岳本及阮本改。

凶暢及枇畢之義。各隨文解之。「暢」者，謂鬱鬯也。

「白以櫛，杵以梧」者，謂禱鬯所用也。櫛，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爲白，以桐爲杵。禱鬯用柏白桐杵，爲柏香、桐絮白，於神爲宜。

**注**「櫛，柏也」正義曰：「櫛，柏」，《爾雅·釋木》文。「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

枇者，所以載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

**注**「此謂至，用棘」正義曰：知「謂喪祭也」者，以其用桑，故知喪祭也。云「古祭枇用棘」者，《特牲記》云枇用「棘心」是也。「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主人

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刊其柄與末，謂畢末頭亦刊削之。畢既如此，枇亦當然。若

古時，亦用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一采。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絰也。絰之，不加箴功。大

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疏**正義曰：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一采」，並異於生，而尊者可同也。然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

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

**注**「此謂至，於生」

正義曰：知「襲尸之大帶」者，以古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無五采，此上連「枇，畢用桑」之下，<sup>①</sup>則知此亦喪之大帶。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襲尸之大帶」也。以其稱「率」，與大帶同，故知是大帶也。云「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帶與生異。凡襲事，著衣畢，加帶乃成，故云「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也。

禮者，稻醴也。甕、甗、簠、簋，實見間，而后折入。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

「柎」，所以廢甕、甗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是送葬所藏之物。「禮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爲。甕

者，盛醴醢。甗者，盛醴酒。簠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柎，置於地，所以廢舉於甕、甗之屬。

實見間，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甗、簠等於見外，椁內三者之間，故云「實見間」。而后折入者，折，謂

椁上承席。實物椁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

**注**「此謂至，席也」正義曰：知「葬時藏物也」者，言此

① 下，原作「不」，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甕、甗、簋、衡」等，葬時所藏之物。皇氏云：「甕、甗、簋、明器也。故實此體與醢醢之屬。」<sup>①</sup>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者，案《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包、筭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甗、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下，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云：折，承席也者，案《既夕禮》注云：「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是也。」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理之。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婦人無專制，牛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疏**正義曰：案《既夕禮》：初喪，<sup>②</sup>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白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小斂、大斂、啓、皆辯拜。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疏**正義曰：禮，凡當大斂、

小斂及啓擯之時，<sup>③</sup>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

**注**嫌當至皆拜。正義曰：嫌當三事終竟不拜，故明事竟即拜也。云「此既事皆拜」者，皆拜，即此云辯拜三事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爲大夫出也。故《雜記下》云：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是也。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殯也。既出則施其扄，鬼神尚幽闇也。

**疏**正義曰：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進入廟門內哭位之時，除去殯宮帷也。哭竟，則帷之。

**注**「既出則施其扄」。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扄之，事畢則下之。」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扄是褻舉之名。初哭則褻舉，事畢則施下之。無柩者不帷。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疏**正義曰：「無柩」，謂葬後也。神主附廟，還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用帷。

<sup>①</sup>「體」，原作「體」，據阮本改。

<sup>②</sup>「喪」，案《既夕禮》，疑「喪」當作「啓」。

<sup>③</sup>「擯」，原作「擯」，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也。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疏**正義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

「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

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

「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者，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

「反而后奠」者，反，謂君來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

繭衣裳與稅衣纁袖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繭

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纁為繭，緇為袍，表之以稅衣，乃為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

緣，①非也。唯婦人纁袖。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玄冕，或為「玄冠」，或為「玄端」。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所為，君所作離宮館別也。

**疏**正義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纁為繭，謂衣裳相連而絲纁著之也。

「與稅衣」者，稅，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端玄裳也。

③「纁袖為一」者，纁，絳也。袖，裳下緣襪也。以絳為緣，故云「稅衣纁袖」也。繭衣既襲，故用稅衣表之，合為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袖為一」也。

「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襲，並無復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為衣裳也。」

「皮弁一」者，第三稱也。

①「大」，張敦仁《考異》云：「案此「大」乃「丈」之誤。丈

夫對婦人，下句云「唯婦人纁袖」是也。

②「別」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張敦仁《考異》亦云有，別一字者為是。

③「玄端玄端」，浦鏜校云：重有「玄端」二字疑衍。



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爵弁一」者，第四稱

也，玄衣纁裳也。「玄冕一」者，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

也。「曾子曰：不襲婦服」者，曾子非之。纁衾是婦人之

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

**注**「繭衣」至「襲之」 正義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

非襲其冠」者，鄭恐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不云服，

恐襲其冠，不襲其服，故云「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

冠」。云「曾子譏襲婦服而已」者，鄭意以曾子但譏婦服而

已，不譏其著玄冕之服。是子羔合著玄冕。子羔爲大夫

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曷爲襲之」。公七踊，大夫五

踊，婦人居間。十三踊，婦人皆居間。公，君

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

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二日而殯，士一日而殯。士小斂之

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

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至

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

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

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sup>①</sup>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

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

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

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大夫五一者，大夫二

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

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一者，士一日殯，合

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

斂一，是凡三也。「婦人皆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

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

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

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

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

也。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

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一，褻衣一，朱綠

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

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

也。革帶以佩韞。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

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

<sup>①</sup>「襲明日朝」，《續通解》卷十二此四字下有「一踊」二字，疑是。

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疏**正義曰：此經

明襲用衣稱卷冕之制。<sup>①</sup>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襲衣最外。而細服居中。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玄端」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驚，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一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襲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一，通合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申加大帶於上者，申，重也。謂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今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飾之。故前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鄭既謂前爲襲尸之大帶，此重言「加大帶」，是用襲尸如一，故知前所言，即此大帶也。

**注**

朱綠至，稱與。正義曰：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

雜以朱綠，異於生也」者，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用素，故云「亦以素爲之」。云「申，重也」者，《釋詁》文。云「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摠束其身。若摠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云「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者，解經文「申加」之字。既無革帶，又加大帶，<sup>②</sup>云「中者，何以革帶」，<sup>③</sup>必見革帶與大帶者，<sup>④</sup>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云「士襲三稱」以下者，鄭欲歷明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前文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環經者，股，所謂纏經也。

①

制，原作「也」，據毛本、殿本、庫本及阮本改。

②

又加大帶，殿本、庫本此句上有「何以」二字。

③

何以革帶，殿本、庫本無此四字。

④

「者」，殿本、庫本作「皆有」疑是。

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紵焉，散帶。<sup>①</sup>**疏**正

義曰：「環經，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經，<sup>②</sup>故云「公、大夫、士一也」。**注**「環經」至「散帶」

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纏經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經」，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經也。

又鄭注《弁師》云：「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今

此所謂，彼經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

侯之大夫，當天子之上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

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經，則其

子弁經明矣。<sup>③</sup>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經。公視大斂，

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喪大記》曰：「大夫之喪，

將大斂，既鋪絞、紼、衾，君至，比君升乃鋪席，<sup>④</sup>則君至

為之改始，新之也。**疏**正義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

斂禮也。公升，商祝鋪席，乃斂者，公升，謂君來升堂

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sup>⑤</sup>主

人雖已鋪席，布絞、紼、衾，聞君將來至，則主人徹去之。

比君至升堂，<sup>⑥</sup>而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

者，重榮君來，為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魯人之贈

也，三玄一纁，廣尺，長終幅。言失之也。士喪

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疏**正義曰：記魯失也。

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梓中也。贈別用玄纁束帛，三玄一

纁，故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一

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弔者

<sup>①</sup>「散帶」，按：楊復《續通解》卷十六上：「案《士喪禮》主人拜賓之後，乃奠之前，云「襲經」。所謂「經」者，

首經與要經，散帶之總稱，則知散帶在乃奠之前。今

《雜記》「小斂環經」，注家乃加「散帶」二字，注說非

是。按：「散帶」二字蓋衍文。

<sup>②</sup>於：阮校云：《續通解》「於」作「此」。

<sup>③</sup>其子：「其」，阮本作「天」。潘宗周《校勘記》云：

「其子」當是「其子」。「子」誤為「子」，十行本遂妄改為「天子」。

<sup>④</sup>比：原作「此」，據岳本改。案段玉裁《經韻樓集·

雜記公視大斂》云：「比，猶及也。撫本及重，棟校宋本作「此」，皆誤。

<sup>⑤</sup>「來」，阮校云：「嚴杰云：『來』當作「未」。一案浦鏗校

同嚴杰。

<sup>⑥</sup>「比」，原作「此」，據阮本改。

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贈、贈之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反位」，明弔禮。「弔者即位于門西」者，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者，以其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其在門西故也。相者受命「者」，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不稱「擯」而言「相者」，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此對例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

「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案《士喪禮》：「賓有綏，擯者出請入告，是也。」「出曰「孤某須矣」者，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故鄭引《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但《公羊》對殯之辭，稱「子某」；此對賓之辭，故稱「孤某」。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西面者，謂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或大夫上也，或平常無賓時也。子拜稽顙者，不云「孤某」而稱「子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贈、綏，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宰夫朝服，即喪屨，升

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也。<sup>①</sup>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

**疏**正義

曰：此一經明含禮。

「執璧」者，含玉爲璧制，鄭云「分寸

大小未聞」。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

含者坐委于

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者，謂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

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

承之。

**注**「言降」至「殯宮」

正義曰：「言降，出反位」，

則是介也。一者，以此經直云「降，出反位」，不知何人「反

位」。前文云「弔者降，反位」，則此謂含者降反位。即弔

者既爲上賓，故下文云「上客臨」，注云：「上客，弔者。」既

爲上客，明含者是介也。云《春秋》有既葬，歸含、贈、綏，

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者，案《左傳》隱元年：「天子使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惠公賵，緩也。」《公羊》亦云：

「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是《左氏》、《公羊》皆譏其緩。

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

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

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穀梁》不譏。是「既葬，歸含且

賵，無譏也。《穀梁》所以不譏宰咺者，《釋廢疾》云：「平王

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

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文九年，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殯最晚，不譏者，《釋廢疾》云：「以其殺敗，

兵無休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宰夫朝服，即喪屨

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

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

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

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

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人竟則遂也。」鄭云：「遭

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

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聘禮》又云：「遭喪，將命于大夫，

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注**朝服，告鄰國之禮

正義

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

禮。所以必用吉服以待鄰國者，以己國遭喪，他國是吉，

不可以喪禮待於他國，故以吉禮待之。此弔者既爲上客，

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綏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綏

<sup>①</sup>「朝服告鄰國之禮也」，鄭珍云：「今以《正義》推之，知

注本作「朝服，以吉待鄰國之禮也」。諸本「吉」誤

「告」，又上脫「以」字，下脫「待」字，遂不可解。《正

義》標注亦脫誤。詳《巢經巢經說》。

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綦者曰：「寡君使某綦。」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綦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綦。」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壁之北，順其上下。綦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綦者降，出反位。授綦者以服者，賈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綦者委衣時。**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綦禮。案上文含者稱「執壁」，下文贈者稱「執圭」，則此綦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綦者執冕服」，故於此略之。注「亦於」至「上下」正義曰：以壁委於席上，今衣而委於壁北，故云「亦於席上所委壁之北」。以經文先「含」而後「綦」，則含重而綦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故云「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後，下者在後。注「授綦者以服者，賈人一」正義曰：案《聘禮》有賈人，故知授綦者之服是賈人也。注「亦

西」至「衣時」正義曰：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綦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雷，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綦，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褻衣不以綦」，以外無文。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轡；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轡，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人，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人則致命矣。使，或爲「史」。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壁與圭，宰夫舉綦，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壁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贈者出，反位于門

外。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疏**正義曰：此

節明贈禮。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轅者，乘黃，謂

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

庭。北轅者，謂大路轅轅北嚮也。「客使自下由路西」

者，客使，謂使客之從者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也。

自，率也。下，猶馬也。<sup>①</sup>由在也。<sup>②</sup>路，即大路也。陳路

北轅既竟，贈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

西也。馬，云客使設之，則大路亦使設之也。<sup>③</sup>

**注**，轅

轅「至」命矣。正義曰：「自，率也」者，案《爾雅·釋詁》

文：「率，自也」。展轉相訓，是「自」得為「率」。云「下，謂

馬也」者，凡陳車馬，馬在車下，故云「下，謂馬也」。引《觀

禮》曰：「路下四亞之」者，證馬為下也。四亞之，謂馬四匹，

亞次路車也。云「客給使者人，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者，解

經中「客使自下由路西」也。但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路

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為賓而設，則路在

馬西。故《觀禮》：「路下四亞之」，注云：「亞之，次車而東。」

是車在西，統於賓也。案《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彼謂死

人而設於鬼神之位。凡贈，隱元年《公羊傳》云：「贈者蓋

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

梁》云：「乘馬曰贈，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案

《既夕禮》云：「贈馬兩」，無車者，上卑，不合有車。何休云

「周制」，謂士無車，非也。此《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

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贈」，無「車」者，文不備也。

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

也。此無賻，賻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注云：「其間

加恩厚，則有賻焉。」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

不入廟門」是也。《既夕》有贈者，贈施於死，必及葬節，此

未必，當葬時。賻，《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親

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賻，奠。所知則賻而不奠。」此

諸侯相於既疏，故無奠。案《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

之賻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

子於諸侯臣，襚之賻之。天子於一王之後，含為先，襚則

次之，賻為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一王後。一鄭知天子於

一王後含、襚、賻者，為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

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

子於諸侯含、賻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賻」，三傳但譏

① 「猶」，浦鏜校云，當作「謂」。

② 「在」，浦鏜校云，當作「左」。衛氏《集說》亦作「左」。

③ 亦「阮校引盧文弨云：「亦」下當有「客」字。

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祔之贈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上有祔有贈，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含之贈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以外，推此可知。凡將，至「西階」正義

曰：此一經廣明從上以來弔、含、祔及贈文不見者，於此摠明之。「凡將命，鄉殯」者，在殯之西南，東北面鄉殯。

「西面而坐委之」者，謂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者之璧與贈者之圭。

宰夫舉祔者，謂宰之屬官，舉此祔者之衣。

「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者，謂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鄉殯東

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注**「凡者」至「夫字」

正義曰：此一經將命言「凡」，是摠說上文前文所不見

者。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者，以此經既云「宰舉璧

與圭，宰夫舉祔」，案上「宰夫朝服取璧」，既云「取璧」，明

是宰也，非宰夫，故知「夫」為衍字。上客臨，曰：「寡

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

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

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須

矣。」臨者人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

東上。人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

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

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

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

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

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

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

不獲命，敢不敬從。」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

為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

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

三。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弔、含、

祔、贈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老某相執紼」

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使一介老臣某助主



人執其葬紼，其實爲哭而來。謙言助執紼耳。介者，言已使來，唯有一人爲介，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謂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者，此宗人受嗣君之命後，下階請客之辭也。復位者，欲令在門西客位也。「宗人反命」者，謂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一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云「孤敢固辭」。前文云「孤某須矣」，此直云「孤」，不云「某」者，以親對客辭，客是使臣，故不復稱名也。案《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廟，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者四禮，皆是奉君命而行，如《聘禮》聘之與享也。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覲，故在門東。注「不迎」至「之禮」正義曰：「上云「孤某須矣」，是不出迎。所以不迎者，以主人在喪，身既悲感，無暇接賓之禮。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辟其痛傷己之親如

君。疏正義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紼、紼、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此《喪大記》脫字，①重著於是。疏正義曰：此一經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唯此四字別，義皆同也。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疏正義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也。其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注：②「占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爲重，故云「與天子同」也。

- ①「此」，原作「北」，據殿本、庫本、阮本改。  
②「注」，原作「引」，據山井鼎校及浦鏜校改。

##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

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除

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

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

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

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

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如三年

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言今之喪既服顙，

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

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

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顙，草名，無葛之

鄉，去麻則用顙。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

是附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洽祭序於昭穆爾。王

父既附，則孫可祔焉。①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

之節。②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

死，爲父變除之節。如未沒喪一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

祥之前，未竟之時也。于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

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一者，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

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也。「卒事，反喪

服」者，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

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

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也。

「雖諸至喪服」此一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

內變除之節。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

父母服內，故云「如當」也。「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

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者，亦爲服除服，而除竟亦反

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

在重喪中，則其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爲父

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明

①「祔」，阮校云：「毛本「祔」作「附」，岳本同。」

②「喪」，阮本「喪」下有「祭」字，閩、監、毛本同。

前之重。而在前文云：言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

**注**：雖有「至」乃除。正義曰：

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鄭釋所以輕服在大喪之中，得爲輕服除者，乃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若君之大喪，不得自除私服。故《曾子問》曰：

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是有君服，不得除己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案《服問》云：

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

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

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二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中，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顙者，謂後

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顙也。後喪既顙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

**注**：言今

至「用顙」。正義曰：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

子者」，以前文皆據先有父喪，後有母喪，此又先有父母之

喪，後有諸父、昆弟死者，皆以重喪在前，輕喪在後。此亦類上文，故云：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云：其先有

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顙」，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

知先有長子之喪既顙也。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

「父」者誤也。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顙，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

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錄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以此經云：「三年之喪既顙」，不云「未沒喪」，則知

「既顙」與「未沒喪」者別也。既顙是既虞受服之時，明「未沒喪」是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

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

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顙，母之練、祥亦皆行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

也」，猶爲「由」。由，用也。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

**注**：「未練」至「祔焉」。正義曰：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之前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案文二年

《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sup>①</sup>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sup>②</sup>祫於大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兼言「祥」者，恐未祫故也，故練、祥兼言。但祖祫祭之後，即得祫新死之孫，故云「王父既祫，則孫可祫焉」。然王父雖祫，未練無廟，孫得祫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祫祖廟之中，而祫祭王父焉。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為位。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疏**

正義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猶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為新喪也。「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己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改服即位者，謂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位，謂即昨

日他室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即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即位之時。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

①「傳」，阮本作「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阮校云作「傳」非。浦鏜校云：「祫」誤「傳」。

②「入」，疑為「又」字之誤。

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冕兼言弁

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喪之禮。

**疏**正義曰：此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

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一次於

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如未

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

告君。告者反而后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后哭父母

也。「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

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如同宮，則次於異

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

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注「宿則」至

「緩也」正義曰：案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

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

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

云「皆為差緩」。注「內喪，同宮也」正義曰：案上文不

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

反而后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

也，與前與後祭同。<sup>①</sup>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sup>②</sup>以待君

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父母之喪，將祭，而昆

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

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

等。雖虞、附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

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

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

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

儀。**疏**正義曰：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而昆弟

死，既殯而祭者，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

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事也。如

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者，兄弟既殯後而行父母之

祭，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

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

「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

祭，已涉於吉。尸極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

<sup>①</sup>與前與後祭同。阮校引齊召南云：當作「與前與祭

同」，「後」字衍。案浦鏜校同齊召南。

<sup>②</sup>「宮」，阮本作「公」。

爲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一「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者，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如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爲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執祭者亦栗階也。一雖虞附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注：將祭至威儀。正義曰：知，將祭，謂練、祥也。一者，以經云「昆弟死，既殯而祭」，故知非吉祭也。前經云「三年之喪既顙」，其練、祥皆行，故知此祭謂練、祥也。但前文主論變除，故委曲言練、祥。以前文既具，故此經略言祭也。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一者，以經云「如同宮，則葬而后祭」，明上「昆弟既殯而祭」者，是異宮也。云「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者，<sup>②</sup>既遭父母之喪，兄弟悉應同在殯宮，不得有在異宮而死。之所以在異宮死者，以其疾病或有歸者，故得異宮而死。云「散等，栗階」者，謂升一等而後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一以此知散等，栗階是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

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齊，啐，皆嘗也。齊至齒，啐入口。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喪祭飲酒之儀。主人之酢也，齊

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齊之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者，亦謂衆賓及兄弟祭未受獻之時啐之也，以其差輕故也。一「大祥，主人啐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一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者，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爲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啐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之酢，但啐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故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之酢。與《士虞禮》文違，其義非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

①「顙」，原作「穎」，據阮本改。

②當自至之喪，卒爵，燕禮，既校禮。

而食之，喪祭賓不食。

**疏**正義曰：侍祭喪，謂相於喪祭

禮者。「薦」，謂脯醢也。吉時祭，相者則告賓祭薦，賓祭

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

遂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

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附不獻

賓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

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

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

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請問兄弟之

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言

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

載矣。君子不奪人之喪，重喪禮也。亦不可奪

喪也。「不可以輕之於己也」**疏**正義曰：此節明居父

母、兄弟喪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

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

也」者，不可自奪己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

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注**言疏「至」載矣。正義曰：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

也者，以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其書策。其齊、斬之

喪，謂父母喪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

不能載。上文云：「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

服」，當須憔悴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

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

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

解，倦也。**疏**正義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

者，親之初喪，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

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sup>①</sup>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

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

「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三年之喪，言

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

門。言言已事也。爲人說爲語。在聖室之中，以時事

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哀皆居聖

室。

<sup>①</sup>「以其」，浦鏜校云：「『謂』誤『以其』二字，從《續通解》校。」

室，不廬。廬，嚴者也。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

則不居。**疏**正義曰：皇氏云：「上云『少連、大連』，及此

經『三年之喪』，并下『疏衰』之等，皆是摠結上文『敬爲上』，

哀次之』，及『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今案別稱『孔

子』是時之語，不連子貢之問。此『三年之喪』以下，自是

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語。前文『顏色稱其情』，謂據父母之

喪。此下文『疏衰』，謂期親以下。何得將此結上『顏色稱

其情』？皇說非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

上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已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

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

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斬

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廬，聖室之中，不

與人坐者』，案《喪大記》云：『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居即

坐也，與此同。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

長、中、下殤視成人。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

處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

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

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

其成人也。親喪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

之喪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疏**正義曰：『親喪外

除』者，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猶外，隨日月漸除，

而深心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者，兄弟，謂期服以下

及小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

也。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

者，亦不飲食也。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

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疏**正義曰：『視君之母與妻』

者，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

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者，若其酒食不發

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

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

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

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

道而行之是也。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

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

同。**疏**正義曰：『見似目瞿』者，謂既除喪之後，若見他人

形狀似於其親，則目瞿然。『聞名心瞿』者，聞他人所稱

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



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必有以異於人也」者，謂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獨云「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者，其餘，謂期親以下也。則直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也。父在為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縞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

**疏**正義曰：「祥，主人之除也」者，言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朝服」者，於此為期之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日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

**注**「為期」至，常

也。正義曰：「始即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問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故著縞冠素紕、麻衣。②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縞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

①「禫」，原作「禮」，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阮本改。

②「故」，原作「加」，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阮本改。

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綬冠也。云「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

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有以喪事贈贈來者，雖不及時，

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

**疏**

正義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雖不當縞者」，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

**注**，謂有「至」麻衣」

正義曰：知此「以喪事贈贈來」者，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sup>①</sup>禫祭之前，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

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者，鄭云此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贈也。云「反服，反素縞、麻衣」者，鄭恐反服夕吉服之服，<sup>②</sup>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一

<sup>①</sup>「此」，浦鏗校云：「此」，疑「禫」字之誤。按：《續通解》卷九作「縞」。

<sup>②</sup>「夕」，阮校云：「案『夕』當作『反』，形近致誤。」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

改成踊，乃襲。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

更成踊者，新其事也。

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

之，不改成踊。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

**疏**正義曰：此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一當

袒，大夫至者，謂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也。崔

云：「謂斂竟時也。」「雖當踊」者，假令大夫至，當主人踊

時也。「絕踊而拜之」者，主人則絕止踊而拜此大夫也。

「反改成踊」者，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而反還

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欲新其事也，故云

「反改成踊」。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是當大夫絕踊則士大小斂時，①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

今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出之也。②「乃襲」者，謂更成踊竟，乃襲初袒之衣也。此云

「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也。於士，既事

成踊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

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

大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襲而后拜

之」者，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也。「不改成踊」者，拜

之而止，不更爲成踊。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

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

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卒哭成事，附言

「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犧牲，與士

虞禮同與？**疏**正義曰：上大夫平常言祭，其禮少牢。虞

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卒哭成事，附，皆大牢」者，卒

①大夫絕踊則士，浦鍾從衛氏《集說》校，以爲此六字

衍。按：《續通解》卷二亦無此六字。

②「時出」，浦鍾校云：「『時出』乃『故絕踊而拜』之誤。

《集說》校。」

哭謂之成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附，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之虞也，植牲」者，下大夫占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

**注**「卒哭」至「異矣」正

義曰：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

祝稱卜葬、

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

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祝稱卜葬、虞者，卜

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

**疏**正義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

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

明夫之尊也。「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若兄弟相為，其弟為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通稱名，可知也。古者貴

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

而輶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記庶人失禮所

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

官。**疏**正義曰：此節記庶人失禮所由。以其杖關轂

而輶輪者，關，穿也。輶，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

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者，

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鑿巾以飯，公

羊賈為之也。記上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

巾。大夫以上，賓為飯焉，則有鑿巾。**疏**正義曰：亦記上

失禮所由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為其親含。

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

入口也。而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

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

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禮也。冒者何

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疏**正義曰：此

經論設冒之事。「冒者何也」者，記人自問，何以須冒？

所以揜形也」者，記者自答，言冒所以揜蓋尸形。

「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者，若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后」

者，衍字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摠覆於冒上。

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或問於曾子曰：

「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

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

言傷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

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

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

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

孝子哀親之去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喪之

遣奠之事。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者，

或人問曾子云：「喪禮既設遣奠，事畢而包裹遣奠之餘載車之而去，猶如生人於他家既食訖而裹其餘」，相似乎？

故云「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者，或人云：君子於

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

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曾子曰：吾子不

見大饗乎」者，曾子答或人之問。吾，我也。子，男子美

稱。《儀禮》注云：「言「我子」，相親之辭也。謂或人爲吾

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夫大饗，既饗，①卷三

牲之俎歸於賓館」者，謂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

上之肉歸於賓館。②「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者，

己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

爲此之故，包遣奠而去。子不見大饗乎」者，重結前文

以語或人也。非爲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滅

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

之與？問，遣也。久無事曰問。

**疏**正義曰：鄭云：此上

① 饗一字原泯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② 「三」字原泯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則問，卑下則賜，故△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疏**

正義曰：從上「問與？賜與？」以下

至「遺人可也」，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此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者，謂父母、長子也。其實，<sup>①</sup>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sup>②</sup>此義已備在《檀弓》疏。」「三年一至

受之，一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

則食之矣。不辟梁肉，<sup>③</sup>若有酒醴則辭」是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爲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饗斂、執紼之屬。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相趨也，出

①「其」字原泐滅，據阮本補。

②「期以」二字原泐滅，據阮本補。

③「梁」，原作「梁」，據殿本、庫本及阮本改。

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sup>①</sup>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附」。**疏**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各隨文解之。

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白諸侯達諸士者，貴賤同然，故云「自諸侯達諸士」也。「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者，亦貴賤同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故云「則服其服而往」也。但著彼服，不著己功衰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爲之制服。雖不爲重變而爲之制服，往奔喪哭之，則斂服所制之服往彼哭之，事畢反服故服也。」庾氏云：「將往哭之，乃服其服」者，謂小功以下之親輕也。始聞喪，不能爲之制服。至於往哭弔，乃服其服。注《要記》通之已詳。<sup>②</sup>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實通初喪也。假令初

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斂服五服之服而往彼哭也。上云「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之也。「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此禫杖期，主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文本應在「服而往」下，爛脫，故在此。「練則弔」者，謂至十一月小祥後，而可出弔人也。**注**「父在」至「出矣」正義曰：此「練則弔」又承「十一月練」之下，故知是「父在爲母」。以經云「練」，故云「功衰」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爲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以母喪至練，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灼然。既葬，大功一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弔哭既畢，而則退去，不待主人饗斂之事。期喪練弔，則亦然也。「一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姑、姊妹無主，爲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

①「附」，王引之云：「案「附」，衍字也。鄭云「附當作附」，則所見本已衍此字。」詳《經義述聞》。

②「詳」，原作「祥」，據殿本、庫本改。

弔於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聽待主人襲斂之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此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今案鄭注在此文下云「謂爲姑、姊妹無主，則此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皇氏云：「有『大』字者誤也。」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正義曰：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期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者，執事，擯相也。禮，饋奠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今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案《曾子問》云：「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相趨」至「而退」此以下明凡弔者恩之厚薄，去留遲速之節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者，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極出廟之宮門而退去。

「相揖也，哀次而退」者，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相問也，既封而退」者，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相見也，反哭而退」者，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

「朋友，虞附而退」者，朋友，疇昔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從主人也。<sup>①</sup>四十者執紼，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

①「弔非從主人也」至「四十者待盈坎」，此段經文及其

注文，阮本屬於上文「縣子曰」節之末，是。上節《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可證。



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醢。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毀而死，是不重親。

**疏** 此一節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云「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者，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也。「鄉人五十者從反哭」者，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四十者待盈坎」者，謂窆竟，以上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注** 「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正義

曰：解所以，非親不食，義也。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堦。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堦，道路。

**疏** 正義曰：「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與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堦，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時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自非此二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

**疏** 正義曰：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彌白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

亦然。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sup>①</sup>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請見人可也者，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

此小功一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爲「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

**注**「以王」至「繇役」正義曰：案

《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十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摠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sup>②</sup>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群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懼，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

<sup>①</sup>「重」，原作「至」，據余本、撫本、岳本及阮本改。

<sup>②</sup>「謂」，阮校引段玉裁云：「『謂』當作『爲』，去聲。」

事。各隨文解之。

卒哭而諱者，謂卒哭之前，猶以生

禮事之；卒哭之後，去生漸遠，以鬼道事之，故諱其名。

「王父母」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

兄弟

者，是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

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己爲從祖姑，<sup>①</sup>在家正服

小功，出嫁總麻，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

「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己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爲之諱也。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

之親，子之與父，同爲之諱。

注「父爲」至「群祖」正義

曰：云「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爲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及姊妹，己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己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上也」者，此上者，謂父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以下足矣，復云「之親諱」者，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今爲之諱，故云「王

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侯諱群祖」者，以其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群祖。「母之諱，宮中諱」者，

謂母所爲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爲諱而不言也。「妻

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辭

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

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謂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

昆弟名同，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

注「子與」至「諱之」正義曰：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

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

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

之親也」。前經所云者是也。云「從祖昆弟在其中」者，從

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輕，不爲

諱」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

小功，不爲之諱，己又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

名，重則諱之一，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

累，則諱之。不但爲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爲

諱，故云「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

之。觀檢注意，是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以喪冠

① 爲，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人哭踊

三者三，乃出。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

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

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爲「唯」。

**疏**正義曰：自此

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今各隨文解之。「以喪冠者，雖

三年之喪可也」者，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

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爲因喪

服而冠，故云「可也」。「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

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人哭踊三者

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哭一

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

**注**言

雖「至廬也」正義曰：經云「雖三年之喪可也」，故知三

年以下，皆得因喪而冠也。云「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

因冠矣」者，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

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

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

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

者，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

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

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sup>①</sup>可以

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

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

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sup>②</sup>小

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

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

之。**疏**正義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者，末，

謂卒哭之後。謂己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

也。「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

謂父有小功喪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大功

<sup>①</sup>「小」，王引之云：「『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

而誤也。」詳《經義述聞》。

<sup>②</sup>「子」，張敦仁云：「案『子』，衍字也。冠者己身加冠

也。經文「冠子取婦」據父言之，「冠取妻」據己言之，

分別極明。今本《正義》中複舉此句亦衍「子」字，乃

後人妄添，非其舊也。」詳《考異》。按：秦蕙田《五禮

通考》引梁萬方亦云：「『子』字當爲衍文。」

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爲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已有小功，於情爲重，不得冠取，故云「已身雖同有小功，既卒哭之後，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sup>①</sup>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sup>②</sup>庾《記》非也，今從賀義。<sup>③</sup>注：父

大「至」冠之」正義曰：「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者，以經文「大功」據己身，「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

之末，故又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已亦爲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在小功之末，<sup>④</sup>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總麻，灼然合取可知。又案正本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爲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者，言除訖可爲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矣。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

①「下」字原作空格，據阮本、魏氏《要義》補。

②「取」，浦鍾校云「嫁」誤「取」。下同。

③在「，原作，有」，據殿本《考證》及浦鍾校改。

可也。一者，特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凡弁經，其衰侈袂。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一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一寸。

**疏**

正義曰：「弁經」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總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一寸，此等三衰，其袂半而益之，袂大三尺一寸也。

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

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已上侈之。」明上

不侈，故稱「端」。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

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

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

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至，來也。小功至，不絕

樂。**疏**正義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sup>①</sup>

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

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

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姑、姊妹，

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

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

夫黨無兄弟，無總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

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矣，

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

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

里，里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為「士」。諸侯弔

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或

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

夫之黨，其祖姑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

而死無後，使外人為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

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妻之黨，雖親弗

主者，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為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

卻歸本族也。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

之，而附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注**

「喪無」至「義也」正義曰：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

①「子」字原脫，據阮本補。

禮，無得無人爲之主，必須有人爲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者，案《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sup>①</sup>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其《記》云：「百戶爲里，里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案《撰考》云：「占者七十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占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爲里，未知何代。」<sup>②</sup>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己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爲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爲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爲主之義。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疏正義曰：「麻者不紳」，麻，謂經。紳，謂大帶。言著要經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經代紳。執玉不麻一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案

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經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疏正義曰：「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何，原作，可，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① 「二十」至「之內」，此十七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② 「何」，原作，可，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注**：當室則

杖」正義曰：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

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

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

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泄柳之母

死，<sup>①</sup>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

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

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天子飯九

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蓋夏時禮也。周

禮，天子飯含用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

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諸侯使人弔，

其次含、綖、贈、臨，<sup>②</sup>皆同日而畢事者也。

其次如此也。言五者相次同時。**疏**正義曰：此明相

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注**：亦記至之禮。正義曰：

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

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案《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

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穆公時賢人」。

**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正義曰：以

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瑞》云：「大喪，共飯

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案《禮》戴說：「天子

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sup>③</sup>大夫士飯以珠，含以

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

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

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

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

士，葬即反虞。正義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

<sup>①</sup>「泄」，《唐石經》作「世」，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同。

下同。

<sup>②</sup>「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綖贈臨」，王引之云：「其次」二

字蓋衍。「使人」二字直貫下五事，言諸侯之使人弔

也，含也，綖也，贈也，臨也，其事皆同日而畢也。鄭

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所見本已衍「其次」二

字。一詳《經義述聞》。

<sup>③</sup>飯以珠，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下有「含以璧」三字。」



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殮、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殮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贈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疏**正義曰：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

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筭。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sup>①</sup>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升正柩者，

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紼，引同耳，廟中曰綽，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綽。**疏**正義曰：此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sup>②</sup>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四綽，皆銜枚」者，謂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誼囂也。「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執羽葆御柩者，匠人，工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sup>③</sup>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

①「匠人執羽葆御柩」，案《周禮·鄉師》注引《雜記》作「匠人執翽以御柩」。臧琳云：「羽葆幢」三字爲「翽」字之義。今本誤以「翽」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謬誤之至。「孫詒讓云臧說近是。詳《周禮正義》。

②「於」，阮校引浦鏜云：「於」上當補「正」字。

③「葆」字原脫，據阮本補。

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注「五百」至「二紼」正義曰：案《周禮》注：「六鄉

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經云「執紼」，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是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或是略舉鄉中之黨，則遂之鄙亦可知。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案《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

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一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云「紼，引同耳」者，其義具在《檀弓》疏。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紼。紼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爲山。梲，侏儒柱，畫之爲藻文。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言其偏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疏正義曰：此節明奢儉失禮之事。「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鏤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鏤之。「朱紼」者，亦天子之紼，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紼，諸侯冕而青紼。」管仲大夫，當緇組紼而與上同，今僭天子朱紼。「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爲之，山節而藻梲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爲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爲此

僭上之事，是難可爲上者也。<sup>①</sup>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故云「難爲上」。《禮器》云：「君子以爲濫。」濫，謂盜竊，亦僭上之事也。

**注**，言其「至」，藻文。正義曰：

「言其僭天子、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梲、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爲蟲獸也」者，案《梓人》云：「小蟲之屬，<sup>②</sup>以爲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晏平」至「爲下也」，「豚肩不揜豆」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而難爲下也者，平仲賢大夫，猶尚偏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偏也，是難可爲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人自闔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女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闔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

他，謂哭踊、鬚麻。闔門，或爲帷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疏**正義曰：此節明諸侯夫人奔

父母喪節也。如三年之喪者，如，若也。若遭父母

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若非三年之喪，

則不歸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

言也。「夫人至，人自闔門」者，謂夫人至於父母之國，

人自旁側闔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升自側階」

者，謂夫人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

「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

也。「其他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踊、鬚麻之屬，如似

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

異，故明之也。**注**「女子」至「階也」正義曰：云「不自

同於女賓也」者，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

迎于門外。夫人人，升堂即位」，是女賓人自大門，升自正

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是父母之親，

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云「宮中之門曰闔門」者，《釋宮》

<sup>①</sup>「可」，阮校云：「監、毛本『可』作『乎』。下『是難可爲下』同。」按：殿本、庫本及衛氏《集說》亦作「乎」。

<sup>②</sup>「蟲」，原作「蠱」，據阮本改。

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闔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而階也。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在位之君子。「未之聞，患弗得聞也」者，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恒憂患不得聞也。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己，民衆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孔子曰：「凶年則

乘驚馬，祀以下牲。」自貶損，亦取易共也。驚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恤由之喪，

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疏**

正義曰：此節明凶荒之年，

君自貶損也。

乘驚馬者，驚馬，六種之最下者也。馬

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

三曰齊馬，金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驚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

自貶，故「乘驚馬」也。「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大牢，

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

**注**「自貶至，豚也」

正義曰：云「自貶損」者，言乘驚馬，

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驚馬，六種最下者」，案《校人》云：

「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驚

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

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

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

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也。子貢觀於

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飮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疏**正義曰：此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各依文解之。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也。「孔子曰『賜也樂乎』」者，呼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事，是歡樂否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嘯，大小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

也。既皆如狂，則非歡樂，故云「未知其樂也」。

**注**蜡也，「至」而索饗之，皆《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若《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壹命齒于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而醉，無不如狂者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者，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

**注**「蜡之」至「義大」正義曰：云「蜡之祭，主先嗇也」者，謂以先嗇神農爲主。云「大飮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群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令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

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恩澤。

「張而」至「道也」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

弛，謂落弦。若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

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

民如此，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

稱其不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者，言弓久落弦而

不張設，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

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而事之逸

樂，故稱「不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者，言弓

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之一時須勞，一時須逸，勞逸

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

文、武得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爲政之道，治民如

此，故云「文、武之道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

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

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

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謚

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

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

月爲正，其月日至，主云若天子則圓丘。<sup>①</sup>魯以周公之

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

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於祖」。獻子

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

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

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祀宗

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

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

欲以此「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sup>②</sup>注「記

① 主云「魏氏《要義》「主」作「王」。阮本「主」作「注」，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則無「主云」二字。浦鏜

校云，此二字衍。

魯「至大廟」正義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爲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者，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sup>①</sup>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

「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疏**正義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

① 「孟」，浦鏜校云：「六」誤「孟」。

② 「七」，原作「十」，據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之女，從母，<sup>①</sup>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

**疏**正義

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sup>②</sup>「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亦即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

**注**皆謂「至國君」

正義曰：知「皆謂嫁於國中者」，以

經云「爲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至尊也」者，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取，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內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知「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內宗，皆據有爵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者，摠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

云「嫁於庶人，從爲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譙周之等，云「在己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任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sup>③</sup>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宗，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特牲》云：「女者，女有出適，嫌有降理。」故舉女不言男。」其義亦非也。廋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謝之。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言拜之者，

<sup>①</sup>「從母」，阮本「從」上有「及」字，余本、撫本、岳本同。

案《正義》述注亦有一「及」字。又，孫詒讓《校記》云：

「據《服問》疏引熊安生說，此注『從母』下疑本有『之女』二字，而孔本奪之。」

<sup>②</sup>「君」，原作「宗」，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阮本改。

<sup>③</sup>「喪服外宗爲君」，孫詒讓《校記》云：「外宗爲君」，見《服問》，非《儀禮·喪服》文。」



爲其來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疏**正義

曰：「廡焚」，孔子馬廡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

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拜之，七

壹，大夫再「者」，言拜此鄉人之時，若上，則壹拜之；大夫，

則再拜之。亦相弔之道「者」，此言雖非大禍災，亦是相

哀弔之道也。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

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

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管仲

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

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

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

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

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

者，謂管仲逢遇群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上以爲

公臣「者」，謂管仲薦上此二人，以爲桓公之臣。「曰：其

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人之辭。言此盜

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可人也」者，謂其

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管仲死，桓公使爲

之服「者」，謂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也。宦於大

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者」，言依禮，仕宦於大夫，

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今此二人，是仕宦於大夫升

爲公臣者之爲大夫而著服也，從管仲爲始。言自此以後，

升爲公臣皆服宦於大夫之服也。「有君命焉爾也」者，

言此二人所以爲管仲著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焉爾。作

《記》之者亦記失禮所由，<sup>①</sup>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

變白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

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白新。內亂

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

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

《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

不辟外難。」**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

① 「之」，阮校引盧文弨云：「之」，衍字。

不能討，可辟之事。內亂不與焉者，謂國內有同僚爲

亂，則身自畏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討也。雖不

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外患弗辟也」者，外，謂

在外鄰國，爲其寇患，雖力不能討，不得辟之，當盡死於難

也。**注**「春秋」至「外難」正義曰：引《春秋》者，莊二十

七年《公羊傳》文。案彼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大夫不

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內

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

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

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sup>①</sup>故請至于陳而葬原

仲。」時季友不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

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酈叔牙也。此注云「力不

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

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弑君」，云「子亡不越

竟」是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

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

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者，

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

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疏**正義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贊大行》

曰」者，贊，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

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

之《贊大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贊大行》

曰」。曰，發語端也。「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

「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

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玉也」

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爲之，故云「玉

也」。「藻，三采六等」者，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

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爲二

行，是三采六等。**注**「贊大」至「之矣」正義曰：云「書

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

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贊大行》。云「三采六等，以朱、

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

<sup>①</sup>「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浦鏜校，改此九字爲「因不

忍見也」，與《公羊傳》合。

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三等，相間而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一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者，以此經列公、侯、伯、子、男，摠云「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摠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云作此《贊》者失之矣。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居上者，<sup>①</sup>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剗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

雞，先門而後夾室。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白，由也。岬，謂將剗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剗岬」。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緦豚。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成廟則釁之者，謂宗廟初成，則

①「居」，阮校云：「案《通典》四十八引作「東」。」「東」字似勝。」今按：《大戴禮記·諸侯釁廟》盧辯注即作「東」。

殺羊取血以釁之，尊而神之也。「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者，其禮，謂釁廟之禮。欲釁之時，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上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拭羊者，雍人是厨宰之官。拭羊，謂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案《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

「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為縣？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蚺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門、夾室皆用雞」者，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減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謂釁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卑於門也。<sup>①</sup>「其蚺皆於屋下」者，謂未刲割羊與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蚺皆於屋下」。蚺訖，然後升屋而釁也。「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蚺訖為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摠云「其蚺」，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蚺。而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刲，羽牲曰蚺」者，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刲「文，故摠以，蚺」包之。《周禮》刲、蚺相對，故以「毛

① 「又卑」，殿本《考證》云：「『又卑』之上脫『夾室』二字，此因上句而誤脫者也。」

牲曰刳，羽牲曰鴈。」「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反命于寢」者，謂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者，謂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者，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釁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鴈豚者，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名器則殺鴈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諸侯出

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

至，以夫人入。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

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

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器皿，其本所賁物也。律，弃妻畀所賁。妻出，夫使

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

君不稱兄。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疏**正義曰：此節論諸侯出夫人及

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

諸侯出之，令歸本國。使者將命者，使者，謂送夫人

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

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sup>①</sup>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故君使臣某敢告在下之執事。」<sup>②</sup>「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者，<sup>③</sup>須，待也。俟，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既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君命。」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既得主人答命，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賚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一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者，此以下明夫出妻法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者，謂凡遺妻，必稱尊者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是舅在則稱舅也。「舅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告。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即《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無兄則稱夫者，謂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其致命之辭，未聞也。「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重更發者，為姑、姊妹張本，故云，如姑、姊妹，亦皆稱

之。鄭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是也。孔子曰：

「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貴其以禮待己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

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吾祭，作而辭

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

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疏**正義曰：此節明少施

氏以禮而食孔子。吾祭者，謂孔子祭也。「作而辭

曰：疏食不足祭也」者，作，起也。少施氏起而辭謝云：

「疏蠶之食，不足祭也。」「吾殮」者，謂孔子食後而更殮、

而強飯以答主人之意。「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

吾子」者，少施氏又起而辭謝云：「疏蠶之食，不可強飽，以

致傷害，故云「不敢以傷吾子」。納幣，束，束五兩，

兩五尋。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卜筮為束，貴成數。兩

① 能，阮校云：《通解》「能」作「欲」。

② 「使」，衛氏《集說》「使」字重。

③ 「俟」，原作「侯」，據阮本改。

兩者合其卷，①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②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見諸父，各就其寢。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燕則髻首。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紒也。

**疏**正義曰：此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

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合爲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由匹偶也。婦見舅姑者，謂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也。

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者，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是見已者，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

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見已」，謂是已見也。見諸父，各就其寢者，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者，女子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髻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髻首，謂分髮爲鬢紒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

① 者，玩校引段王裁校本云：「者」字衍。② 疏無「者」字。③ 原作「五」，據撫本改。張敦仁《考異》云：「各本「一」作「五」，皆誤也。」

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疏**正義曰：「鞞」，韞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

「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鞞之領縫也。此縫去鞞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鞞之兩邊，<sup>①</sup>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鞞之兩邊，不至鞞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sup>②</sup>「紕以五采」者，紕，條也。謂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注**，會謂「至

「上同」正義曰：鞞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摠會之處，<sup>③</sup>故謂之爲會。此上緣緣鞞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鞞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鞞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鞞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

去鞞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二

①

「之」，原作「以」，據阮本、阮校改。

②

「亦」，阮本作「各」，閩、監、毛本同。

③

「下」，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下』作『上』。潘宗周《校勘記》云：「此非惠棟校宋本，但必當從惠。」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喪大記第二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先云：①「《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疾病，外內皆埽。為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疏**正義曰：「外內皆埽」者，為賓客來問病者，以尋

常每日皆埽。案《內則》云「雞初鳴，咸盥漱，灑埽室堂」

者，此是平生無事時，每日恒埽。今既疾病，不應更有華飾，故知埽者，為賓客來也。**注**「疾困曰病」正義曰：

案《既夕禮》云「有疾，疾者齊」，乃云「疾病，內外皆埽」，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子寢疾，七日而沒」是也。君、大夫徹縣，上去琴瑟。

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

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牖下」。

②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廢，去

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

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主人深衣。③屬纊以俟絕

①「先」，阮本作「元」，閩、監、毛本同。

②「牖下或為牖下」，孫希旦《集解》云：「室北無牖，作『牖』是。《士喪禮》正作『牖』。」疏放此。

③「主人」，原作「庶人」，據浦鏜校及《儀禮·既夕禮記》鄭注改。

氣。續，今之新縣，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男子

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

子重終，爲其相襲。

**疏**

正義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

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徹縣。知不包天子

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

**注**：天子一至「之上」

正義曰：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

判縣，士特縣。」鄭云：「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

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

於階間而已。」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云：

「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

子之士，縣磬而已。」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

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

**注**：謂

君至，牖下一。正義曰：知，謂君來視之時也。者，案《論

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

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云

「病者恒居北牖下一者，《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是

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

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

之時，則暫時移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注**：廢去「至」伸也。

正義曰：「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

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

今病困而反在地，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徹襲

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者，上云「徹襲衣」，則

知所加者正也；下云「加新衣」，則知所徹者襲衣，故云

「互也。朝服，玄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

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

**注**

爲賓客來問病，①亦朝服也。

正義曰：案《既夕禮》

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玄而

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

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君、夫人

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

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②士之妻，

皆死于寢。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

①「爲」，原作「謂」，據阮本改。

②「士」字原脫，據《唐石經》及撫本補。疏同。案阮校引段干裁校，亦云各本脫一士字。

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者，內子，卿妻也。若未爲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注**「言死」至「處也」

正義

曰：「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于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皇

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一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案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招魄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簣虞之類。

**疏**

正義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

事」，明復是招魂之禮也。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sup>一</sup>者，

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內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無林麓則狄人設階<sup>一</sup>者，謂官職卑

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簋虞。簋虞，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sup>一</sup>也。小臣

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

以玄纁，世婦以檀衣。士以爵弁，上妻以稅

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

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小臣，君之

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

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

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褱衣，而

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

纁，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

其世婦亦以檀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

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號，若云「臯某

復」也。<sup>①</sup>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其爲賓，則公館

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

**疏**正義曰：此經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

小臣復，復者朝服<sup>一</sup>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與君爲招魂復魄。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爲招魂之時，冀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人，皆著朝服，奉事君之魂神，<sup>②</sup>故朝服。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袞冕而下。夫人以屈狄<sup>一</sup>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

下。大夫以玄纁<sup>一</sup>者，玄纁也。言大夫招魂用玄冕、玄

衣、纁裳，故云「玄纁」也。「世婦以檀衣」者，世婦，大夫

妻也。其上服唯檀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

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sup>一</sup>者，士亦用助祭上

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

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士妻以稅衣」

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

皆升自東榮<sup>一</sup>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屋翼也。天

子、諸侯，四注爲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

①「某」，原作「義」，據余本、撫本、岳本改。

②「君」，原作「命」，據殿本、庫本、阮本改。

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上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sup>①</sup>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履危者，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嚮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輒云「臯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臯，長聲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者，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衣從生處來也。然如《雜記》所言，則應每衣三號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迴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扉爲便也。<sup>②</sup>必徹西北扉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注**「小臣」至「堂前」正義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

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云「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雷』」者，雷，謂東西兩頭爲屋簷雷下。案《燕禮》云：「設洗，當東雷。」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疏**正義曰：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於死，於義爲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斂也。婦人復，不以衽。衽，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疏**正義曰：衽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是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絳襪衣下曰衽。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婦人不以名行。**疏**正義曰：自殷以

①「故謂上下」，浦鏜校云：「疑『故自此升』之誤。」  
②「取」，庫本、阮本作「徹」。案下文，必徹西北扉者，「疑作『徹』是」。

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

**唯哭先復。**

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

事。

**疏**正義曰：「唯哭先復者，氣絕而孝子即哭，哭訖乃

復，故云「唯哭先復」也。

「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

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

也。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悲哀有

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疏**正義曰：「主

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子哀痛嗚咽，不能

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

「兄弟哭」者，有聲曰哭。兄

弟情比主人爲輕，故哭有聲也。

「婦人哭踊」者，婦人，

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

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既正尸，子坐于

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

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

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

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牀下，南首也。

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疏**正義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

夫人以下哭位也。

「子坐于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

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戶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

坐于牀東」是也。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者，

案《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謂

大功以上。」依准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

東方。今此經摠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七

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

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

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

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

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戶，以堂下西

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

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

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

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但上禮略，但言

「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

「內命婦、姑、姊妹、子

姓立于西方」者，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

**注**「正尸」至「之女」 正義

曰：知「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一者，《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及「遷尸」是也。<sup>①</sup>知「南首」者，案《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入，當牖，北面，受貝奠于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是也。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于戶外東方，<sup>②</sup>已具前說。云「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大夫妻相敵。此經內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上，則其妻亦爲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爲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祿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者，但姑、姊妹必嫁於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

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爲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所謂「子姓」是也。《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是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爲命婦，別云「姑、姊妹」者，容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舅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略可知也。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疏**正義曰：此

①「及」，浦鐘校云「及」當「乃」之誤是也。

②「立」字原脫，據殿本、庫本、阮本補。

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sup>①</sup>「其有命夫、命婦則坐，

無則皆立」者，謂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

**注** 命夫至者立

正義曰：知命夫、命婦來

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者，案《左氏傳》：

「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

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

主人等並列哭位，故知是為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

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

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云「凡此哭者，

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

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

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

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

者為尊卑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後，尊

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注** 士賤，同宗尊卑皆

坐」正義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

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君之喪，未小斂，

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

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

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

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疏** 正義曰：此經明君、大

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士之喪，於大

夫不當斂則出」者，謂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

弔之時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

**注** 出者至斂

時」正義曰：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

迎大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

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

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是也。

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云

「不當斂，其來非斂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未

斂之前，去小斂遠也。上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大夫

與士，至小斂相偪也。士於大夫，雖與小斂相偪，不當斂

之時尚為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夫出可知也。案

《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

<sup>①</sup>「大夫」，衛氏《集說》「大夫」下有「士」字，是。



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祖，大夫至，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不云襲，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斂則出一迎賓，《雜記》云：「上喪當祖，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正當斂時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絕踊而拜之。」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疏**正義曰：前經明出

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拜于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者，謂上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

**注**「拜寄」至「北

面」正義曰：「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爲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斂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吉禮，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

主人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於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一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即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①又與鄭注《士喪禮》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上相隨，故大夫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也。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疏正義曰：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夫人為寄公夫人出」者，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命婦為夫人之命出」者，亦同其夫為君命也，此出亦不下堂耳。「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者，前經明，士於大夫不當斂，出，故此士妻於命

婦亦不當斂而出也。

注「出拜」至「東面」正義曰：知

「拜於堂上」者，男子降階，拜賓于庭。婦人無外事，故知拜於堂上。云「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知此命婦在堂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國異爵者，門西，北面」，與己國大夫同，則知寄公夫人亦與命婦同也。云「小斂之後，尸西東面」者，以小斂之後，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房中。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髻，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

①「俱」，原作「但」，據閩本、監本、毛本、阮本改。

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sup>①</sup>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衆賓，謂上妻也。尊者皆特拜。拜上與其妻，皆旅之。主人即位，襲帶經，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乃奠。小斂奠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古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疏正義曰：此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各隨文解之。「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戶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主人馮之踊」者，斂訖，主人馮戶而踊。「主婦亦如之」者，馮戶竟亦

踊，與男子同也。主人袒者，羈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髻」者，髻，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髻；母死，說右髻；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髻」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鄭

注「士既殯說髻」，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髻竟，而男子括髮，<sup>②</sup>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髻耳。」「婦人髻」者，婦人髻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sup>③</sup>但言帶者，記其

①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孫希旦《集解》云：「孔疏讀『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爲句，謂嗣君拜寄公、國賓，又拜大夫、士，非是。君喪無拜大夫士之禮。」按：孫說是也。「大夫士」三字當屬下爲句。

② 「男子」，浦鏜校云「男子」二字衍。今按：蓋據衛氏《集說》校也。

③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④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⑤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⑥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⑦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⑧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⑨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⑩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⑪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⑫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⑬ 「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經也。」帶，男子帶經于東房，而婦人帶經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略於經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髻、括髮在東房，婦人髻、帶麻于西房也。

**注**，上

既「至「右房」正義曰：「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日也。云「婦人之髻、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釋髻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髻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髻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髻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①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中，房在室之東西也。」「徹帷」至「降拜」正義曰：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于堂」者，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

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降拜」者，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君拜」至「堂上」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訖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者，君，謂嗣君也。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賓，鄉賓位拜之是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於上旁三拜」者，旁，猶面也。若拜於上，上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必三拜者，上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衆士都共三拜也。」「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者，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大夫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內

①「中房」，浦鐘校云：「中房」當作「房中」。按：浦校是。

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

「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與士妻之異也。

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也。

「汜拜衆賓」者，謂不特也。衆賓，上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

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並於堂上。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

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案上注「小斂之後，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

嗣君於阼階之下，少南，鄉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

若士妻，於阼階上，西面拜賓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爲：「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

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此即君、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且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其義

踰於皇氏矣。主人即位。正義曰：主人拜賓之後，稍近北，即阼階下位。

襲帶經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

「變也」正義曰：前經注云「未小斂，主人即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然者，以《士喪禮》小斂後，「衆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故知此即位在阼階下也。

云「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正義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也。

「乃奠」者，奠，謂小斂奠也。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也。

「弔者」至「拾踊」弔者，謂小斂之後來弔者，揜襲裘之上楊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楊衣，楊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楊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以上朝服揜襲裘上楊衣。

①「加武」者，賀氏云：「武，義」同。

「以以」，阮本「以」字不重，衛氏《集說》同，魏氏《要義》同。

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

「帶經」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經。總之經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經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經而已。

「與主人拾踊」者，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是與主人更踊。**注**始死，至而入，正義

曰：知，始死，弔者朝服楊裘者，《檀弓》云：「子游楊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弔，則小斂之前可以弔。云：小斂，則

改襲而加武與帶經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

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斂之前楊裘，小斂之後襲裘。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經，謂有朋友之恩，以經加於武，<sup>①</sup>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斂之時，

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經於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經。

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經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

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經，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總衰之等，已具《檀弓》疏。然熊氏以武士加經，與帶帶文相妨，<sup>②</sup>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君喪，虞

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剡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望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泣縣其器。大夫，

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

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經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

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經，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總衰之等，已具《檀弓》疏。然熊氏以武士加經，與帶帶文相妨，<sup>②</sup>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君喪，虞

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剡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望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泣縣其器。大夫，

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

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經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

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經，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總衰之等，已具《檀弓》疏。然熊氏以武士加經，與帶帶文相妨，<sup>②</sup>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君喪，虞

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剡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望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泣縣其器。大夫，

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

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經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

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經，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總衰之等，已具《檀弓》疏。然熊氏以武士加經，與帶帶文相妨，<sup>②</sup>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君喪，虞

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剡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望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泣縣其器。大夫，

① 經一，原作「經」，據阮本改。

② 帶帶，當作「帶」，改下帶字爲之。

堂上一燭，下一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

**疏**正義曰：此節論君及

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

君喪，虞人出木、角者，虞

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

狄人出壺者，狄人，樂

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

雍人出鼎者，雍人主

烹飪，故出鼎也。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

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煮之，故取鼎

及木也。司馬縣之者，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

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故挈壺氏

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乃官代哭者，縣漏分時使

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

**注**燭，所以照

饌也。滅燎而設燭。正義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

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賓出徹

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爲廢。

**疏**正義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

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即徹

帷者，《士喪禮》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

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由外來，謂奔喪者

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

**疏**正義曰：此節通明小

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

「主人在東方」者，主人之位，猶

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

由外來者

在西方者，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

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

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通云：欲見異于在家者，故在

西方也。若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

「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是也。

「諸婦南鄉」者，諸

婦，主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

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婦

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

門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

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

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

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

以哀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

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

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拜者，

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

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

「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

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

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

君命，則出門迎，<sup>①</sup>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

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

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者，此以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

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

主者，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也。「其無男主，則女主

拜男賓于阼階下」者，若無男主者，亦使女主拜男賓於阼

階下位也。鄉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賓于門

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子幼，則以衰抱之，人

爲之拜」者，若有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

拜賓也。「爲後者不在」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

「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

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爲之

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

在竟內則俟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

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

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則已

自絕嗣，無闕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

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也。君之喪，三

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

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

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

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

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

大夫所則杖。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

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

以柱地也。<sup>②</sup>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

殯，使人執杖，<sup>③</sup>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

①「迎」字原脫，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阮本補。

②「柱」，原作「杖」，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③「杖」，原作「柱」，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上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上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杖

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襲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君及

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各依文解之。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

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柱地行，以至寢門也。

「寢門之內輯之」者，斂之，不柱地。殯柩在門內，神明

所在，故人門斂之，不敢柱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

不得持人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

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

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

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柱地也。

「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

房即位，則不復自執，但使人代執之自隨，不柱地也。

「子有王命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

命，對之則不敢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一國君之命則

輯杖者，國君、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爲敵國，而世子

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

有事於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

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

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於大夫所則杖」

者，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爲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杖柱地也。 **注**「三日」至

「下也」正義曰：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上之喪，二日

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知「死後三日」也。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

親疏也」者，以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①**若嫁爲他國夫人，

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

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

及君之女御，皆十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者，謂

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髻，帶麻于房中」是也。云「即位

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即位堂

上也。云「卜，卜葬，卜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

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

「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檀弓》云

「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於

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

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謂子也」者，以經前云「子」，後

云「君」，嫌是別人，故云「君，謂子也」。云「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爲君，不相降下也。「大夫」至「人杖」正義

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

者三日悉杖也。「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

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杖」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

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者，內子，卿妻。若卿大夫

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者，皆爲夫人之命去杖也。「爲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

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

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注**

「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正義曰：經云「大夫之喪」，則

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爲大夫。經

**①**「女子」，浦鏜校云：「子」下脫一「子」字。

雖以子爲主，兼通身實爲大夫有父母喪也。「士之」至

「大夫」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者，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之朝」者，謂殯之明日是也。

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一者，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於

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

之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字異，義亦通。**注**「士二」至「室

者」正義曰：案前文「大夫三日殯」，此「士二日殯」，是降下大夫也。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殯是爲

死者，故數往日爲三日；杖是爲生者，故數來日爲三日。云「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前經大夫之喪云「主

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群婦，故知容妾爲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杖故也。「子皆

杖，不以即位」正義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

者，見下有大夫、士適子哭殯、哭柩，推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謂凡庶

子也。」凡於貴賤，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

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內之位理也。

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故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云：此文承

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子，謂凡庶子」，義亦通也。**注**「不以即位，與去杖同」

正義曰：「不以杖即位」，鄭恐人疑庶子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人門，故明之也，言「與去杖同」，凡去杖者，

不復輯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正義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

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偏近，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則輯杖」者，謂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

**注**「哭殯」至「廟門」正義曰：「哭柩，謂啓後也」者，啓，謂將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柩者，大夫、士之

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廣遠，廟門

之內則去杖。廟門，謂殯宮之門。柩之所在，故云廟也。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

① 推「原作「惟」，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阮本改。

棄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汙。始死，遷尸于牀。幰用斂衾，去死衣。

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

士一也。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

死於適室，幰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

去之，以俟沐浴。」疏正義曰：此節又明初死沐浴之

節。①此經論初死之時，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

後設冰。經文顛倒，故鄭注前經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

承『濡濯棄於坎』下。今依鄭次，隨文解之。」遷尸于

牀者，尸初在地，黃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于牀，而

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即前所謂「既正尸」也。「幰

用斂衾者，幰，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既

遷尸在牀，而用斂衾覆之也。「去死衣」者，既覆之，故除

去死時衣，所加新衣及復衣，為尸將浴故也。「小臣楔

齒用角柶」者，楔，柱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曲

屈。為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

「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

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案《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

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

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云：「燕几，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與鄭違，其義非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注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正義曰：第，牀

簀也。初廢牀時，牀在北壁當戶。至復魄後，遷之在牀而

當牖，南首。所以死後必遷當牖南首者，以平生寢卧之

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奧，又云「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

東，北止」。又《曲禮》云：「為人子者，居不主奧。」是尊者

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君子之居

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②取鄉明之義也。故

鄭前注：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管

人汲，不說繻，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

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一人浴。浴

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

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

①「又」，原作「反」，據阮本改。

②「牖」，浦鏜校云：「『牖』，當作『墻』，下並同。」按：浦校是也。

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浴時

也。「管人」，主館舍者。故鄭注《士喪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緇，屈之者，緇，汲水瓶索

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繫屈執之於手中。

「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sup>①</sup>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爲徑于西牆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

「浴水用盆」者，用盆盛於浴水也。<sup>②</sup>「沃水用料」者，

用料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浴

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士喪禮》

云：「浴巾二，皆用絺。」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

可大夫上絺下綌，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

也。」「拒用浴衣」者，拒，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

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此也。」《士喪禮》云：

「浴衣於篋。」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

如今通裁」是也。如它日者，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

也。「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之爪也。

「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汁，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亦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

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徑

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

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

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sup>③</sup>

差，漸也。漸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料，沐於盤

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

上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疏**正義曰：此一節

明沐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者，差，謂

漸米取其潘汁也。「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者，皆

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甸人爲徑于西牆下者，謂

①「盡」，《續通解》卷五「盡」下有「階」字，是。

②「於」，浦鏜校云衍。按：《續通解》卷五無「於」字。

③「濡」，阮校引段玉裁云：「濡」當作「渌」。詳《說文注》。

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埴于西牆下。土埴埴竈，甸人具此

爲埴竈，以煮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

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鬲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

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幕口，繫以篋，縣之，覆以葦席。

「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漸於堂上，管人亦升，盪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漸汁，下往西牆，於埴竈中煮之也。

「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煮沐汁也。

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扉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隱

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sup>①</sup>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汁孰，而管

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乃沐」者，御者受

汁，<sup>②</sup>人爲尸沐也。「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沐

也。「搯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士喪禮》云：「沐巾

一，又云：「搯用巾」，注云：「搯，晞也，清也。」「如它日」

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爪手翦須」者，沐竟而翦手

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于坎」者，皇氏云：「濡，

謂煩擗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

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sup>注</sup>「差漸」至「黍與」正

義曰：「差」是差摩，故云「漸」。《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漸米」也。云「取其潘以爲沐也」者，《士喪禮》云：「受潘，煮于埴，用重鬲。」云「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者，謂沐與浴俱有料，俱有盤，浴云「用料」，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者，若《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而「沐稻」，今此云「士沐梁」，故疑天子之士也。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者，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就稻粱之內，粱貴而稻賤，是稻人所常種，粱是穀中之美。故《下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上用稻，天子之上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

①「何」，浦鍾校云：「『何』，衍字。」按：《續通解》卷五無「何」字。

②「受」，原作「授」，阮校引盧文昭云：「授」當作「受」。按：庫本作「受」，《續通解》卷五亦作「受」，據改。

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詩·頌》云：「其饌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君設大盤，造冰焉。

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弁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sup>①</sup>造，猶內也。檀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sup>②</sup>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焉」者，謂造內其冰於盤中也。大夫設夷盤者，夷盤小於大盤，亦內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者，瓦盤既小，故併盤。士卑，故無冰。設牀，檀第者，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檀露第簀。「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

也。「皆有枕席」者，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是也。含竟而並有枕也。而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卧之席也。亦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設牀，檀第」至此以下，貴賤同然也。**注**造猶「至」同之。正義曰：造是造詣，

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云「檀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者，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者，若人君，仲春則用冰；若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冰。故昭四年《左傳》云：「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謂仲春也。又云「火出而畢賦」，《周禮·淩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云「既襲，既小斂」者，謂大夫、士也。「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

①「札」，原作「禮」，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赤中」，《周禮·天官·淩人》鄭注引《漢禮器制度》「赤中」上有「漆」字，《釋文》同。

也，在襲斂之前也。云「夷盤小焉」者，謂小於大盤。云「《周禮》天子夷盤」者，案《周禮·淩人》云「大喪，共夷槃冰」是也。但天子之夷槃，即此之大盤也。依尸而言，則曰夷盤。此云「夷盤」者，據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爲小。云「《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者，案《士喪禮》云：①「士有冰，用夷盤。」何不言君賜？知君賜者，諸侯之士既卑，②若無君賜，何得用冰？云「其制宜同之」者，以天子「夷盤」，此大夫云「夷盤」，《士喪禮》又云「夷盤」，二者俱有「夷」名，是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也。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斂之節。今各依文解之。今此經特明君喪食之禮。「納財」者，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

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食之無筭」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

「上疏食水飲」者，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注「納財」至「或飯」③正義曰：「財」，謂穀也。故《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也，注云：「財，謂泉穀。」是穀爲財。但米由穀出，經已稱「米」，故鄭云「食穀」。必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云「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案《律歷志》，黃鐘之律，其實一籥。《律歷志》「合籥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

《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摠有四百

①「云」，原作「亡」，據阮本改。

②「卑」，原作「畢」，據閩本、殿本、庫本改。

③「飯」，原作「飲」，據常盤《校記》改。



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一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云「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者，粥與疏食，俱言「無筭」，是疏食與粥者皆一溢米。或粥，謂食粥者。或飯，謂疏食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疏**正義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室老、子姓

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者，「主人」中兼之。「衆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

《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衆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既

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果，瓜桃之屬。

**疏**正義曰：此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

「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謂今時杯杵也。簋，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簋，或作簠。

**疏**正義曰：此節明食之雜禮。食粥於盛，

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簋者盥」者，簋，謂竹筥。飯盛於簋，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

「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問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又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

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爲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期之喪，三不

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

①「又」，浦鏜校云：「『又』當『者』字誤，屬上。」

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

「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

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

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者，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

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

主、宗子，食肉飲酒。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

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君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

可也。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

酒可也。爲其氣微。五十不成喪。成，猶備也。

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唯衰麻在

身。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占時同也。**疏**正義曰：此一經

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再不食可也」者，壹

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殯降之緦麻

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摠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

故《間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殯降者也。**注**，故主

至，君也。「正義曰：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人

夫之稱。經云「故主」，故知「關大夫君」也。**注**「謂不致

毀、不散送之屬也」。「正義曰：「致毀」，謂致極哀毀。「散

送」，謂經帶垂散麻以送葬。故《雜記》云：「五十不致毀。」

《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既葬，

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

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尊者之

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疏**正義曰：此一經

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尊

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

「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

之食也。「不辟梁肉」者，梁，梁米也。雖以梁米之飯及

肉命食，孝子食之。「若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

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也。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簞，

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

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

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簞也。

**注**「三者下皆有莞」

正義曰：知「下皆有莞」者，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簞。」《士喪》經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簞。」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簞。」知士始死至大斂，<sup>①</sup>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此大夫辟君，上席以蒲也。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sup>②</sup>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紵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紵，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疏**正義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槨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小斂之衣。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者，

以布爲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

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sup>③</sup>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

「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

「絞、紵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紵，因絞不在列而言紵耳。**注**「衣十」至「之也」

正義曰：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者，案《易·繫辭》云：「天二，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數終於九也，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衣之也。」云「亦蓋天子之士」者，以前文「士沐梁」，與《士喪禮》不同，已云「此蓋天子之士」，此經

陳衣與《士喪禮》衣不同，故云「亦蓋天子之士也」。云「以

①「知」，原作「如」，據浦鏜校及《續通解》卷五改。

②「與」，原作「則」，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③「大夫士」上，衛氏《集說》有「君」字，疑是。

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者，上衣下裳相對，故爲成稱。絞、紵非衣，故云「不成稱」。經云「不在列」，鄭恐今不布列，故云「不連數」，謂不連爲十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云「小斂無紵」者，以下文大斂始云「布紵」，今此經直云「布絞」，故知「無紵」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三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三。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統。① 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② 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上。統，或爲

「點」。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大斂：布絞，

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即共是一幅也。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者，又取布

二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

紵」者，皇氏云：「紵，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紵」在「絞」

後，紵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紵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紵」，

皇氏之說未善也。「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

衾。今至大斂，②又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幪用斂

衾」，注：「大斂所并用之衾。」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云：「衾」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上既然，則大

①「朝服」，《通典》卷八十五、《三禮圖集注》卷十七引此

注在「蠶」下皆有一「字」。按：孔疏亦云，精麤皆如朝

服，俱十五升也。然則，此「如」字蓋脫文。

②「今」，阮本無「今」字，閩、監、毛本同。

夫以上亦耳。<sup>①</sup>君陳衣于庭，百稱者，衣多，故陳在

庭，爲榮顯。案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

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

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

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

「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

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異於小斂，北上

者，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取之便

也。<sup>②</sup>「絞，紵如朝服」者，言絞之與紵，二者皆以布，精

織皆如朝服，俱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者，謂以一幅

之布，分爲三段。「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

析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

字假借，讀「辟」爲「擘」也。「紵五幅，無統」者，紵，舉尸

之禪被也。統，謂緣飾爲識所，以組類綴邊爲識，今無識，

異於生也。**注**「二衾」至「之士」正義曰：「朝服十五

升者，《雜記》文。云「以爲堅之強也」者，解小斂用全幅

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强。以衣少，故用全幅。云「以爲堅

之急也」者，解大斂幅分爲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

急，以衣多，故須急也。云「統，以組類爲之者，組之般

類，其制多種，故云組類」云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者，

領爲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

如今被之記識。引《士喪禮》，以「陳衣於房中」與大夫異，

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同，故云「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上」。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

衣有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

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無襚者，不陳，不以

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

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

夫、士猶小斂也。褶，衿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疏**正義曰：「祭服不倒」者，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

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

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

「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他

人見襚送者。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者，降於君也。

大夫、士小斂，則先畢盡用己正服，後乃用賓客襚者也。

<sup>①</sup>「耳」，殿本、庫本作「爾」，衛氏《集說》作「然」。按：作

「然」，然皆可，作「耳」則非。

<sup>②</sup>「取」，衛氏《集說》「取」上有「亦」字。

盧云：「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者，若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

**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正義曰：如皇氏之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

故《少儀》云：「臣致襚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云：「君無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其義俱通，故兩存焉。」「祭服無筭」正義曰：筭，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

**注**「襚，給一至，著也」正義曰：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者，經云

「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給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褻衣，

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衾爲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襲也。

**疏**正義曰：袍必有表，不禪者，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乃成稱也。

**注**

「袍襲至襲也」正義曰：引《雜記》者，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爲表，乃成稱。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襲衣所用，尊卑不同。上襲而用襲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緣衣」，注云「緣，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緣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襲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注云：「將以斂。」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襲衣。知者，案《雜記》云「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則大小斂無可知也。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取，猶受也。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襲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疏**正義曰：陳衣

不詘者，謂舒而不卷也。「非列采不入」者，列采，謂五方正色之采。非列采，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絺綌

紵不入者，絺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襲衣，故不

入陳也。**注**「襲尸」至「正服」正義曰：如熊氏之意，此

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凡斂者袒，遷尸

者襲。袒者，於事便也。君之喪，大胥是斂，衆

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

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胥，樂官也，不掌喪事。

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

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

斂。**疏**正義曰：此節明斂之所用之人有袒有襲之法。

「凡斂者袒」者，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爲

便也。「遷尸者襲」者，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

事少，故襲也。「君之喪」者，此明人君斂用人之法。

「大胥是斂」者，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是，猶

執也。「衆胥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於

大祝也。「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者，大祝，猶君之大祝

也。侍，猶臨也。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祝

臨之。「衆胥是斂」者，衆祝，《周禮》喪祝，卑，故親執斂

也。庾云：「侍者，臨檢之也。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

者，未知何人也。」士之喪，胥爲侍者，胥亦喪祝也。

士卑，故祝臨之。「士是斂」者，士之朋友來助斂也。

《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注**胥當至主斂正義

義曰：知「胥，當爲「祝」」者，以胥爲樂官，不掌斂事，故引

《大祝》、《大喪贊斂》，及《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并引

《士喪禮》商祝主斂，明諸祝主斂也，故引此文以證之。

商祝者，案《士喪禮》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

以敬，於接神宜也。」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

衽，結絞不組。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疏**正義

曰：此節明斂衣之法。「小斂、大斂，祭服不倒」者，大

斂亦不倒。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爲下諸

事出也。「皆左衽」者，大斂小斂同然，故云「皆」也。

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

不復解也。「結絞不組」者，生時帶並爲屈組，使易抽

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組也。斂者

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

壹不食。凡斂者六人。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

欲妄人襲之。執，或爲「執」。**疏**正義曰：「斂者」，即謂

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

①「與其執事」，王引之云：「與其執事」，文義不明。

「其」蓋「共」之譌也。「與」當如字讀。陸氏、孔氏所

見本，「共」字已譌作「其」。「詳《經義述聞》」。



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義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所以須生經共執事，死乃爲斂者，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故不使斂也。斂焉則爲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爲之斂，爲之廢壹食也。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者，既襲所以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帶，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疏**正義曰：此，經明尊卑冒制。君錦冒黼殺一者，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故云「錦冒黼殺」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冒，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輜足而上，後以質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

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緇殺」，則君、大夫畫殺爲斧文也。又鄭云「象天地」，則大夫以上無疑有象也。「凡冒，質長與手齊」者，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輜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輜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摠入大斂衣內併斂之也。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

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

**疏**正義曰：此一經

明君大斂時節也。

「子弁經，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

序。端，謂序之南頭也。

「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

卿大夫，謂群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

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群臣列於基上東楹之

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雷爲廉也。」

北

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爲上也。子在東，尸在

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爲上也。

「父兄堂下，北面」者，謂

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爲上

也。若士，則亦在堂下。

「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

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

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

婦在尸西，此外宗等當在東房。

「小臣鋪席」者，謂下莞

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

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爲少南。」

「商祝鋪絞、紼、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紼、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

「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士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

《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

「士舉遷尸于斂上」者，

斂上，即斂處也。

「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

「宰告

者，宰，<sup>①</sup>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道斂畢也。

「子馮

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羣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

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

**注**「子弁至，弁經」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也，此云「弁

經」，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

經。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公、

大夫、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具於《下檀弓》

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經」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

亦弁經。」與他殯事尚弁經，明白爲父母弁經可知。其士

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大

①「宰」字原脫，據阮本補。

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紼、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sup>①</sup>君釋菜，祝先人，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人有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疏**正義

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迎」者，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適子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巫止，祝代，具在《檀弓》疏也。

「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人也。「祝先人，升堂」者，

巫止而祝代人，故先於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君即位于序端者，君隨祝後而升堂，

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士喪

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主人房外，南面」者，主人

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

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紼、衾、衣而君

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宰告」者，亦告主

人，道斂畢也。「主人降，北面于堂下」者，主人得告，斂

畢事竟，故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君撫之」

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

也。「主人拜稽顙」者，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

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君撫尸畢而下堂也。

「升主人馮之」者，君馮之已畢，降堂，而主人升還馮尸

<sup>①</sup>「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考文》引足利本「先入門

右」無「門」字，巫止于門外」無「于門外」三字。山井

鼎云：「二條與注意合，似是。」案《釋文》出「巫止」，云

「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疏放此。

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命主婦馮之」者，君亦又命主婦馮尸也。

**注**

「巫止」至「斂也」。正義曰：所以巫止者，禮敬主人，故不用將巫入對尸柩。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者，

《禮運》文也。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者，以《士

喪禮》其子不得升，今大夫之子將斂之時在，房外南面，故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士之喪，將大斂，

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其餘，謂卿大夫及主

婦之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上斂之節。士喪卑，無恩，

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

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

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

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

案彼意，則在主人西也。鋪絞、紼，踊。鋪衾，踊。

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

斂絞、紼，踊。日孝子踊節。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孝

子貴賤踊節也。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

室老，撫姪娣。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

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

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日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君於臣撫之，父

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

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

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

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凡馮

尸，興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

撫之。「撫內命婦」者，命婦，君之世婦。撫內命婦，則

不撫賤者可知也。大夫撫室老，撫姪娣者，大夫以室

老為貴臣，以姪娣為貴妾，死則為之服，故並撫之也。既

撫姪娣，則賤妾不撫也。「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

者，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

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賤，故不

得也。「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者，士賤，故所馮及

庶子也。「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者，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者，凡，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曰恩深淺尊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盧云：「賤者略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案尸心，與君為臣同也。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馮，重於執也。」庾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為妻及自為兄弟，但執之。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執心上衣。」「馮尸不當君所」者，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①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辟之。「凡馮尸，興必踊」者，凡者，貴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但馮必哀殯，故起必踊泄之也。注「日於其親所馮也」正義曰：「日於其親」謂死者之親馮尸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

「日於其親所馮」，謂題目所馮之人。

注「此恩」至「當

心」正義曰：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宮，謂圍障之也。檀，袒也，謂不障。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

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各依文解之。此經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

「寢苦枕由」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苦，頭枕於由。非喪事不言者，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

君為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檀之者，檀，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

①「人」，原作「入」，據阮本改。

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定本無「枕由」二字，唯有「寢苦」二字。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

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不塗見面。疏正

義曰：「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

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

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

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不欲人屬曰。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疏正義曰：「凡

非適子」，謂庶子也。「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者，既非

喪主，不欲人所屬曰，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經雖云

「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既葬，與人立，君言王

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此常禮也。疏正義曰：此「經明居喪常禮」。「既葬，與

人立者，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

不群耳。「君言王事，不言國事」者，君，諸侯也。王，天

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

言己國事也。「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公、君也。

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注：此常

禮也。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

不群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

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

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

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群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

「與人立」也。「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

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

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此權禮也。弁經

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疏正義曰：此

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

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王政入於國」者，

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也。「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

身出爲王服金革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

國。俟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

逮而已，王政未入於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既卒哭，

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經帶者，

弔服也。言卒哭則有變服，<sup>①</sup>今有事不得服己變服，而服

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戊

①「變服」，原作「弔服」，據庫本、衛氏《集說》及殿本《考

證》，浦鏜校改。

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尊服耳。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

**注**「此權禮也」正義曰：案

《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是權禮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黝堊，堊室

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sup>①</sup>樂作無哭者。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

**疏**正義曰：

此「經論練及祥、禫之節」。「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祥而外無哭者」，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禫而內無哭者」，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樂作矣故

也」者，「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

後，三日，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

**注**，黝堊「至「哭者」」正義曰：黝，謂治堊室之地。堊，謂塗堊室

之牆。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者，《釋宮》文。云「禫踰

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孔子

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云「樂作無

哭者」，以其樂作，故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

樂，故禫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

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爲：「祥之日，鼓素琴，「樂作」

之文，釋「一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定本，禫

踰月而可作樂，「祥」字作「禫」字。禫之踰月，自然從吉，

樂作可知，恐「禫」字非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

寢。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期居廬，

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

<sup>①</sup>「禫」，阮校云：「惠棟云：『禫』當作「祥」。段玉裁

云：孔作「祥」。張敦仁《考異》亦云「禫」當作「祥」。

蓋並據孔氏《正義》也。

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疏**正義曰：

此經明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後寢。<sup>①</sup>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一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問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以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正義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sup>②</sup>卒哭，折筭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

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疏**正義曰：此經明公士大夫有地

之君喪，其臣歸之節。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注**此公「至」之臣。正義曰：知「此

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唯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

①「後」，殿本、庫本、阮本「後」下有「復」字，疑是。

②「子」，浦鏜校云：「『子』下脫一『子』字，見《喪服》記。」



氏云：「素在君所，謂此家臣爲大夫者，素先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若大夫士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若如熊氏解，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其義疑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疏**正義曰：此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隱義》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爲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者，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者，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云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疏**正義

曰：喪既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爲之賜，謂有恩惠也。**疏**正義曰：此經以下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

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各隨文解之。此經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爲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卿未襲而往。」案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臣之妻略也。**疏**正義曰：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

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君賜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妾恩賜之差，又明君弔士大夫之禮。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上禮，故爲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者，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

往，與士同也。「使人戒之」者，謂君將往，使人豫戒告主人，使知之。「主人具殷奠之禮」者，殷，大也。主人得君之戒告，先備具月朔大奠之禮，重君之來故也。俟于門外者，君來之時，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者，謂見君馬首，先君而入門右，謂門東，北面。祝先升自阼階者，君應升自阼階，故祝先道君升阼階。「負墉南面」者，墉，壁也。祝先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也。<sup>①</sup>「君即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于阼而西鄉也。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者，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俟君也。盧云：「上言『即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于阼階也。」**注**「祝負至弔之」正義曰：「直君北」者，直，當也。君既在阼，此祝立當君北。<sup>②</sup>在房戶東而南鄉也。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者，《顧命》云「夾階上刃」，是夾階立也。云「大夫殯即成服」者，大夫除死日，三

① 皆，浦鏜校云：皆「當」背之誤。

② 「此」，阮本「此」作「階」，屬上，閩、監、毛本同。

日殯，與成服同日。主人既成服，故君錫衰而往弔。

「殯者進」，殯，謂贊於主人禮者。殯者始在門東，北面，今君既升阼，則此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也。然喪贊曰相，而此云殯者，以君之弔禮，無嫌殯道之義，故得以殯言之也。一主人至，人踊。主人拜稽顙者，

以君臨視，故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稱言」

者，稱，舉也。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舉言既畢，當哭踊，祝以相君，祝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

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

迎則爲君之答已。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

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所以

致殷勤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

不同。「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則出

俟于門外者，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子門外，謂君將去也。「命之反奠，乃反奠」者，君使人命反設

奠，士乃反入設奠也。「卒奠」者，設奠畢也。「主人

先俟于門外」者，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

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sup>①</sup>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注**「迎不至」至「答已」正義曰：案《曲

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

拜，賓無答拜之理。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答理，而云

「一拜迎則爲君之答已」者，以尋常禮敵，孝子雖拜，賓無答理。今君來臨臣，臣既拜迎，尊卑禮隔，意恐君之答已，故

不敢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

客。有喪，拜焉」者，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以其卑，王不

拜之；若宋來弔，王用敵禮，拜謝之，亦是主人拜賓之義

也。君弔，則復殯服。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

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

爲服。**疏**正義曰：謂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

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者，

復，反也。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主人于時反服此

服，新君之事。其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

<sup>①</sup>「出去也」，按上文出文無「出」字，而有「退」字，「出」

當「退」字之誤。「退」有「去」義。

《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者，門，亦大門也。謂孝子迎君之妻禮，亦如迎君禮也。「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阼階，西鄉，如君也。「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者，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西階而下，拜稽顙於堂下，如男主也。「夫人視世子而踊」者，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道君也。「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夫人退，主婦送于

門內，拜稽顙」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而拜送之。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與君同也。「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人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人即位於下，不升堂而位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君之

禮。「不迎于門外」者，貶於正君。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人即位于堂下」者，阼階下也。大夫君入寢門，不得升堂，乃即阼階下位而西鄉也。

「主人北面」者，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爲位于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即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摠正君來禮如此也。又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

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亦與前互也。

「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其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或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諸賓也。所以爾者，喪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為主拜賓，而猶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也。主人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

**注**「婦人」至「二也」

正義曰：「婦人即位於房中」者，東房中。云「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者，以婦人合在尸西，東面，君來升堂，婦人辟之在房中。今大夫君來，雖不升堂，婦人猶辟之於房中也。然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來雖不顯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故云「猶辟之」。云「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者，以經云「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君在前，主人在後，又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是主人立與拜皆在君後，不與君同時拜。君既為主，當推君在前，故云「主人無二也」。

君弔，見尸

柩而后踊。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爲「哭」，或爲

「浴」。**疏**正義曰：君弔臣，唯見尸柩乃踊者，若不見尸柩

則不踊。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

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

往不踊也。」是既殯未塗，得有踊也。大夫、士，若君

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榮君之來。

**疏**正義曰：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君退必奠

者，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而君去後，必設奠告

殯，以榮君來故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

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

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

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

寸，桼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

大棺及屬用梓，棨用桼。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

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棨，一重也。士無屬，

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

子云：「不設屬，棨。」時僭也。**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

篇末，摠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及飾棺之異，并碑緯之殊。

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sup>①</sup>禮：天子之棺四重。故《檀弓》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注云：所謂槨棺也。梓棺。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若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若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二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若上大夫，則又去梓，所餘屬六寸，及大棺八寸爲一重，合厚一尺四寸。若下大夫，亦有屬四寸及大棺六寸，但寸數減耳。大棺六寸，屬四寸，合厚一尺也。若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者，屬六寸，梓四寸，二者合一尺。就大棺八寸，爲一尺八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去梓四寸，所餘二種，合爲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者，各減二寸，合餘一尺也。士棺六寸者，無屬，唯大棺六寸也。

**注**「大棺」至「僭也」正義曰：以名「大棺」，故知在表。云「四者皆周」者，謂水兕革棺、槨棺、梓棺等皆周於尸，唯槨不周。此以內說而出也者，謂《檀弓》此文，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而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梓，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云：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槨用槨者，以《檀弓》云：槨棺，梓棺，從內出外而言。此先云大

棺及屬，乃始云梓，是從外鄉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梓當槨棺也。云：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者，以天子四，上公三，去其一重，故知革棺不被，但有兕也。云：諸侯無革棺，再重也者，以此經但云「君大棺、屬、梓」，不云「革」，故知無革棺也。此「君」，謂侯、伯、子、男也。此經上，下大夫但云大棺與屬，無槨梓，是大夫無梓，一重也。經唯云「上棺六寸」，是上無屬，不重也。案《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之棺四寸。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梓」，時僭也者，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梓，下卿之罰也。」案此大夫依禮無梓，趙簡子所云罰始無梓，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梓，是「時僭也」。君裏棺用朱綠，<sup>②</sup>用雜金鐙。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鐙。士不綠。鐙，所以琢著裏。

**疏**正義

<sup>①</sup>「論」字原脫，據阮本補。

<sup>②</sup>「綠」，正義云：「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段玉裁云：「蓋『綠』與『琢』，皆『純』字之誤。古本『綠』皆正作『純』」。以練裏曰純，詳《說文解字注》，「純」字下。下「綠」字皆放此。

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鐫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鐫者，鐫，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鐫，《尚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大夫裏棺用玄綠者，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鐫」者，不用牙金也。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鐫」，不言，從可知也。君蓋用漆，三衽二束。大夫蓋用漆，一衽一束。士蓋不用漆，一衽一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君蓋用

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三衽三束」者，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者，亦漆衽合縫處也。大夫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士卑，故不漆也。言「二衽二束」者，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文是也。故鄭注《司士》云「結披

必當棺束，於束繫組。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是也。皇氏不見鄭之此注，以為此經大夫士二衽二束者，據披從束而言，其橫皆為三束，其義非也。君、大

夫髻爪實于綠中，上埋之。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髻，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篋」。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髻爪之異。實于綠中者，綠即棺角也。其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盛于小囊，實於棺角之中。上埋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

**注**綠，當為角。正義曰：

知「綠」當為「角」者，上文「綠」為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以「綠」與「角」聲相近，經云「綠中」，故讀「綠」為「角」。君殯用輶，櫨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櫨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櫨，猶鼓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輶，櫨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輶不畫龍，櫨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

殯廢輶，置棺西牆下，就牆橫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橫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橫，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𦘒，或作，𦘓。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君殯用輶」者，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輶內。橫至于上者，以木橫輶，至於棺上。

「畢塗屋」者，畢，盡也。此所橫殯之木，有似屋形，橫之既訖，盡塗其屋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謂棺衣覆之。言大

大幬，即加斧之類是也。「橫置于西序」者，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輶，又不四面橫，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橫之，又上不爲屋也。「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橫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橫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故云「不暨棺」也。

「土殯見衽，塗上。帷之」者，士掘殯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

注：橫猶「至」皆然。正義曰：云「橫，猶豉也」者，謂豉聚其木，周於外也。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者，解經「畢塗屋」，屋是殯上之覆，形似於屋，故云「如屋」。

云：此《記》參差者，謂記此《大記》之文，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輶」，不得直云「殯用輶」；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橫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云「以《檀弓》參之」者，《檀弓》云：「天子之殯，豉塗龍輶以𦘓。」故知天子殯，居棺以龍輶。又云「以𦘓」，故知橫木題湊象𦘓。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者，謂上以四注，垂而鄉下，如似屋簷，以覆其上。云「盡塗之」者，謂四邊及上皆塗之。云「諸侯輶不畫龍，橫不題湊象𦘓者，以《檀弓》唯云：天子龍輶」，此經直云「君殯用輶」，不云「龍」，是諸侯不龍也，謂不畫輶轅爲龍。《檀弓》唯云「天子豉塗龍輶以𦘓」，則知諸侯不題湊象𦘓。云「其他亦如之」者，除此龍輶、題湊象𦘓之外，其他亦如之。其他，謂豉木畢塗屋，亦如天子也。必知天子𦘓四阿者，成二年《左傳》云：「宋文公卒，𦘓有四阿。」是僭天子禮。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輶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輶中，輶外以木豉輶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繡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𦘓上之四注以覆之，①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

① 注：原作「柱」，據阮本改。



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輶，亦鼓木輶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鼓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故經云「畢塗屋」，摠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云「大夫之殯廢輶」者，案《下檀弓》云「三臣廢輶」，據殯時也，是大夫之殯廢輶。云「櫨中狹小，裁取容棺」者，以經云「塗不暨于棺」，明其狹小。卑者既狹，則知天子、諸侯差寬大矣。云「士達於天子皆然」者，謂皆「帷之」。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一種四筐，加魚腊焉。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蚺蜋，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sup>①</sup>其餘設於左右。**疏**正義曰：此經明熬穀之異。熬者，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蚺蜋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加魚腊焉」者，魚腊，謂乾腊。案《特牲》，七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蚺蜋。**注**「士喪」至「左右」正義曰：此云「士二種四筐」，《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文與此同，故引之。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證設熬之處。

云「大夫三種，加以粱」者，以《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明豐年常食粱，故知大夫加以粱。《公食大夫禮》黍稷稻粱，云「君四種」，<sup>②</sup>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者，當以《士喪》四筐，「設熬」，<sup>③</sup>旁各一筐，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云「其餘設於左右」者，兩筐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飾棺：君龍帷，二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組六；齊，五采，五貝；黼鬻一；黻鬻一；畫鬻一；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組一，玄組二；齊，三采，三貝；黻鬻一，畫鬻一，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

① 手，張敦仁據《正義》校云：「『手』當作『首』」。《士喪禮》賈疏引此注正作「首」字。今各本皆誤。按：張校是也。疏放此。

② 云，浦鏜校云：「云」上當脫，故「字」。

③ 熬，原作「熬」，據阮本改。

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偽，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苓，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於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莖，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嬰以木爲筐，①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②《檀弓》曰：「周人牆置嬰」是也。綏，當爲「綏」，讀如「冠莖」之莖，蓋五采羽注於

嬰首也。③疏正義曰：此經明葬時尊卑棺飾。「君

疏

正義曰：此經明葬時尊卑棺飾。

「君

龍帷」者，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己相

①「筐」，阮校云：「齊召南云『筐』當作『匡』」。孫志祖

云：《周禮·縫人》疏引此注正作「匡」。

②「既窆樹於壙中」，阮校云：「浦鍾校云：『既窆』上《周禮》疏引此有『以障』二字，『壙中』下有『障樞』二字。

按韋氏《三禮圖考》亦有此四字，今脫也。孫志祖云：《孟子》疏四卷下引注「使人持之而從」下有「以障」二字，「壙中」下有「障樞也」三字，文義較完足。」

③「引」，原作「明」，據阮本改。

背爲三行也。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

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僞荒」者，帷者，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組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組，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組，故云「纁組六」也。「齊，五采」者，謂

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

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嬰二，黻嬰二，畫

嬰二者，嬰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惇則障柅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

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嬰，諸侯六，大夫四。」鄭

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嬰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

諸侯六嬰，兩角皆戴圭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

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

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

棺紐著柳骨也。謂之戴者，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

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爲組，三束有六組。今穿纁

戴於組，①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謂

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

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欵左則引右，欵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畫帷」者，不

得爲龍，畫爲雲氣。池者，不得三，故也。庾云：

「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故云不振容也。其池上掄絞則有也。

「畫荒」者，不爲斧，而爲雲氣也。「火三列，黻三列，

素錦褚者，與君同也。纁組二，玄組二者，不得六，

故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爲纁，二爲玄也。

「齊，三采」者，降黃、黑也。「三貝」者，又降二也。

「黻嬰二，畫嬰二」者，降兩黼也。「皆戴綏」者，嬰角不

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嬰兩角也。「魚躍拂池」者，無

絞雉而有縣銅魚也。大夫戴，前纁後玄者，事異，故

更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數，與披同用

①「今穿纁戴於組」，浦鏜校云：「令」誤「今」。孫詒讓

《校記》云：「據《司士》注，則戴即組。此云「穿戴於組」，似誤。」

四也。「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

帷，布荒者，上帷及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也。池

者，唯一池在前也。「揄絞」者，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

上，而池下無振容。知者，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

於池下。「纁紐」，纁紐一者，又降玄用纁也。<sup>①</sup>猶用

四，連四旁。「齊，三采」者，與大夫同也。「一貝」者，

又降二行，但一行絡之耳。「畫嬰二，皆戴綏」者，又降

二，戴也。池上，嬰悉綏，故云「皆一也」。「士戴，前纁後

緇」者，事異，<sup>②</sup>故重言「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

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二戴用緇，通兩邊爲四戴，舉

邊即兩戴也。「一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

云「一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注**「飾棺」至

「首也」正義曰：「以華道路及壙中者，以嬰入壙中，則

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云「荒，蒙也」者，以《爾雅》「荒，

蒙俱訓爲奄，故「荒」得爲「蒙」。云「皆所以衣柳也」者，謂

木材將此帷荒在外衣覆之，故云「皆所以衣柳」。云「黼

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者，既云「黼荒，畫

荒」，又云「火三列，黻三列」，火，黻既爲三列，其處寬多，

宜在荒之中央，則知黼之與畫，宜在荒之外畔。云「偽，當

爲「帷」，或作「于」者，「偽」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偽

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

「偽」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云「紐，所以結連

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

別也。故鄭注《司士》云：「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

是披紐與此異也。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苓，衣以青布」

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苓者，以小車之箱，必猶狹

長，故云「如小車苓」。云「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

者，荒之爪，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sup>③</sup>而縣此池於荒

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雷然。云「語辭也」。云「以銅爲

魚，縣於池下」者，亦參漢之制度而知也。云「揄，揄翟也，

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揄絞」，故知畫揄

於絞纁也。經云「振容」，故知，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

動搖。云「行則又魚上拂池」者，以經云「魚躍拂池」，躍

是鄉上之名，非行不動，故知行則魚上拂池。引《雜記》

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者，此經云「不振

容也」，故知「不振容也」者，此經云「不振容也」，故知「不振

<sup>①</sup> 玄用一，原作「用玄一」，據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

說》乙正。

<sup>②</sup> 「事」，原作「士」，據阮本改。

<sup>③</sup> 「爪」，原作「爪」，據殿本、庫本、阮本改。

容」，《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若屬於池則振容，不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云「士則去魚」者，言士同大夫，不振容，更又去魚，故云「士則去魚」。此云「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而皇氏不解鄭之此旨，謂：「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揄絞」，以爲「魚陰而絞陽，大夫偏君，故奪其陽」。不尋其義，何疏妄之甚！云「齊，象車蓋蕤」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此車蓋及蕤，謂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云「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幅，如瓜內之子，以穰爲分限然也。皇氏云：「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若然，此注唯據斑爪，事恐不合耳。云「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者，謂用此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將披一頭，以結此戴，更垂披頭鄉外，使人執之，備柩車傾動。云「以木爲筐」者，謂以木爲罌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云「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者，謂廣方正，不圓曲也。云「緩當爲綏」至「罌首也」者，以《周禮》夏采掌染鳥羽爲夏翟之色，故名夏采。其職「掌復建綏」，故知「綏」，五采羽注於罌首，謂罌之兩角。諸侯則戴以上。君葬用輶，四綽二碑，

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皆當爲「載以輕車」之輕，聲之誤也。輕，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輕車，輕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綽，或爲「率」。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綽之等。「君葬用輶」者，諸侯載柩在路而用輶。當用輕車，用輶非也。四綽二碑一者，綽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①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大夫葬用輶者，言「輶」非，亦當爲用輕也。綽二碑一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綽各穿之也。「士葬用國車」者，國，亦當爲「輕」也。二綽，無碑者，手縣下之。「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者，比出宮，謂柩在宮牆

①「末」，原作「木」，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內也。功布，大功布也。士用大功布爲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

**注**：大夫「至，無矣」。正義曰：鄭引「大夫廢輶」，此經云「葬用輶」，與《檀弓》違，故云「此言「輶」非也」。云「輶」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者，謂經云「君葬用輶，大夫葬用輶」，此「輶」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讀從《雜記》之文。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輅車，明不以輶也。必知非輶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國」字與「團」字相似，因誤耳。「團」與「輅」，聲相類。輅則輅車也。在路載輅，尊卑同用輅車，故知經云「輶」者非也。「輶」、「國」，皆當爲「輅」。云「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紼」者，皇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輅車同，皆用輅也。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則前經棺飾，是尊卑異也。」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紼」一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紼」一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一紼，無碑，御棺用功布。」大鄭注意，其說非也。云「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紼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云「引」，而云「紼」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遂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

則更載以龍輶。故《遂師》注云：「輅車，輅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輶。」是天子殯用龍輶，至壙，去輅車，載以龍輶。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輶，葬則用輅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輶，殯則不用輶，葬時亦無輶也。士則殯不用輶，朝廟得用軼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軼軸，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紼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者，以士卑，故出宮在路，無御輅之物。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咸，讀爲「緘」。凡輅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輅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

① 「二紼」，「二」，疑當作「四」。

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紼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紼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紼繩。咸，或爲「械」。疏正義曰：此經論尊卑下棺之制。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者，封，當爲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紼一頭以繫棺紼，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輓不止，<sup>①</sup>下棺之時，別以小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紼，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以咸一者，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紼，而下於君也。君，命無譚，以鼓封一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譚，以擊鼓爲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也。

「封周」至「紼繩」正義曰：此「封」或皆作「斂」者，謂《禮記》餘本，此經中「封」字皆作「斂」字者。鄭以「窆」有斂義，故引《檀弓》之文：「斂，般請以機窆。」故云「謂此斂

也」。云：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者，以下棺與斂尸相似，故作《記》之時，他本同稱「斂」，故下棺亦以爲斂也。云：屬紼於柩之紼者，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謂解此蜎車之紼，繫於柩之紼束之繩。云：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者，諸侯四紼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其天子，則《下檀弓》注云：「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如鄭此注，天子紼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紼，前後用四紼，其餘兩紼，繫於兩旁之碑。案《下檀弓》注云：諸侯之紼，不云前後重鹿盧，則諸侯之碑，前後不重鹿盧也。前碑後碑，各一紼，<sup>②</sup>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經云「用紼去碑」，<sup>③</sup>謂前後紼耳。其在旁之紼，無碑也，故前經「士一紼，無碑」也。是紼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案《檀弓》注云：「前後重鹿盧」，唯據天子。皇氏云：「諸侯亦有前後重鹿盧，四紼繫於前後二碑，旁邊無紼。」既違鄭

① 「柩」，阮本作「棺」，閩、監、毛本同。

② 「各」，阮本「各」下有「用」字，閩、監、毛本同。

③ 「用」字原脫，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補。

注，下棺又危，其義恐非也。云「禮，唯天子葬有隧」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爲天子典章。諸侯請，故知天子有隧也。杜元凱注《左傳》：「闕地通路曰隧。諸侯皆縣柩而下。」路則輶也。故《遂師》注云：「至壙，說載除飾，更復載以龍輶。」是載以輶入隧道。皇氏云：「棺從而下，遂以納明器。」其說兼路也。云「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者，以今人之語，證經緘是束棺之物。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君松椁」者，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士雜木椁」者，又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

**注**「椁謂至一重」正義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

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者，鄭以椁木長短及厚薄無文，故引「柏椁以端長六尺」，明椁材每段長六尺也。又庶人厚五寸者，欲明椁材每段厚薄廣狹五寸也，故云「謂端方也」。端，頭也，謂材頭之方。天子長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是卑者用小材。云「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者，天子既六尺，而下未知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節級之數；庶人自五寸而上，未知士及大夫、卿與諸侯、天子差益之數，故云「未聞其差所定」。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又無正文可定。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云「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故《禮器》：「天子五重八簋」是也。每一重，縮一在下，橫一在上，故《既夕》注云：「象天三合地二」也。

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甗。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君容柩一者，柩如漆棺，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栢席用萑。」



玄謂「栢」，「惇」字摩滅之餘。「柳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惇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栢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祝」。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士容甌」者，甌，盛酒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惇、虞筐，大夫不裏惇，士不虞筐。裏惇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疏**正義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略盧氏不錄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四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祭法第二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

說也。**注**「禘郊」至「殺也」正義曰：「此禘，謂祭昊天

於闕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

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

《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

「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

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闕丘」。必知此是闕丘

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闕丘耳。但

《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為大祭，摠得稱

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

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

祖，出白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

依《五帝本紀》，黃帝為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

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

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闕丘是一，郊即闕丘。故肅難鄭

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

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

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大微之精所

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

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

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

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①以成萬物，其神

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②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

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

玄「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③非也。玄以闕丘祭昊天，最

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

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闕

丘，闕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

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

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

歆」，自是正義，非譏諱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

而鄭必為此釋者，馬昭中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

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嫄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

①「四分時」，魏氏《要義》作「分四時」。浦鏜校云「四」字衍，孫詒讓《校記》同。

②「五帝之佐」，浦鏜校云：「五帝」下當脫「為天」二字。

孫詒讓《校記》云：「佐」下疑奪「天」字。

③「玄」，原作「云」，據浦鏜校及孫詒讓《校記》改。

大人死而生文王。」<sup>①</sup>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為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為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饗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祖宗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帝為五年大祭，又以闕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為《周禮》「闕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

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產玄囂，<sup>④</sup>玄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產窮蟬，<sup>⑤</sup>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敖。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司馬遷為《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

① 死，浦鏜校，疑「死」字誤。孫詒讓《校記》云：「『死』字誤。《宋書·符瑞志》云：『大任夢長人感己而生昌。』則『死』疑當作『感』。」

② 「二千」，阮本作「二千」。阮校云：「監、毛本同。」案：殿本、庫本亦作「二千」。

③ 「二十世」，案《詩·大雅·生民》疏、文十八年《左傳》疏及《禮記·月令》疏並引作「九世」，疑是。

④ 產「上」，浦鏜校云脫「黃帝」二字。案：浦校與今本《大戴禮》合。

⑤ 產「一」，浦鏜校云：「一產」上脫「顓頊」二字。

帝也。又《孝經》云：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雜問志》云：②「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禮戴》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異也。」③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而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云「郊舜」，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

配衆，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魯與鯀及冥、后稷之等配之，皆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寡」。明堂雖卑於郊，摠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衆，禮之殺也。燔柴

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

騂犢。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

也。折，炤哲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

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疏正義曰：此經論祭感生之

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於泰壇一者，謂積

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用騂犢」，鄭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然宜用黑犢。今因言「以騂犢」祭天所用而立其文，「祭

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騂犢之義，已具

「郊特牲」疏。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一者，謂瘞繒埋牲祭

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注：壇折至言爾。正義曰：案

①「又」字原作空格，據阮本補。

②「雜」，原作「親」，據阮本、阮校及殿本《考證》改。

③「異」，浦鏜校云：「異」字當衍文。

《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一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攘祈」，<sup>①</sup>聲之誤也。攘，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攘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城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祭」，字之誤也。幽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雩祭，亦謂

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雩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摠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之事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摠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攘祈」。攘，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攘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城如宮也。

<sup>①</sup>「攘」，阮本作「讓」，閩、監、毛本同，余本、撫本亦同。下同。疏放此。

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

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

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

「幽宗，

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祭」。祭，

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

「幽祭」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

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祭，亦營域也。爲營域而祭之，故

曰「雩祭」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

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

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

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

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者祭百神一

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

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

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

之江漢是也。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

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注：昭明至數也。

正義曰：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者，以天是陽神，

地爲陰神，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故云「亦謂陰陽之神」。

言「亦」者，「亦」天地也。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

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

歲時恒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愆逆，<sup>①</sup>水旱失

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闕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

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爲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

不以此神尊之，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春夏秋冬，四

時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

寒暑大甚，祭以攘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

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

儒之意，以此爲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

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

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案《小司徒》

「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

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

祀，是祈禱所爲，故鄭皆以爲祈禱之祭也。故讀「相近」爲

「攘祈」，爲禱祈之祈，讀「宗」爲「祭」也。然案莊二十五年

《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

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

①「愆」，原作「借」，據阮本改。

須脩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禴、禘、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案何休《膏肓》引《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為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宛句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皆當為「祭」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祭」字相近，故並讀為「祭」也。「祭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祭」有「營」義，故讀為「祭」。云「雩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郵》云：「雩，呼吁嗟哭泣。」故云雩為吁嗟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為祟，子產以此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文者，證經中「宗」為「祭」，<sup>①</sup>祭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也」者，計天下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

而已，假此成數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為《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云：「天宗二，日、月、星也。地宗二，河、海、岱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sup>②</sup>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占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許君謹案：「與《占尚書》同。」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醴燎祀司中、司命、覲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① 「中」，原作「弔」，據毛本、殿本、庫本、阮本改。

② 「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孫詒讓《校記》在三個「及」字上各補出一「不」字，云：「三「不」字，依《大宗伯》疏引增。《漢書·郊祀志》亦同。」按：孫校是也。



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已在郊祭之中，<sup>①</sup>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爲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爲異說，既非鄭義，今略而不論。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摠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前論五代不變，此論七代更變者，故云黃帝以下七代之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其餘不變也」者，除此禘、郊、宗、祖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注「生時」至「法也」正義曰：云「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者，以生時形體既異，不嫌是同，故可名爲「命」。云「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者，人與萬物死，至同爲野土，嫌恐人與萬物是同，故殊異其名，謂「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嫌其同故也。云「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者，周有六樂，去周言之，唯五代。周備其樂，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

**注**

「七代」至「取焉」正義曰：知「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數顓頊及嚳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者，所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上經五代是也。論不變者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故不變者，數所法五代而已。云「變

①「已」，原作「也」，據浦鏜校及孫詒讓《校記》改。

之，則通數所不法者，以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數變者，<sup>①</sup>通數顓頊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爲七代也。云「爲《記》者之微意也」者，爲，作也。作《記》者之有此微意也。所以「微意」者，謂作《記》之人，周法所不變，故數前代不變，周所變，亦數前代變，不指斥而言，故云「微意」。云「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黃帝及顓頊以下之樂，無少昊之樂。又《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皆不云少昊，故知無取焉。《月令》「秋，其帝少昊」者，直以五行在金，唯託記之耳。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若如皇說，前經既云「不變」，後經何須重云「不變」？後經既云「更立者，禘郊宗祖」，即云「其餘」，明此「禘、郊、宗、祖」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可獨據前三事以外摠包之。其社稷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易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廟，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

①「數」，浦鏜校云：「『所』誤『數』。」蓋據衛氏《集說》校也。

桃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桃之中。諸侯無桃，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桃。」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所禱，<sup>①</sup>謂後遣在桃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桃。鬼亦在桃，顧遠之於無事，禘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桃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上鬼其顯考而已。<sup>②</sup>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置都立邑」者，

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桃、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二者，則以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一壇一墀」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墀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墀。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sup>③</sup>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桃、壇、墀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也。「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月月祭之也。「遠廟為桃」者，遠廟，

- ① 所，陳祥道《禮書》卷六八、《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卷七作「祈」，疑是。
- ② 「其」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 ③ 「考」字原重，據阮本刪重。

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

「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

「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

壇」者，<sup>①</sup>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sup>②</sup>故云「去壇」也。

「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壇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壇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

「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壇者，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

卑，故唯得月祭二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大祖也。大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

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爲壇」者，去

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大

夫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墀也。「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大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

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爲於此矣。然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者，爲大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

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

士，悉二廟一壇也。「顯考無廟」者，顯，當爲「皇」。皇考，曾祖也，曾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曾祖既

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一壇之設，爲於此也。亦無禱乃止。「去壇爲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

不復祭也。「官師一廟」者，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爲一官之長也。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

①「壇」，原作「檀」，據阮本改。

②「經」，衛氏《集說》作「往」，疑是。

「曰考廟」者，爲父立之也。 「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 「去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 「庶士、庶人無廟」者，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 「死曰鬼」者，既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 **注**「建國」至「之誤」 正義曰：引《書》曰「三壇同墀」者，證壇、墀之義。案《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爲之請命，「爲三壇同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故三壇也。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者，皆《爾雅·釋詁》文。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一桃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摠合藏武王桃中；穆之遷主，摠合藏文王桃中。故鄭注《周禮·守桃》：「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啻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桃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桃。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

氏之桃。」彼桃，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桃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桃」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桃也。<sup>①</sup>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鬼亦在桃，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者，以壇墀之主，祈禱禮畢，乃藏之於桃。去墀爲鬼主，亦如壇墀之主藏在桃，故云「亦」也。既俱在桃，所以特名鬼者，反顧以其疏遠，<sup>②</sup>主在無事，唯祫乃祭之，故特曰鬼也。引《春秋》文二年傳者，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云「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桃明矣」者，鄭引更證明鬼主恒在。《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依《世本》，煬公，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煬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于煬公之鬼，明知于煬公鬼主而禱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

①「曰」，浦鏜校云：「曰」上脫「故曰曾祖之廟」六字。

②「反顧」，殿本、庫本無此二字。浦鏜校云：「反，當衍字。」

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者，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祫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宗廟之主，所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一許君謹案：「從《周禮》說。」②《論語》所云，謂社主也。一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一文二年作僖公主」，何休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此是木主之制也。」云「其無祖考者，上既明其有祖考之文，此明無祖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摠舉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云「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者，此即無祖考之一色。

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③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故云「鬼其顯考而已」，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諸本或云「大夫、適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庾氏云：「諸侯之大夫。」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鬼者，薦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爲，則鬼與見廟，其事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於廟，

① 之，孫詒讓《校記》云：「陳壽祺云：『之』當爲『以』。」

《初學記》引《白虎通》云「孝子以主繼心」可證。」

② 「從」，原作「後」，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③ 「父與」，衛氏《集說》作「與父」，疑是。

故知「薦而不祭」。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者，適士二廟，祖廟、禰廟。曾祖無廟，故云「顯考無廟」，非也。是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也。王爲群姓立社，

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群，衆也。大夫以

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疏**正義曰：此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

○「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者，群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群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

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sup>①</sup>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群，聚而居，其群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注**「群衆」至「出

里」正義曰：此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者，<sup>②</sup>謂大夫

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

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

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稇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

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sup>③</sup>

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

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王爲群

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

①「所自」，原作「自所」，據庫本及衛氏《集說》改。

②「至」下原有「士」字，據殿本、庫本及鄭注刪。

③「有」，原作「育」，據殿本、庫本、阮本改。

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雷」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國門，<sup>①</sup>謂城門也。「曰國行」

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群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占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雷，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占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注「此非」至「爲厲」正義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二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

①「門」字原脫，據阮本補。



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sup>①</sup>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上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sup>②</sup>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兩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

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一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為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為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為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

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為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為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為厲。王下祭殤五，適子，

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sup>③</sup>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

①「受命謂年壽也」至「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此二十五字乃宋均注文，其上宜有「宋均注云」字樣。

②「其」字原泯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③「黨」，原作「當」，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疏**正義

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

**注**：王子、公子祭其適

殤於其黨之廟

正義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

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

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

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夫聖

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

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sup>①</sup>

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sup>②</sup>禹能

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

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

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

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

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

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

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

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

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

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

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

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疏**正義曰：前經明禘、郊、

祖、宗及社稷之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

①「賞」，王引之據《魯語》校云：「『賞』當爲『亶』，字之誤

也。隸書『賞』、『亶』相似。『亶』與『單』通。鄭未悟

「賞」爲「亶」字之誤，故因文生訛而失其本指。」詳《經

義述聞》。

②「鄣」，原作「彰」，據《唐石經》、余本、撫本、岳本、阮

本改。

丘陵之等。此經摠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爲摠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

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

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sup>①</sup>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

繼之一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者，是其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祀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一者，

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一者，堯以天下位授舜，

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舜能勤

衆事而野死一者，<sup>②</sup>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

「鯀鄣鴻水而殛死」者，鯀塞水無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

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

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

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

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慚德，爲說

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禹能脩鯀

之功一者，謂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黃帝正名百物」

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

以明民一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其

財」者，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其如上事，故

得祀之。「顓頊能脩之」者，謂能脩黃帝之法。「契爲

司徒而民成」者，契爲堯之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

得成。「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

水官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謂放桀於南巢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一者，謂伐紂也。

「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所得祀之

人，有功烈於人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一

<sup>①</sup>「子」字原脫，據衛氏《集說》及《國語·魯語》補。

<sup>②</sup>「能」，案經文無「能」字，疑衍。

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之者，舉日月一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白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之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

**注**「春秋」至「祀也」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昭

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故云「厲山氏，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云「棄，后稷名也」者，稱《舜典》云：「棄，汝后稷。」是棄為后稷名也。云「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者，是《漢·律曆志》文。又案《月令》：春，其帝大皞。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案昭十七年《左傳》：郟子稱「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云「著衆，

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者，由序曆星辰，敬授民時，使民興造其事，知休作之期，民得顯著。云「二十八載乃死也」者，《虞書》文也。云「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者，鯀被殛羽山，以至於死，所以殛者，由不能成其功也。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者，案《易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是也。云「冥，契六世之孫也」者，案《世本》：「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是契六世孫也。

## 祭義第二十四

正義曰：案鄭《日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

①「稱」，浦鏗校云：「稱」當「按」字誤。

春禘秋嘗。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疏**正義曰：此一節摠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設祭之意。合諸天道者，諸於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春禘秋嘗」者，舉春秋，冬夏可知。「非其寒之謂也」者，言孝子於秋，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者，非是寒之謂，有此悽愴者，爲感時念親也。「如將見之」者，言孝子於春，雨露之時，必有怵

惕之心焉，意思念親，如似得見親也。春秋二時，於文相互。上云「悽愴」，下云「非其寒之謂」；此「怵惕之心」下，宜云「非其燠之謂」，今「怵惕之心」下「如將見之」，<sup>①</sup>則「悽愴之心」下，亦宜云「如將見之」，是其互也。但作《記》以秋是物去，寒爲甚，故不云「如將見之」，但言寒也；春是物來，燠輕於寒，故云「如將見之」，故不言「燠之謂也」。先秋後春，以涼，悽愴之甚，故先言之。

**注**「春禘」至「曰祠」正義曰：案《王制》云「春杓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禴」。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案《王制》「春曰杓」，此云「春禘」爲夏殷禮者，《郊特牲》以注「禘」，<sup>②</sup>當爲杓，則此「春禘」亦當爲「杓」。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

**注**「迎來」至「陰陽」正義曰：云「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者，解經「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二句，謂一祭之間也。一祭比於一年，其事爲小，故云「小言之，爲一祭之間」。既不知鬼神來去

① 下，浦鍾校云：「下一字下脫，云一字。」案：《楊復再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下，下有「云」字。

② 「郊特牲以注」，阮校云：「惠棟校宋本、毛本作『以《郊特牲》注』。」

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據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鍾鼓送尸，孝子之心，祭末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句也。言推此祭而廣論一年，放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但陽主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

其義已具《郊特牲》。①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

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

曰：「屈到嗜芰。」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前齊日之事。②

「思其居處」者，謂祭致齊之日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蠱，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日想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

注「《春秋傳》曰：屈到嗜芰」正義曰：《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有芰。』」祭

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疏正義曰：此

經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時也。初入室陰厭時，孝子當想象僂僂髣髴見也。《詩》云：『愛而不見。』」③見，如見親之在神位也。故《論語》云：「祭如在。」「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謂薦饌時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之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出戶而聽，愾然者，謂祭此人為無尸之

①「牲」，衛氏《集說》「牲」下有「疏」字，疑是。

②「齊日之事」，原作「齊事之日」，據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阮本改。

③「愛」，按：《說文》：「僂，仿佛也。《詩》曰：『僂而不見。』」段注云：「《邶風·靜女》文。今詩作『愛』，非古也。」

時，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愴愴然也，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注**「周還至聽之」正義曰：「出戶，謂薦

設時也」者，若《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云「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者，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sup>①</sup>

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古祭亦當然也。此鄭云「闔戶，若食間」，見如正祭九飯之間也。而皇氏謂「尸謬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其義並非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疏**正義曰：此經覆說孝子祭時

念親之事。「致愛則存」者，謂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慤則著」者，謂孝子

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著存不忘乎心」者，言如親之存在，恒想

見之，不忘於心。既思念如此，何得不敬乎！君子生

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享，猶祭

也，饗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

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

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疏**正義曰：此節明孝子終身念親

不忘之事。「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

他事者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

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者，所以不舉者，言夫

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

他事，故不舉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

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饗者鄉也，鄉

之，然後能饗焉。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

上，饗或爲「相」。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

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

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

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色不和曰作。

①「頃」，原作「須」，據閩、監、毛本改。

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也，懋愛之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唯聖人爲能饗帝」者，以饗

帝爲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欲饗親與

饗帝同，故以饗帝比饗親，言饗親難也。此本爲饗親而

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饗者鄉也」者，言神之所以

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鄉之，故然後能使神靈歆饗

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者，作，謂顏色不和悅。以

祭祀須饗尸，故孝子臨對尸前，不得顏色不和。

君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

人奠設盎齊之尊。」<sup>①</sup>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

先獻後薦。「齊齊乎其敬也」者，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

人，皆齊齊乎其恭敬。齊齊，謂整齊之貌。故《玉藻》云

「廟中齊齊」，愉愉乎其忠也者，愉愉，和悅之貌。

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孝子之心與貌

勉勉然，欲得親之歆饗也。」其，皆語助。**注**，色不至

「之貌」。正義曰：案《曲禮》云：「容毋作。」作，謂顏色變，

即不和之意。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者，此謂繹祭，故

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大早，以奠盎爲洗牲。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饋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饋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sup>②</sup>祭

<sup>①</sup>「尊」，阮本作「奠」。阮校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奠』作『尊』。下文『預設盎齊之尊』同。按注

「設盎齊之奠」，各本俱作『奠』。蓋注與疏異本。一

<sup>②</sup>「文王之詩」，王念孫云：「『詩』當作『謂』。鄭於此句無注，則所見本必作『文王之謂』。《家語·哀公問政篇》

引此作『謂』，是王肅所見本尚不誤。一詳《經義述聞》。



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疏**正義曰：此一節

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稱諱如

見親者，言文王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祀之忠者，言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者，解祀之忠敬之事。言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似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sup>①</sup>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其文王與

者，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王肅解欲色然：②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

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云：③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文王之詩也」者，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繹祭之時，祭既訖，得其夜發夕至明而不

寐。<sup>④</sup>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申明發之意，既

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

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欲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注**祭之「至」侑也」正義

曰：知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者，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為繹也。云「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

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饋尸，別立一人為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饋尸同，故知「

人容尸與侑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趨趨以數。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

也。愬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

也。

①「似」，原作「以」，據阮本改。

②「解欲色然」，原作「然解欲色」，據魏氏《要義》及《續通解》卷二十九乙正。

③「云」字原脫，據魏氏《要義》及《續通解》卷二十九補。

④「得」，閩、監本作「待」。潘宗周《校勘記》云：「恐各本皆誤。當作「從」。」

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

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漆漆，讀如「朋友

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

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

與神明交之道。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

惚之有乎？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

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

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

之思念。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概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sup>①</sup>

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仲

尼嘗祭之儀。「奉薦而進，其親也慤」者，慤，謂質慤。

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慤質，少威儀。

其行也趨趨以數一者，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

而數也。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一者，子贛先聞大

子說，祭事威儀，須濟濟漆漆然也。今子之爲祭，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夫子爲子贛說濟濟之義，言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者，及，與也。言孝子若作賓客之容，<sup>②</sup>何得神明之與交？言不得與神明交也。「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者，更覆結之云：夫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乎？言不得有也。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至注更具詳。「反饋樂成」者，此天子、諸侯之祭，血腥而始，及至進，是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定本「反饋」作「及」字，<sup>③</sup>至注更釋。「薦俎」者，謂薦孰之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序其禮樂，備

①「宗」，原作「案」。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作」字原脫，據閩本、監本、毛本、阮本補。

③「定本反饋作及字」，孫詒讓《校記》云：「疑當云「定本及饋作反字」。說詳下頁。」

其百官者，進饋之前，與神明而交，<sup>①</sup>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一君子致其濟濟漆漆者，言於此之時，君子助祭之人，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夫何恍惚之有乎」者，此一句覆結前文子贛問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何得恍惚思念之有乎？言無念親之意也。「夫言豈一端而已」者，夫子答子贛云，一端，猶一概也，凡言語豈一概而已，言不可以一概，所屬各異。「夫各有所當也」者，謂其言語各有所當。若慤而趨，當孝子也，濟濟漆漆，當賓客也。<sup>②</sup>

<sup>③</sup>注「漆漆」至「之道」

正義曰：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惻惻」者，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惻惻，《語·子路》文也。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者，凡脩整之人，必自反覆顧省，故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云「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者，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附近。今既事容貌，又相疏遠，故云「非所以接親親」。言親親，對孝子之辭。<sup>④</sup>或「容」為「客」字，則是義遠，何須云「容以遠」？又「客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sup>⑤</sup>一字為「容」，一字為「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為「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sup>⑥</sup>注「天子」至「思念」

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者，謂以卿大夫從饋孰始，故云「天子，諸侯

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故「三獻爛，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云「至反饋」，是進孰也者，<sup>①</sup>既以血腥為始，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為煩，定本又為「及」字，故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人而設饋，故云反饋。」義當然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

<sup>②</sup>「而」，衛氏《集說》無「而」字，義勝。

<sup>③</sup>「對」字原脫，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補。

<sup>④</sup>「客」，阮本作「容」，閩、監、毛本同。今按：疑作「容」是。

<sup>⑤</sup>「云至反饋」至「故云反饋」，此段文字中之「反」字，孫詒讓皆改作「及」字，「及」字皆改作「反」字。其《校記》云：「細繹疏義，似孔本作「及」，定本作「反」。孔作「及」，而注云「至及饋」，「至」與「及」義複，故云「於文為煩」。若作「反」，則與「至」字何煩之有？定本作「反」，皇本亦作「反」，故云「尸更反入而設饋」，正釋「反」字也。今本經依定本作「反」，校者不審，因以改疏，遂不可通。」

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脩、設，謂掃除及黝墜。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人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見其仿佛來。

**疏正**

義曰：自此以下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今各隨文解之。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者，言孝子慮事，不可於祭前不豫思慮之。「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者，比時，謂先時。言在祭之先，以備具於物。至於祭時，不可以不備具也。「虛中以治之」者，言不可兼念餘事，心中實虛，唯思此祭而已，故云「虛中以治之」也。「洞洞」至「也與」正義曰：「洞洞」、「屬屬」，是嚴敬之貌。言孝子之心，奉承而進祭之時，其心洞洞乎，屬屬乎，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是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於是」至「志也」正義曰：孝子既薦其俎，於是使其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者，言孝子以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故云庶幾神明饗之者，是孝子之志意也。言想見其親仿佛而來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疏**

正義曰：「盡其慤而慤焉」者，「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盡其禮而不過失焉者，以其禮包衆事，非一可極，故不得云「而盡其禮焉」，云「不過失焉」則是禮也。「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者，言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訕，充訕，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孝子

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

**疏**正義曰：此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故孝子之祭可知也。一者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敬以誦」者，誦，謂充誦，形容歡喜之貌。言孝子尸前而立，形貌恭敬而顏色歡喜。其進之也，敬以愉，一者，進，謂進血腥。愉，謂顏色溫和。言孝子薦血腥之時，容貌恭敬而顏色溫和。其薦之也，敬以欲，一者，言孝子薦孰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物然。退而立，如將受命一者，言孝子或有退之時，如似前進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一者，謂祭畢已徹饌食，孝子退者，恭敬齊莊之色不離絕於面。立而不誦，固也一者，言其固陋不知禮。進而不愉，疏也一者，言與親疏遠，不相親附。薦而不欲，不愛也一者，言不愛親。「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者，言敖其親，不恭敬。「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者，「而」，衍字。忘本，謂不思其親。孝子

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氣，謂立而誦。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疏**正義曰：「如執玉，如奉盈」，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者，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言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成人之道也一者，言「嚴威儼恪」祇是既冠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

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皇氏云：「此亦承上夫子答子贛之辭畢，廣明孝弟之義。」今以皇氏說未知然否，或是說雜錄之辭。「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者，德是在身善行之名，道者於物開通之稱。以己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於道」也。凡言「近」者，非是實到，附近而已。「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者，孝能感物，故近乎王；弟能親愛，故近乎霸。「雖天子必有父」者，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sup>①</sup>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雖諸侯必有兄」者，以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言先王設教之源，因人心之孝弟，<sup>②</sup>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從人之所欲，故可以領天下國家也。

**注**「天子」至「曰霸」正義曰：云「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者，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sup>③</sup>

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案《中候》：「諸侯曰霸」，注云：「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尊長，出教令者。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皇氏云：「因上答子贛之問，別愛敬語更端，故別言『子曰』。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今謂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立愛自親始」者，言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教民睦也」者，已先愛親，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者，言起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

①「無以加於孝乎」，阮本無「以」字，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無以加於孝」，無「乎」字。

②「心之」，原作「之心」，據衛氏《集說》及浦鏜校、殿本《考證》乙正。

③「以」，原作「此」，據殿本、庫本、阮本改。

長。「教民順也」者，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者，覆上「教民睦也」。  
睦則恩慈，故云「慈睦」也。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  
「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者，覆結上文「教民順也」。既教以敬長，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者，「孝以事親」，覆說「而民貴有親」也。「順以聽命」，覆說「而民貴用命」也。以此二者錯置於天下，故「無所不行」。言皆行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  
國門，敬之至也。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祭祀之禮，①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

皆辟之。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  
從。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

第從也。序，或爲「豫」。既入廟門，麗于碑。卿  
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膋，乃  
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猶繫也。

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腍膋，血與腸間脂也。燔祭，  
祭腥，祭燔肉，腥肉也。湯肉曰燔。燔祭祭腥，或爲「合祭  
腥泄燔孰」也。**疏**正義曰：前經郊祭之致敬，此一節明

祭廟牽牲致敬。「穆答君」者，穆，謂子姓。答，對也。

言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序從

者，卿大夫佐幣，上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既入廟

門，麗于碑」者，麗，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

王肅云：「以紉貫碑中，君從北待之也。」②「卿大夫袒，

而毛牛尚耳」者，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牛

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

鸞刀以割，取腍膋」者，謂用鸞刀割牲體，又取血及腸

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熟肅也。乃退者，

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血毛腍膋，薦之竟而退也。祭

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燔祭、祭腥」者，燔，謂燔肉

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腍膋之後，以俎載燔肉、

腥肉而祭也。而退者，謂「燔祭、祭腥」之後，祭事既

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注**「穆，子姓也」正義曰：

知穆是子姓者，熊氏云：「父昭子穆。姓，生也，是昭穆所

生，謂子孫。」③直言「穆」者，文不備。一**注**，腍膋「至孰

①「祭」，衛氏《集說》作「郊」，疑是。

②「北」，阮本作「此」，殿本、庫本同。

③是昭穆所生謂子孫：浦鏜校云：「謂子孫」三字當

在「是昭穆所生」上，從衛氏《集說》校。」



也。正義曰：案《說文》及《字林》云：「臠，血祭。」臠是牛腸間脂也。是臠爲血，脊爲腸間脂也。云「燔祭、祭腥、祭燔肉、腥肉也」者，既疊出經文「燔祭」之事，「祭腥」之語，然後解云謂「祭燔肉也、腥肉也」。「祭燔肉」即經之「燔祭也」，云「腥肉」即經之「祭腥也」。其祭腥肉、燔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俎也」，「燔肉」即《禮運》云「孰其殽也」。此先云「燔」者，記者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燔」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孰殽」，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煮肉令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燔」與「孰」又別也。云「燔祭祭腥」或云「合祭腥泄脂孰」也者，謂「燔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爲「合祭腥泄脂孰」六字者，故云「或」。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致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

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夏后氏祭其闇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殷人祭其陽者，以尚白，故祭在日中時。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以其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注** 陽讀一至，有事。正義曰：案《洪範》庶徵云：「曰雨，曰暘。暘，謂亢陽乾燥，日中之時。亦明日中乾燥，異於昏明，故讀從日。雨曰暘」之暘也。必讀之者，恐人以夜爲陰，晝爲陽，恐終日而祭，故謂從暘也。云「亦謂此郊祭者，以《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大事，亦謂此郊祭』。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

**疏** 正義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

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端，正。日

出於東，月生於西。**疏**端，正也。日爲陽，在外；

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

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

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

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

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

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

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

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

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

《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

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

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

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

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

崔說又非。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

和。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疏**陰，謂夜

也。「陽」，謂晝也。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

是「陰陽長短」。「終始相巡」者，又月之與日，同行黃

道，其晦朔之時，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

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亦是「終始相巡」。「以致天

下之和」者，以日月交相依巡，是陰陽和會，故「致天下之

和」也。**注**巡，讀如「沿漢」之沿。正義曰：案文十年

《左傳》云：「子西沿漢沂江，將入郢。」是「沿」爲順流而下，

故讀從之。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

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因祭之義，汎說禮

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

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

民之事以足用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

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

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

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

治者則微矣。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

微，猶少也。**疏**正義曰：此「節明禮之大用凡有五事，若

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天下之禮」者，言天下所用

之禮，所致凡有五事也。「致反始也」者，致之言至也。

言禮之至極於天，反報初始。言人始於天，反而報之。

「致鬼神也」者，言禮之至極，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等。

「致和用也」者，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言

禮之至極，治理於民，使百姓和諧，財用富足也。「致義

也」者，義，謂斷割得宜，治惡討暴。言禮之至極於義也。

「致讓也」者，讓，謂遞相推讓。言禮之至極於讓也。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者，天爲人本，今能反始以報於天，

是厚重其本也。上能厚本教下，下亦能厚本也。「致鬼

神，以尊上也」者，謂至於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也。以此

教民，民亦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者，民豐物

用，則知榮辱禮節。故至於物用，可以立人紀也。「致

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者，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有悖逆

也。「致讓，以去爭也」者，以讓，故無爭。「合此五

者，以治天下之禮也」者，言能和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

禮。「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者，奇，謂奇異。邪，

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爲治，假令有異行，

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故云「則微矣」。

注「物猶」至「之

也」正義曰：上文云「致和用」，明和能立事，是「和」、

用「互」言之，有事用也。下文云「致物用」，物謂事也，謂

事須和也。是致事用「互」致和用也，是事必須和，和能

立事，故云「互」也。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

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

聖人之教致之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以祀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此一節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答以鬼

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

今各隨文解之。「不知其所謂」者，宰我善問孔子：「

吾唯聞鬼神之名，不知此鬼神所謂何物爲鬼神？」「子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者，此夫子答宰我以神名，言神是

人生存之氣。氣者，是神之盛極也。③「魄也者，鬼之

盛也」者，是夫子答鬼之事。言人形魄者，鬼之盛極也。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

地，聖王合此鬼之與神以祭之，至教之致也。是聖王設

地，聖王合此鬼之與神以祭之，至教之致也。是聖王設

①「王」，原作「生」，據阮本改。

②「善」，浦鐸校云，「善」當衍字。

③「神」，原作「人」，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改。

教，致合如此，故云「教之至也」。

**注**「氣謂至之也」

正義曰：「氣，謂嘔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嘔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為魄」。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者，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時致之，<sup>①</sup>令其如此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陰，讀為，依陰之陰，言人之骨肉，陰於地中為土壤。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鬼神之事。<sup>②</sup>「衆生必死」者，言物之群衆而生，必皆有死。「死必歸土」者，言萬物死者，皆歸於土。此，經因而言物，實是本說人也。

此之謂鬼「者，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

「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者，此覆說「歸土」之義也。言死骨肉斃敗於地下，依陰於地為野澤土壤。謂在田野，故稱為「野土」。俗本「陰」作「蔭」字也。其氣發揚于上，

為昭明。焄蒿悽愴，<sup>③</sup>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上言衆生，此

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蒿，或為「薰」。

**疏**

正義曰：此一經申明神也。此科釋人氣為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為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上。「為昭明」者，言此升上為神靈光明也。

「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者，焄，謂香臭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烝出貌。<sup>④</sup>言此香臭烝而上出，其氣蒿

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情有悽有愴。百物之精也者，人氣揚於上，為昭明；百物之精氣，為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為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

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神之著也」者，人氣發揚於上

為昭明，是人神之顯著。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

<sup>①</sup>「時」，原作「興」，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改。

<sup>②</sup>一字原脫，據阮本補。

<sup>③</sup>「其氣發揚于上（讀）為昭明（句）焄蒿悽愴」，孔疏句讀如此。朱熹則以「為昭明」三字屬下句，云：「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踈動處是悽愴。」詳《朱子語類》卷六十八。

<sup>④</sup>「烝」，原作「征」，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明以服。

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設教，合鬼與神而祭之，欲使人事其祖禰，畏敬鬼神。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造制爲之尊極之稱。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者，明，猶尊也。命，猶名也。黔首，謂萬民也。則，法也。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

「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者，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既敬之以鬼神，下皆畏敬之，故云「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注**明命「至

「畏服」正義曰：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別加畏敬之也。云「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者，解經「制爲之極」，所以名鬼神爲極者，言物中尊極，莫過鬼神。言以外他名，不可復加，故聖王造制爲之極，名鬼神也。云「黔首，謂民也」者，黔，謂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案《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漢家

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此經鬼神，本爲民神。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云：「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云：「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是爲未足也者，謂以是尊名鬼神爲未足，謂未稱其意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者，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己，今追祭祀，是復始也。

「不忘其所由生也」者，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衆之所服自此」者，<sup>①</sup>自，由也。言衆人服從於上，由  
此反古復始而教之也。故聽且速也一者，聽，謂順其教

令。以此之故，在下順其教令而且速疾也。一端既

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鄉，見以

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

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鬴，<sup>②</sup>加以鬱鬯，以報

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

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

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覲」，字之誤也。羶，當爲

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覲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

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覲

以俠鬴，謂雜之兩鬴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

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疏**正義曰：此

節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二端既立」

者，謂氣也，魄也，既見已興立，尊名云鬼神也。報以

二禮者，謂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踐之節

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鄉，見以

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

祭事。燔燎，謂取腓脛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

光，謂見覲。<sup>③</sup>覲，謂雜也。光，<sup>④</sup>謂氣也。謂燔腓脛，兼

熱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此一

教衆反始也者，言此上之祭氣，是古昔尚質之義，是故教

衆之以反於初始。此上，反古復始，揔包之也。薦黍

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鬴，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者，

薦黍稷者，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

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殷祭以

肝，周祭以肺，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

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

也。見間以俠鬴者，見間，讀爲覲，亦雜也。俠鬴，謂兩

鬴醴酒。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鬴醴酒。加以鬱鬯

<sup>①</sup>「所」，案經無「所」字，蓋衍也。

<sup>②</sup>見間，王夫之《章句》云：「本文原作『見』，後人王

「間」字爲音釋，誤連書之。「間」字衍。」俞樾《群經平

議》說同。

<sup>③</sup>「謂見覲」，阮校云：「浦鏜校云：『疑見當爲覲之誤。』」

段玉裁校本云：「當是『見讀爲覲』。」

<sup>④</sup>「光」，原作「生」，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者，謂薦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之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孰。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言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者，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此饋孰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sup>①</sup>故「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者，至，謂至極也。謂報氣報魄，禮備足，是禮奉上王，<sup>②</sup>禮之至極也。 **注**「二端」至

其類」正義曰：云「更有尊名云鬼神也」者，解經「二端既立」。氣也，魄也，是「二端」，更有尊名鬼神，是「既立」，謂尊名立也。云「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者，以經云「朝事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也。云「見」及「見間」，皆當爲「覲」，字之誤也者，經云「見以蕭光」，但有「見」字在，旁無「間」，「間」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是覲雜之理，故知誤，加以「間」邊加「見」。凡「覲」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間」旁「見」也。云「羶，當爲馨」，以與「香」連文，無取羶義。羶、馨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取牲祭脂也」者，案《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炳蕭，朝踐燔脾膋之時，亦有蕭

也。故《郊特牲》云：「取脾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脾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炳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炳蕭合羶籩。」是饋孰炳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甌醴酒也」者，以《上喪禮》、《既夕》等皆以甌盛醴，故知醴酒也。此用甌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甌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甌。」謂子、男也。皇氏以爲異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一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 是以致其

① 愛，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作「受」。

② 「禮奉上王」，阮本「禮」作「祀」。阮校云：「閩、監、毛本『上』作『先』。盧文弨校云：『上』字非。」

敬，發其情」者，以「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故致其恭敬，發其情性。

「竭力從事，以報其親」，謂竭盡氣力，隨從其事，以上報其親，不敢不極盡也。是故

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先古，先祖。

**疏**

正義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者，上雖

摠論天子、諸侯，此言「天地」者，特據天子，自外則通。先古，謂先祖也。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者，爲祭祀諸神，須醴酪齊盛之屬，於是乎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

報親，竭力養牲之事。「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者，云「歲時」，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宰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者，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完也，謂諸侯牲也。犧牷所祭之牲，必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

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

君召牛，納而視之者，此

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采納之於內而視之。

「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

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至極。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古者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

①「必」，阮本「必」下有「於」字，閩、監、毛本同。



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占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摠而手振之，以出緒也。**疏**正義曰：此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者，「築宮」，謂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仞。言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傳云「雉有三尺」，雉字者誤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大昕之朝」，爲季春朔日之朝。「卜三宮之夫人」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占

者，亦諸侯世婦卜取之吉者。前雖則摠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于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風戾以食之者，戾，乾也。凌早采桑，必帶露而濕。蠶性惡濕，故乾而食之。「歲既單矣」者，單，盡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遂獻繭于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故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

「遂副禕而受之」者，既擬于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者，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及良日，夫人纁者，良日，謂吉日，宜纁之日。明纁更擇吉利之日，日至而後乃夫人自纁。「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手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者，以夫人親纁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占者。既據諸侯言之，則夫人唯一人，世婦之吉者，<sup>①</sup>此雜互天子而言之。

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養蠶，纁非一人而已，唯云「世婦之吉者」，擇其吉者以爲

①「世婦」，衛氏《集說》「世婦」上有「而云」二字。

主領，非唯一人而已。「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者，前文解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注**「副禕」至「後與」正義曰：案《內司服》注云：「唯二王後禕衣。」與此注同。案《明堂位》魯公夫人亦用禕衣，此不言者，魯爲特賜，非常法。此據常者，故不言。君子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猶須臾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莊敬則嚴威。躬，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

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極，至也。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理，謂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塞，充滿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爲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爲文。文，謂才美。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報，皆當爲褒，聲之誤。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疏**正義曰：此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亨孰羶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而也。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橫乎四海，<sup>①</sup>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

①「溥」，王引之云：「『溥』，本作『敷』。敷，布也。本或作『傳』，『傳』與『敷』古字通。孔穎達從作『敷』之本而兼列作『傳』者。自《唐石經》誤刻作『溥』，而後人從之，遂改經文之『敷』爲『溥』，並《正義》四『敷』字亦改爲『溥』。不知孔訓敷爲布，若作『溥』字，不得訓爲布矣。《群書治要》及《初學記·人事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三並引《祭義》『敷之而橫乎四海』，是舊本作『敷』之明證。」詳《經義述聞》。

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父母

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

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順而

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

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疏正**

義曰：此一節以下，至「可謂孝矣」，廣明為孝子之事。今

各依文解之。「孝有三」者，大孝尊親，一也，即是下

文云「大孝不匱」，聖人為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

「其次弗辱」，二也，謂賢人為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

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即與下文「中孝用勞」

亦為一也。「其下能養」，三也，謂庶人也，與下文云「小

孝用力」為一。能養，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sup>①</sup>「先

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者，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

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為之，是「先意」也。承志，謂父母已

有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

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五者

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者，遂，猶成也。若行在上五

者事不成，其如是，戕害必及親，所以為非孝。然則君子

於上五者，豈敢不敬而承之者乎！「烹熟羶臠，嘗而薦

之，非孝也，養也」者，言烹熟羶臠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

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

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者，言嘗薦

美食，但是養也，非論孝子。言若人將為孝，曰此子自行

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曰如此；<sup>②</sup>是羨願之云：「此

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然

而令人羨願如此，乃所謂孝也。衆之本教曰孝者，言

孝為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則《孝

經》云：「孝者，德之本。」又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是

衆行之根本以教於民，故謂之孝也。其行曰養者，言

不能備孝之德，其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養

可能也，敬為難」者，言供養父母可能為也，但尊敬父母是

為難也。「敬可能也，安為難」者，其敬雖難，猶可為也，

但使父母安樂為難也。「安可能也，卒為難」者，卒，終

也。父母在日，使之安樂，猶可能也。但父母沒後，終身

行孝，是為難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

<sup>①</sup>「用」，閩、監、毛本作「因」。

<sup>②</sup>「揚」，原作「場」，據阮本改。

名，可謂能終矣。一者，解「卒爲難」之事。其卒者，謂父母既沒之後，謹慎奉行其身，恒在善道，不遺與父母惡名。孝子如此，可謂能卒矣。一仁者，仁此者也。一此，謂孝也。言欲行仁者，先仁恩於此孝也。言欲行仁於外，必須行仁恩於父母也，故云「仁者，仁此者也」。一禮者，履此者也。履，踐履也。言欲行禮於外者，必須履踐此孝者也。一義者，宜此者也。言欲行義於外者，必須得宜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義於外。一信者，信此者也。言欲行誠信於外，須誠信於孝道。言孝道誠信，始可誠信於外。一強者，強此者也。言欲強盛於外者，必須強盛於孝道。言行孝道強盛，則能強盛於外。一樂自順此生者，自，由也。言身之和樂，由順從孝道而生。若能順從孝道，則身和樂。一刑自反此作者，言身受刑戮，由反此孝道而興作。若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但此以下事異。①故更言。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置，謂措置也。言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間，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一溥之而橫乎四海者，溥，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一溥字而定本作「傳」。傳，溥古字，傳著之名，義

俱通，其義如此一也。②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諸，於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一推而放諸東海而準，至北海而準者，推，謂推排也。放，至也。諸，於也。言推排孝道至於四海，能以爲法，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也。③言武王之德能如此，今孝道亦然，四海之內，悉以準法而人之，④與武王同，故引以證之。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者，至「此之謂禮終」，亦是曾子之言，以語更端，故更云「曾子」。

「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者，以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一者，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是可謂用勞矣。一博施

①「事」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如此，浦鍾校云：「如此」，疑「與此」之誤。或二字並衍。

③「也」，原作「之」，據阮本改。

④「人」，阮本作「行」。潘宗周《校勘記》云：「人」字誤。「行」字亦以意爲之。當作「服」，乃合經引《詩》文。

備物，可謂不匱矣」者，匱，乏也。廣博於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如此，是「大孝不匱」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有憂色也。頃，當爲「跬」，聲之誤也。予，我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

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

無人爲大」者，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者，非直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若能不虧損形體得全，不損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者，頃，跬也，謂一舉足。君子於壹舉足之間，不敢忘父母也。言念之恐有損傷。是故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由邪徑。

①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舟而不游」者，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者，以其不忘父母之遺體，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患處。「惡言不出於口」者，悖逆惡戾之言不出於口，爲人所賤也。「忿言不反於身」者，

①「由」，原作「遊」，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衛氏《集說》改。

謂己之言必能正直，人則服之，故他人瞋忿之言不反於身。定本「反於身」作「及」字。「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者，摠結舉足、出言、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也矣。<sup>①</sup>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

**疏**正義曰：此前經明孝，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故下云「孝弟發諸朝廷」，事兼孝弟也。各隨文解之。今此一經，論四代悌順尚齒之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者，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先，是德中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者，夏后之世，漸澆薄，不能貴德而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官爵，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由道劣故也。故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先，故云「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者，殷人又劣於夏，但身有功則與之重爵。殷家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故云「貴富」。亦年高者在先，故云「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者，周人又劣於殷，敬愛彌狹。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就此之中，亦年高者在先，故云

尚齒」。

**注**貴謂「至」小官。正義曰：鄭恐經云「貴」

者皆班序在上，故明之：「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以官爵爲次，悉皆重爵。而夏后氏貴者，但於爵高者加恩賜。云「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者，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云「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者，鄭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德者」。<sup>②</sup>虞、夏、

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老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覆述虞、夏以來尚年之事。「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言虞、夏、殷、周雖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遺棄其年者。悉皆尚齒，更無他善以加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者，從虞、夏以來貴年，是久

①「也矣」，原作「矣也」，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乙正。

②「德者」，原作「得字」，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改。

矣。次乎事親也者，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除孝則次第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疏**正義曰：此經明朝廷之中行於弟也。是故

朝廷同爵則尚齒者，此因前文尚年，以是之故，朝廷之中，同爵則尚齒。官爵同者，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

「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者，以其尚齒，故七十者許之據杖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者，年已八十，不但杖於朝而已。見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若君有事問之，則就其室。是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矣。

**注**凡朝一至，而已。正義曰：知

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于阼階上是也。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一者，《儒行》文。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一者，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于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

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

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則於路寢門外日視朝，亦揖竟即退，不待朝事畢也。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者，案《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又「八十不俟朝」，是「異其禮」。若其致事君許，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君許者，與此異。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

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鄉者五州。巷，猶間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弟通達於道路。行，肩而不併一者，謂老少並行，言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爲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爲



行。見老者則車徒辟者，謂少者或乘車，或徒步，若逢見老者，則辟之。「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者，任，謂擔持。言斑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是弟通達於道路。

**注**「錯鴈」至「鴈行」正義曰：錯，參差。假鴈行為行。<sup>①</sup>父黨隨行，《王制》文。古

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降諸長者，而弟達乎獫狁矣。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

四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降，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

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獫，冬獵為狁。軍旅什伍，

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

也。《少儀》曰：「一軍尚左，卒尚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弟道達於獫狁。「古之道」者，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

於時力役煩重，卻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五

十不為甸徒」者，謂方八里之甸，徒謂步卒。軍法，八里出

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謂之甸者，以供軍賦及田役之

事。五十者氣力始衰，不為此甸役徒卒。頒禽降諸長

者，謂四十九以下，田畢頒禽之時，多長者。**注**「四井

至「為狁」正義曰：「四井為邑」至「六十四井也」，《司馬

法》文。云：「以為軍田出役之法」者，謂「甸」之中，出長轂

一乘，甲士十二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sup>②</sup>故云「以

為軍田出役之法」。云「五十始衰，不從力政之事也」者，

《王制》文。云：「謂竭作未五十者」，案《小司徒》云：「凡起

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若

田與追胥竭作之時，此未五十者猶任田役。<sup>③</sup>故頒禽之

時，多此長者。云「春獵為獫，冬獵為狁」，《爾雅·釋天》

文。經云「獫狁」，夏苗秋獮可知也。**注**「什伍」<sup>④</sup>士卒

部曲也」正義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士。

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

「部曲」。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

巷，放乎獫狁，脩乎軍旅，<sup>⑤</sup>衆以義死之而弗

<sup>①</sup>「為行」，浦鍾校云：疑「為喻」之誤。

<sup>②</sup>「君」，毛本作「軍」，疑是。

<sup>③</sup>「任」，原作「在」，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改。

<sup>④</sup>「伍」，原作「五」，據阮本改。

<sup>⑤</sup>「脩」，阮校云：「《考文》引古本「脩」作「循」。案《家語》亦作「循」。按：王念孫校亦作「循」。詳《經義述聞》。

敢犯也。死之，死此孝弟之禮。**疏**正義曰：此一經摠

論結上文。「孝弟發諸朝廷」者，即上文「而弟達乎朝

廷」是也。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

弟，弟則孝之次也。此經摠結前諸文，故云「孝弟」也。

「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者，言孝弟之道，通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狻狩、軍旅，無處不行。孝弟以教衆庶也，故衆以道理之義死於孝弟也。言行孝弟，雖死不捨，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

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祀乎明堂，

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

子者。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割牲，

制俎實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

弟，次事親。天子設四學，當人學而大子齒。

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sup>①</sup>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sup>②</sup>**疏**正義曰：

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祀乎

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者，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故

《樂記》云祀文王於明堂是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案《孝經》云：「雖天子，必有父

也。」注：「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此食三老而屬弟者，

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爲孝，故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者，以先賢

有德，故祀之，令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此

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則《王制》云

「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sup>③</sup>**注**祀乎一

至「子者」正義曰：云「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者，鄭以《樂

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謂文王廟制如

①「皆」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②「其」，原作「甚」，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③「西郊」，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卷一《王制西郊當作四郊》以爲當作「四郊」。詳本書卷二十有關校勘記。

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恐此「祀乎明堂」亦與彼同，故云謂「宗祀文王」也。實在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云「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云「西學，周之小學也」者，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食三」至「子齒」正義曰：此節明養「老五更」之禮而竭其力，下象其德。天子袒而割牲一者，謂牲人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一者，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醕」者，謂食罷，親執爵而醕之也。「冕而摠干」者，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是故鄉里有齒一者，以天子敬老，<sup>①</sup>鄉里化之，故「有齒」也。「老窮不遺」者，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衆不犯寡。<sup>②</sup>「此由大學來者也」，所致此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故此化而來。「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當人學而大子齒，天子設四學，以有虞

庠爲小學，設置於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當人學而大子齒者，當人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

**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正義曰：此

節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天子巡守者，謂巡行守上諸侯。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謂天子問此諸侯之國內有百年之人，天子則先往就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者，既未滿百歲，不可一就見，<sup>②</sup>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問里之旁，<sup>③</sup>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

①「子」，原作「下」，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②「見」一字原脫，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補。

③「或」，衛氏《集說》無「或」字，義勝。

者，君就之可也」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往就之可也。<sup>①</sup>壹命齒于鄉里，

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

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

言「族」爾。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

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

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疏**正義曰：此經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壹命齒于

鄉里」者，此謂鄉射飲酒之時，身有壹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齒于族」者，謂身有再命之官，其命

既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親之內，計長幼爲班序。「三命不齒」者，謂身有三命官，其命轉尊，

不復齒於親族，謂特坐賓東。「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者，若此飲酒之時，族親之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乃始後入，故云「不敢先」也。**注**此謂「至，族爾」

正義曰：此經云「齒于鄉里，齒于族」，未知何時如此，故明之云「謂鄉射飲酒時」。鄉射，謂鄉人詢衆庶而爲射，於

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又云「飲酒」者，謂

鄉人飲酒及黨正飲酒，此注「鄉射飲酒」，兼此二義也。今

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

于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黨正》，故鄭注「鄉

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是也。雖無正齒位之事，其

實「鄉射、鄉飲酒」亦有正齒位之禮，但文不備也。故此

云「鄉射飲酒」，以摠正齒位之事也。云「齒者，謂以年次

立若坐也」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知者，《鄉射》

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

《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上坐之文，明立于堂

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謂當飲酒之

時。若天子國《黨正》飲酒，<sup>②</sup>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

子士上三命故也。此經雖據諸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

「三命不齒」，鄭注：「三命，列國之卿。」若其《鄉飲酒》，諸

侯之國，但爵位爲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

飲酒》賓賢能，其賓必少，其得爵爲卿大夫者，必年長於

賓，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以正齒位，

<sup>①</sup>「往」字原脫，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補。

<sup>②</sup>「國」，衛氏《集說》無「國」字。

其實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爲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三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是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者，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云「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二者，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爲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也。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記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此有族有七十者，熊氏云：『謂《黨正》飲酒，故《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天子有

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sup>①</sup>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疏正義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尊賢之事也。「立以爲《易》」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興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即今時《易》也。易抱龜南面，天子卷

①「存」，王念孫云：「『存』，亦當爲『薦』。『薦』，或作『荐』，因譌而爲『存』。」詳《經義述聞》。

冕北面者，立爲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親執卑道，服衮冕，北面。「必進斷其志焉」者，言天子雖有顯明哲知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己之所有爲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一教不伐，以尊賢也」者，有善稱人，有過稱己，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

**注**：周禮「至」之占，正義曰：此稱官

者，於《周禮》稱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鄭注云：「言兆形似玉、瓦、原之聲罅。原，田也。杜子春

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

有周之兆。」《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

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鄭作《易》讚云：夏曰

《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三》夢，一曰《致夢》，

二曰《綺夢》，三曰《咸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

之心以慮事，以具報物，以脩宮室，以治百

事。謂齊之前後也。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

恐，如懼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其奠

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

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醑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

所以語親而未見答。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

如將弗見然。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

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思念

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是故

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

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術，當

爲述，聲之誤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之

時，顏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詘，思念其親存也。以慮

事者，言孝子先齊莊其心，以謀慮祭事。以具服物

者，以備具衣服及祭物。「以治百事」者，**①**謂齊前後，

凡治百衆之事。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言孝子色

必溫和，行必戰恐，其形貌如似畏懼不及見親之所愛然。

「止由如是言心貌必溫，**②**身必詘」者，言孝子設奠及醑之

時，容貌溫和，身形必卑詘。如語焉而未之然者，如

以語諸白於親而未之見報答者。「宿者皆出者，謂助

**①**「者」字原重，據阮本刪其一。

**②**止由如是言心貌必溫，阮校引盧文弨云：疑當作其奠之也，容貌必溫。

祭所宿之賓，今祭事已畢，並皆出去。孝子其立，卑柔靜默，然後以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如似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人然」者，孝子思念親深，<sup>①</sup>及至祭後，想像親來形貌，陶陶遂遂，如似親將復反更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者，以孝子思念親深，爲是之故，精慤純善之故，行不違離於身，言恒慤善也。「耳目不違心」者，言忠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結諸心」者，言思念深，結積於心。「形諸色」，思念其親，形見於色。「而術省之」者，術，述也。省，視也。言思念其親，但徧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也。此孝子思念親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sup>②</sup>**

周尚左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郕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此說與鄭合，故鄭云「周尚左」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

①

「子」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

「社」字原脫，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祭統第二十五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

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

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爲「述」。

**疏**正義曰：此一節摠明祭事。但祭禮既廣，其事又多，記者所說，各有部分。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言治人之道，於禮最急。

「禮有五經」者，經者，常也。言吉、凶、賓、軍、嘉禮所常行，故云「禮有五經」。五經之中，於祭更急。上說人之以禮爲急，此說禮爲急者，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一，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摠三十有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者，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己爲之，但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

「心怵而奉之以禮」者，言孝子感時，心中怵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者，言非賢者不能怵惕，怵惕之義，唯必賢人，故能盡恭敬祭。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



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明，猶繫也。爲，謂福祐爲己之報。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謂順於德教。**疏**正義曰：此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非世所謂福也」者，言世人謂福，謂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此是賢者之福，謂內盡其心，外極其禮，內外俱順，於祭具也。「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者，釋「百順」之義也。謂心既內盡，貌又外順，此之

- 行善，無違於道理也。「其本一也」者，言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皆從順而來，故云「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者，廣大順也。體尊，<sup>①</sup>故云「上」也。「外則順於君長」者，謂朝廷也。出事公卿，故云「外」也。「不求其爲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鬼神福祥爲己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則是祭祀有求，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於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禮。追養繼孝也」者，養者是生時養親。孝者，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孝也者，<sup>②</sup>畜也」者，畜，謂畜養。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於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此據《援神契》：「庶人之孝曰畜。」五孝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援神契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舉，士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摠之曰畜。皆是畜養，但
- ① 「體」，浦鏜據衛氏《集說》校，以爲當作「鬼神」。疑是。
- ② 「也」，案經無「也」字，蓋衍。

功有小大耳。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

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

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沒，終也。**疏**正義曰：

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既內自盡，又外求

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

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

此求助之本也。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

德焉。<sup>①</sup>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

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具，謂所共衆物。水草

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

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

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

蜺、蜃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

《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

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

之心也。咸，皆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

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

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

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

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

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純服，

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

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

或作，案一。**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孝子事親，先能自

盡，又外求伉儷供衆盛之事。**注**水草一至之屬。正

義曰：云「水草之菹，芹、茆之屬」者，案《醢人》云：「加豆

之實，芹、茆、兔醢。朝事之豆，茆、菹、麋臠。」是芹、茆也。

又有朝事之豆，呂本、麋臠。<sup>②</sup>加豆之實有深蒲、醢醢，

箔菹、鴈醢、筍菹、魚醢。其呂本、深蒲、箔、筍是水草，故

云之屬。云「陸產之醢，蜺、蜃之屬」者，案《醢人》饋食

① 比，原作此，據本、無本、岳本、阮本改。

② 有朝事之豆一，孫詒讓校記云：「有字當在豆字下。」

之豆、蜃、蜺、蜃即蜺之類。醯人加豆之實有兔醯，又有醢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云「天子之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上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故天子八。云「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①。云「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者，案《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一「凡天」至「道也」②。正義曰：此經摠結上文既內自盡，外又求助祭之事。苟可薦者，悉在祭用，故云「示盡物也」，則上「陰陽之物備矣」。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者，此是孝子祭親之心。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者，此摠結上文也，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祭須盡物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從事於耕蠶也。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爲尊故也。純服者，亦冕服也。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者，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者，后大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

后同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者，莫，無也。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其有以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是所有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者，祭盡敬，則乃是盡也。「此祭之道」，結上文也。注

「純服」至「繒色」。正義曰：「純服，亦冕服也」者，天子云「純」，諸侯言「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言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絲」旁，才，③是古之「緇」字；「絲」旁也，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可見，④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①「昆」，衛氏《集說》「昆」上有「此」字，疑是。

②「道」，原作「心」，據阮本改。

③「絲」，阮校云：「段玉裁校本云「絲」當作「系」。下「絲旁屯」同。」

④「可」字原脫，據衛氏《集說》及殿本《考證》、浦鏜校補。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訖，猶止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大廟，始祖

廟也。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綯」。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浣，盥齊也。盎齊，浣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嘒，嘒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爲「糲」。**疏**正義曰：此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君子乃齊者，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言齊者，齊也，所以正此不齊之事。謂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耳。然後會於大廟者，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廟即始祖廟也。「君純冕立於阼」者，純，亦緇也，上文已解，故鄭於此略而不論。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而祭」，「夫人副褱立於東房者，副及褱，后之上

服，魯及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謂西房也。」大宗執璋瓚亞裸者，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裸之禮。圭瓚、璋瓚，並是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也。「君執紉」者，紉，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者，謂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也，皆從於君。士執芻一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夫人薦浼水者，浼，即盎齊。由其濁，①川清酒以浼泚之。浼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浼齊而薦之者，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禕」，此則上公之祭，宜有禮齊、盎齊，但言盎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無禮齊也，故「執盎從」。「君執鸞刀羞臠」者，臠，肝肺也。臠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簪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者謂饋執之時，②君以鸞刀割制所羞臠肺，橫切之，使不絕，亦

奠於俎上，③尸並臠之，故云「羞臠」。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臠肉以進之，故云「鸞刀羞臠」。一夫人薦豆者，於君羞臠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者，君親，執紉及鸞刀羞臠，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浼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

**注**「大宗」至「迎牲」正義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者，解大宗所以亞裸之義。案此下云「夫人薦浼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盎、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云「盎齊，浼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泚之，謂之浼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浼，是盎齊也。云「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浼」祇是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浼」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爾。知盎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臠，臠肺、

①「其」，原作「自」，據阮本、阮校改。

②「者」，閩、監、毛本作「是」。

③「亦」，原作「示」，據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祭肺之屬也」者，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臠之，故云「臠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裸」後有「迎牲」之文，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及人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

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

「舞莫重於《武宿夜》」者，《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衆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者，言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進退二者，此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一術，猶法也。爲政尚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是故尸謏，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

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七人餼，賤餼貴之餘也。上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進，當爲「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爲「餼」。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sup>①</sup>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餼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末餼餘之禮，自求多物，<sup>②</sup>恩澤廣被之事。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者，引古人之言，證餼爲美也。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餼，即是克

有終，而禮猶盛。故云「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已，語辭也。「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者，又引古言證餼義也。言「亦」者，「亦一人餼尸之餘，乃是人食尸餘，而云『尸亦餼鬼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若大夫七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亦『尸餼鬼神餘』，故并云『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者，術，猶法也。尸餼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法，言爲政之道，貴在施惠，可以觀省人君之政教。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不能施恩惠者，則其政惡。故云「可以觀政矣」。

「臣餼君之餘也」者，以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sup>③</sup>上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者，士廟中餼訖而起，所司各執其

① 「脩」，王念孫云：經文「脩」字本作「徧」，據鄭注可知。詳《經義述聞》。

② 「物」，衛氏《集說》作「福」。

③ 「溥」，原作「傳」，據閩本、監本、毛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饌具以出廟戶，<sup>①</sup>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者，進，當

爲「餼」，謂有祭事之百官餼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

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者，初君四人，次大夫六人，次十八人，是變以衆；加之以兩，是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者，興，起也。其餼之禮，初

餼貴而少，後餼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皆先貴後賤，故云「施惠之象」。是故以四簋黍見

其脩於廟中也」者，謂餼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脩整

普徧也。<sup>②</sup>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餼者，欲見其恩惠脩整徧

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爲

陽厭之祭，故以四簋而餼。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

美。舉黍，稷可知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

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顧上先下後

耳者，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

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云「顧，故也」，謂君上先

餼，臣下後餼，示恩則從上起也。非上有積重而下有

凍餒之民也」者，言非是在上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而

使在下有凍餒之民。言有積重，必施散在下，不使凍餒。

「由餼見之矣」者，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

祇由祭祀之餼，見其恩逮於下之理。故曰「可以觀政

矣」者，餼若以禮，則能施惠，其政善也。餼若不以禮，則

不能施惠，其政惡也。故云「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

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

本與！爲物，猶爲禮也。興物，謂薦百品。是故君

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

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

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

端其義，而教生焉。崇，猶尊也。是故君子之

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

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

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

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

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孝順生

①「饌」，原作「撰」，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②「脩整」，王念孫云：「脩整」二字不當有。此乃後人以

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下句「脩整」二字可詳經

義述聞。



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脩之於

己，然後及物，是爲政之本。夫祭之爲物大矣者，物，

謂事物。物大，言祭之爲物盛大矣。以所行皆依禮，故爲

大。其興物備矣者，謂庶羞之屬。言興造庶羞，百品

皆足，故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者，

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若能上下和順，

物皆備具，是爲教之本。言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云

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至其親者，祭既順備，

可爲教，故人君因爲教焉。外教，謂郊天。內教，謂孝於

親，祭宗廟。是故明君至順孝者，由君外教尊君

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盡其道，

端其義，而教生焉者，謂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

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所不安於

上，則不以使下者，謂在上所爲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

安，則不得施於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者，在下

有不善之事，施於己，己所憎惡，則不得以此事於上，上亦

憎惡也。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者，結上事。

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己，己以爲非，是非於

人。己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

政教之道。言爲政教，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

由其本，順之至也。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

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

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

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

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祭有十種倫禮。今各隨文解之。

從此至，此之謂十倫。經，摠明十倫之目。從上雖云祭，

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十倫義也。鋪筵

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

此交神明之道也。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

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鋪筵設同几

正義曰：此，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鋪筵設同几

「同」，段玉裁云當作「詞」。注文「同之言詞也」，亦當

作「詞之言詞也」。其說略云：按此經，注本如是

假令經本作「同几」，又何煩以「同」釋之哉！一詳《說

文解字注「詞」字下。

者，①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之言詞，詞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鋪席設几，使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詔祝於室」者，詔，告也。祝，祝也，②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祊一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一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

**注** 同之一至「祭

也」正義曰：「同之言詞也」者，③若單作「同」字，是「齊同」之同，非「詞共」之詞，所以物有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生，同出同入之類不齊，④其物異也。若「詞共」之詞，則「言」旁作「同」，故古文、⑤《字林》皆訓「詞」為「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讀「同」為「詞」，今則摠為一字。云「祭者以其妃配」者，《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云「以某妃配」。云「亦不特几也」者，謂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設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云「詔祝，告事於尸也」者，謂灌鬯、饋孰、醑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摠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

「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釐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故知非也。云「出於祊，謂索祭也」者，案《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故云「謂索祭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疏** 正義曰：此經明第

二倫君臣之義也。「君迎牲不迎尸，別嫌也」者，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一者，則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而為尸時，則尊在廟中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

①「几」，原作「凡」，據阮本改。下同。

②「祝也」，浦鏜校云：「當作「祝也」，從《郊特牲》疏校。

③「之言」，原作「死非」，據阮本改。

④「齊」，原作「廢」，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改。

⑤「古文」，按：當作「說文」，謂許慎《說文解字》也。

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爲臣之道，故云「疑於臣」也。「在廟中則全於君」者，尸若入廟，則君父道全也。唯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是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下既云「臣」、「子」，故知此爲君、父也。且廟中行禮，尸皆答拜。然父無答子之禮，君有答臣之法，故據君言之耳。

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者」，釋君疑也。君道之全，全在廟門外。若出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故不出門也。

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者」，君若入廟，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一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者，結第

二倫也。君至尊而受屈廟中，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也。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

尸者，於祭者子行也。<sup>①</sup>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子行，

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疏**

正義曰：此第二倫，明父子之理。孫爲王父尸「者」，謂

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

也「者」，謂孝子所使令爲尸者，於祭者孝子身爲子之行秩

也。「父北面而事之」者，父則祭者之身，北面而事子行之尸也。「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者，

主人爲欲孝敬已父，不計已尊而北面事子行，<sup>②</sup>則凡爲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

**注**

皆取至「之禮」。正義曰：「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者，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知當朝事

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於堂當朝事也。尸飲五，君洗玉

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sup>③</sup>明尊卑之等也。尸飲五，謂醕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尸飲五，君洗

<sup>①</sup>「子」，阮校云：「《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子」上有「爲」字。按《通典》四十八引亦云「於祭者爲子行也」。」

<sup>②</sup>「計」，原作「許」，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改。

<sup>③</sup>「皆以齒」，王引之云：「『皆以齒』三字，蓋涉下文『凡群有司皆以齒』而誤衍。鄭注不釋『皆以齒』之義，蓋所見本無此三字。詳《經義述聞》。」

玉爵獻卿一至，皆以齒，明尊卑之等者，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

**注**

「尸飲」至「獻賓」正義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三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瑶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一，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一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

親疏之殺也。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

**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第五倫也，親疏之殺也。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所以至，無亂者，謂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者，祭大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群昭群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而不失其倫者，尸主既有昭穆，故主人及衆賓亦為昭穆列在廟，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者，殺，漸也。列昭穆存亡，名有遠近，①示天下親疏有漸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一獻，酌尸也。②舍，當為

① 名，阮校云：「毛本『名』作『各』」。

② 酌尸，上原有「一」字，據余本、撫本、岳本及張敦仁

《考異》刪。疏放此。

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

**疏**正義曰：此節明

第六倫也，爵賞之施焉。

「爵有德而祿有功者，爵表

德，故云有德。祿賞功，故云有功也。」

而舍奠于

其廟者，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釋奠於家

廟，告以受命之命，以非時而祭，故稱奠。此爵賞之施

也者，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注**「一獻，醕尸也」正義曰：經云「一獻」，知非初裸及

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爲醕尸者，以醕尸之前，皆爲祭

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

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尸飲五，君獻卿之

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

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

立依前，南鄉，是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

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禮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

鐙，豆下跗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夫人

副褱立于東房者，此謂上公之夫人，故副褱立于東房。

若其餘夫人，則不副褱也。夫人薦豆執校者，校，謂

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執此校。執醴授之

執鐙者，鐙，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醴之人以豆

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授之乃執校也。「尸

酢夫人執柄者，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夫人獻尸，尸酢夫

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

酢於尸，則執爵足也。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

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

若夫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

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

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

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婦相授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也。皇氏云：夫婦，猶男女，不

相襲處，則上執校，執鐙之屬。違鄭注「儀禮」之文，其義

非也。**注**執醴，授禮之人。正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

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

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禮

之人。執鐙，謂授夫人以豆而執鐙也。凡爲俎者，

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

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第八倫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者，俎，謂助祭者各將物於俎也。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者，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sup>①</sup>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於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故也。」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者，助祭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者，言功立由於分俎，其事既重，人君不可不知分俎之事也。「善爲政者如此」者，言人君欲善爲政教者，必須如此分俎均平。**注**，凡前「至」之屬

正義曰：此「脊、脅、臂、臑」，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臑爲貴，後體膊、肱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脰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脅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摠云「之屬」以包之。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群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第九倫

長幼之序。凡賜爵一者，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爲一，穆爲一」者，言君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白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正義曰：案《特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衆賓、兄弟之禮，後乃旅酬衆賓、兄弟。此經直云「賜爵」，

①「薄」原作「簿」，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知非獻時而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也。<sup>①</sup>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當旅酬之事，故知賜爵爲酬。夫祭有昇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輝，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疏**正義曰：此節明祭之第十倫也。夫祭有昇輝、胞、翟、闔者，<sup>②</sup>惠下之道也。者，昇與也。輝也，胞也，翟也，闔也。此四者皆是賤官，於祭之末，與此四者以恩賜，是惠施之道也。「明足以見之者，謂有德之君，德能昭明，足以

見其惠下之義。仁足以與之者，以君有仁恩，足能賜與於下。「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者，此作《記》之人，以見周刑人守門，以祭末又何恩賜與刑人，故明之云：「古者夏、殷之時，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所以得恩賜。」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者，既每言「賤」，明但是各守其職之人，能爲四物，故云「四守」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者，更廣明貴有餘分與至賤爲恩之深也。人君身尊，而尸又更尊，故言「又也」。「此之謂上下之際」者，結十倫也。際，接也。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注**輝周至，殷時「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鞞人爲鞞陶，鄭云：「鞞陶，鼓木也。」言鞞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鞞之以爲鼓，是「鞞磔皮革之官」。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者，羽，翟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鵠，右手秉翟。」翟，即狄也，古字通用。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者，以《周禮》「墨者使守門」，故知「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

①「也」，原作「者」，據阮校改。

②「昇」，原作「卑」，據阮本改。下同。

杓，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時禮也。杓，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言爵命屬陽，國地屬陰。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sup>①</sup>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饗烹，時則始行小刑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全，猶具也。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為子孫。是故君子之

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蒞，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疏**正義曰：此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君若能明於其義，可以為民父母。今各隨文解之。  
 「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者，陰之盛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  
**注**「言爵」至「屬陰」正義曰：爵命是生養之事，故屬陽。國地是土地之事，故屬陰。「故記」至「草也」以記錄之前，先有此記之文，故作《記》者載此前《記》之文，所以言「記曰」也。此《記》云：「嘗祭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草艾則墨者，謂初秋，草堪艾，給炊饗

<sup>①</sup>「弗敢草」，王引之云：「弗敢」下脫「艾」字。經文本作「艾草」，寫者脫去「艾」字，《唐石經》亦然。詳《經義述聞》。



之時，則行小刑之墨。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

**注**「發

公室，出賞物也」正義曰：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此「嘗之日，發公室，示賞」者，文各有所對。以

「賞」對「刑」，則「賞」屬春夏，「刑」屬秋冬。其實，四時之

間皆有賞。故車服屬夏，田邑屬秋，出田邑之時亦有物

也。故《觀禮》秋時賜侯氏車服及篋服也。「夫義者，所

以濟志也」者，濟，成也。言禘、嘗之義，若人君明之，所以

成就其志。「諸德之發也」者，發，謂機發也。諸，衆也。

言義者，是人君衆德之發，謂諸衆人之德發在於義。

「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者，謂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

而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若

能事親章明顯著，則其祭也恭敬。以此化下，則竟內民之

子孫，無敢不恭敬其親矣。以化於上故也。雖使人

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者，<sup>①</sup>言祭祀之時，身

既有故，使人攝之。雖使人攝，由君能恭敬，不喪失於爲

君之義。所以然者，由君自明曉於禘、嘗之義故也。

「其德薄者其志輕」者，言人君道淺義薄，<sup>②</sup>則其念親志意

不能厚重。「疑於其義」至「民父母矣」者，謂志意既輕，

疑惑於祭祀之義，皆不能盡心致敬。身既危疑，而欲求祭

使之必敬，「不可得已」。「已」是語辭。夫鼎有銘。

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

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

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謂書之刻之以

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着己名於下。銘

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

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

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

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烈，業

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

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自著名以稱

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後世。夫銘

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

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美其所

<sup>①</sup>「者」字原是空格，據阮本補。

<sup>②</sup>「薄」，原作「簿」，據殿本、庫本、阮本改。

爲，美此人爲此銘。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己名得比於先祖。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德孔悝之立己，<sup>①</sup>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公曰，叔舅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

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若，乃，猶女也。公命悝：子女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勤大命，<sup>②</sup>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

① 德一原作「得」，據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及衛氏《集說》改。「己」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衛氏《集說》補。疏放此。

② 對揚以辟之（讀）勤大命，鄭注、孔疏如此讀。陸佃則以此八字當作一句讀，略云：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朱熹是之。詳衛氏《集說》。

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此衛孔悝之鼎銘也。言銘之類衆多也，略取其

以言之。<sup>①</sup>古之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

其事，於禮是，行之非。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

所恥也。**疏**正義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此一節明稱

揚先祖之美。今各依文解之。「銘者，自名也」者，言爲

先祖之銘者，自著己之功名於下。「自名以稱揚其先祖

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謂自著己名之時，先稱揚其先

祖之美於上，而使昭明顯著於後世。「銘者，論撰其先

祖之有德善」者，論，謂論說。撰，則撰錄。言子孫爲銘，

論說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功烈、勳勞、慶賞、聲名，

列於天下」者，此先祖美善之事也。烈，業也。謂有功業、

勳勞，有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而酌之祭器」者，

酌，斟酌也。祭器，鐘鼎也。若有聲名徧普天下者，則斟酌

酌列書，著於君之鐘鼎也。自成其名焉者，先書先祖

之德於器上，又自成己名於先祖銘下也。「以祀其先祖

者也」者，祀祖，謂預君禘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

預君大禘。令先祖被銘預禘，是尊其先祖也。顯揚先

祖，所以崇孝也者，釋所以必銘義也。爲崇於孝道，故稱

揚先祖也。「身比焉，順也」者，比，次也。先稱祖德，而

己身親自著名次於下，是崇孝順之行也。「明示後世，

教也」者，爲人子孫，能得稱揚先祖，明示後世，使後世敦

慕，即是教也。**注**烈業一至「後世」正義曰：烈，業

也，《釋詁》文。「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周禮·司勳》

文。云「傳著於鐘鼎也」者，傳，附也。言鐫勒先祖功名，

附著於鐘鼎。或解「傳」爲傳述於鐘鼎，義亦通也。云「自

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者，解經「身比焉」。云「孝順之行

也」者，以解經「順也」。云「教也，所以教後世」者，言稱先

祖，明示後世，<sup>②</sup>所以教後世，使如先祖之善也，故云「教

也」。「夫銘者壹稱」，謂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而

<sup>①</sup>「其」，原作「此」，據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殿

本、庫本改。

<sup>②</sup>「世」字原漶滅，據阮本補。

上下皆得焉耳矣」者，上，謂光揚先祖。下，謂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

「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者，釋「上下皆得」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爲之者，謂爲銘之人也。

「明足以見之」者，謂己有顯明之德，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與之」者，謂己有仁恩，故君上足以著先祖之銘與之。

「知足以利之」者，謂己有知謀，足以利益於己，得上比先祖也。」「可謂賢矣」者，言爲銘之人，備此三事，所以爲賢。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者，既備三事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故云「可謂恭矣」。

**注**「孔

惺」至「禘祭」正義曰：云「德孔惺之立己」者，案哀二年，

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至哀十五年，《傳》云：衛孔圉娶蒯聵之姊，生惺。孔氏之豎渾良夫通於伯姬，伯姬使良夫往蒯聵，蒯聵與良夫人衛，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

伯姬與大子五人迫孔惺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惺之立己也。」「假，至也」，《釋詁》文。云

「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者，以經云「六月」，是周之六月，是夏之孟月，禘祭之時，以諸侯命臣，在於祭日。

案《左傳》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惺酒而逐之。此得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故俱在六月。」「公曰」至「休哉」此一節是孔惺父祖鼎銘之

辭。「叔舅」者，孔惺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

「乃祖莊叔」者，乃，女也。「祖莊叔」者，謂孔惺之七世祖孔達也。」「左右成公」者，左右，助也。輔助衛成公。

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者，難，謂成公被晉所伐，出奔於楚。謂成公命孔達隨出逃難，而往漢陽，即是楚地，在漢水之北。」「即宮于宗周」者，即，就也。宮，謂宮室。成公後得反國，又坐殺弟叔武，被晉討之，<sup>①</sup>歸于京

師，寘於深室之中，是「即宮」也。」「奔走無射」者，言孔達隨難漢陽，及即宮於宗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者，啓，開也。右，助也。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獻公雖復出奔，乃得反國，其時孔達之孫成叔輔佐獻公，故獻公乃命成叔纂繼

女祖孔達舊所服行之事。」「乃考文叔」者，孔圉是孔惺之父，故云「乃考」。

「興舊嗜欲」者，言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者，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

上，事也。言孔惺能起發依循善事，<sup>②</sup>躬憂恤衛國，<sup>③</sup>勤勞

<sup>①</sup>「討」，阮本作「執」。案下文云「執衛侯」，疑作「執」是。

<sup>②</sup>「孔惺」，據經文、注文當作「孔圉」。

<sup>③</sup>「憂」，原作「優」，據閩本、毛本、阮本改。

公家，早夜不解倦，民皆曰「功德休美哉」！此是孔惺先祖功業鼎銘之辭也。

**注**：「莊叔一至『周也』」正義曰：案

《世本》：「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惺。」莊叔是惺七世祖也。云「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者，案僖二十八年《左傳》稱衛與楚，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侯懼，出居於襄牛，遂奔楚。云「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者，亦僖二十八年《左傳》文。晉人歸衛侯，人，其室弟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獸犬射而殺之。<sup>①</sup>其大夫元咺出奔晉，訟衛侯。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是其事也。案《左傳》於時無孔達之事而云之者，傳文不具，或者蒯聵欲褒美孔惺，故假其先祖之功而言之也。

**注**：「獻公一至，達也」正義曰：

案《衛世家》：衛成公生穆公，穆公生定公，定公生獻公，是衍爲成公曾孫。云「亦失國得反」者，案襄十四年《左傳》稱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出奔齊。是「亦失國」也。稱「亦」者，「亦」成公也。其時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云「纂，繼也。服，事也」，《釋詁》文。下注「率，循也」，亦《釋詁》文。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此一節明蒯聵與孔惺銘之言也。及勅戒之，使繼先

祖，故云「纂乃考服」。「惺拜」至「彝鼎」此一節明孔

惺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

「對揚以辟之」者，對，遂也。揚，稱揚也。辟，明也。言已

遂稱揚君命，以光明我先祖之美。勤大命，施于烝彝

鼎者，勤，行也。施，著也。烝，謂烝祭。言已勤行君之

大命，著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此衛孔惺之鼎銘也。

記者錄其銘，故以結之。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

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

比先祖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

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

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言此者，王室所銘，若

周公之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

《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

也。

<sup>①</sup>「犬」，原作「大」，據阮本改。

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不廢，不廢其此禮樂也。<sup>①</sup>

重，猶尊也。

**疏**正義曰：此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

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外祭則郊，社」者，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

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內祭則大嘗、

禘」者，禘祭在秋也，大嘗、禘祭在夏也，<sup>②</sup>是大嘗、禘得用

天子之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皆

用天子之禮，所以為大嘗、禘也。餘諸侯則不得大嘗、禘。

「升歌《清廟》」者，升堂歌《清廟》。《清廟》，頌文王之詩

也。「下而管《象》」者，堂下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者，朱干，赤盾也。戚，斧也，以

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八佾以舞《大夏》

者，《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此天子之樂也。

「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者，「升歌《清廟》」以下，並是天子之樂，故以此結之也。**注**武象「至錫馬」正義曰：言

「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者，以經云「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舞《大武》亦八佾也。《大武》云「朱干玉戚」，其《大夏》則不用朱干玉戚，當用羽籥，而云「互文」者，以《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易·晉卦》「康侯用錫馬」者，證「康」是褒崇之義。案《易·晉卦》、《坤》下《離》上，日出於地為晉。晉，進也，言明進也。「子孫」至「國也」者，言魯是周公子孫，繼周公之後，至今不廢此禮樂，謂作《記》之時也。所以明周公之有德，而又以尊重其魯國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

<sup>①</sup>「其」，阮校云：「浦鏜校云衛氏《集說》無「其」字。案疏則「其」字當衍文。」

<sup>②</sup>「禘祭」至「夏也」，孫詒讓《校記》云：「此疏當作「大嘗禘祭」在秋也，大禘之祭在夏也」。今本不可通。」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經解第二十六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

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疏**正義曰：《經解》一篇，摠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爲《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摠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

《詩》教也」者，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廣博

易良，《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

「絜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人秋毫，是「精微」。「恭儉莊敬，

《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

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經之教以化

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sup>①</sup>

則失在於愚。<sup>②</sup>《書》之失誣「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誣。《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和

易，若不節制，則失在於奢。「《易》之失賊」者，《易》主

絜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賊害。「《禮》之失煩」者，《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煩苛。《春秋》之失亂」者，《春秋》習戰

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

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云「深於《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sup>③</sup>正

義曰：「《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責偏切，不能含容。云「愛惡相攻」者，謂《易》卦六爻，或陰爻乘陽，或陽爻據

陰，近而不得，是「愛惡相攻」也。云「遠近相取」者，謂彼此有應，是遠近相取也。或遠而無應，近而不相得，是遠

近不相取也。云「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者，若意合，則雖遠必相愛；若意離，雖近必相惡。是「不能容人」。不與

己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害也。云「《春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有鬪爭之辭。若僖二十八

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昭十二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之類是也。故前注云，《春秋》記罪辯之事也。然

①「制」，原作「之」，據監本、毛本、殿本、庫本改。

②「則」字原脫，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補。

③「注」下原有「云」字，據全書體例刪。下同。



《詩》爲《樂》章，《詩》、《樂》是，而教別者，若以聲音下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喻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爲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經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盛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極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皆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書》亦至焉，《禮》亦至焉，《易》及《春秋》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疏正義曰：此「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爲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與天地參者，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亦能覆載生養之功，與天地相參齊等，故云「與天地參」。《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上下不均平之詩。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以其不差，故能正此四方之國。此之謂也一者，言《詩》之所

云，正當此聖人有禮之謂也。「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者，謂明君在上，調贍於下，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實，恩能覆養故也。猶若《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者，義，宜也。天地無害，於物有宜，故為義。天地害者，謂水旱之等及疫癘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皆名「天地之害」也。「霸王之器」者，器，謂人所操持以作事物者。欲為其事，必先利其器。言欲作霸王，必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

**注**「韓詩」至「軾前」正義曰：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sup>①</sup>彼亦乘車，鸞在鑣，與《秦詩》箋不同者，鄭於《秦詩》已解，故於《商頌》略而不言。或可以經無正文，鄭為兩說。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sup>②</sup>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

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降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

**疏**正義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者，衡，謂稱衡；縣，謂稱錘。誠，審也。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陳，謂陳列。若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故云「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規

① 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案此非《商頌·烈祖》鄭箋之文，乃《小雅·蓼蕭》毛傳也。

② 「於」字原脫，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設，謂置設。若規矩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云「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君子之人，若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者，隆，盛也。由，行也。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反此，則為無知之民。民是無知之稱故也。「敬讓之道也」者，此言禮之為用，是敬讓之道也。為下文而起。此之謂也者，從篇首「孔子曰：人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為《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所謂也。

**注**「春秋」至「義方」

正義曰：《春秋左氏》隱三年傳文。衛莊公寵公子州吁，石碏諫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引之者，證「方」為「道」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

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疏**正義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但自此以下，上承「孔子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者，由，從也。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閭門，闔守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謂堤坊。人築堤坊，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言若有汙下水來之處，則豫坊障之。「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者，譬言舊禮不可去也。坊以止水，忽有無知之人，謂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業也。「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者，禮本防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之事也。**注**「壻曰昏，妻曰姻」正義曰：案《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此云「壻曰昏，妻曰姻」者，《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婿則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

之，故云「婿曰昏，妻曰姻」。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sup>①</sup>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疏**

正義曰：此明禮諸事不可闕廢，若其闕廢，則禍

亂興也。「而爭鬪之獄繁矣」者，以鄉飲酒之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鬪之獄繁多矣。「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者，<sup>②</sup>喪祭之禮，所以

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恒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而倍畔、侵陵之敗起」者，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也。

**注**「苦謂」至「之屬」正

義曰：「不至」者，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注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

《序》云「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是也。「不答」者，謂夫不答耦於婦。故《邶風》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不見答於先

君「是也。此經覆說前經，反明上事。但前經尊重者在先，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也。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問。下經所譏，則據人倫切急者在先，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聘、覲合之者，以其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故合言之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疏**

正義曰：「故禮之教化也微」者，言禮之教人，豫前事微

之時，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時依微，不甚指斥。「其止邪也於未形」者，謂止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是教化於事微者也。「使人日徙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知，是教化依微，不甚指斥。爲此之故，是以先世

<sup>①</sup>「生」，王念孫云：「『生』當爲『先』，字之誤也。《漢

書·禮樂志》、《論衡·薄葬篇》用《經解》文並作

「先」。詳《經義述聞》。

<sup>②</sup>「忘」，原作「亡」，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改。

之王，隆尚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sup>①</sup>此之謂也。』者，此《易·繫辭》文也。<sup>②</sup>言君子謹慎事之初始，差錯若豪釐之小，至後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在於未形著之前，若初時不防，則後致千里之繆，故云「此之謂也」。

##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謚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答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

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sup>①</sup>言君子以此故尊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sup>②</sup>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

① 「里」，原作「重」，據阮本改。

② 「此易繫辭文也」，浦鏜校云：「案『《易》曰』之語，出《易緯·通卦驗》。『易繫辭』當『易緯』誤矣。」

俱足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大禮何如」者，以禮之所用，其事廣大，包含處廣，故云「大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事意。「君曰『否』，吾子言之也」者，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君謂哀公，<sup>①</sup>哀公止其謙讓，曰：「否，否，不也。」言不得謙退，吾子但言說之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者，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迴持此能以教百姓也。不廢其會節」者，會，由期也。<sup>②</sup>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也。既教百姓，故使百姓不廢此三事之期節也。有成事者，謂有上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之事，故云「有成事，則上事天地，辯君臣，別男女」等之事。

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言既有在上諸事，然後聖人能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其順之」者，謂其民也。君既尊敬於禮，故民得教而百姓順從之。<sup>③</sup>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教祭祀未留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即安其居」者，即，就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是也。「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

①「謂」，原作「問」，據阮本改。

②「由」，閩本、毛本、殿本、庫本及衛氏《集說》作「猶」。按：猶，正字；由，通假字也。

③「百」，原作「有」，據阮本改。

鏤」者，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者，謂不副貳肴膳也。以與民同利者，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但與百姓同其利潤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以哀公問君子尊禮所由，故結之云古昔之君子之行禮如此上事，刺公令不然。「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者，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此財貨，無知厭足。「固民是盡」者，固，故也。盡，謂竭盡。言不恤於下，故使人之財力於是盡竭。「午其衆以伐有道」者，午，忤也。忤，違逆也。言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違逆其衆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以伐有道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當，稱也。所，道也。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今之君子莫爲禮也」者，言古之君子用前經所云以化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下，故今之君子無能爲先世君子之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公曰：「敢問何謂爲

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衆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

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

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上述興焉。**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之事，并問爲政何以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孔子侍坐於哀公」者，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因問以爲政之事。自此以下終篇末，皆侍坐時言也。此云「侍坐」，則以前問者非侍坐時也，當立而與之言也。百姓之德也者，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言君今問此人道之大，欲憂恤於下，是百姓受其福慶。公曰「寡人雖無似也」者，無似，猶言不肖也。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



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者，則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古之爲政，愛人爲大者，人爲國本，是以爲政之道，愛養民人爲大。

「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者，人有禮則生，所以治理愛人，非禮不可，故「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者，禮以敬爲主，故欲治禮者則先須敬，故敬爲其大也。「敬之至

矣，大昏爲大」者，敬有大小，若敬至極之中，大昏爲大。

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大昏至矣者，美大昏是

敬中至極也。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一者，上

「親」，猶白也。下「親」，親愛也。言大昏既是至敬，故國

君雖尊，而服其冕服以白迎也。所以自迎者，欲親此婦

也，故云「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謂所以親此

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己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者，言君

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爲欲相親也。「舍敬是遭親也」

者，若不冕而親迎，則是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

「弗愛不親」者，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

相親愛矣。弗敬不正者，若夫不冕服親迎，是不敬於

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一者，愛，

謂親愛，則仁也。敬，謂尊敬，則義也。是仁義爲政教之

本也。「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者，冕則祭服也。天子則

衾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已，猶大也。君身著祭服而親迎，不亦大重乎？

**注** 怪親迎乃服祭服

正義曰：昏禮迎婦，二傳

不同。《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

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

卿逆，上公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

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玄駁之云：「大姒

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

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非天子則誰乎？一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

《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

以《左氏》義爲長。鄭駁未定。

**注**

「先聖，周公也」

正義曰：以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爲

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

義駁》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以事含兩義，故彼

此各舉一邊。公曰「至，本與」，固不固者，上「固」

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

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

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

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寡人欲問，不得其

辭，請少進」者，寡人更欲問所疑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言，使簡約易了。「內以治宗廟之禮，足

以配天地之神明」者，謂君裸獻，后、夫人亞獻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注引

《禮器》文是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

者，直，正也。若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以立君臣上下之恭敬也，則注引《昏義》文是也。「物恥足

以振之」者，物，事也。振，救也。謂臣之職事有可恥愧者，其禮足以救之。「國恥足以興之」者，謂君於治國有

可恥愧，其禮足以興起之也。「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

與」者，言欲為國家之政，先行於禮。禮，謂夫婦之道，內則治宗廟，配天地，外則施政教，立上下，故為「政教之本

與」。「孔子至順矣」——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

遂更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敬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言「敬其妻子也，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

子，必有道理，故言「有道」也。「妻也者，親之主也，言

妻者，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

「百姓之象也」者，謂身也，子也，妃也。若愛百姓，

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也」。

「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者，此言百姓之象，能

愛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能愛己子，則以及百姓之子；能愛己妃，則以及百姓之妃。是身與妻子，還是百姓身與

妻子，故云「百姓之象也」。前汎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

「君行此三者，則懷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者，言人君行此三者，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

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一者，

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也，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

正義曰：懷音近憇，憇為息，息是全之義，故云「懷猶至也」。云「大王居幽，為狄所伐」者，《毛詩傳》文。案《詩》

稱：①「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②吾土地。」吾聞之，土地所以養人，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遂去之，邑於岐山之

下。《毛傳》所引者，皆《孟子》文。又《莊子》及《呂氏春秋》稱：「大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且吾聞之，不以其所養害所養。」

①「詩稱，浦鐘校云：『詩稱，當「詩傳」之誤。』

②「欲」下，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云：「當有「者」字。」

於是乃策杖而去，民相隨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書傳略說》云：「事之以菽粟貨財，狄人攻而不止，遂策杖而去。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止而民成三千戶之邑也。」此注「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

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

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

**疏**正義曰：以前

經對哀公爲政在於敬身，故此經公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者，以君爲民表，下之

所從，假令過誤出言，民猶法之，稱作其辭。一過動則民

作則一者，君子假令過誤舉動，而民作其法則。所以君子出言不得過誤其辭，舉動不得過誤法則。公曰：「敢

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上；不能安上，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上，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

**疏**正義曰：前經對哀公敬身則能成親，故此經明公更問

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子答以成親之義，遂廣明成身之理。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一者，言凡謂之君子者，

人之成就美名。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一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者，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

謂已爲君子所生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脩身成其親也。不能有其身，不能安上者，既不能

汎愛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上」。不能樂天一者，身既失業，不知

已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愛樂於天也。「不能成其身」者，既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

事，無所不爲，是「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

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猶事也。

**疏**正義曰：以前經對哀公以成身，故此經明公問成身，夫子答以成身之事。

「不過乎物」者，過，謂過誤。物，事也。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

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已，猶止也。是天道也。

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

**疏**正義曰：以前經孔子對以

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更改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又答以貴天道之事。「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者，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似日月東西相從而不休已，是天道也。人君設法，當則上天之道，君臣朝會，往來不已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者，言天開生萬物，不使閉塞，其能久長，是天道也。謂人君施政，當則天道施爲政教，開通萬物，而能長久不懈倦也，故云「是天道也」。

「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當則天道，以德潛化，無所營爲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

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者，言天之生物，已能成就而功之明著，是天道。人君當則天道，化民治理而功成大平，故云「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慙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

《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

**疏**正義曰：前經明天道之事，人君當則

之無已。公欲孔子要陳所行何事能得如天不已，孔子答以所行不已之事。「寡人慙愚」者，是哀公謙退，言已意然愚蔽，無所了解。

「冥煩，子志之心也」，皇氏云：「子志，夫子之志。志是知也。言我之心冥煩，不能明理此事，子心所知也。」今謂「志」是識知也，言孔子識知廣博，故已欲使夫子出要言以示已。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者，以

公謙退，故蹴然恭敬辟席而起對。「仁人不過乎物」者，

物，事也。言仁德之人，不過失於其事。言在事無過失也。「孝子不過乎物」者，言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者」，言仁人事親以敬，如似事天相似。<sup>①</sup>言敬親與敬天同。事天如事親「者」，言

仁人事天以孝愛，如人事親孝愛相似。言愛親與愛天同。

「是故孝子成身」者，上稱「仁人」，則孝子也。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內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敬，故云「孝子成身也」。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

罪何，為謙辭。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哀公問事畢，有謙退之辭。孔子答以君懼後罪，「是臣之福也」。無如後罪何者，如，奈也。言寡

人以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己之才弱，無奈後日過於其事而有罪失何！<sup>②</sup>是謙退之辭。

##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

者，<sup>③</sup>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

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

《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

三子侍側，孔子為說禮事。各依文解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

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

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問

<sup>①</sup> 上「似」字，阮本作「與」，疑是。

<sup>②</sup> 「失」，阮本作「戾」，閩、監、毛本同，殿本、庫本同。

<sup>③</sup> 「者」字原脫，據阮本補。

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縱言至於禮」

者，縱，謂放縱。仲尼與三子等放縱廣言，汎說諸事，遂至於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周流，謂周旋流轉。

言我使女等恒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對，應也。子曰：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

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子貢

問禮，辯而不讓，夫子因感而喻之，言若不中禮，則於事爲

失。「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者，野，謂鄙野。雖有恭敬而不

合禮，是謂鄙野之人，無所知也。「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者，給，謂捷給。便僻足恭而不合禮，是謂捷給，足恭之

貌。「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謂逆亂。雖有壯勇而不

合禮，則爲逆亂。「子曰『給奪慈仁』」者，言捷給之人，

貌爲恭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奪亂真慈仁

也。故注云：「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

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

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

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輿梁不

成，<sup>①</sup>是慈仁亦違禮。**疏**正義曰：以上經子貢辯而捷給，

不中於禮。故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亦言子張之過，子夏

不及，子產之恩惠不能教也。「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者，

言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言子

產猶若衆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嚴厲教之。**注**

「過與」至「違禮」正義曰：「敏、鈍不同」者，「師也過」，是

於事敏疾，「商也不及」，是於事遲鈍。故言「敏、鈍不同」。

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者，《孟子》

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孟子曰：

「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是鄭約《孟子》爲注，既言十一、十二月，明是

「濟冬涉者」。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

①「輿」，余本、撫本、阮本作「車」。張敦仁《考異》云：

「山井鼎所據宋板『車』作『輿』，其古本亦然。今按作

「輿」非也，依今《孟子》改耳。」

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唯有禮也。子貢退，言游進

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好，善也。「然則何如？」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子曰：「明乎郊

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

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

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

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

《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子

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

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

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

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

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

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

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

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

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

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sup>①</sup>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sup>②</sup>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

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鸞》及《雍》。<sup>③</sup>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疏正**

義曰：此一節明子游問禮，夫子爲說禮之事。凡有二節。各隨文解之。「領惡而全好者與」，領，治也。好，善也。

與，是語辭。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

<sup>①</sup>「無以合和衆」，此下原有「疏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理止而使和合者也」凡十八字，阮本無。潘宗周《校勘記》云：「此十八字則衍文，在後疏之中。」據刪。

<sup>②</sup>「客出以雍徹以振羽」，俞樾《群經平議》云：「按《論語·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淮南·主術篇》『奏《雍》而徹』，是徹宜歌《雍》，不歌《振羽》也。疑此經本作『客出以《振羽》，徹以《雍》』，傳寫互易之耳。于鬯說略同，詳《香草校書》。

<sup>③</sup>「及雍」，此二字疑衍。



與？「子曰：然，猶如是。夫子答以禮之爲意如是

領惡全善也。」然則何如一者，子游既聞夫子稱治惡全

好之事，更問夫子治惡全好之事如何。「子曰：郊社之

義，所以仁鬼神也一者，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郊社之祭，

所以存念鬼神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者，謂人

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所以存念死喪。此以上皆是存留

死事之善者。<sup>①</sup>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射鄉之

禮，所以仁鄉黨也」，射，謂鄉射也。鄉，謂鄉飲酒也。禮，

鄉黨中有鄉射，有鄉飲酒者，存鄉黨故也。然「射」在「鄉」

上者，欲明鄉射與鄉飲酒別也。此「仁鄉黨」及下「仁賓

客」，皆是存生之善者也。**注**「郊有一至」句龍」正義

曰：注稱此者，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鬼

神，故以后稷、句龍言之。此鬼神與昭穆、死喪相類，故知

非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也。「子曰一至，其宜」正義

曰：前經明郊社等之禮各有所由，故此經更廣明郊社、嘗

禘，明而用之則有功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之事。

「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者，郊社所以祭天地，嘗禘所以

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若能明之得理，則治國之諸事，其

如指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是故宮室得其度」者，前

經以說明乎郊社、嘗禘，治國如指物於掌中。此以下明治

國諸事，各得其所。「宮室得其度」者，度，謂制度，高下大

小，得其依禮之度數。凡言「得」者，皆得法於禮也。

量鼎得其象一者，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

得其制，依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

象。」味得其時一者，謂春酸、夏苦之屬，得其依禮之時。

「樂得其節」者，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者，式，載

也。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

者，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得其哀」者，謂

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得其黨」者，謂分辨論

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

理。「官得其體」者，體，謂容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

尊卑之體。「政事得其施」者，言布政治事，各得其所施

之處也。「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者，合結

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置

行之於前，則凡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注**「三族」至

「合同」正義曰：云「三族，父、子、孫也」者，族，屬也。從

己而言父、子、孫，於己最近，<sup>②</sup>唯父、子、孫耳。案《昏禮》

<sup>①</sup>「皆」字原脫，據毛本、殿本、庫本、阮本補。

<sup>②</sup>「最」，原作「取」，據阮本改。

「三族之不虞」，鄭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爲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云三族宜據期喪者，故與此不同。云「量、豆、區、斗、斛也」者，案《春秋左氏》昭二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豆、區、斗、斛」。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者，案《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云「冬獻狼，夏獻麋」是也。云「式，謂載也」者，謂車有式以載人，故云「式，猶載也」。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以下別云「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則此辨說非政事，故以爲《禮》、《樂》之官教學者。舉《禮》、《樂》則《詩》、《書》可知。云「黨，類也」者，言教學各以其書之義類，故云「得其黨」。云「體，尊卑異而合同」者，猶人身之有手足，手足異於身而共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子曰「至」衆也。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即事之治也者，夫子更廣明禮事，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理。「言萬物之治皆由禮。」譬猶譬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者，譬，謂無日。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譬者無人扶相，偃偃

乎何所之適？「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者，此以下皆謂無禮有失也，讎前經得禮之事也。「長幼失其別」者，別即辨也。「戎事失其策」者，前云「戎事閑也」，今云「失其策」者，策，謀也，若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軍旅武功失其制」者，前云「武功成」也。此云「失其制」，由不成，故失制也。「政事失其施」者，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也。「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者，以無禮自加而錯於行事，故萬事皆失所宜也。「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者，結失禮之惡也。祖，始也。洽，合也。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不可爲衆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也。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以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爲說之。自此以下，孔子摠爲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爲重，故此經特明之。今各隨文解之。「猶有九焉」者，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焉，今爲汝說之。「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①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人，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

①「作」，衛氏《集說》「作」上有「再」字，疑是。

管《象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猷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聖人已」者，已，謂語辭。言如此者是聖人也。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者，諸侯來朝，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者，謂鐘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也。又於此之後，賓酢主君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也。鄭注所謂「金再作」是也。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是大饗之也。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大饗之四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略之。《夏籥》序興「者，《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樂，備具百官。從《夏籥》序興」至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者，仁，猶存也。君子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者，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事，摠爲九也。但以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此之五事，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者，謂曲行。配前爲第五。」

「還中矩」者，謂方行也。通前爲六也。和鸞中《采齊》者，《采齊》，樂章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通前爲七也。客出以《雍》者，《雍》，《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爲八也。「徹以振羽」者，《振羽》，即《振鷺》詩，亦樂章名也。言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鷺》也。通前爲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者，言無事不在禮，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謂賓入門之後，至主人飲畢，而金鐘之聲再度興作。金性內明，主人獻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覆上「縣興」之文也。「升歌《清廟》，示德也」者，《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此覆說上文，但前文略而不載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者，《象》，謂武王伐紂之樂。事，謂王業之大事。故下管《象武》，示王業之事也。此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者，言占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猶有「至」事也。正義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經云「兩君相見」，故知是「饗諸侯來朝」，謂鄰國相會也。云「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者，是

數大饗有四之事：「金再作」，是二也；升歌《清廟》，是二也；下管《象》，是四也。云「事之」，謂立置於位也。三者，以經先云「大饗有四焉」，乃云「事之」，故鄭注亦先數四事，乃解事之也。而皇氏以《夏籥》序興與下管《象武》合爲一，爲大饗之事四。今鄭數四事，直云「下管《象武》」，不數《夏籥》序興；又經云「金作示情，《清廟》示德，下管示事」，不論《夏籥》。皇氏通數《夏籥》，其義非也。云「縣興，金作也」者，解經「入門而縣興」，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爲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鄰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云「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者，案《大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爲主人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主君又作也。云「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者，以經云「下管《象武》」，即云《夏籥》序興，<sup>①</sup>是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以《雍》是《詩》篇名，《振羽》即《振鷺》，故知與《采齊》之等皆是樂章之名也。云「武《象武》王之大事也」，以此《象武》與《清廟》相對，《清廟》是文王之詩，故知《象武》是武王之樂。

案《周頌》：「《維清》，奏《象》舞也。」注云：「武王制焉。」盧解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肅以爲大饗九者，其下五事與鄭同，又以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爲一也；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爲四也。添下五事爲九也。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索。薄於德，於禮虛。」繆，誤也；索，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sup>②</sup>疏正義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經申明禮樂之義。理，謂道理。言禮者，使萬事合於

①「云」字原脫，據阮本補。

道理也。」「樂也者，節也」者，節，制也。言樂者，使萬物

得其節制。」「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者，言古之君

子，若無禮之道理，不安興動；無樂之節制，不敢興作。

不能《詩》，於禮繆<sup>一</sup>者，以《詩》能通達情意，得則行禮審

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言行禮必須

《詩》。不能樂，於禮素<sup>一</sup>者，素，謂質素。言樂能有音

聲，綴兆、干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

「薄於德，於禮虛」者，言內心厚於其德，則外充實，若內心

淺薄於德，則於外禮空虛。言行禮必須德。言此經雖禮

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

及德乃爲善也。**注**：王制「至「禮樂」正義曰：引《王

制》者，明上從天子，下至國之後選，皆須禮、樂而成，證經

之「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云「皆知諸侯之禮樂」

者，以前經大饗是兩君相見，諸侯禮樂之事。此經申說前

經，云君子無理不動，故知尊卑皆是諸侯之禮樂。子

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

乎！」文爲，文章所爲。**疏**正義曰：前經明禮爲諸事之

本，此經明行禮在人。制度在禮」者，言國家尊卑上下

制度，存在於禮。文爲在禮」者，人之文章所爲，亦在

於禮。言禮爲制度、文章之本。行之，其在人乎」者，言

能行其禮，全在人乎！謂人能行禮也。子貢越席而

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子

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

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

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

名也，古之人也。」素與偏，俱不備耳。夔達於樂，傳

世名。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疏**正義曰：前經孔

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之善樂，不聞夔之達禮，意

謂夔身全不解禮，故越席而對夫子云：敢問此夔於禮其窮

困與？子曰：古之人與二者，言今人解樂則全不知禮，

夔是古之人與，但不曉達於禮耳，非全不知也。古之

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古與今異。古之人

也，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

不得稱於樂爲窮。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者，言

古之人但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sup>①</sup>半而不

備耳，非是於禮爲窮。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

傳於此名也。言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

禮。

①「偏」，原作「偏」，據阮本改。

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傳於此賢名，流於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更重美變，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若今人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則全不知禮也。

**注**，素與一至，謂窮。正義曰：「素與

偏，俱不備耳」者，言素之與偏，俱是不具，非是全不知也，故稱「耳」以結之。云「非不能，非所謂窮」者，言變非是不能行禮，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為窮困也。故《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變，是變知禮也。而皇氏以「達」為「掌」，言變掌樂不掌禮。「達」訓為「掌」，於義無文，又與鄭注意乖，其義非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言禮樂足以為政也。錯，猶施行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

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日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為瑞應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日巧，謂但用巧日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疏**

正義曰：「舉而錯之

而已」者，錯，行也。言為政之道，明於禮樂，興舉而錯行之。言為政在此而已。言而履之，禮也。言為禮之體，不在於几筵、升降、酌獻，乃謂之禮。但在乎出言履踐行之，謂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言樂不在於羽

簫、鐘鼓，乃謂之樂。但在乎身之行，天下愛樂謂之樂也。

「君子力此二者」，力，謂勉力也。言君子勉力勤行此二者禮樂之事，則天下太平。萬物服體者，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而皆來為瑞應也。「目巧

之室，則有奧阼」者，言但用目准視，巧思存意，雖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不可不有也。席則有上下」

者，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車則有左右」者，言乘

車之時，不可無左右。「行則有隨」者，謂少者在後相

隨。「立則有序」者，謂並立則有次序。占之義也一

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

也」，上言得禮則治，自此以下，言失禮則亂，故准上文。

皆由此塗出也者，由，從也。塗，道也。道，謂禮樂

也。言古之聖帝，明下，所以能使貴賤、長幼、遠近、男女

殊別，外內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禮樂塗道出，其此事也。

**注** 服體「至」改也 正義曰：謂萬物之符長者，符，

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云「奧阼賓主

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則有賓位

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云「自目巧以下，占

今常事，不可廢改也」，言經中「目巧」以上，論說禮樂之

事，或質文沿革，隨時變改。自「目巧」以下，尊卑上下，萬

代恒行，故云「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襲，猶使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①「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②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③凱弟，樂易也。孔子曰：④

①「孔子」至「夏曰」十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二）中的「民」，「父母」簡（簡稱）上博簡，整理者是廣

茅左）中「子夏」簡於孔子

②「敢問詩云」，《上博簡》無「敢問」二字，云「作」曰。

③「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上博簡》作「敢問何如而

可謂民之父母」。

④「孔子曰」，《上博簡》作「孔子答曰」。

「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sup>①</sup>以致五至，而行三無，<sup>②</sup>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sup>③</sup>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戕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sup>④</sup>疏正義曰：但此篇子夏之問，<sup>⑤</sup>大略有一。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但上節問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覆問五至，三無之事。<sup>⑥</sup>今各隨文解之。」《詩》云：

「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此《詩·大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此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者，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為何事得為民之父母？「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以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觀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故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若為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離於禍，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必云「四方有敗」者，此主為民除害為本，故舉「敗」言之。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

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sup>⑧</sup>

①「禮樂之原」，「原」，《上博簡》作「菑（涇）」，濮茅左云：

「菑，可讀為「涇」。或釋「簾」「簫」，讀作「原」。按：濮氏二說，前說頗迂曲，學者頗是其後說。

②「而行三無」，「而」，《上博簡》作「以」。

③「此之謂」，「此」，《上博簡》作「其」。

④「民之」至「之矣」，《上博簡》無此十字。又，子夏曰「以下十三字，阮本屬之下節」。

⑤「但」，衛氏《集說》無「但」字。

⑥「但上節問民之父母」至「覆問五至三無之事」，浦鏜校云：「此二十六字，當為衍文。」按：浦校是也。

⑦「孔子曰」，《上博簡》曰「下有五至乎」三字。

⑧「志之所至」至「哀亦至焉」三十二字，《上博簡》作「勿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志之所至者，禮亦至焉；禮之所至者，樂亦至焉；樂之所至者，哀亦至焉」。濮茅左云：「勿，疑「志」之誤寫。但「勿」讀作「物」，似亦通。『志』，讀為「詩」。李天虹則認為：「『勿』應該讀為『物』，『志』則讀作本字。竹書講的是「物」與「志」的關係。」詳《上博館藏竹書（二）雜識》。



哀樂相生，是故正。<sup>①</sup>明目而視之，<sup>②</sup>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sup>③</sup>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胸心也。寒，滿也。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sup>④</sup>

**疏**正義曰：此經子夏問五至之事，孔子爲說五至之理。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者，志，謂君之恩意之志。所至，謂恩意至極於民。詩者，歌詠歡樂也。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一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者，君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爲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者，君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害，則能悲哀憂恤至極於下，故云「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言哀生於樂，故上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凡物先生而後死，故先樂而後哀，哀極則生於樂，是亦樂生於哀，故云「哀樂相生」。此言哀之與樂，及志與詩、禮，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

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者，以此五者，君與民上下同有，感之在於胸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志氣塞乎天地者，寒，滿也。人君既與民五事齊同，上下俱有，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此之謂五至」者，所以能致如此者，由行五至之道，故云「此之謂五至」。

**注**「凡言」至「心也」正義曰：云「凡言「至」者」，謂經中五事「至」者也。

云「至於民也」者，君行五事，至極於民。云「志，謂恩意也」者，但志兼善惡，此志下極於民，故知是恩意也。云「詩謂好惡之情也」者，詩者詠歌，所好者則美之，所惡者則刺之，是詩有好惡之情也。君之與民，上下共同，故經云「詩亦至焉」。云「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謂自此

①「是故正」，《上博簡》作「君子以正」。

②「明目而視之」至「志氣塞乎天地」，此五句二十八字，彭裕商認爲是「錯簡在此者，其本來位置當在子夏問『三無』一段的『此之謂三無』句上」。詳《上博簡〈民之父母〉對讀〈禮記·孔子閒居〉》。

③「五至既得而聞之矣」，得而一二字，《上博簡》無。又，「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此十一字經文，阮本屬之下節。

「志之所至」以下五事，皆是民之父母所行也。云「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者，謂推其己之所有，亦欲民之俱有。若己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己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己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己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己所有，與民共之也。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sup>①</sup>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sup>②</sup>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sup>③</sup>敢問何詩近之？」<sup>④</sup>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sup>⑤</sup>「威儀逮逮，<sup>⑥</sup>不可選也」，<sup>⑦</sup>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sup>⑧</sup>《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傲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傲之，此非有衰絰之服。**疏**正義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之事，夫子答以三無。子夏意猶未曉，更問何詩近之。夫子答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

①「無聲之樂」，《上博簡》此句上有「三無乎」三字。

②「此之謂三無」，《上博簡》此句上有「君子以此橫于天下。奚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目而見之，不可得而見也，而得既塞於四海矣。六句三十八字，彭裕商認為首句，君子以此橫于天下」，是今本的脫文。其餘五句，即今本上文的「明目而視之」以下五句，只不過語序有不同，字詞有差異而已。詳《上博簡〈民之父母〉》對讀《禮記·孔子閒居》。「奚」，濮茅左讀為「繫」。劉樂賢《讀上博簡〈民之父母〉等三篇札記》：「『奚』字，仍當以按傳世本讀『傾』為佳。奚字古音是支部豆紐，傾字古音是耕部溪紐，二者讀音接近，存在通假的可能。」是劉說者頗有之。「既」，濮茅左讀作「氣」。陳劍認為：「『既』當如字讀，釋讀為『氣』不可信」。詳《上博簡〈民之父母〉》而得既塞於四海矣」句解釋。

③「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上博簡》作「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④「敢問何詩近之」，《上博簡》作「何詩是近」。濮茅左云「近，讀為『退』」。《集韻》：「退，近也。」

⑤孔子曰「《上博簡》曰『一下有『善才』商也，將可多詩矣。『城王不敢康』凡十四字，今本無。濮茅左云：『多，與『教』義近。』劉樂賢《讀上博簡〈民之父母〉等三篇札記》：『從文義看，似以讀『學』更為妥當。』」

⑥「無聲之樂也」，《上博簡》無「也」字。

⑦「威儀逮逮」，《上博簡》作「逮逮」。濮茅左云：「『逮』、『逮』音可通。」

⑧「不可選也」，《上博簡》作「不可選也」，此二十一字，《上博簡》殘缺，僅有最後的「之喪也」三字。

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孔子曰『夙夜其命有密』，

無聲之樂也」者，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其詩云：「在上昊天有成實之命，下后受之，謂文、武二君承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其命有密者，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言以「基」為「謀」，言早夜謀為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鍾鼓之聲而民樂，故為「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者，此《詩·邶風·柏舟》之篇，刺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逮逮然安和，不可選數。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則倣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故為「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人之家有死喪，鄰里匍匐往救助之。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則匍匐往調救之。民皆倣之，此非有衰絰之服，故云「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sup>③</sup>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

說有五也。子夏曰：「何如？」<sup>⑤</sup>孔子曰：

①「子夏曰」，《上博簡》「曰」下有「其才諉也」四字，今本無。「諉」，濮茅左云：「疑為『許』繁文字。或釋為『設』，意也通。」對濮說，學者爭議較多。或曰「諉」，疑讀為「語」，李銳《上博館藏楚簡（二）初札》是也，或曰「諉」乃「語」字之異體，李天虹《上博館藏竹書（二）雜識》是也；或曰「諉」，疑是「詩」的異構，林素清《上博（二）民之父母》幾個疑難字的釋讀是也；或曰「諉」是「辯」字的異體。「才辯」，是說孔子的才智辭辯，李家浩《戰國竹簡〈民之父母〉中的「才辯」是也。

②「言則大矣美矣盛矣」，《上博簡》作「敗矣！大矣」。敗，濮茅左云：「讀為『快』。」何琳儀《滬簡二冊選釋》云：「讀『快』，無法與今本對應。按：『敗』可讀為『美』，二字雙聲可通。」

③「言盡於此而已乎」，《上博簡》殘缺，僅剩一個「盡」字。「孔子曰」至「猶有五起焉」十九字，《上博簡》殘缺，整理者根據該簡的常態行款字數，對照今本，認為該簡此處的脫文計十二字，即「孔子曰：何為其然！猶有五起焉」。

④「子夏曰」，《上博簡》殘缺。  
⑤「何如」，《上博簡》作「可得而聞與」。

「無聲之樂，<sup>①</sup>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sup>②</sup>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sup>③</sup>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sup>④</sup>日聞四方；<sup>⑤</sup>無體之禮，日就月將；<sup>⑥</sup>無服之喪，純德孔明。<sup>⑦</sup>無聲之樂，<sup>⑧</sup>氣志既起；<sup>⑨</sup>無體之禮，施及四海；<sup>⑩</sup>無服之喪，施于孫子。」<sup>⑪</sup>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儆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sup>⑫</sup>

**疏**正義曰：此一節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故孔子更為說三種之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孔子曰：何為其然也者？子夏既聞孔子之言，猶疑其未盡，故更問夫子，而夫子答云：何為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為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一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一者，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讎覆說其義興起

- ①「無聲之樂」至「內恕孔悲」，此今本「五起」之第一起，《上博簡》同。「孔」，《上博簡》作「習（異）」。濮茅左引《說文》：「異，具也。」楊澤生《上海博物館藏竹書》（二）補釋：「孔」是副詞，與其對應的「異」也應該是副詞。我們懷疑「異」應該讀作「洵」。黃錫全《讀上博楚簡（二）札記》：此字上部雖與「異」字類似，但下部不同，我們懷疑是「皆」字異體。按：此字待考。
- ②「無聲之樂」至「施及四國」，此今本「五起」之第二起，《上博簡》則為第四起。濮茅左云：今本「五起」的內容，除了第一起以外，其他四者序列與竹書各有不同。本篇涉及「五起」的五枚簡是接續的，所記的順序是可靠的。
- ③「無聲之樂」至「以畜萬邦」，此今本「五起」之第三起，《上博簡》則為第五起。
- ④「無聲之樂」至「純德孔明」，此今本「五起」之第四起，《上博簡》則為第二起。
- ⑤「日聞四方」，《上博簡》作「塞于四方」。
- ⑥「日就月將」，《上博簡》作「日速月相」。濮茅左曰：「日速月相」，或讀為「日就月將」。
- ⑦「純德孔明」，孔，《上博簡》作「同」。
- ⑧「無聲之樂」至「施于孫子」，此今本「五起」之第五起，《上博簡》則為第三起。
- ⑨「氣志既起」，《上博簡》作「施及孫子」。
- ⑩「施及四海」，《上博簡》作「塞于四海」。
- ⑪「施于孫子」，《上博簡》作「為民父母」。
- ⑫「行」原作「從」，據余本、撫本、岳本、殿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也。無聲之樂，氣志不違者，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sup>①</sup>「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注**「孔，甚也。畜，

孝也。」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畜，孝，《祭統》云

「孝者，畜也」，故「畜」為「孝」也。子夏曰：「三王之

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王，

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

來。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

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

《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其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疏**正義曰：自此以德下至「大王之德」一節，<sup>②</sup>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夫子答以行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今各隨文解之。「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者，此《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遲」者，降，下也。言湯降下賢士不遲緩，甚能速疾。

①「志氣」，衛氏《集說》、《禮記纂言》均作「氣志」，與注合。「志氣」下，同上二書尚有「而已」二字。

②「以德下」，衛氏《集說》無，以德下「三字，浦鏜校云衍。

「聖敬日齊」者，言其聖敬之德，日日升進。昭假遲遲

者，昭，明也。假，暇也。言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上，心遲

遲然其舒緩。「上帝是祗」者，上帝，天也。祗，敬也。

言天於是敬愛之。帝命式于九圍」者，式，用也。九

圍，九州之界也。言天命湯之用事於九州爲天子也。

《詩》之本注如此。今此《記》注意，言殷之先君，施其政

教，奉行天命，不敢違也。「至于湯齊」者，齊，躋也。躋，

升也。言至於成湯，升爲國君，湯降下政教不遲緩，其聖

敬之德，日日齊莊。昭，明也。假，至也。言湯之明德，下

至於民，遲遲然安和不急疾。此與《詩》注稍殊，大略同。

**注**「帝天」至「德也」正義曰：「帝，天帝」者，恐有人帝

之嫌，故曰「天帝」。降，下也。式，用也。「《釋言》文。

「假，至也。祗，敬也」，《釋詁》文。云「是湯奉天無私之德

也」者，以上云「奉三無私」，下即引《詩》論湯之德，言湯之

明德下降於民，遲遲安和，是無私之事。天有四時，

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

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

**疏**正義曰：前經

云「奉三無私」，次論湯德。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

爲教。「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者，言

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

聖人則之，事事做法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者，神

氣，謂神妙之氣。風霆，霆，雷也。「神氣風霆流形」，謂地

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庶物露生」，庶，衆也。言衆

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

事事奉之，以爲教也，故云「無非教也」。「神氣風霆」，亦

天之所有，故《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

不偏屬於地，今屬於地者，其實「神氣風霆」，天地共有。

「春夏秋冬」，是天之神氣，既稱「春夏秋冬」，故於地變言

「神氣」。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

雷」偏繫於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

《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

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

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

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疏**正義曰：

此「節明周之文、武之德」。「清明在躬」者，清，謂清靜。

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氣志如

神」者，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嗜欲將至」

者，<sup>①</sup>嗜欲，謂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嗜欲」。

方欲王天下，故云「將至」。「有開必先」者，言聖人欲王

天下，有神開道，必先豫爲生賢知之輔佐。「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者，此譬其事由。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爲之

出雲。言文、武將王之時，豫生賢佐。但文、武之時，無此

生賢佐之詩，故孔子引周宣王之時生賢佐之詩以證之。

「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者，此《詩·大雅·

崧高》之篇，美宣王之詩。嵩然而高者，惟是五嶽，其形高

峻，至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者，惟此五嶽，降此

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以甫侯、申伯先祖伯夷掌

嶽神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爲生申、甫也。「惟周之翰」

者，翰，幹也。言申伯、甫侯爲周之楨幹之臣。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者，言此申、甫爲四方之國作蕃屏，又於四方宣揚王之德化。此文、武之德也」者，《詩》之所論，

當此文、武之德。以文、武無私，所得賢臣，唯遣爲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己，「是文、武奉天無私之德也」。

**注**仲山甫及申伯「正義曰：案《詩·崧高》之

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嶽之祀。又《詩·烝

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

甫者，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

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

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三代之王

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三代之德也。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

大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摠

結三代，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三代之王也，必先其

令聞」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

①「者」字原脫，據阮本補。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者，此《詩·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天子」，謂宣王也，令善聲聞不休已。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案上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答以「三王之德，『奉三無私』」。此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所以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爲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但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疏**正義曰：此亦《江漢》之詩，接「令聞不已」之下。《詩》本文云「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則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忍鬪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坊記第三十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

淫，命以坊欲。」命，謂教令。疏正義曰：此一節發

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但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總要，故重之，特稱「子言之」也。餘章其意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云」，是錄《記》者意異，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民」；或有一經之內，發初言「子云」，唯說一事，下即云「以此坊民」結之；或有一經之內，雖說一事，即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民猶犯君」，或有每事之下，引《詩》、《書》結之者，或有一事之下，不引《詩》、《書》者。如此之屬，事義相似，體例不同，是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今各隨文解之。「辟則坊與」者，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譬如坊之礙水，故云「辟則坊與」。但言「坊」字，或土旁爲之，或阜旁爲之，古字通用也。「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釋立坊之義也。言設坊坊民者，爲民行仁義不足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者，解不可無坊也。聖人在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尚踰越犯躐，況不坊乎？「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刑以防民淫邪也。「命以坊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

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約，猶窮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上有爵命之級也。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爲「嫌」。

**疏**正義曰：此「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

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使富不至驕，貧不至約。」故聖人之制富貴也」者，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略其文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者，此

爲富者制法也。<sup>①</sup>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貧不至於約」者，此爲貧者制法也。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調，不令至於約也。

「貴不嫌於上」者，此爲貴者制法也。貴，謂卿士之屬也。嫌，恨不滿之貌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己者也。故亂益亡」者，結

上文也。<sup>②</sup>益，漸也。亡，無也。使富而不驕，貧而不盜，貴又不恨，故爲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亦從可知

也。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爲亂。<sup>③</sup>《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故制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疏**正義曰：此「節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

畔逆之事。」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者，言家族衆多，必致禍亂。家族衆而得寧者，普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得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

①「爲」，原作「謂」，據阮本改。下「此爲貴者制法也」放此。

②「文」，原作「功」，據殿本、庫本、阮本改。

③「爲」，阮本作「作」，余本、岳本同，閩、監、毛本同。

毒」者，此《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言民之惡者，貪爲禍亂，安爲荼毒之行，以害於人。民多如此，故云「三事天下甚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

雉，家富不過百乘」者，以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百乘。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

**注**「古者」至「之一」正義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師爲軍」，<sup>①</sup>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sup>②</sup>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

鄉。凡軍制，《大司馬》云：「<sup>③</sup>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

《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

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

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

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

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十

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

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

乘，士千人，徒一十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

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二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

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sup>①</sup>「大司馬云五師爲軍」，案「大司馬」當爲「小司徒」之

誤。《五師爲軍》，《周禮·小司徒》文。

<sup>②</sup>「家」，衛氏《集說》作「人」，是。案鄭注《小司徒》：「軍

萬二千五百人。」

<sup>③</sup>「大司馬云」，案：此「大司馬」亦爲「小司徒」之誤。

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卜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①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馬質》云：「②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甸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輪，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

丈、長三丈爲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爲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爲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三義。鄭之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案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焉，與鄭此注異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

① 牧誓，浦鏜校云：「『牧誓』下當脫『序』字。」

② 馬質，原作「質人」，據浦鏜校及孫詒讓《校記》改。

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十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sup>①</sup>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子云：「天無一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

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亡，無也。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

①「云伯氏駢邑三百家」，浦鍾校云：「『云』當『奪』字誤。」

「家」衍文。」

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簋豆有加。貴，秩異者。

**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

章疑者，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別微

者，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春秋》不稱

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卒」，不稱其楚、

越王喪葬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書「葬」，則當稱

「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案《春秋》

越子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

非當時之事也。「禮，君不稱天」者，謂諸侯之君，臣子

不得稱之曰「天公」，避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

夫，家臣不得稱之為「君」，辟諸侯也。恐民之惑也

者，所以不稱者，恐民之疑惑也。《詩》云「相彼盍旦」，

尚猶患之」者，鷦鷯是求旦之鳥，夜中而鳴，以求早日，不

可得也。言人視彼求旦之鳥，欲反夜作晝，是鳥無識也。

求不可得之物，人猶尚惡之，況人上僭於君，求不可得之

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注**「春秋」至「昆弟」正

義曰：所引《春秋》傳者，案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公羊

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若書「葬」，當書

「葬楚莊王」。辟其王之號，故不書「葬」。云「臣者天君」

者，言臣尊君如天，故云「臣者天君」。云「稱天子為天王」

者，則《春秋》稱「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云「稱之曰

主，不言君，辟諸侯也」。則下引《周禮》「主友之讎」，是稱

主。此據臣下自稱己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

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

「為其君布帶繩屨」，《傳》云：「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

言之，諸侯亦稱主。《下曲禮》云「執主器」，謂君也。大夫

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士句謂荀偃為主，云「事

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者」，案《魯語》

云「季孫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是

也。**注**「盍旦」至「衆也」正義曰：此逸《詩》也。言

夜是闇時，此鳥必欲求明，是求而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

而為日，猶若臣之僭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注**「同姓至

服爾」正義曰：云「其非此，則無嫌也」者，謂作此先王、

①「父」字原脫，據殿本、庫本及浦鏜校補。

②「主亦有以語肥也」，主下原有「者」字，據殿本《考證》及惠棟、浦鏜、阮元三家校刪。「語肥也」原作「御服乎」，據庫本改。

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則無所嫌疑，得同車也。云「僕，右恒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云「唯在軍同服爾」者，案《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旅。」又《公羊》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惡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己。

**疏**正義曰：所引《詩》者，《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其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偕於死亡，則於生存信。《詩》云：「先君之思，

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伋，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坊人偕死嚮生之事。

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謂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者，謂在上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偕於死者。先亡者而後存者，亡，謂身爲國事亡在外。存，謂存在於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可以託一者，謂在上以此化民，民皆仁厚，皆可以大事相付託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此《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姜之詩。言歸姜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以勗爲畜，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伋，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以畜孝於寡人。「民猶偕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尚偕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

**注**言不一至「存信」正義曰：「偕」，謂苟且。言人既不苟且棄偕於死亡，

則於生存在者不棄薄信著矣。

**注**「此衛」至「寡人」正

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吳模云：①，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

君子約言一者，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

小人先言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亂也。」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

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②言其尊。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上古之君也。

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取民言，③

則民報禮重之事。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一者，酌，取

也。言在上人君，取下民之言以爲政教，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下之民，仰君之德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

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也，故云「下天上施」。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下不天上施，則亂」者，言在下

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起也。民之報禮重一者，以君子

①「戛」，原作「晁」，據阮本改。

②「愛」，阮本作「受」。阮校云：「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今按：余本、撫本亦作「受」。

③「言」，原作「心」，據衛氏《集說》改。按：經文作「民言」，則當作「言」明矣。



在上，用信讓以臨百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此《詩·大

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芻蕘之賤者。引之者，證「上酌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禮也。言

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

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

龜正之，武王成之。』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

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

臣歸美於君。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

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

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

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

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

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

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

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

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①今《大誓》無此

章，則其篇散亡。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之事。凡有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下經

論子於親。各引《詩》、《書》以結成之。其經首皆言「子

云」。《詩》云「考卜惟王」至「武王成之」者，此《大

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卜惟王者，言稽

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鎬京」者，度，謀也。

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鎬京。惟龜正之一者，謂龜能正

其吉兆。武王成之者，謂築成都邑。《君陳》曰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者，嘉，善也。猷，道也。

言爾有善謀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

①「辭」，原作「亂」，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者，言先告君於內，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於

乎！是惟良顯哉」者，既推德於君，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德惟良善顯明哉！」《泰誓》曰：「予小子

無良」者，克勝也。武王云：我之克紂，非我武，惟我文考

無罪於天，為天所佐。若紂克於我，非我文考有罪，惟我

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也。**注**此臣歸美於君」正

義曰：下經始據臣之於君，此經據凡人相於而云「歸美於

君」者，以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惟龜正之」歸美於

君以證之。**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正義

曰：知君陳，蓋周公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

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

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

弟也。**注**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正義曰：鄭

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

祭於畢 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篇散

亡。<sup>①</sup>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論語》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以己善駁

親之過。《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

謹。』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

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

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疏**正義曰：上文承「善則稱親，

則民作孝」，故此節廣明為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

孝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弛其親之過者，弛，謂棄

忘。若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藏記在心也。高宗

云：此《尚書》·《說命》之篇，論高宗之事，故言高宗

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

年之內，其惟不言政教。「言乃謹」者，謂三年服畢之

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注**高宗，殷王武丁也，

名篇，在《尚書》。正義曰：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

《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名篇，在

《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言，與《書》之文不同者，

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之訓》，<sup>②</sup>此經有「高宗云」，

<sup>①</sup>「篇」，原作「事」，據浦鏜校與鄭注改。

<sup>②</sup>「文」，原作「之」，據阮元、趙氏《要義》改。

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

云：「從命不忿，<sup>①</sup>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不倦，君子於父母尚和順，<sup>②</sup>不用鄂鄂。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詩》云：「孝子不匱。」一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疏**正義曰：《詩》云「孝子不匱」者，是《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告

太平之詩，言孝子行其孝道，不有匱乏之時。子云：

「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睦，厚也。黨，猶親也。故君子因睦以合族。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爲瘡。」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

猶更也。瘡，病也。

**疏**正義曰：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者，

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爲孝，故君子因此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此《詩·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故父兄刺之。令，善也。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

綽綽然而有寬裕。一不令兄弟，交相爲瘡者，瘡，病也。

言無德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爲病害。子云：「於父

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

廣孝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

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sup>③</sup>

**疏**正義曰：注，車於一

位等。一以父之執友，得乘其車，不得衣其衣。以衣在

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知，今與己位等者，若

尊卑懸絕，假非執友，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己位等」。

但是父之執，故不可衣其衣也。子云：「小人皆

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辨，別也。子

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同位，尊卑等，爲

其相襲。《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

<sup>①</sup>「忿」，陳澧《集說》云：「一說：忿，當作『怠』，亦通。」

王夫之《章句》、王引之《述聞》並從此說。

<sup>②</sup>「君」，阮本作「者」，閩、監、毛本同，余本、撫本、岳本同。按：作「者」，屬上讀，義勝。

<sup>③</sup>「今」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案《正義》亦有「今」字。

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疏**正義曰：「書云『厥辟不

辟，忝厥祖』，此《尚書·大甲》三篇，伊尹戒大甲之辭。

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言爲君不自尊高而與臣子相褻，則辱其先祖也。若爲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故鄭注云「君父之道宜尊嚴」也。此則因「君」見「父」耳。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

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孝上施，言

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儒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儒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君子

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

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

天子、諸侯也。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

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

民追孝也。有事，有所尊事也。① 以此坊民，民

猶忘其親。」② **疏**正義曰：「示民有事也」者，言所以

「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下示於民，有所尊事故也。

「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者，言人君修立宗廟，恭敬

祀事者，下教於民，追孝於親也。子云：「敬則用祭

器。祭器，簋、豆、簠、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

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故君子不以菲廢

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

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故

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

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

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

福。」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

《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

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

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君子饗燕，

① 「尊」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魏氏《要

義》補。

② 「以此坊民猶忘其親」，此九字經文原在本節《正

義》之後，今據阮本移置於此。

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疏**正義曰：前經坊民以爲孝之道，此

經教民以爲敬行義之事。「故君子不以菲廢禮」者，菲，

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非薄，廢禮不行。「不以美沒

禮」，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也。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者，

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也。紂之國中，奢而慢禮，雖殺

牛以祭，不如西鄰文王國中以爲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

祭儉而恭敬故也。「寔受其福」，寔，實也，言實爲神所加

福祐。「《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者，此《大雅·

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盡也。言君臣上

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卜倫之義，盡飽以德。**注**

「東鄰」至「信矣」正義曰：「東鄰，謂紂國中也」，既云「東

鄰、西鄰」，總據一國之辭，非唯紂、文王一身而已，故云

「國中」，言一國皆然也。云「此辭在《既濟》」者，是《既濟》

九五爻辭也。鄭注《易》九五曰：「互體爲《坎》也，又互體

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

方，西鄰象也。」此注「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此文

異。又注云「《離》爲牛」，是東鄰之祭殺牛也。則鄭之《易

注》，九五一爻，有《坎》有《離》。此注總論《既濟》之卦，下

體爲《離》，上體爲《坎》，與《易注》不同者，但《易》含萬象，

俱得明義也。此據一國風俗奢儉，故舉豕、牛以言之，不

得以天子、諸侯俱用大牢爲妨。子云：「七日戒，三

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

敬也。戒，謂散齋也。承，猶事也。醴酒在室，醕

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淫，猶貪也。

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尸飲三，衆賓飲

一，示民有上下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

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因其酒肉，聚其

宗族，以教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群昭群穆皆至而

獻酬之，咸有薦俎。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

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詩》云：「禮儀卒

度，笑語卒獲。」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

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

祀恭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七日戒」者，謂散齋

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承一人焉以爲尸」者，

謂承奉一人焉，尊之爲尸也。「示民不淫也」者，淫，猶

貪也。然醴齊、<sup>①</sup>醕齊、澄酒，味薄者在土，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

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故堂上觀乎室」者，沈重云：「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

「堂下觀乎上」者，謂在堂下之人，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爲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

「《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者，此

《小雅·楚茨》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注**：澄酒，一至「尚味」，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醕齊，故云「清酒」也。以此「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

《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醕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也。以此云

「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醕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醕在戶」爾。

**注**：主人一至，獻賓一。正義曰：知「主人、主婦、上賓獻

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性》文也。子

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

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

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

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疏**正

義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偯之事。

「賓禮每進以讓」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者，上既云殷、周弔節不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

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

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子

①「醴」，原作「體」，據阮本改。

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

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

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沒，終

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

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

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以此坊民，子猶有

弑其父者。」弑父，不子之甚。**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民追孝於親，<sup>①</sup>諸侯未終喪之前，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

事也。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

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

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沒喪，不稱君」者，沒，終

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

令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

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李克弑其君之子奚

齊」。<sup>②</sup>十年，「李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

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注**，謂反哭時也。正義

曰：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

者」，即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

夕禮》云「乃反哭，人，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注**「春秋」

至「君矣」正義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

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

年弑而經書「弑其君」，是史之策書臣子稱君也。子

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不貳，

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sup>③</sup>君子有君，

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

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

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

卜貳圉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

<sup>①</sup>「此」字原脫，據阮本、衛氏《集說》補。

<sup>②</sup>「李克」，毛本、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作「里克」，與《春秋》三傳合。下同。

<sup>③</sup>「叔段」，原作「椒段」，據余本、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上下也。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

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

其室也。臣亦統於君。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之重者。以此坊

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疏**正義曰：此「節

明事君父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

者，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

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若鄭叔段貳君於兄也。「故

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君子，謂國君之子。有君在，不謀欲

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為政之遲，故欲速為仕也。「唯

卜之日稱二君」者，二，當為「貳」，謂副貳也。謂君有事

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為君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

某」告龜筮也。小民不疑者，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

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

於君之尊也。**注**「自貳」至「圉也」正義曰：案隱元年

《左傳》稱鄭莊公弟共叔段封於京邑，請西鄰北鄙貳於己，

段又收貳以為己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

外，國中不堪更有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云「卜

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而適子為君卜也。云「二，當為「貳」者，小

「二」是「一」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

取「一」之「二」，故轉「二」為「貳」也。云「惟卜之時，辭得曰

「君之貳某」爾」者，言嗣子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貳，

惟代君臨卜之時得稱「君之貳某」。所以然者，敬重卜之

神靈，不敢私顧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

卜，辭窮不得不稱「君貳」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

王肅不曉鄭旨，乃引傳云「大子之貳」，又云「子者，身之

貳」，又以「旁人稱貳」而難鄭，其義非也。云「晉惠公獲於

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①**曰「其卜貳圉也」者，鄭以書傳

無世子為君卜稱貳之文，故引僖公十五年《左傳》之文以

證君貳之事，與此經文不正相當，取其一邊耳。「惠公獲

於秦」者，案僖公十五年《傳》稱晉惠公被秦伯所納，既而

背秦，秦伯伐之，戰於韓，被秦所獲，命其大夫歸立其子圉

為君，稱卜副貳之子圉，令為君。子云：「禮之先幣

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此禮，謂所執之摯

①「擇」，原作「釋」，據阮本改。



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

《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

「禮之先幣帛也」，謂相見之禮，先於幣帛。言先行相見之禮，乃後用幣帛。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一者，先相見，是「先事」，而後幣帛，是「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

者，利，貪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也。

「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者，辭，謂辭讓。言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己情，則有利欲，故民爭。<sup>①</sup>「故君子於

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者，饋，遺也。視，納也。言君子之人，於有他人饋遺己者，已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

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此《易·無妄》六二爻辭。<sup>②</sup>《無妄》、《震》下《乾》上，六二既在《震卦》居中得位，宜合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祿，猶不耕穫刈，不菑畲田，無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

**注**「田一」至「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

云：「田一歲曰菑」，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柔田也。」「三歲曰畲」，孫炎云：「畲，舒緩。」《周頌》傳亦云「三歲曰畲」。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

利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穫者之遺餘，拊拾所以為利。故君子

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

<sup>①</sup>「民」，阮本「民」下有「為」字，閩、監、毛本同。

<sup>②</sup>「無妄」，阮校云：「毛本『無』作『无』。」浦鏜校云：「當從毛本作『无』。下同。」

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sup>①</sup>《詩》云：「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

陳、宋之間謂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

非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弃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

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

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

舊無大故，則不弃也。」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

利，以亡其身。」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

民之事也。不盡利以遺民一者，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

以餘利遺與民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

寡婦之利」者，此《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

言幽王無道，矜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

歲豐稔，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

之穧束，與寡婦拊拾以爲利。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

「食時不力珍」者，力，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

用力務求珍羞。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一者，言大夫無

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

貪其利以厚己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者，

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己，故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

取妻之時，無以花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禮。德音莫

違，及爾同死一者，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汝

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爲

義，凡有「意」。則云采此葑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并

采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

利，當遺與於下。一則云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之惡并

棄其葉。據下體有苦惡之時，言交友之道，無以一處之

惡，并棄其餘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至於死。

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

惡，則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注「葑蔓」至「棄也」

正義曰：案《詩傳》云：「葑，須也。」《爾雅·釋草》云：

「須，葑從。」陸璣云：「又謂之從，吳人謂葑從，蔓菁。」幽

州人或謂之芥。」云「菲，當類」者，《釋草》云：「菲，薺菜。」

郭景純云：「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云

①「無故不」，余本、撫本、阮本作「不無故」。

②「吳人謂葑」，浦鏜校云：「四字衍。」蓋據《蟲魚疏》

校也。

「采葑非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當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以下所注，更別生一義，與《記》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以注《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於，所以云「故親今疏」。云「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者，此謂根惡，但取葉處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可以惡處并棄其善也。《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此注，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詩》云：「伐柯如

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奔淫之事，<sup>①</sup>夫婦重慎之義也。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夫禮，坊民所淫」者，淫，貪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非直是坊民淫佚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佚，則當云「坊民淫」，不須云「所」也。「章民之別」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sup>②</sup>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紀也。「民猶有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詩》云「伐柯如之

①「奔淫」，衛氏《集說》作「淫奔」，義勝。

②「以為民紀者也」，按孔疏：「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紀也」。然則出文「以為民紀者也」上脫「使民無嫌」四字。

何？匪斧不克」者，此《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菽種如之何？橫從其畝」者，菽，種也。橫，行也。言將種麻如之何？必須橫行耕治其田，然後得麻。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厚，猶遠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

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吳，大伯之

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疏**正義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爲妾之事。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者，妾既卑賤，不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

《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即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

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雜記則有

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

「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

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略言卒而已，皆爲同姓諱之。鄭與何休皆以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何異也。

**注**「孟子」至「且字」正義曰：若既筭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子云：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交爵，謂相獻酢。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同姓也。以

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疏**正義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

「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

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交爵，若

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裸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是也。

**注**：「同姓」至「未聞」正義曰：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事」是也。云「其國未聞」者，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又案王饗諸侯及

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於同姓，雖爲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裸，后與王俱裸，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裸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裸。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異姓也。

《內宰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也。」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爲友。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大故，喪、疾。①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

《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

於德也。諸侯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

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故君子遠色，

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不以手相

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

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

左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偕之。姑、姊妹、女

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女子十

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

坐，遠別。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疾，問

之，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以此

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亂族，犯非妃匹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佚之

事。「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中網者皆取之。

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故云「漁色」。

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嚮

①「疾」，阮本作「病」，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同。

內取國中，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

「御婦人則進左手」者，以御者之禮，婦人在車上左廂，<sup>①</sup>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在前，轉身向右，微偕婦人。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略問增損而已。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疏**正義曰：「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者，<sup>②</sup>謂親迎之時，壻見於舅姑，舅姑，謂婦之父母也。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是也。『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故親以女授壻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①

「在」，原作「於」，據阮本、阮校改。

②

「舅姑」二字原不重，據毛本、殿本、庫本、阮本補。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中庸第三十一

正義曰：案鄭《口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

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

「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之謂道。<sup>①</sup>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曰教。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

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小人閒居爲不

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

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

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

肆盡其情也。若有覘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

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

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

也。**疏**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謂子思

欲明中庸，先本於道。天命之謂性一者，天本無體，亦

<sup>①</sup>「之之」，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衛氏《集說》皆作「之是」。

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於下，是「修道之謂教」也。

**注**「天命」至「曰教」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案《易·乾·象》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為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為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養者多，<sup>①</sup>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為一，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

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知、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鑲印。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sup>②</sup>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修行仁、義、禮、知、信以為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

①「養」，原作「義」，據浦鏜校改。

②「下」，原作「不」，據阮本改。



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況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恒恐迫畏懼於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恒懷恐懼之。不覩不聞，<sup>①</sup>猶須慎懼，況睹聞之處，<sup>②</sup>恐懼可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其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sup>③</sup>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焉。<sup>④</sup>仲尼曰：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① 「恒懷恐懼之不覩不聞」，衛氏《集說》無此九字，且不覩「爲上句事，此處不煩重提，疑衍。

② 「睹」，衛氏《集說》作「人」，疑是。

③ 「至」，毛本作「致」，衛氏《集說》同，疑是。

④ 「得」字原脫，據殿本、庫本及衛氏《集說》補。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子

曰：「道其不行矣夫！」閔無明君教之。**疏**正義

曰：此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君子中庸」者，

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爲常，故云「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爲常，是「反中庸」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爲中庸，容貌爲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

喜怒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反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反中庸」之事。言小人

爲中庸，形貌爲小人，而心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

憚也」。小人將此以爲常，亦以爲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

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

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乎！

「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

爲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矣」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

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以輕於道，故過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由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爲易，

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爲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知」，「不肖」勝於「愚」也。「人莫不飲食

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①張華辨鮓，師曠別

薪，②侍郎爲青州刺史，③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

①案異義云：王國維校云：「《正義》所引《異義》，皆許慎《五經異義》。此所言皆晉以後事，絕非許君書，或

《隱義》之誤歟？」

②師曠別薪，按：「師曠」當爲「荀勗」之誤。荀勗別薪

事，先見于《世說新語·術解》，後見于《晉書·荀勗傳》。本傳云：「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足

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是其事也。

③「符」，原作「符」，據毛本改。

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sup>①</sup>「子曰：『道其不行久矣

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閔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注**「反中」至「庸也」，正義曰：「反中庸

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為常，是反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自以為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為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

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疏**正義曰：此「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

後至於中庸也。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其斯以為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注**

「舜之言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受禪成功曰舜。」

又云：「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我也。言凡人自謂

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疏**正義曰：此「經明無知之

人行中庸之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

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sup>②</sup>罟，網也。獲，謂柞罾也。陷阱，謂坑

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sup>③</sup>似無知之人為嗜欲所驅，入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

①「晉書文」，浦鏜校云：「知味者」三字誤「晉書文」。

②「謂」，阮校引盧文弨云：「謂」，疑當作「為」。

③「網」，浦鏜校云：「網」，衍字。

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月一月而守之，如入陷阱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難，爲之難。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言顏回選擇

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胸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

「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之。「中

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爲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爲，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爲之難也。

子路問強。強，勇者所好也。子曰：「南方之強

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言三者所以

爲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寬柔

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南

方以舒緩爲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衽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猶

席也。北方以剛猛爲強。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更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更，強哉矯！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爲「色」。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問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庾氏云：「問強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爲南方？爲北方？爲中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既竟，夫子遂爲歷解之。南方，謂荆、揚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己，己亦不報，和柔爲君子

①「揚」，原作「陽」，據衛氏《集說》改。

之道，故云「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卧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生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沖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爲南北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強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強哉，形貌矯然。

**注**，此抑「至」強貌。正義曰：「此抑女之強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強，又見南方之強，又見北方之強，唯抑而之強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抑女之強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改變已志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強貌」者，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強貌」也。

子曰：「素隱行怪，<sup>①</sup>後世

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徼」之

徼。<sup>②</sup>徼，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僂譎，以作後

世名也。弗爲之矣，耻之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

而廢，吾弗能已矣。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

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唯

舜爲能如此。君子之道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

費，猶僂也。道不費則仕。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

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

<sup>①</sup>「素」，朱熹《中庸章句》：「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按：見《漢書·藝文志》。

<sup>②</sup>「如」，閩、監、毛本作「爲」。張敦仁《考異》云：「據下注：『素，讀皆爲徼。』與此相承，改作『爲』者是也。」疏放此。

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詩》

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

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謂匹夫匹

婦之所知所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

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

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弗為之矣」者，耻之也。如此之

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

**注**「素，

讀如「攻城攻其所恃」之恃」正義曰：《司馬法》文。言身

隱而行僂譎，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

**注**「不為時人之隱行」正義曰：謂作僂譎求名是也。

君子以隱，終始行道，不能止也。「君子」至「能之」言

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值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為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不為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

**注**「唯舜為能如此」正義曰：知者，

《史記》云：「舜耕于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是不見知而不悔。」「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

費，猶僂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芻蕘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

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故別起

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知之易，<sup>①</sup>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

**注**「與讀爲「贊

者皆與」之與」正義曰：《上冠禮》文。其饗冠者，「贊者

皆與」，謂干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

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天地之大也，人猶

有所憾」者，<sup>②</sup>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

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

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爲難，大小

兼包，始可以備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

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

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

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

**注**「聖人盡兼

行」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

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

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

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者，此《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

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翱翔得所；聖人之德，下

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

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

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

婦之所知所行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雖起於

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

以爲道。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詩》云：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

視之，猶以爲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

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尚遠之，明爲道不

可以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人有罪

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

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

<sup>①</sup>「知之易」，此三字原脫，據阮校引惠棟校宋本及浦鏜

校補。

<sup>②</sup>「人」字原脫，據阮本補。

能。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違，猶去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素，讀皆爲「素」。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援，謂牽持之也。正己而不敢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則外能及物。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於人身，但人能行之於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言人爲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行，則己所行可以爲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於己，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豳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爲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而求道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



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己身也。「忠恕違道不遠」者，<sup>①</sup>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遠也。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善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人亦不願故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己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如己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己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則己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常也。謂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謂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之。有餘，不敢盡，謂己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於人。「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於行。「行顧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顧視於言也。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行相

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至「行乎患難」，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sup>②</sup>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亦隨其俗而守道不改；<sup>③</sup>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也。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人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

「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

①「者」，原作「也」，據毛本、殿本、庫本改。

②「行其」，「其」字原脫，據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補。

③「亦」，原作「雖」，據毛本、浦鏗校及阮校引惠棟校改。

當自正己而行，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己者。《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焉，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晝曰正，棲皮曰鵠。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瑟琴，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疏

正義曰：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

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似鼓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正義曰：因

①「雖」，阮校引浦鏜云：「雖」，疑「言」字誤。

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明，猶絜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猶絜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絜，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左右。想見其形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恒須恭敬，況於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爲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降之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夫，語助也。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保，安也。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名，令聞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爲「滋」。覆，敗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一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sup>①</sup>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子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圖錄，<sup>②</sup>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案《援神契》云：「丘爲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

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故栽者培之」者，<sup>③</sup>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sup>注</sup>「栽」讀「至」曰栽。正義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者，案《詩·大明》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有所識，天爲之生配，謂生大姒。此「栽」爲栽殖者，「栽」容兩義：亦得爲識，亦得爲殖。此對「傾者覆之」，故以爲殖。云「築牆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昏正而栽」，謂立板築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此《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言善樂君子，

①「佑」，原作「化」，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圖錄」，原作「王錄」，據庫本改。

③「下」者，原作「傾者覆之」，據殿本、庫本及浦鏜校改。

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

「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爲也。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

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

文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

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繼

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

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

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武王末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

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末，猶老也。

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

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

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

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

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

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

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疏**正義曰：

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

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上，庶人葬祭祀之禮。各

隨文解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

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

行之，文王以武王爲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

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

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

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

「衣，讀爲殷」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爲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sup>①</sup>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武王末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末，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乎定天下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等，無間尊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己之祿祭其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爲大夫，祭以上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己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

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

**注**「末猶」至「卑變」正義曰：「末，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觀兵於孟津，白魚入王舟，是老而受命。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案《詩·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王迹起也。云「先公，組紕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紕，大王之父，一名諸熱。《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類立。」<sup>②</sup>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一又《世本》云：「亞圉雲都生太公組紕諸熱。」<sup>③</sup>則叔類、組紕，諸熱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大王、

①「服」，阮校云：「毛本『服』作『衣』。」

②「類」，原作「類」。據衛氏《集說》及孫詒讓《校記》改。下同。

③「都」字原脫，據沈鍾校與孫詒讓《校記》補。

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紃以下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爲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衮，則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啻至諸鬯。若四時常祀，唯后稷及大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鬯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鬯。」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①云「則追正者，改葬之矣」者，以大王、王季身爲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祇得爲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爲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子曰：「武王、

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脩，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①「或有至字誤也，孫詒讓《校記》云：「『或有』句未詳」。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續」。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示，讀如「真諸河干」之真。真，<sup>①</sup>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疏**

正義曰：以前經論文王、武王聖

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各隨文解之。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言文王有文德，爲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達孝之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者，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

賢也」是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者，事，謂薦羞也。序，謂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者，旅，衆也。逮，及也。謂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末燕時，以毛髮爲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真諸河干」之真。真，置也」者，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

①「真」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爲「謀」。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蜾蠃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故爲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天下之達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sup>①</sup>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己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謂貪榮名也。勉強，耻不若人。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爲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之。<sup>②</sup>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爲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

① 「一」，王念孫云：「『一』字，衍文也。此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而誤衍耳。」疏同。詳《經義述聞》。

② 「之」字原脫，據阮本補。

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

「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絕也。「人

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為人君當勉力行政。「地道敏

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為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

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sup>①</sup>以地之生

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夫政也者，蒲盧也」，

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為己子，善為政者化養他民以為己民，

若蒲盧然也。「故為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

故欲為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明君欲取

賢人，先以脩正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

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

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者，仁，謂仁

恩相親偶也。<sup>②</sup>「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

親己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

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

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

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

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故君

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

之道，必先以孝為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祐助也，

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

「天下之達道五」者，<sup>③</sup>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

在身為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

五道。五事為本，故云「道」。三者為末，故云「德」。若行

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

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

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或

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及

① 力，原作「方」，據阮本改。

② 「恩」，阮本作「愛」。

③ 道下原有「紀」字，據經文禮。

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sup>①</sup>「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sup>②</sup>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唯三五而已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爲基。**疏**正義曰：前文夫子答哀公爲政須脩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贊天地動善龜也。<sup>③</sup>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覆前文「或學而知之」。<sup>④</sup>若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一也」。「力行近乎仁」者，

此覆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耻近乎勇」者，覆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耻，勤行善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sup>⑤</sup>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上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疏**正義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

①「善龜」，毛本、殿本、庫本作「鬼神」。

②「覆」，原作「則」，據《欽定禮記義疏》及阮校引惠棟校宋本改。

之次目也。「體群臣也」者，<sup>①</sup>體，謂接納。言接納群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

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

「脩身則道立」者，此「經覆

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

不為邪惡，則道德興立也。

「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

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

「敬大臣則不眩」者，眩，

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

惑」，謂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家衆事。但所

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

「體群臣則上之報禮

重」者，群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為君死

於患難，是「報禮重」也。

「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

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

「來百工則財用

足」，百工，典財用也。

<sup>②</sup>君若賞資招來之，則百工皆自

至，故國家財用豐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人，<sup>③</sup>

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

「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

故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

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sup>④</sup>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藥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疏**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尊其位，重

①「體群臣也者」，此五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典」，阮本作「興」，閩、監、毛本同。按：作「興」義勝。

③「人」字原脫，據殿本、庫本補。

④「恩」，原作「惡」，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sup>①</sup>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工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小則廩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注**「尊重」至「其食」 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者，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爲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

爲「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桑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桑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算其所爲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一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爲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爲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

<sup>①</sup>「臣」，阮校云：「監、毛本『臣』作『官』。下『任使屬臣』同。」

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

**注**

「人不能病之」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疾。人若行不豫前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獲乎

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

**疏**

正義曰：此明爲臣爲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

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者，<sup>①</sup>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

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

說有大至誠。

**疏**

正義曰：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

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爲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

①「不信」，「不」上原有「則」字，據毛本刪。

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一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注** 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脩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己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為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疏** 正義曰：此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

**①** 「成」，阮本作「知」。撫本作「誠」，衛氏《集說》同。案前文注云：「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然則作「誠」近是。

「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說學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有明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習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唯天下至誠，

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疏**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

「唯天下至誠」者，謂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爲聖人也。「爲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由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其次致曲。曲能

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衆。「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爲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爲善，人無復爲惡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爲能化惡爲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注**，其次「至，善也」<sup>①</sup>正義曰：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

①「次」字原脫，據阮本補。



由明而致誠，是賢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次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者也」，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如《月令》「鳩化爲鷹」，是爲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疏**正義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

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sup>①</sup>必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sup>②</sup>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者？<sup>③</sup>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桑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其曰孽。謂惡物來爲妖傷之徵。若魯國「鸛鳴來巢」，以爲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爲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

① 「國家」二字原倒，據阮本乙正。

② 「又」，阮本作「文」。阮校云：「毛本『文』誤『又』。」今按：作「又」未必誤，存疑。

③ 「異」，浦鏜校云：「『異』字下當脫『本無今有』四字。『爲』，疑『謂』字誤。」

者，禍，謂妖孽。福，謂禎祥。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 「不善，必先知之」

者，不善，謂禍也。

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豫知

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

**注**雖其時有

小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正義曰：鄭以聖人、君

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

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

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

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德，此妖孽爲有至誠能知

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

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三

川皆震，<sup>①</sup>爲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

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號國地名。周惠王問

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

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檣杓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

在牧。周之興也，鸛鷺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

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是內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爲

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爲至誠能知者出也」。「誠

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言人能至誠，所以自

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疏**正義曰：「誠者，自成

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

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能自道達於己，故

云「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

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言貴至誠。

**疏**正義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

則能與萬物爲始終；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

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

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誠者非自成己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以至誠成己

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

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

**疏**正義曰：此經明己

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己身而已，又能成就外

①「三」，原作「二」，據足利本、阮本改。

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興立，故云「成己，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猶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間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微」。

**疏正** 義曰：「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

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其為物不貳，<sup>①</sup>則其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疏正** 義曰：「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

①「貳」，王引之云：「『貳』當『貳』之譌。貳音他得切，即『忒』之假借字。『貳』與『側』為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注內『無貳』當作『無忒』，《正義》『差貳』當作『差忒』。貳亦差也。陸氏不能釐正而音二，失之矣。」詳《經義述聞》。

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

「高明配天」，言聖

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

「悠久無

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

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

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

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長

久，故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爲而

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爲而道德成就。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

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

至誠，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忒，以此之故，能生殖

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天地之道，

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

著見成功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

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

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

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

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

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

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

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

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

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如

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

是與？疏正義曰：此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

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

狹小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

昭之多」。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地之初時，唯撮

土之多。言多少唯一撮土。「振河海而不泄」者，振，收

也。言地之廣大，載五岳不爲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

①「載五岳不爲重」，「不爲」，阮本作「而不」。阮校云：

「閩、監、毛本作『載華嶽而不重』。」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sup>①</sup>言山之初時，<sup>②</sup>唯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爲之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爲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爲高，水或衆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此

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爲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爲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已。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

不已」。

**注**《易》曰：「君子慎德，<sup>③</sup>積小以高大」。

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辭。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爲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高大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聖人優優然寬裕其道。「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百。「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

<sup>①</sup>「之」，原作「乏」，據阮本改。

<sup>②</sup>「時」，原作「小」，據殿本、庫本、阮本改。按：上下文凡三言「初時」。

<sup>③</sup>「子」，案鄭注「子」下有「以」字，與《易》合。

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燗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子欲行

聖人之道，當須勤學。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一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

育物之精微，言無微不至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注**

「溫，讀如「燗溫」之溫」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燗尸俎。」是燗爲溫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者，謂賢人舊學已精孰，在後更習之，猶若溫尋故食也。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興，謂起在位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保，安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賢人學

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

知，保安全其己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疏**正義曰：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己以此之故，不敢專輒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非天子不議禮」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

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己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己，先說以自謙也。

**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正義曰：孔，謂孔穴。孔穴所出，事有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三王之禮。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為



登<sup>一</sup>。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sup>①</sup>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

《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微，或爲「登」。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

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射，厭也。永，長也。**疏**正義曰：

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爲天下之道，行則爲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于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己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微，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

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

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共贊明殷禮，<sup>②</sup>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

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

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

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

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

焉，其寡過矣乎，言爲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微，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

①「建」，王引之云：「『建』當爲『達』，字形相近而譌。詳《經義述聞》。」

②「共」，阮本作「其」。

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  
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  
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  
「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  
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  
爲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  
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  
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  
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是也。  
「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  
與三王合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  
逆也。言已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sup>①</sup>謂與天  
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  
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  
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  
爲，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  
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  
「知人也」。

**注**「知天」至「同道」正義曰：以經云「知

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道陰  
陽，生成萬物，今能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  
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  
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  
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  
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案  
《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鄭云：「木火之神  
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  
是鬼神以生成爲功，天地亦以生成爲務，是「鬼神之狀，與  
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者，解經「知人」之  
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  
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世同道」也。「遠之則  
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爲世法則，若遠離之，  
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  
已。《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  
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  
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

①「建」，王引之云乃妄增。詳《經義述聞》。

引《詩》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常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sup>①</sup>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

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

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

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

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

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

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

山川之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

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

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聖人制作，

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

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

也。幬，或作「幬」。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

知，足以及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及有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及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及有

敬也；文理密察，足以及有別也。言德不如此，不

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言其臨下普遍，思慮深重，非得其時，

不出政教。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

尊而親之。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

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至誠，性至

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

①「常」，阮校云：「閩、監、毛本作『嘗』。」

經》也。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人人自以德

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惇惇」之惇。<sup>①</sup>惇惇，<sup>②</sup>

懇誠貌也。肫肫，或爲「純純」。苟不固聰明聖知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

春秋傳曰：「木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

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

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

文章露見似小人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

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

顯，可與人德矣。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

猶簡而辯，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一知者，皆言

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人德，人聖人之德。《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

疚，無惡於志。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遁，

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

世，亦無損害於己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

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耳，猶不愧

於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一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

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大平和合，無所爭

也。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

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

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sup>③</sup>言不顯乎文王之

德，自君盡刑之，謂諸侯法之也。是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①「如」，阮校引段玉裁云：「如」當作「爲」。

②「惇惇」，原脫一「惇」字，據阮本、阮校補。

③「頌」，原作「顯」，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色。」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

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子思申明大

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

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

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

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

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

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脩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注**「吾志」至「之異」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

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經固足以明之」

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

事。<sup>①</sup>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

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

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

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

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

曷爲爲《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

子何爲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爲《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

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

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

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

與，語辭。言君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

與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

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

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

沒。周姬亡，其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

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漢當繼

人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

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

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

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

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

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分有」，以服事

<sup>①</sup>「先」，浦鏜校云：「先」字當爲「孔子」二字。

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舉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案《合成圖》云：①「皇帝立五始」，②「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恒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

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略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譬如「至」大也」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爲大，不可測也。「唯天」至「別也」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寬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博」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

①「成」，浦鏜校云：「『誠』誤『成』。」

②「皇帝」，《左傳》隱公元年孔疏、《穀梁傳》隱公元年楊疏引《春秋緯》並作「黃帝」，當是。

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sup>①</sup>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

『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言潤

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焉有所倚』至『浩浩其天』

以前經贊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

仁厚爾。『淵淵其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

**注**『肫肫』，讀如『誨爾惇惇』之『惇』。正義曰：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

王，惇惇然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論夫子之德深大如天，<sup>②</sup>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

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sup>③</sup>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凡人不知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以前經論夫子之德

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

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

衣，爲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絅，加於錦衣之上。絅，禪也，

以單縠爲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褰衣』，

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褰裳』，又與

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

《詩》以結之。『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

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

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

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

故曰『日益亡』。『君子』至『德矣』此一經明君子之道，

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

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

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

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脩理也。『知遠之近』，言欲知

① 謂，原作『爲』，據阮本、阮校改。

② 「深」，阮本無「深」字，閩、監、毛本同。

③ 「帝」下原爲空格，阮本不空格。潘宗周《校勘記》云：

「不應空，但或疑有『王』字。」

遠處，必先之適於近，乃後及遠。「知風之白」，白，謂所

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

「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

之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

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人德矣」，言君子

或探末以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

以入聖人之德矣。《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

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

篇，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

隱其身，德亦其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其

著見，被人探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

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

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注**

「孔，甚也」正義曰：《爾雅·釋言》文。「君子」至「屋

漏」此明君子之間居獨處，不敢爲非，故云「君子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

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sup>①</sup>猶尚不愧

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

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爲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況

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

**注**「言君」至「人乎」正義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

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

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北隅

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

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

邃之處，非人所居，故云「非有人也」。云「況有人乎」者，

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況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

君子無間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故君子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

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

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嚴假無言」，此云「奏

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

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諠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

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

**注**「假，大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曰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

<sup>①</sup>「堂」，鄭氏《集說》作「室」。



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若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

**注**「辟，君也。」正義

曰：《爾雅·釋詁》文。《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

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

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爲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

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爲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子曰：

「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

毛』，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

毛耳。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

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

音者，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

後善。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說君子之

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

法，當以德爲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①若用聲色化民，

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

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毛猶有倫，倫，比

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

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

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

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

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

極，與天地同。此一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

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

此亦斷章爲義。

**注**載讀一至後善。正義曰：案文以

「載」爲事，此讀爲「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

云「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

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毛在虛中，

猶得隊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

浩」，則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 表記第三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

①「也」字原泯滅，據阮本補。

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

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

**疏**正義曰：此一篇總論君子及小人爲行之本，并論虞、

夏、殷、周質文之異，又論爲臣事君之道，各依文解之。

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

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

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

氏之言，今依用之。此一節是孔子應聘諸國，莫能用己，

心有厭倦，而爲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歸

乎」者，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君子隱而顯」者，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

故云「隱而顯」也。「不矜而莊」者，矜，謂自尊大。莊，

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不厲而威」者，常行

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不言而信」者，不

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咸通，故所致如此。此皆夫

子白道己德而然，但假諸君子。

**注**此孔「至」辭也

正義曰：知此是「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者，以

發首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

歸也。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

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

懾也，言足信也。」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

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曰：「敬忌

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

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言也。「不

失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退

於衆人也。「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

容儀而作籋條戚施於衆人也。「不失口於人」者，口容

須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詭私曲媚於衆人也。「是

故」至「信也」此皆覆結上文。《甫刑》曰「敬忌而罔

有擇言在躬」者，《甫刑》、《尚書》篇名，《呂刑》也。甫侯

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也。言己外

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身。①今君

①「身」，阮本作「也」，閩、監、毛本同。

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可擇去之言，則上云「言足信」是也。然則敬之與忌，則是「君子貌足畏，色足懾也」。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

欲民之毋相瀆也。」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爲敬，或

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①禮不盛者以楊爲敬，受享是也。

**疏**正義曰：以前經云「君子貌足畏，色足懾」，故此經云「毋相瀆」，即是可懾之事也。

「楊、襲之不相因也」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楊衣，禮盛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楊衣，是「楊、襲不相因也」。若始末恒楊襲，是相因也。其行禮之時，或初襲而後楊，或初楊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

**注**禮盛「至」是也

正義曰：案《聘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享之時，賓楊，奉束帛加璧行享。

聘爲禮盛，故襲；享爲禮不盛，故楊。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享執

璧，璧亦是玉，於時楊衣，而云「以襲執玉龜」者，但享時雖執璧，以璧致享，比聘時執玉爲輕，故享雖有璧而楊也。

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楊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

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楊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是也。子

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疏**正義曰：以前經「毋相瀆」，故此經明行敬之時，不可以樂倦也。

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敬，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樂而不敬，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懈倦而分別也。

**注**祭義「至」必哀正義曰：引之者，證明此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子曰：「君子慎以辟禍，

篤以不揜，恭以遠耻。」篤，厚也。揜，猶困迫也。

**疏**正義曰：「慎以辟禍」者，言君子恒須謹慎，以辟禍患

也。「篤以不揜」者，篤，厚也。揜，謂困迫也。言君子

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恭以遠耻者，

又能恭敬而遠耻辱也。子曰：「君子莊敬日強，

安肆日偷。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肆，或爲

①「是一字原脫，據衛氏《集說》及下文補。」

「褻」。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僂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

**疏**

正義曰：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言君子之人，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安肆日偷者，肆，謂放恣。偷，謂苟且。

言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為苟且。經不云「小人」，文不具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者，

僂，可輕賤之貌。言君子則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僂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

若小人恒為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

**注**

擇日一至竟者

正義曰：知者，以其經云

「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之時，須擇日月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疏**

正義曰：前經明君子恒

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以其怙於無敬心故也。言數為無恭敬之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畏懼

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

《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瀆之言褻之。

**①疏**

正義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

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

「無辭不相接」者，言朝聘

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也。「無禮不相見」者，禮，謂摯幣也。摯幣所以示已

情。若無摯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此

《易·蒙·卦辭》也。《蒙卦》，《坎》下《艮》上。《艮》為山，

《坎》為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

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為褻

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

也。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

**①**

「之」，阮本作「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張敦仁《考異》云：「《六經正誤》曰作「之」誤。蓋作

「也」者，依毛居正改正。」

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報，謂禮也。

禮尚往來。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詩》

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答也。《大

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

以辟四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

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

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

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聲之誤。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

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

置法以民。」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己所能行。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三，謂安仁

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

則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

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

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右也，左也，言

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

也。《春秋傳》曰：「孰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

也。①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

者薄於仁，尊而不親。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

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

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此讀當言，道有

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

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

失於人，非性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各

隨文解之。以其與上別端，故更稱「子言之」。「仁者，

天下之表也，表，謂儀表。言仁恩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

之儀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義，宜也。制，謂裁

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報者，天下

①「人也」，阮校云：「惠棟校云：何休《公羊》作『仁之也』，與康成所引不同。盧文昭校云：《考文》引足利

本作『仁之也』，與《公羊》合。

之利也」者，報，謂禮也。禮尚往來，相反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之者，證經相報之義。《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者，此《尚書·太甲》之篇。大甲，湯孫，大丁之子。湯崩，大甲立，伊尹作書訓之，故云《大甲》。后，君也。胥，相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以自安居也；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君之與民，<sup>①</sup>上下各以其事相報。是相報答之義也，故引以結之。「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言「子曰」者，廣明以禮相報之義。寬身之仁者，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者，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自此以下，廣明仁道。凡仁道有三：一是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安仁者，無所畏惡而自安仁道。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道。一無畏而惡不仁者，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始惡不仁。今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者，言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雖天下之人廣，能行

此者，但有一人而已，喻其少也。「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者，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己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置法以民者，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己而始，乃可以施置法度於他人。「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此明仁道有三，其功雖同，其情則異，以終能汎愛，其功同也。一則無所求為而安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於罪而行仁，是異情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者，此一經申明同功異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汎施博愛，其事一種，<sup>②</sup>是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者，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知者利仁者，若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畏罪者強仁者，若畏懼於罪者，自強行仁，望免離於罪。若無所畏，則不能行仁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經明

① 「民」，原作「臣」，據阮本改。

② 「其事」，阮校云：「闕、監、毛本作『各有』，衛氏《集說》同。」

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者，若人之右手，右手是用之便也，仁恩亦行之急也。一道者左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爲左也。「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道者義也，義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得宜，然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注**

「人也」至「人也」正義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解經中「仁者人也」。仁，謂施以人恩，**②**言施人以恩，正謂意相愛偶人也。云「義也，謂斷以事宜也」，謂裁斷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義也」。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傳》文。案彼稱「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③**經不書「舍」，此執行父言舍之招丘何？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道有至義有考者，如注所云，當云，道有至、有義、有考」，義「上脫」，有「字」。言道之所用：有至，一也。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故云「有至」。有義，二也。謂仁義之中，唯有義，無仁，故云「有義」。有考，三也。考，成也。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至道以王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故云「至道以下」。

「義道以霸」者，直能斷決，若齊桓、晉文，以甲兵斷割，可以霸於諸侯，故云「義道以霸」也。一考道以爲無失者，既於仁義之中，隨取其一而成之，以道不違於理，故云「考道以爲無失也」。**注**「有至」至「性也」正義曰：知「有至」，謂兼仁義者，此經云「至道以王」，故《穀梁傳》云「仁義歸往曰王」，是王有仁義也。又案前經「道者義也」，是唯義爲道。此經云「道有至、有義、有考」，是「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但道之爲義，取開通履蹈而行，兼包大小精麤。若大而言之，則天道造化，自然之理，謂之爲道。則《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則自然造化，虛無之謂也。若小而言之，凡人才藝，亦謂之爲道。是道無定分，隨大小異言，皆是開通於物，其身履蹈而行也。云「考，成也」，《爾雅·釋詁》文也。云「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者，以考道劣於至道，又劣於義，但能於仁義之中，隨其能成就之，不失於人，謂於人不失也。云，非性也者，言考道勉強而行，以成就之，非是天性自然所稟

- ①** 「然」，阮校引浦鏜云：「然」下當脫「後」字。
- ②** 「人」，原作「仁」，據阮本及閻、監、毛本改。
- ③** 「春秋」二字原在「諸侯」下，據阮本乙正。

者。然則，至道、義道，天性有之也。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

「仁有數」者，行仁之道，有度數多少也。「義有長短小大」者，言義之爲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也。若天性仁義者，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則其數短而小。長，謂國祚久

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此明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憺傷怛，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者，證天性之仁，其數長。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德。①言豐水自然有芑，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之事。故云「武王豈不仕」，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猶如豐水豈無此芑乎？「詒厥孫謀」者，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謀，謂善謀。言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以王業遺於子孫，以燕翼子」者，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安助其子孫也。「武王烝哉」者，烝，君也。言武王有爲君之德哉！「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長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義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邶

①「德」，浦鏜校云：當作「詩」。按：浦校是也。《坊記》孔疏引《大雅·文王有聲》即作「詩」。



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絕，初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閱」，閱，容也。言我今尚不能自容，被夫放棄。皇恤我後者，皇，暇也。恤，憂也。言我有何間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行者，唯在我當身之上，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唯望終竟一身，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仁義並言，此獨說仁者，以仁事爲重，故舉仁言之，則其義可知也。

**注**「芭枸」至「之也」正義曰：「芭，枸櫞，《爾雅·釋木》文。孫炎曰：『則今枸芭也。』」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孫，謂子孫也。云，以安翼其子也」者，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案《詩箋》以「論爲傳，以孫爲順，以翼爲敬」，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與此乖者，引詩斷章，此經云，數世之仁，故以爲子孫而翼成之也。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子

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其矣。①

① 爲「字原脫，據余本、閩本、監本、毛本、阮本及衛氏《集說》補。

唯聖人無過。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仁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耻，聖人之言乃行也。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移，讀如，禾汜移一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慚怖於天人也。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耻服

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鵜，鵜鵜，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疏**此節廣明仁，故言「子曰」。

仁之爲器重者，仁是

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爲器重」。「其爲道遠」者，

以廣博覆物，是爲道廣遠也。「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

能致也」，據凡庸，於仁不能勝致也。「取數多者，仁

也」，言於萬種善事之中，論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

也。言仁恩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夫勉於仁者，不

亦難乎」，言仁爲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不亦難

乎！言其難也。「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者，

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擬度於人，欲使人必行

先王成法，則難可爲人。言人難中於古法也。以人望

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者，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於

古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是賢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者，則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已矣，語助也。此明仁道不可以古義責人，當以時事擬人，是仁恩之心。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中心安靜行仁，是天性仁者，天下之間，唯一人而已矣，言少也。」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引《詩·大雅·烝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者，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也。輶，輕也。鮮，罕也。克，能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為重，罕能舉而行之也。「我儀圖之」者，儀，匹也。圖，謀也。詩人言我與倫匹共圖謀能舉行之也。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愛，惜也。言唯有仲山甫能舉行其德，可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記人引此者，證「中心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

**注**「輶，輕也。圖，謀也。」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鄰》之篇。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行，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則後世之人瞻仰慕行也。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

愛仁德如此之甚也。「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者，言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罷極，而始休廢之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言行仁勤急，忘己身之衰老，不自覺知年數之不足。言已雖年老，謂為數淺少，不復盈足，猶行仁不止。「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者，言形貌俛俛焉，勤勞行仁，每日恒有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后已止。言行仁之道深也。熊氏云：「俛焉，謂前『儻焉，可輕賤』。以為字同而注異，熊氏之說非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者」，人人，謂天下眾人。由仁道不成，天下眾人皆失其所愛好之事。若有仁道，人皆得其所愛好之事。所愛好者，是吉慶福祥也。

**注**「言仁之至，其志」正義曰：「言仁道不成，解『仁之難成久矣』。云，人所由不得其志」，解經，人人失其所好，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多有禍害。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者」，以仁是善行，故仁者有過，其惡不甚，易可以言辭解說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者，全無過也。「子曰『恭近禮』」，禮主於敬，故恭近於禮。「儉近仁」者，以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信近情」者，信，謂言語信實，故近情也。「夫恭寡過」者，恒能恭敬，故寡少

於過也。「情可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儉易容也」者，以儉則寡求，故易容也。《詩》云「溫溫恭人，

惟德之基」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顏色

溫溫和柔恭敬之人，惟能為德之基也。引之者，結上文

「恭近禮，其過寡少，是為德之基也」。是故君子不以

其所能者病人」者，謂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

不能則為困病，是不以所能之事病困於人也。不以人

之所不能者愧人」者，謂他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若

他人之所不能，則以為愧耻，故不以人之所不能，耻愧困

苦於人。若能如此，亦仁者之行也。是故聖人之制行

也，不制以己」者，言聖人之制法立行，不造制以己之所

能。謂不將己之所能以為制法，恐凡人不能行也。「使

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者，既不制以己之所能，但制

以中人之行，使得可行，則民有所自勸勉，不能者自懷愧

耻。如此，則民得以行其聖人之言也。衣服以移之」

者，言聖人用中禮而作法，故制以禮、信、容貌，又用衣服

移大之，使之尊嚴也。朋友以極之」者，謂朋友相勸

勵，以極致於道也。欲民之有壹也」者，壹，謂專壹於

善道。所以為此教化者，欲使民人專心壹意於善道也。

《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者，此《詩·何人斯》

之篇，是蘇公刺責暴公，暴公讒譖於己，是不愧慚於人，不

畏懼於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愧於人，畏於天

也。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遂，猶成也。實，猶

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君子之德也。

耻有其德而無其行」者，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

德，當須以德行之於外，以接於人民。若有德無行，是君

子所耻，故云「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詩》云「惟鵲

在梁，不濡其翼」者，此《詩·曹風·侯人》之篇，刺曹共

公之詩。鵲是污澤也。言鵲在魚梁之上，能不濡濕其翼，

以其為善。猶如君子在朝，能稱可其服，亦為善。彼記

之子，不稱其服」者，記是語辭。言彼曹朝小人之子，內

無其德，不能稱可其在外之服。引之者，以前經言君子內

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注「鵲鵲」至「有德」正

義曰：鵲，污澤。《爾雅·釋鳥》文。郭景純云：今之鵲

鵲也，好群飛，沈於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為淘河也。

云「以不濡污其翼為才」者，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濕其翼。

今鵲胡在水中，獨能不濡其翼，故為才。案《詩》注云：鵲

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①言必濡其翼也。猶如小人

①案詩一至，翼乎，案此所謂，詩注一云云，乃毛傳文，

非鄭箋也。然則下文，與此乖者，注禮在前一云云，是

孔氏誤以此「詩注」為鄭箋也。

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役之言爲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微祿利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蔓延於條枚，是其性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言此德

當不同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亦

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sup>①</sup>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

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異於上，故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

事上帝」者，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

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

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

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

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

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涇玉鬯」者，謂享大鬼也。《棫

樸》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誠之君子。

言君子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之心，是仁

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施爲仁道也。

役，爲也。言以此求施爲於仁道也。信讓以求役禮

者，謂信實退讓，以求施爲於禮也。得之自是，不得自

是者，得之，謂得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爲是之

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其爲是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

恒行其是而不行非也。以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

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者，此《詩·大

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

莫然如葛藟之蔓草延施于條枚之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

先祖而德盛也。「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者，凱，樂也。

弟，易也。言大王、王季樂易之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之行。

引之者，證君子以聽天命，雖求福祿，不爲邪僻之行。今

以爲葛藟施於條枚，是其性也。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亦

是其性。引斷章取義，故與《詩》文不同也。「其舜、禹、文

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邪之謂

與？<sup>②</sup>以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恒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

懼，是「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者，此《詩·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

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聿，述

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帝之德，以受衆多之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者，其德不有回邪，故受四方衆國

爲天子也。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子口：先王

謚以尊名。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明君子名

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謚以尊名者，謚，謂謚號。

①「吾」，阮本作「自」，余本同，閩、監、毛本同。

②「謂」，原作「請」，據阮本改。

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跡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爲謚之時，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善惠以爲謚也。

「耻名之浮於行也」者，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爲謚者，耻善名之多，浮過於行，恐行不副於名，所以減衆善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爲謚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者，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爲之功名。所以不大尚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行之，即脩改以求處其仁厚之道，過失即改，是以求處其厚也。<sup>①</sup>

**注**，壹讀「至」所耻。正義曰：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也。今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爲謚耳。云「在上曰浮」者，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云「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者，言君子之人，唯寢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使聲譽踰越於行，是君子所耻也。『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以上經「君子耻名浮於行」，故此經明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使人」。「后稷，天下之爲烈」者，言后稷周之始

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爲業。「豈一手一足哉」者，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者，言后稷唯欲得實行過於虛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sup>②</sup>不自謂己之仁聖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① 「是」，阮本無「是」字，閩、監、毛本同。

② 「故」，「故」上原有「分」字，據阮本刪。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彊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

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疏**正義曰：此以下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

尊親之異，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今各隨文解之。

「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其甚難乎！爲之不易。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言仁道爲難。若有仁

行，可以爲民之父母。此《詩·大雅·洞酌》之篇，戒成王

之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

爲民之父母。言不易也。「凱以彊教之，弟以說安之」，

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初以

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彊不息，是「凱以彊教之」。弟，謂

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說豫而康安，是「弟

以說安之」也。「樂而毋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荒，禮

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爲樂而毋荒，有禮而相親也。「威

莊而安，孝慈而敬」者，凡矜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

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民敬

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者，以有威莊，故有父

之尊，言尊之如父。以有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



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言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今父至，不親』此明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者，言父之於子，若見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下賤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言母之於子，見賢則親愛之，見其子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者，火須離之，近則傷害人，不須輕近，故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土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也。於人爲近，人所居處，遂不尊也。『天尊而不親』者，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謂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鬼尊而不親』者，鬼，謂鬼神。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其民之敝，

怠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

夏道親而不尊之義。

夏道尊命，言夏之爲政之道，尊

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

事鬼敬神而遠

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

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所爲如

此，是親而不尊也。

其民之敝，怠而愚者，敝，謂其後

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怠愚。所以然

者，昔時恒先祿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澆詭也。情既不

澆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怠愚也。

『喬而

野』者，亦因昔時寬裕忠恕，至末世，民猶驕野如淳朴之時

也。『朴而不文』者，淳時民皆質朴，不競文華，至亂時，

猶承奉之亦然也。

**注**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

正義曰：以夏尚仁恩，其民不困苦於刑罰。及其衰末，猶

有先世遺風，少有詐僞讓安。《爾雅》訓云：『①菱，讓，忘

也。』則『忘』字，亡『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讓是詐

①《爾雅訓》，阮校引孫志祖云：『此《爾雅·釋訓》文，

『訓』上當有『釋』字。』

之義，當「下著女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疏**

此節明殷代尊而不親之事。尚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

神。一「先罰而後賞」者，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又《月令》云：春夏行賞，秋冬行刑。與此

違者，彼謂王者大體，歲之中，法人道生殺，故春夏賞，

秋冬刑。此《記》所云，謂賞罰同時所行。夏則先賞後罰，

殷則先罰後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者，以其本尚虛無

之事，尊敬鬼神，至其末世敝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

「勝而無恥」者，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慚恥。

**注** 先鬼而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正義曰：以夏、

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外宗廟，內朝廷。以此

反之，則殷人先鬼後禮，是「內宗廟，外朝廷也」。**注** 以

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正義曰：快，

中也，習也。貴尚習鬼神，鬼神無體，故云「虛無之事」。

以為事不在實，故心放蕩，無所定也。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為差。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疏** 此明周代親而不尊之事。

「尊禮尚施」者，謂尊重禮之往來之法，貴尚施惠之事也。

「其賞罰用爵列」者，既不先賞後罰，亦不先罰後賞，唯

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

慚者，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

無慚愧之心也。賊而蔽者，以本為治之時，上下有

序。至其敝末，**①**尊卑錯失，為饒獄訟，共相賊害而困蔽。

以其禮失於煩，故致然也。夏道尊命，至殷人尊神，周人

尊禮，三代所尊不同者，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

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

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

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

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子曰：「夏道未

**①** 「敝」，阮校云：「監、毛本作『蔽』。」

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sup>①</sup>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

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

彊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

設。**疏**上明三代親尊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

事。「未瀆辭」者，瀆，謂褻瀆。辭，謂言辭。夏時爲政

之道，未褻瀆於言辭。君既不尚辭，民亦不爲，故言「未瀆

辭」。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也。「不求備，不大望於

民」者，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備足。大望，謂賦稅既重，

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

也。「民未厭其親」者，以上「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

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殷人未瀆禮，而

求備於民」者，以殷承夏後，雖已褻瀆言辭，仍未褻瀆於

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略，不褻瀆也。殷言「未瀆

禮」，則周瀆禮矣。「而求備於民」者，言殷不如夏寬，每

事求備於民，亦大望於民也。「周人彊民」，以周承殷

後，遭紂衰亂，風俗頑凶，故周人設教，彊勸人以禮義，亦

比夏，殷多此一句也。「未瀆神」者，言周治太平之時，

雖已瀆於禮，猶未褻瀆鬼神。祭天地宗廟諸神，尚有時

限，未褻瀆也。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而賞爵刑罰窮

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尚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之事，窮

極煩多。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

周之道，不勝其敝。」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

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子曰：「虞、夏之質，

殷、周之文，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

易之。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

不勝其文。」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疏**此一

節摠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道，寡怨

於民；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殷、周之

道，不勝其敝」者，以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勝

敝敗也。不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

所憾，如冬寒夏雨，民猶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

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寡怨於民」也。子曰：虞、夏

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者，至，謂至極也。言虞、夏爲質，

①「爵」，原作「罰」，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阮

本改。

殷、周爲文，並已至極矣，縱令後王爲質，不能過於虞、夏，後王爲文，亦不能過於殷、周，是至極矣。『虞、夏之文，

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案《正義》云：『文

質載而復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家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

夏家之質猶文。<sup>①</sup>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

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愛，有忠利之

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

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

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爲『情』。《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

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德所威，則人皆

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疏**

正義曰：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者，言後世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齊及之也。『君天下，生無私』者，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及。<sup>②</sup>言舜爲天下，序爵必以德，而不用私也。

『死不厚其子』者，厚，謂豐厚。既不傳位，又不以財物豐厚於其子，故云『不厚其子』。子，謂商均也。『子民如父母』者，子，謂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有憐恤

之愛』者，言愛民之志，有憐憫惻怛。言舜天性自仁，故憐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親而尊』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安而敬』者，體安而能敬。敬，即前『威莊而安』也。『威而愛』者，有威而又有愛也。『富而有禮』者，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

『惠而能散』者，施惠得所，爲能散也。『其君子尊仁畏義者，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若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

恥費輕實

① 猶文一下，原衍，於夏二字，據殿本、庫本刪。

② 『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及』，此十二字當在上文『比於虞帝，不可齊及之也』句下。

者，費，辭費也。言而不行，謂之辭費也。言必履而行之，是恥於辭費也。輕實一者，實，財貨也。貴人而賤祿，是輕財也。「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靜，寬而有辨一者，辨，別也。臣下飭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一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者，如上帝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sup>①</sup>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疏**正義曰：此一節至「辭欲巧」，廣明

君子事君之道，又明君子為行，須內外相副。今各隨文解之。「事君先資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言定然後見也。拜自獻其身一者，獻，進也。為謀既定，乃拜見自進其身也。以成其信一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是故君有責於臣，臣有死於其言者，以其先謀，乃可見君，故君有責於其臣，臣當竭力守節，死於其所言也。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一者，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順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少也。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人，謂君受之。利，祿賞也。人，或為一人。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家》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疏**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依言大小

① 如「原作，知」，據阮本改。

而受祿。「大言人則望大利」者，人，猶受也。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小言人則望小利」者，小言，謂立小事之言。小言進入受於君，則唯望小利也。「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祿各以其德能相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

《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卦辭》也。案《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而養賢。」引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

**疏**

此節廣明臣之事君，

當以正直之道。「不下達」者，不以在下細碎小事通達於

君。「不尚辭」者，不貴尚浮華之言辭。「非其人弗

自」者，非其好人，不身自與之相親。《小雅》曰「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

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云「靖共爾位」，靖，謀

也。共，具也。言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爵位，有正直之德者

於是與也。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者，式，用也。穀，善

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

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為義，證明非善人不得

與之相親。靖，治也。爾，女也。言為臣之道，治理恭敬

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為朋友。如此則神明

聽聆女之所為，穀，祿也，用此福祿以與女也。子曰：

「事君遠而諫，則譖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子曰：「邇臣守

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謂調

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冢宰也。冢

宰主治百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

言其過於外也。《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瑕之言胡也。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瑕之言胡也。謂，

猶告也

**疏**

此節明臣事君諫諍之道。遠而諫，則調

也。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調佞之人，望欲自達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

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諫。不知人事，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

子曰「邇臣守和」者，邇，近也。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宰正

百官者，宰，謂冢宰，正治百官。大臣慮四方者，謂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於

中，故言正百官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作謂矣」，此小雅·鵲巢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

人令之，心乎愛此君子矣，遐不作謂，勤也。言念此君子遠雖此不勤手，言近於勤矣，終當念之。中心藏

之，何言忘之者，藏，善也。言中心藏此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言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此云心乎愛此

君子矣。暇之言胡，胡，何也。謂猶言也。言言不以此告諫於君矣。中心藏之，與言文同。言以爲言，言

善，郭亦然也。臣氏以爲，人中心包藏此善，不欲與人陳之，非其義也。且諫者，若當諫之時，天子命臣七人，

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士一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言賤皆得

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帥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

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贊爲詩，工誦職諫，大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諍，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

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贊獻曲，史獻書，師

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

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週人以

木鐸徇於路。」是也。子曰：「一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亂，謂賢否

不別。故君子三揖而進，三辭而退，以遠亂也。」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己也。退速者，爲君子之倦也。

子曰：「一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言，言人也。利祿，言爲貪

利者也。言以言去君，言所而不出，是貪祿，必以其

言爲要。子曰：「一事君慎始而敬終。」輕交易

而重言，子曰：「一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

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亂，謂違廢事君

之禮。此句臣君有言，臣君不可不察分別之事。雖

賢愚別也。則亂者，謂賢愚不別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者，慎，謂謹慎以盡忠，是「慎始」也。終，謂終竟擇善爲朋友。子曰「事君可貴可賤」者，言事君可使之貴，可使之賤，可使之富，可使之貧，可使之生，可使之死，但不可使爲亂也。亂，謂廢事君之禮也。熊氏以爲「可殺」者，謂「臣可殺君」，引《春秋》「殺君，稱君，君無道」，此非辭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言尚忠且謙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猶行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sup>①</sup>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爲「身」。《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疏**此廣明爲臣事君之禮。

軍旅不辟難者，謂使之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也。朝廷不辭賤者，謂在朝廷之中，不得辭其卑賤之

所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行也。謂臣處其位而不行其事，則近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者，既必無辟，故有此以下事也。使之，謂聘問、師役之事。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雖當已才，猶宜謹慎思慮，從君之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否則孰慮而從之」者，否，謂君所使之事，非已本才也。雖非已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孰思慮而從行之。終事而退者，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才而幸得終竟，竟即辭而退也。「臣之厚也」者，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此《易·蠱卦》上九爻辭。案《易·蠱卦》，《巽》下《艮》上。上九《艮》爻，《艮》爲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引之者，證臣之事君，終事而退，是臣之厚重也。

**注**使謂「至去也」正義曰：知「使，謂聘問、師役」者，

以經云「慎慮而從之」，又云「孰慮而從之」，謂隨從其事，故知出使在外也。云「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者，所以謹慎思慮而從就此事者，是已之思慮所

①「者」，原作「有」，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及，欲其必有成功，故須慎慮也。云「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者，謂此事非本已志，當孰須思慮，計謀此事於我已身利之與害。若於已爲利，當勤力爲之；若於已害，亦須爲之，不得辭也。云「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者，若元是已志，其事雖成，猶須爲之，不可即退；若此事元非已志，爲君暫使已，事成之後，則當退也。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爲，雖「字之誤也」。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疏此節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出命不可不慎。①爲與上更端，故言「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者，唯，當爲「雖」。雖天子之尊，不敢自專，猶須受命於天然後行也。「《詩》曰『鵲之姜姜』」者，此《詩·鄘風·鵲之奔奔》篇，刺宣姜之詩。其詩之意，以宣姜通

於公子頑，母與子淫，鵲鵲之不若，故刺之云：鵲自匹偶姜姜然，鵲自匹偶賁賁然，各當有匹。今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不如鵲鵲也。「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者，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我君惠公反以此爲小君。此經引《詩》斷章，言君有逆命，似大鳥姜姜爭鬪於上，小鳥賁賁亦爭鬪於下。謂君無良善，我等萬民以惡人爲君也。子曰：

「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

①「之」字原重，據阮本刪其一。

《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餗。」盜，賊也。孔，甚也。餗，進也。

**疏**前明事君之道，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以事殊於上，故言「子曰」。

「君子不以辭盡人」者，言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故天下

有道，則行有枝葉」者，言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

「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者，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者，此經皆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

「君子之接如水」者，言君子相接，不用虛言，如兩水相交，尋合而已。「小人之接如醴」者，小人以虛辭相飾，如似兩醴相合，必致敗壞。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者，水相合為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

《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餗」者，此《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餗，進也。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

幽王信之，禍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繩

也。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

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疏**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故此經明言當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

**注**譽，繩也。正義曰：言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忖度，亦量之於

心，故以譽為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為譽，譽亦訓繩，

鄭注以為此解。《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者，

此《曹風·蜉蝣》之篇，刺曹君之詩。言曹君好絮其衣服，不脩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

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則引《詩》斷章，故義不與

《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憂矣，我今歸此所說忠信之人，

引之者，證疾其虛言也。子曰：「口惠而實不至，

怨菑及其身。」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是故君子

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

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國風》曰：「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此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

說，要誓其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疏**正義曰：前經明其言

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

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則怨之，故言「怨當及其身」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者，諾，謂許人之物。

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被責也。

「寧有已怨」者，已，謂休已。寧可有發初休已不許而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大。發初不與，其責小。《國風》曰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者，《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

男子所誘，在後色衰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和悅也，信其言誓旦旦然，相思懇誠也。「不思其

反」者，謂今男子不思念其本恩之反覆。是男子不思之事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恨之甚也。引者，證許

而不與，被人所怨也。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

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

曰：「情欲信，辭欲巧。」<sup>①</sup>巧，謂順而說也。**疏**此

明更申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

者，謂不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與」，言情疏貌親而心不慤實，恒畏於人，譬之於細小

人，則穿窬之盜也。許慎《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為好而

內懷姦盜。」<sup>②</sup>似此情疏貌親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二者，既稱「情疏

而貌親」，故更明情貌信實，所以重言之也。「辭欲巧」

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

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子言之：「昔三代明

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

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群神

也。<sup>③</sup>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

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卜、筮不

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大事有

<sup>①</sup>「辭欲巧」，陳澧《禮記集說》：「巧，當作『考』，即《曲

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為無稽之言矣。一

虞萬里《初探》云：「從經義角度著眼，當解為『考』為安。」

<sup>②</sup>「許慎」至「姦盜」，桂馥《說文解字義證》「窬」字下云：

「案本書無此文，或出《淮南》注。」

<sup>③</sup>「神」，原作「臣」，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時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小事無時

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

之。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順陰陽也。陽爲

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不違龜筮。一子

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

無怨乎百姓。」牷，猶純也。**疏**正義曰：此以下至於

篇末，摠明卜筮之用。各隨文解之。「昔三代明王」者，

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事天地及諸

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

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

鄭云：「莫適卜也。」以其摠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

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褻奉事上帝，故皆卜

之也。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

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合

於禮，故夫子摠更結之：「牲牷之等，禮樂之備，粢盛之實，

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無見怨於百

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注**「日月」

至「尸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圓丘。夏至，謂祭方澤。

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

夏及四時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

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

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圓丘。

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

「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

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

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

卜也。案《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

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

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

日。」是有卜牲、日也。案《特牲》、《少牢》云大夫上，筮

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注「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正義曰：此解經「卜、筮不相襲」之事。既大事卜，小事筮，

是二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也。其

實是中事，對小事爲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簪

人」有「九簪」，筮更、筮咸之屬是也。此與《曲禮》文同而

注異者，各隨文勢也。**注**「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

日也」正義曰：既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①

①「亦」，浦鏗校云當作「示」，疑是。

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①

「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

**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正

義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事於小神」，②

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

卜》云「凡小事，涖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之小事

也。**注**「事之外內，別乎四郊」正義曰：先師以為，祭

天而用辛，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

四郊之祭。以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同。其餘他事，

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為外事，若「甲

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為

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

故言「別於四郊」。外內別，謂限別以四郊為限。子

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

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

祭，易備也。《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

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

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

**疏**以前經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

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后稷之祀易富也」者，富，備也。

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

稷祭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

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

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子曰：「大人之器威

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

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

五年，歲襲其祥。」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國

有事則用之。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有小

事，則用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

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

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

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子曰：

①「祭統云」，案下引文乃《祭義》文，「統」當「義」之誤。

②「有」下原衍「小」字，據注刪。

「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用龜筮，問所貢獻也。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

**疏**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及國內諸事，無非卜筮之用。此一節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

「大人之器威敬」者，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

「天子無筮」，天子既尊，重於征伐出師若巡守之大事，皆用卜，無用筮也。「諸侯有守筮」者，諸侯卑於天子，

有守國之筮。謂在國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

筮」者，天子在國，既皆用卜，若出行於道路之上，臨時有小事之時，則唯用筮也。「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

降於天子，若出行於外，非其國境，不用筮也。以其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筮尚不用，卜不用可知也。「卜宅寢

室」者，謂諸侯既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

但建國已後，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者，以建國之時，摠卜其吉，不

特更卜處大廟所在，<sup>①</sup>以其吉可知。「子曰『君子敬則

用祭器」者，猶事稍異於上，故更稱「子曰」。「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大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是以不廢日月」者，摠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

「不違龜筮」者，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而來。「以敬事其君長」者，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故也。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是以上不瀆於民」，其上為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下不褻於上」者，謂以正

事上，不褻慢也。**注**「謂征」至「其祥」正義曰：知「征

伐出師及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天子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故知此節以下，不與上同，是將出行。下云「天子道以筮」，此云「無筮」，是未在道也，故知「征伐出師若巡守」欲發時也。云「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者，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故《筮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所引《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案襄十一年，鄭先

①「特」，阮本作「待」，殿本、庫本同。

屬於楚，今楚弱，鄭又被晉收屬於晉，鄭使良霄、石癸告絕於楚，楚人執之。故謂楚人云「先王卜征五年」，謂將欲巡守，預前五年，每歲卜之。云「歲襲其祥」者，襲，重也。謂歲歲恒吉，重其吉祥，而後始行。若不吉，則更增脩其德。欲令楚脩德，引者，證巡守須卜也。

**注**，守筮，守國之筮。正義曰：此諸侯守國筮者，非寢室改易之屬，則唯用筮也。若寢室亦用卜，故下云「卜宅寢室」。然此節皆明將行及出國之義，而云「守筮」及「卜宅寢室」，及「不卜處大廟」，皆言國中之事者，此舉國中以明在外，外內相明也。

**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正義曰：此諸侯初受封之時不卜者，以天子因先王舊國而今封諸侯，不須卜也。若天子初建國，則卜之。故下注云「卜可建國之處」，是不因先王舊國也。

**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正義曰：但此章據出行朝聘之事，故以朝聘解之，則上文「非其國不以筮」，是出外行也。其實昏冠亦不用燕器也，用祭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云：「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是用祭器也。

**注**「用龜筮，問所貢獻也」正義曰：鄭以「天子無筮」以下論出行在外之事，故解此「不違龜筮」謂所問貢獻之物也。前章云「不違龜筮」，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 緇衣第三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粢，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爲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疏**正義曰：此篇凡二十四章，<sup>①</sup>唯此云「子言之以措」。

<sup>①</sup>「子言之曰」至「則刑不煩矣」，《郭店楚墓竹簡》的《緇衣》篇（簡稱《郭店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緇衣》篇（簡稱《上博簡》），均無此章。

<sup>②</sup>「此篇凡二十四章」，按：今本《緇衣》篇實有二十五章。

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

「爲上易事」者，<sup>①</sup>爲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爲下易知也」者，爲下，謂臣。臣下無姦詐，

則君知其情易也。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

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人文不先云

「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子

曰：「<sup>②</sup>好賢如《緇衣》，<sup>③</sup>惡惡如《巷伯》，<sup>④</sup>

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sup>⑤</sup>《緇

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

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

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

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

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大雅》曰：「<sup>⑥</sup>儀刑

文王，萬國作孚。」<sup>⑦</sup>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

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

慎罰。<sup>⑧</sup>疏正義曰：此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

下所信。「好賢如《緇衣》」者，緇衣，朝服也。諸侯視朝

之服，緇衣素裳。鄭桓公、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sup>③</sup>善於

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此緇衣。衣服敗破，則

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

《緇衣》爲《鄭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惡惡如

《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爲王后

<sup>①</sup>「者」，阮校云：「惠棟校宋本『者』上有『也』字，是也。」

<sup>②</sup>「子曰」，《郭店簡》作「夫子曰」。又，此今本第二章，

《郭店簡》、《上博簡》爲第一章。

<sup>③</sup>「好賢如緇衣」，《郭店簡》、《上博簡》作「好嫺如好緇

衣」。虞萬里《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簡稱

《研究》）：「下『好』字之有無，與句意無涉。」

<sup>④</sup>「惡惡如巷伯」，《郭店簡》、《上博簡》「如」下有「惡」

字。虞萬里《研究》：「『惡』字有無，似與文義無涉。」

<sup>⑤</sup>「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郭店簡》作

「則民咸服而刑不屯」，《上博簡》同，唯「屯」作「屯」。

按：屯，通「春」，通「蠢」，動也。

<sup>⑥</sup>「大雅」，《郭店簡》、《上博簡》作「詩」。

<sup>⑦</sup>「國」，《郭店簡》、《上博簡》作「邦」，與今傳本《毛詩》

合。

<sup>⑧</sup>「桓公武公」原作「武公桓公」，據浦鏜校及下文乙正。



宮巷官之長，故爲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已，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則爵不瀆而民作愿一者，

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怒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而民皆謹怒也。「刑不試而民咸服」者，

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詩。<sup>①</sup>儀，象也。刑，

法也。孚，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

萬國，無不爲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

王明德慎罰，爲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

試」也。**注**「緇衣」至「甚也」正義曰：《緇衣》者，《詩·

鄭風》美鄭桓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

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兮一者，言桓公、武公，並

皆有德，堪爲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

又欲改更爲新衣。云「適子之館兮」者，鄭人云，桓公、武

公既爲卿士，適子之館舍兮，謂綢卿士治事館舍。云「還，

予授子之粢兮」者，從館舍迴還，來嚮本國，我即授子以粢

餐兮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好賢也。緇衣者，

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

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鞶。」故《上冠禮》云：「主

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

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服十五升」者，

《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

總。」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鞶」，鞶從裳

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鞶用緇，不與裳同

色。熊氏云：「玄冠，用黑緇爲之。」其義未甚明也。子

曰：②「夫民，③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

格心；④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

①「詩」，原作「辭」，據衛氏《集說》改。

②「子曰」，此今本第二章，《郭店簡》、《上博簡》爲第十章。二章。

③「夫民」，《郭店簡》、《上博簡》作「長民者」，義勝。

④「格」，《郭店簡》作「懽」。裘錫圭按：「懽，也有可能讀爲「勸」。勸，勉也。《上博簡》作「昱」，其義待考。

心。<sup>①</sup>格，來也。遯，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sup>②</sup>則民親之；<sup>③</sup>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泣之，則民有孫心。<sup>④</sup>泣，臨也。孫，順也。《甫刑》曰：<sup>⑤</sup>『苗民匪用命，<sup>⑥</sup>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sup>⑦</sup>《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疏**正義曰：此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則民有格心」者，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此《尚書·呂刑》之篇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政令，言苗民爲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者，言唯作蚩尤五種虐刑，自謂爲法。「是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德，起倍叛之心。「遂絕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

德，遂被誅而絕其世也。

**注**甫刑「至任德」正義曰：

此《甫刑》，《尚書·呂刑》也。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

<sup>①</sup>「遯」，《郭店簡》作「孛」，待考。《上博簡》作「免」，陳佩芬云：「「遯」「免」義近。」

<sup>②</sup>「君民者」，《郭店簡》、《上博簡》無「君民者」三字，虞萬里《研究》：「此因前文簡本作「長民者」，有領導民衆之義。而傳本只作「大民」，使整句失去主語，故於此補「君民者」三字以照管前後。」

<sup>③</sup>「親之」，《郭店簡》、《上博簡》作「有親」，虞萬里《研究》：「「有親」與「親之」，義相近。」

<sup>④</sup>「孫」，《郭店簡》、《上博簡》釋文作「遯」。

<sup>⑤</sup>「甫刑曰」，《郭店簡》、《上博簡》作「呂刑云」。又，此句上，《郭店簡》、《上博簡》有，詩云：「吾大夫恭且儉，靡人不斂。」三句。（「吾大夫恭且儉」，據裘錫圭說，「靡人不斂」，據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說。）

<sup>⑥</sup>「命」，《郭店簡》作「至」，《上博簡》作「靈」。虞萬里《研究》：「至，廖明春早已認其爲「至」之繁文，並證其義爲「善」。靈，唐石經及今本作「靈」。《上博簡》之「靈」，與《呂刑》諸本合，可證此句文義應定在「善」義上。從知鄭玄訓「命」爲「政令也」，似欠妥。」

<sup>⑦</sup>「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郭店簡》、《上博簡》均無此十二字。

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否。案春秋實無甫侯。《國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尚書》，呂侯後為甫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為甫侯。故《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戍甫」，謂平王時也，則孔氏義為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sup>①</sup>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為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為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為帝堯，又以苗民為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為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子曰：<sup>②</sup>「下之事上也，不從

其所令，<sup>③</sup>從其所行。<sup>④</sup>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sup>⑤</sup>甚者，甚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sup>⑥</sup>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子曰：<sup>⑦</sup>「禹立三年，百

①「三苗」，孫詒讓《校記》云：「『三苗』，《呂刑》疏作『三國』，於義為長。此孔所改。」

②「子曰」，此今本第四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八章。

③「所令」，《郭店簡》、《上博簡》作「所以命」。按：《郭店簡·尊德義》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命。」然則「以」字可有可無。

④「從」上，《郭店簡》、《上博簡》有「而」字。

⑤「甚」下，《郭店簡》有「安」字，其注釋云：「安，用法同『焉』。」《上博簡》此句殘缺。

⑥「是民之表」，《郭店簡》、《上博簡》無「是」字。「表」，《郭店簡》作「葉」，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云：「應釋『葉』或『標』，簡文用為『表』。」《上博簡》作「葉」，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應釋『標』，讀為『表』。」

⑦「子曰」，此今本第五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七章。

姓以仁遂焉，<sup>①</sup>豈必盡仁？言百姓傲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遂，猶達也。《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sup>②</sup>《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sup>③</sup>《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

式。』<sup>④</sup>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疏**正義

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

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言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有仁

道？祇由禹之所化，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

《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

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

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

幽王之時，尹氏爲大師，爲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爲。引者，證民之法

則於上。《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

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

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

式」二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爲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下爲法式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sup>⑥</sup>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sup>⑦</sup>

<sup>①</sup>「遂」，《郭店簡》作「道」，《上博簡》作「賴」。虞萬里

《研究》云：「鄭玄注「遂」字云：『遂猶達也。』《郭店簡》作「道」，《說文》「一達謂之道」，與傳本字異而義合。《上傳簡》字形左邊亦類「牽」，故亦有可能爲

「達」之誤字。唯無實據，只能存疑。一又，「焉」字，《郭店簡》、《上傳簡》均無。

<sup>②</sup>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十字，《郭店簡》、《上傳簡》在第八章（今本第四章）「民之表也」之後，是。

<sup>③</sup>兆民，《郭店簡》、《上傳簡》作「萬民」。

<sup>④</sup>「大雅」，《郭店簡》、《上傳簡》作「詩」。又，《郭店簡》引《詩》在上文《甫刑》之前。《上傳簡》引《詩》有殘缺，但引《詩》位置與《郭店簡》同。

<sup>⑤</sup>子曰：「此今本第六章，《郭店簡》、《上傳簡》亦爲第六章。

<sup>⑥</sup>「爭先人」，《郭店簡》、《上傳簡》作「也爭先」。虞萬里《研究》：「「爭先人」之「人」，劉信芳、涂宗流、劉祖信諸人均以爲衍，近是。」

<sup>⑦</sup>「貞教尊仁」，此四字，《郭店簡》、《上傳簡》均無。

以子愛百姓；<sup>①</sup>民致行己，<sup>②</sup>以說其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sup>③</sup>棣，大也，直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者，言上若好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他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貞，正也。言尊長於人爲君者，當須章明己志，爲真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己之意，以說樂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棣，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子曰：<sup>④</sup>「王言如絲，其出如綸；<sup>⑤</sup>王言如綸，<sup>⑥</sup>其出如綍。<sup>⑦</sup>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耑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故大人不倡游言。<sup>⑧</sup>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sup>⑨</sup>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sup>⑩</sup>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詩》云：『淑

①「以子愛」，《郭店簡》、《上博簡》作「以昭」。按：昭，示也。

②「民致」，《郭店簡》、《上博簡》「民」上有「則」字，致作「至」。

③子曰「此今本第七章。此章之「故大人不倡游言」句之前，是《郭店簡》、《上博簡》之第十四章，之後是《郭店簡》、《上博簡》之第十五章。

④「綸」，《郭店簡》、《上博簡》作「縉」。

⑤「綸」，《郭店簡》、《上博簡》作「索」。

⑥「綍」，《郭店簡》作「綍」。《郭店簡》注釋：「綍，借作「縉」。今本作「綍」。裘按：「縉」、「綍」二字，字書以爲一字異體。」《上博簡》殘缺。

⑦「游言」，《郭店簡》「游」作「流」，無「言」字。又，此句下，《郭店簡》有「詩云誓爾出話敬爾威儀」十字。《上博簡》殘缺，僅有「敬爾威儀」四字。此十字，今本錯簡在第八章。

⑧「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行也」，文中四「也」字，《郭店簡》、《上博簡》均無。又，此段文字上，《郭店簡》、《上博簡》有「子曰」二字，蓋爲一章之始。

⑨「而行不危言矣」，《郭店簡》、《上博簡》無「而」字，無「矣」字。

慎爾止，不讟于儀。」淑，善也。讟，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王者出言，下所效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

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麤於絲。

言如綸，其出如綽」者，亦言漸大，出如綽也。綽又大於綸。故大人不倡游言」者，游言，謂浮游虛漫之言，不可

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謂口可言說，

力不能行，則君子不言也。若「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之類是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

「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為凡人作法。如此之事，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

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者，危，高也。如

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

《詩》云「淑慎爾止，不讟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讟，過也。言為君之法，當善謹

慎女之容止，不讟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證言行不可過也。

**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正義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

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遊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為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志》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郡所署，秩百石。」其鄉小者，縣所署嗇夫。」案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

①「志」，原作「表」，據阮校引惠棟校改。

②「署」，原作「置」，據《續漢書·百官志》改。

③「石」，原作「戶」，據《續漢書·百官志》改。

④「縣所署嗇夫」，案《續漢書·百官志》作「縣置嗇夫一人」。

⑤子曰：「此今本第八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十六章。

⑥「禁人」，《郭店簡》無「人」字，「禁」作「𡗗」，其注釋云：

「其上部為《說文》『恆』之古文，疑讀作『恆』。」虞萬里《研究》：「《郭店簡》字形雖不見《說文》，然其從『止』，乃不爭之事實。『止』與傳本之『禁』義相通，此又毋庸置疑。退而論之，即使兩字無直接聲韻關係，其意義相同，亦無礙其互為異文。」

終，<sup>①</sup>而行必稽其所敝，<sup>②</sup>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sup>③</sup>稽，猶考也，議也。《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sup>④</sup>話，善言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sup>⑤</sup>緝，熙，皆明也。言於

明明乎敬其容止。

**疏**正義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

事。道人以言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言有信也。「而禁人以行一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

以行，使行顧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

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恒行以否。「而行必稽其

所敝」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敝

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者，

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話，善言也。爾，汝也。

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為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sup>⑥</sup>言

必為人所法則。引證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

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

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者，證在

上當敬其言行也。子曰：<sup>⑦</sup>「長民者衣服不貳，<sup>⑧</sup>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sup>⑨</sup>則民德壹。貳，不壹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sup>⑩</sup>其容

<sup>①</sup>「必」，《郭店簡》、《上博簡》作「則」。

<sup>②</sup>「而行必」，《郭店簡》、《上博簡》無「而」字，「必」作「則」。

<sup>③</sup>「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郭店簡》、《上博簡》作「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

<sup>④</sup>「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此十字蓋今本錯簡在此，《郭店簡》、《上博簡》在第十四章，是。

<sup>⑤</sup>「於緝熙敬止」，《郭店簡》同，《上博簡》作「於幾義之」。虞萬里《研究》：「李家浩謂《郭店簡》「幾」字乃

「茲」與「臣」兩字之合文，讀為「緝熙」。裘錫圭以為「義」為「敬」字之誤摹。然則，是同於今本與《郭店簡》也。

<sup>⑥</sup>「故」，《衛氏《集說》無「故」字。

<sup>⑦</sup>子曰：「此今本第九章，《郭店簡》、《上博簡》亦為第九章。

<sup>⑧</sup>「貳」，《郭店簡》、《上博簡》作「改」。

<sup>⑨</sup>「以齊其民」，《郭店簡》、《上博簡》無此四字。

<sup>⑩</sup>「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郭店簡》、《上博簡》無此八字。

不改，出言有章。<sup>①</sup>行歸于周，<sup>②</sup>萬民所望。」<sup>③</sup>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

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疏**正義

曰：「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

則民德

壹者，壹，謂齊壹。則萬人之德皆齊壹，不參差。《詩》

云「彼都人士」者，此《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

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

人有上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上，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

以法則之。

**注**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

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

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

者，以正衣解之。詩謂庶人有上行，非關蜡祭之事，故爲

溫裕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

述而志也，<sup>⑤</sup>則君不疑於其臣，<sup>⑥</sup>而臣不惑於

①「出言有章」，《郭店簡》作「出言有」，《上博簡》殘缺，僅有「出言」二字。《郭店簡》注釋云：「疑爲字之未寫全者。」虞萬里《研究》：「筆者認爲此爲「人」字。「人」即「仁」。「仁」、「信」相諧，古音皆在真部。」

虞氏不僅論證了「出言有仁」與上下文的文義關係，而且以小窺大，闢專章討論此詩，句句徵實，竊以爲其結論近是。

②「行歸于周」，《郭店簡》、《上博簡》無此四字。

③「萬民所望」，《郭店簡》作「利民所信」，《上博簡》殘缺，僅有「所信」二字。按：利，通「黎」。「信」與上文

「仁」韻。簡文引《詩》，不唯與今本不合，且與《詩·都人士》亦不合，學者多以今本《毛詩》繩簡文引

《詩》，自然難免扞格不入。而虞萬里認爲，簡本所引與《毛詩》首章似爲同一首詩之不同章節，持此而入，則怡然理順矣。詳《研究》之第十一章。

④「子曰」，此今本第十章，《郭店簡》、《上博簡》爲第三章。

⑤「述而志」，《郭店簡》作「頌而誌」，《上博簡》作「頌而齒」。裘錫圭按：（郭店）簡文讀爲「頌而等之」，於義可通，似不必從今本改讀。「頌而齒」，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釋作「述而志」。虞萬里從裘錫圭說，並據賈誼《新書》所引，認爲「可證傳本「述而志」確爲傳抄之譌」，詳《研究》。

⑥「於」，《郭店簡》、《上博簡》無「於」字。



其君矣。<sup>①</sup>志，猶知也。《尹吉》曰：「惟尹躬

及湯，<sup>③</sup>咸有壹德。」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

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

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sup>④</sup>**疏**正義

曰：「爲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貌，則知

其情。爲下可述而志也，志，知也。爲臣下率誠奉

上，<sup>⑤</sup>其行可述敘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

壹德」者，吉，當爲「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

《咸有壹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壹之德。

引者，證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者，此《詩·曹風·鴈鳴》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

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證壹德之義。子曰：<sup>⑥</sup>

「有國者章善癰惡，<sup>⑦</sup>以示民厚，則民情不

貳。<sup>⑧</sup>章，明也。癰，病也。《詩》云：「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疏**正義曰：「章善癰惡」者，章，明也。

癰，病也。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癰病之

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

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  
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其爾之祿位，愛好正直之  
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上「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

①「而臣不惑於其君矣」，《郭店簡》、《上博簡》作「臣不  
惑於君」。

②「尹吉」，《郭店簡》、《上博簡》作「尹誥」，與鄭注合。

③「尹躬」，《郭店簡》、《上博簡》釋文作「伊尹」。裘錫圭

按語讀作「尹允」，以爲「躬」可能是訛字。「湯」，《郭

店簡》同，《上博簡》作「康」，其注釋云：「康」、「湯」經  
籍通用。」

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十字，《郭店簡》、《上博  
簡》在「尹吉曰」之前。

⑤「爲」，衛氏《集說》作「謂」。

⑥「子曰」，此今本第十一章，《郭店簡》、《上博簡》爲第  
二章。

⑦「章善癰惡」，《郭店簡》、《上博簡》作「章好章惡」。

「善」，《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阮本作「義」。

⑧「貳」，《郭店簡》作「紕」，《上博簡》作「弋」。裘錫圭按  
云：「『貳』，《釋文》所據本作『忒』，簡本『紕』字亦當讀  
爲『忒』。『弋』，虞萬里《研究》亦讀作『忒』，云：「宋元  
之學者多以『疑貳』釋之，欠妥。」

子曰：①「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②慎惡以御民之淫，③則民不惑矣。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⑤則君不勞矣。⑥儀，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詩》云：⑦『上帝板板，下民卒瘁。』⑧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瘁，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小雅》曰：⑨『匪其止共，惟王之邛。』⑩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君之與臣，各得其所。「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有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下難知則君長勞」者，若在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

①「子曰」，此今本第十二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四章。

②「俗」，《郭店簡》作「怠」，讀作「欲」；《上博簡》作「谷」，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亦讀作「欲」。《郭店簡》

注釋云：「今本作『俗』，似誤。」

③「慎惡以御民之淫」，「慎」，《郭店簡》、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據隸定作「謹」；「御」，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同，《郭店簡》裘錫圭按釋作「渫」，《說文》：「渫，除去也。」學者於表說尚有異議，待考。之一字，

《郭店簡》、《上博簡》無。

④「矣」，《郭店簡》、《上博簡》無「矣」字。

⑤「臣儀」至「不知」凡十八字，《郭店簡》、《上博簡》作「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訓其所能」十三字，出入較大，訓、裘錫圭按云：「似應讀為辭讓之『辭』。今本有『不重辭』之語，蓋以『辭』為『言辭』，亦非。」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亦隸定作「辭」。

⑥「矣」，《郭店簡》、《上博簡》無「矣」字。

⑦「詩」，《郭店簡》、《上博簡》作「大頭」。頭，《郭店簡》注釋云：「在此借作『推』」。

⑧「瘁」，《郭店簡》作「疽」，《上博簡》殘缺。

⑨「曰」，《郭店簡》作「員（云）」，《上博簡》殘缺。

⑩「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郭店簡》作「非其止之共唯王邛」，《上博簡》殘缺，僅有後四字「匪王之功」，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釋作「惟王之邛」。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簡文『共唯王』與『之』字互倒，今為乙正。」

矣」，覆上「百姓惑」，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

「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者，覆上「君長勞」。如此則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爲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不重辭者，<sup>①</sup>

重，尚也。爲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其所不及者，謂君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者，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瘁，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盡皆困病。引之者，證君使民惑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者，《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也。

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爲姦惡，使王之邛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子曰：「政之不行也，<sup>③</sup>

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sup>④</sup>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

賞罰。《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

曰：「播刑之不迪。」<sup>⑦</sup>康，康叔也，作誥，《尚書》

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疏**正義曰：此節明慎賞罰之事。政之不行也，

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者，<sup>⑧</sup>

刑爵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

曰「敬明乃罰」者，證刑罰不可褻也。周公作《康誥》，誥

①「不」字原脫，據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及衛氏《集說》補。

《集說》補。

②「子曰」，此今本第十三章，《郭店簡》、《上博簡》亦爲第十三章。

③「也」，《郭店簡》、《上博簡》無「也」字。

④「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郭店簡》作「則刑罰不足恥而爵祿不足勸也」，不僅字有參差，且與今本兩句互爲顛倒。《上博簡》殘缺，僅餘最後一個「也」字。

⑤「曰」，《郭店簡》、《上博簡》作「云」。

⑥「甫刑」，《郭店簡》、《上博簡》作「呂刑」。

⑦「不」，《郭店簡》、《上博簡》無「不」字，與鄭注合。

⑧「褻」字原漫漶，據阮本釐清。

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爲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群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爲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子曰：①「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②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③是民之表也；④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⑤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毋以小謀大，⑥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⑦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⑧疾，猶非也。葉公之顧命曰：⑨「毋以

①「子曰」，此今本第十四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十一章。

②「大臣不親」至「而邇臣比矣」，此六句《郭店簡》、《上博簡》作「大臣之不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邦家之不寧，則大臣不治，而邇臣託也」。則大臣不治，而邇臣託也」二句，《上博簡》殘缺。《郭店簡》注釋云：「以上六句的文字與次序，與今本多有不合。」虞萬里《研究》：「此章前六句簡本文理清晰，句式整齊。而傳本層次不如簡本清晰。」

③「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故》、《郭店簡》作「此以」，《上博簡》殘缺。「也」，《上博簡》同，《郭店簡》無。

④「是民之表也」，《郭店簡》、《上博簡》無「是」字。「表」，《郭店簡》、《上博簡》作「莖」。《說文》：「莖，朝會束茅表位曰莖。」

⑤「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此十二字，《郭店簡》、《上博簡》無。

⑥「毋以」，《郭店簡》、《上博簡》作「不與」。

⑦「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此十字，《郭店簡》、《上博簡》無。「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此十字，《郭店簡》、《上博簡》無。虞萬里《研究》：「揣文義，亦是為與「君毋以小謀大」三句相應而增加，非原來所有。」

⑧「葉」，《郭店簡》作「𦵏」，《上博簡》作「𦵏」。李學勤《釋郭店簡祭公之顧命》釋作「𦵏」，定此字為「文獻祭公之祭」的本字（《文物》一九九八年第七期）。李零《上博簡校讀記（二）》認同李說，但認為「字形分析還值得討論。此字像手持雙矢，乃「射」字之異構。「葉公」之葉，古讀正與「射」字相近。」

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sup>①</sup>毋以嬖御士疾莊士，<sup>②</sup>大夫卿士。」<sup>③</sup>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子曰：<sup>④</sup>「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sup>⑤</sup>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sup>⑥</sup>既見聖，亦不克由聖。」<sup>⑦</sup>克，能也。由，用也。子曰：<sup>⑧</sup>「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

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

①「毋以嬖御人疾莊后」，《郭店簡》、《上博簡》無「人」字；「疾」，《郭店簡》作「憇」，隸定作「息」，借作「塞」。塞，絕也。《上博簡》作「肅」，疑即《說文》「肅」之省文。《說文》：「肅，傷痛也。」與「疾」義相近。下句「疾」字同此。

②「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郭店簡》、《上博簡》無「御」字，無「莊士」二字，疑今本此三字衍。

③「子曰」，此今本第十五章，《郭店簡》、《上博簡》爲第十章。

④「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郭店簡》、《上博簡》作「教此以失，而民此以煩」。煩，虞萬里認爲「可從本字讀作『繁（繇）』，而不必改讀爲『煩』」。詳《研究》。《郭店簡》注釋云：「其異文除『是』字較簡本『此』爲長外，似皆當以簡本爲是。」

⑤「若己」，《郭店簡》、《上博簡》作「如其」，義同。唯《上博簡》其一下有一重文符號，疑衍。

⑥「亦不克由聖」，《郭店簡》作「我弗迪聖」，《上博簡》作「我弗貴聖」。按：鄭玄注：「由，用也。」「迪」字從「由」得聲，故亦有「用」義。唯「貴」字不愜文義，待考。「子曰」，此今本第十六章，《郭店簡》、《上博簡》均無此章。

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悖」，或爲「悖」。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慎所可襲，乃不溺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之言廢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廢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群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兑，當爲

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子」。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群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者，大臣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不

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毋以小謀大」

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

「毋以遠言近」

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

「毋以內圖外」者，無

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

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

也。「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者，若能如

此，則外內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

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礙故也。「葉公之

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者，此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

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

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為，非

毀於適夫人。「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毋得以嬖御

之士，非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

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

「言近以見遠，言大以

見小，互言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

則遠臣不親比。云「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

也。故云「互言之」也。

「大臣至「陷害」」正義曰：

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

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

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

黨中，知其過失審悉也。

「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

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①云

「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曰」

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親其所

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

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

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群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

群小被親，既無壹德，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

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

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

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

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己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

也。「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

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

溺，覆沒也。多為水所覆沒，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

①「云」當衍字。《論語·述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邢昺疏即作「據《左傳》、《世本》文」。蓋謂先後見于

二書也。



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一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襲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爲常，故致覆溺也。德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

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伊尹成大甲之辭。<sup>①</sup>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若虞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省括十厥度則釋」者，謂已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己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群下，然後乃施之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成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己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大甲》曰「天作孽，不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徙移辟災，是「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者，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升吉》曰「惟升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

①「戒」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證人君若修德行善，則能終也。

**注** 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一也」。

**注** 兌，當爲說。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二篇。」是高宗之臣傅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

**注** 「尹吉」至「亳西」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爲「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爲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爲「先」也。云「忠信爲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爲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誥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sup>①</sup>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爲湯都偃師爲亳邑，則是安邑亦在

亳西也。子曰：<sup>②</sup>「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sup>③</sup>心好之，身必安之。<sup>④</sup>君好之，民必欲之。<sup>⑤</sup>心以體全，<sup>⑥</sup>亦以體傷；<sup>⑦</sup>君以民存，亦以民亡。<sup>⑧</sup>

<sup>①</sup>「咸陽」，阮校引齊召南云：「『咸陽』當作『陽城』。《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爲西矣。」

<sup>②</sup>「子曰」，此今本第十七章，《郭店簡》、《上博簡》爲第五章。

<sup>③</sup>「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十字，《郭店簡》、《上博簡》無。

<sup>④</sup>「心好之，身必安之」，《郭店簡》作「心好則體安之」，《上博簡》殘缺。

<sup>⑤</sup>「君好之，民必欲之」，上「之」字，《郭店簡》、《上博簡》作「則」，必「《郭店簡》、《上博簡》無」。

<sup>⑥</sup>「心以體全」，「心」字上《郭店簡》、《上博簡》有「故」字。「全」，《郭店簡》作「灋」，《上博簡》作「廌」。「灋」，法之初文，表錫圭按：「簡文『法』，疑當讀爲『廢』，二字古通。」虞萬里《研究》認爲「『廌』乃『灋』之省文。而傳本『全』乃『灋』古文『全』或『金』之誤字」。

<sup>⑦</sup>「亦以體傷」，《郭店簡》、《上博簡》無此四字。

<sup>⑧</sup>「君以民存亦以民亡」，《郭店簡》、《上博簡》作「君以民亡」。

莊，齊莊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sup>①</sup>誰能秉國成？<sup>②</sup>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君雅》曰：『夏日暑雨，<sup>③</sup>小民惟曰怨。<sup>④</sup>資冬祁寒，<sup>⑤</sup>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疏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繁，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

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唯專功爭美，各自爲是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曰怨也。「資冬

①「昔吾」至「以生」，二十二字，《郭店簡》、《上博簡》無。

②「能」，《郭店簡》、《上博簡》無「能」字，與今本《毛詩》合。

③「夏日暑雨」，《郭店簡》、《上博簡》無「夏」字。「暑」，《郭店簡》作「俗」，《上博簡》作「俚」。《郭店簡》注釋：「俗，讀作「溶」。《說文》：「溶，水盛貌。」溶雨，雨盛。」《上博簡》注釋：「俚」字待考。」

④「怨」，《郭店簡》作「情」，《上博簡》作「命」。《郭店簡》表錫圭按：「情」，此字應從今本釋作「怨」，字形待考。《上博簡》之「命」，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認爲不是「命」字，而是「以」爲聲旁表示「怨」義的「宛」字。」

⑤「資冬祁寒」，《郭店簡》作「晉冬旨滄」，《上博簡》作「晉冬耆寒」。《郭店簡》注釋：「晉，簡文從「銓」省。《說文》：「晉，進也。」滄，訓爲「寒」。表錫圭按：「簡文」旨，讀爲「耆」。「耆」、「祁」音同可通。祁寒，猶言極寒、嚴寒。」

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

**注**「成，邦之八成也」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

「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

「雅」字以為「牙」，故《尚書》以為「君牙」，此為「君雅」。案

《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鄭又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子曰：①「下之

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類，謂比式。子曰：②「言有物而行有格

也，③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④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

之；⑤多志，⑥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⑦

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也。

精，或為「清」。《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⑧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

①「子曰」，此今本第十八章，《郭店簡》、《上博簡》無此章。

②「子曰」，此今本第十九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十八章。

③「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郭店簡》、《上博簡》作「君子言有物，行有格」。

④「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是」，《郭店簡》、《上博簡》作「此」。二「則」字，《郭店簡》、《上博簡》皆無。

⑤「質」，《郭店簡》、《上博簡》作「齊」。裘錫圭按：「齊」、「質」，古音相近。下文「質」字同此。

⑥「志」，《郭店簡》同，《上博簡》作「肯」，初定為「齒」的異體，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按：『志』，上從止，下為『目』字的或體，並不是『齒』字的異體。」

⑦「略」，《郭店簡》作「達」，《上博簡》作「陞」，初讀皆作「略」。虞萬里認為簡文並當釋作「格」。此處之「格而行之」，即上文之「行有格」。格，法也。略，亦法也。孔疏釋「略」為「要略」，非。詳《研究》。

⑧「君陳一至，言同」，此十二字，《郭店簡》、《上博簡》在下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之後。

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疏**正

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者，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

無有比類。言行之無恒，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

格也」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

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安，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

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故

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

「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汎愛，亦質少而親之。<sup>①</sup>「精知，略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

略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自，由也。師，衆也。虞，度

也。庶，衆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衆人

共知謀度，若衆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鳴鳩》之

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之

者，證爲政之道，須齊一也。子曰：<sup>②</sup>「唯君子能好

其正，<sup>③</sup>小人毒其正。」<sup>④</sup>正，當爲「匹」，字之誤也。

匹，謂知識朋友。故君子之朋友有鄉，<sup>⑤</sup>其惡有

方。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是故

邇者不惑，<sup>⑥</sup>而遠者不疑也。<sup>⑦</sup>言其可望而知。

邇，近也。《詩》云：「君子好仇。」<sup>⑧</sup>仇，匹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

匹，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好

仇」，故知此「正」爲「匹」也。「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

<sup>①</sup>「少」，阮校云：「惠棟校宋本『少』作『守』，毛本同。」

按：作「守」近是。

<sup>②</sup>「子曰」，此今本第二十章，《郭店簡》、《上博簡》爲第

二十一章。

<sup>③</sup>「正」，《郭店簡》、《上博簡》作「匹」。鄭玄注云：「正，

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sup>④</sup>「小人毒其正」，《郭店簡》、《上博簡》作「小人豈能好

其匹」。

<sup>⑤</sup>「朋友」，《郭店簡》、《上博簡》作「友也」；「鄉」，《郭店

簡》、《上博簡》作「向」。按：「向」、「鄉」通用。

<sup>⑥</sup>「是故」，《郭店簡》、《上博簡》作「此以」。

<sup>⑦</sup>「也」，《郭店簡》、《上博簡》無「也」字。

<sup>⑧</sup>「仇」，《郭店簡》、《上博簡》作「逌」，與今本《毛詩》合。

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恒定也。「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

『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為匹也」。子曰：①「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②則好賢不堅，③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④言此近微利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⑤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止，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

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太平之詩，於

時朋友群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子曰：⑥「私惠不歸德，⑦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

①「子曰」，此今本第二十一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二十二章。

②「重」，《郭店簡》、《上博簡》釋文作「厚」，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重，原從石從主，簡文多用為『冢』字。此可證明郭店本的這個字其實也是『冢』字，在簡文中應讀為『重』，不是『厚』字。」

③「賢」，《郭店簡》、《上博簡》作「仁」。

④「吾不信也」，《郭店簡》、《上博簡》作「吾弗信之矣」。

⑤「威」，《上博簡》同，《郭店簡》作「懷」，注釋云：「懷，借作『威』。」

⑥「子曰」，此今本第二十二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二十章。

⑦「歸」，《郭店簡》、《上博簡》作「懷」，與鄭玄所見別本同。

《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sup>①</sup>行，道也。

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疏**正義曰：此節明君子唯以德是

與。『私惠不歸德』者，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

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

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此《小雅·

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群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

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

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子曰：<sup>②</sup>『苟有車，必見其

軾；<sup>③</sup>苟有衣，必見其敝。<sup>④</sup>人苟或言之，<sup>⑤</sup>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sup>⑥</sup>必見其成。<sup>⑦</sup>言凡人舉

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

內，新時不見。《葛覃》曰：<sup>⑦</sup>『服之無射。』射，

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

不虛也。**疏**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

之，故先以一事爲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

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

無不載也。『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

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

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不  
可有言而無聲也。『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

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

《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  
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締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

此則斷章，云采葛爲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

<sup>①</sup>「示」，《郭店簡》作「旨」，《上博簡》作「覿」。《郭店簡》

注釋：「旨，似讀作『指』。《爾雅·釋言》：『指，示  
也。』」裘錫圭按：「『旨』、『示』古音相近。」

<sup>②</sup>「子曰」，此今本第二十三章，《郭店簡》、《上博簡》爲  
第十九章。

<sup>③</sup>「軾」，《郭店簡》作「軾」，《上博簡》作「軾」。裘錫圭  
按：「軾從『易』聲，疑可讀作『蓋』，指車蓋。《上博簡》  
注釋云：「軾字待考。」

<sup>④</sup>「敝」，《郭店簡》作「幣」，《上博簡》殘缺。按：「敝」，  
幣通。王念孫云：「敝音布義反，謂衣袂也。《廣  
雅》：「袖，袂也。」「古無袖字，借「敝」爲之。」

<sup>⑤</sup>「人苟或言之」，《郭店簡》作「人苟有言」，《上博簡》殘  
缺。

<sup>⑥</sup>「苟或行之」，《郭店簡》作「苟有行」，《上博簡》殘缺。

<sup>⑦</sup>「葛覃曰」，《郭店簡》、《上博簡》作「詩云」。

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注**「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其載」，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衣初新著時，或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子曰：①「言從而

行之，②則言不可飾也。③行從而言之，則

行不可飾也。④從，猶隨也。故君子寡言而

行，⑤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

惡。⑥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顧」，聲之

誤也。《詩》云：⑦「白圭之玷，⑧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

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小雅》曰：「允也

君子，展也大成。」⑨允，信也。展，誠也。《君奭》

曰：「皆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⑩其集大

命于厥躬。」⑪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

「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

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

①「子曰」，此今本第二十四章，《郭店簡》、《上博簡》為第十七章。

②「言從而行之」，《郭店簡》無「而」字，《上博簡》作「言率行之」。虞萬里認為「率」很可能為「從」之譌字。詳《研究》。

③「飾」，《郭店簡》、《上博簡》作「匿」。「也」字，《郭店簡》、《上博簡》無。

④「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此十一字，《郭店簡》、《上博簡》無。

⑤「寡」，《上博簡》同，《郭店簡》作「顧」。裘錫圭按：「鄭注認為寡當為顧，聲之誤也。」當釋為「顧」，可證鄭注之確。」

⑥「得」，《郭店簡》、《上博簡》作「能」。

⑦「詩」，《郭店簡》、《上博簡》作「大雅」。

⑧「玷」，《郭店簡》作「石」，觀下文，可知是「玷」之誤字。《上博簡》作「玷」。《郭店簡》注釋云：「玷，讀為『玷』。」

⑨「展」，《郭店簡》作「展」，《上博簡》作「展」。李零隸定為「展」，其《上博楚簡校讀記（二）》云：「展，郭店本從石從貝從土，原書以為從土從廁，裘按以為『塵』字。」

我們懷疑，此字可能是「塵」字的誤寫。上海本寫法與郭店本相似，上從貝下從土。」

⑩「周田觀」，《郭店簡》作「割申勸」，《上博簡》殘缺。鄭玄注云：「古文『周田觀』為『割申勸』。」之，《郭店簡》無。

⑪「厥躬」，《郭店簡》作「厥身」，《上博簡》作「是身」。



使王天下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

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言之，

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虛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

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為驗，不用虛辭。為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為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太平也。引之者，證言信為本。

《君奭》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為「割」，田當為「申」，觀當為「勸」。

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勵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證言當誠信也。

**注**「爽召」至「下也」正義曰：案《周書序》

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奭為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為《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為「寧王」，①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②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③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

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爲「割」，<sup>①</sup>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子曰：「<sup>②</sup>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sup>④</sup>古之遺言與？<sup>⑤</sup>龜筮猶不能知也，<sup>⑥</sup>而況於人乎？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sup>⑦</sup>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sup>⑧</sup>羞，猶辱也。貞，問也。問正爲貞。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恒也。「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者，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恒，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證無恒之人「不可以爲卜

<sup>①</sup> 禮，阮校、潘宗周校並以爲「禮當作孔」，蓋「孔」與「禮」字形近而致譌耳。

<sup>②</sup> 「子曰」，此今本第二十五章，《郭店簡》、《上博簡》爲第二十三章。

<sup>③</sup> 「南人」，《郭店簡》、《上博簡》作「宋人」。

<sup>④</sup> 「不可以爲」，《郭店簡》作「不可爲卜筮也」，《上博簡》殘缺。

<sup>⑤</sup> 「古」，《郭店簡》「古」上有「其」字，《上博簡》殘缺。

<sup>⑥</sup> 「不能知也」，《郭店簡》作「弗知」，《上博簡》殘缺。

<sup>⑦</sup> 「猶」，《郭店簡》、《上博簡》作「猷」，《上博簡》注釋云：

「猷，謀略也。」又，《郭店簡》此句下有「二十有三」四字，注釋云：「這是簡本《緇衣》全文的章數。」

<sup>⑧</sup> 經文「兑命」至「子凶」，凡四十九字，《郭店簡》、《上博簡》無。

筮一也。《兌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公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無恒者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之以爲正事，①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言無恒之人，不可祭祀也。「事煩則亂」者，言若使無恒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事神則難」者，若使惡德之人事其鬼神，則難得其福。「《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恒卦》九三爻辭。言人若不恒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證人而無恒，其行惡也。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恒卦》六五爻辭。貞，正也。言恒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白專，常須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常須白專，權幹於事，若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證男子之無恒德，其行惡也。

**注**「純猶」至「福也」 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爵無及惡德」，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者，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爵此惡德人也。

**注**「羞猶」至「人也」 正義曰：此「不恒其德，或承

之羞者，是《易》·恒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爲《乾》。②《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爲《兌》，《兌》爲毀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爲貞」者，此「恒其德，貞」，《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爲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爲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 奔喪第三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

①「事」，案：疑「事」字衍。

②「是易」至「爲乾」，浦鏜校云：「當云『是《易》·恒卦《九三》爻辭。《恒卦》、《巽》下《震》上，互體爲乾』。蓋倒亂其文，脫『恒卦』二字，衍『得正』二字也。」

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上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為主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但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

**疏**正義曰：此一篇摠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

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一」，著異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哭辟市朝。為驚眾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疏**正義曰：此一篇論奔喪在路，至其國竟，奔赴之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喪廢於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己也。

**注**成喪服，得行則行。正義曰：鄭云此

者，恐成服之後即便得行。故明之云：若成服已後，得行

①「則人代己也」，殿本《考證》及浦鏜校皆以為當從衛氏《集說》作「有人代己，則可行也」。

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行。

**注**「感此念親」

正義

曰：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開喪之處，不得爲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又爲位更哭也。」

**注**「斬衰者也。自是

哭且遂行」

正義曰：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

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且遂行。雖云「斬衰」，其實

母之齊衰亦然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

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

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

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

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

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

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賓

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

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

次。次，倚廬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

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又哭，至明日朝也。

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

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十三踊。」其夕哭

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三日成

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

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之

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明父母之喪，①奔

入中門之左也。「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

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

也，故升自西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筭纚，故即括

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筭纚。至明日小斂畢，

乃括髮。此所奔者，謂主人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

則主人爲之拜賓」。此既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

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

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云「三日成服」。

①「明父母之喪」，浦鍾校云：「此句上當脫「入門左者」

四字。」據下文，浦校是。

「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二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

**注**「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

正義曰：知「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婿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上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

**注**「已殯者位在

下」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注**「襲服」至「哭踊」正義曰：云「不於又哭乃經」

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俛于堂，降，成踊，乃經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小斂著經，則合又哭乃經。故云「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

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爲經之散垂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而絞之，故不以爲象革帶之絞帶也。且要帶爲重，象革帶之絞帶爲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爲絞經之垂者。

**注**「又哭」至「爲數」正義曰：知「又

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升堂也。引《雜記》云「上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

**注**「既哭，

成其喪服，杖於序東」正義曰：知在序東者，約《士喪禮》文。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

踊。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人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

**注**「不升」至「母也」 正義

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繼續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奔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經下「奔母之喪」，<sup>①</sup>直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

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故云「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注意，其義非也。此「麻」則「帶經」變文耳。云「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云「免麻于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是「袒、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者，以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經于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

**注**「又哭」至「時也」 正義

曰：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

**注**「待奔」至「人也」 正義曰：

「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以

①「經下」，阮本作「下經」，單疏殘本無「經」字。

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爲變，明不如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人也。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人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人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人。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壚，即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爲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以賓客待之，亦爲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一入白闔門，升白側階」，注：「一入白闔門，升白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人闔門，是異於女賓。以婦人雖是外成，以本天屬，<sup>①</sup>不得全同女賓故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

哭，不括髮。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故經云

「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爲父也。正義

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

盡哀。東壚，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

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闔門。東

壚，鬢於東序。不鬢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纁大紒曰

鬢。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疏**正義曰：此婦

人奔喪之禮也。**注**婦人至「客之一」正義曰：婦人入

者由闔門，知入白闔門者，《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

喪入白闔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闔門入也。闔門，謂

東邊之門。云「鬢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

<sup>①</sup>「本天」，原作「奔夫」，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作「本天」。庫本亦作「本天」，據改。」



人亦髻於束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髻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髻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髻于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髻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髻於束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髻，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纁大紒曰髻」者，<sup>①</sup>鄭注《士喪禮》云：「髻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纁，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

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

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

「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

①「紒」，原作「介」，據阮本改。

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

**注**「主人一至，事也」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

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爲主人，不得待者爲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爲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爲父母袒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經、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注**「又哭」至「五哭」

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注**「壹括」至

「者同」正義曰：「壹括髮，謂歸人門哭時」者，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人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

人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人門遂不括髮，故云「謂人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爲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爲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摠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

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

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

者或袒可。遂冠，歸，人門左，北面，哭盡哀，

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二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

「袒」。袒，衍字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既葬之後奔齊

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

**注**，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正義曰：今案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摠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爲之得襲，故言「襲」。

**注**，爲父「至」字也。正義曰：知「爲父，於父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爲父「不及殯，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父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爲父，於父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父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

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鄼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父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父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襲，經，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

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

**注**「聞父」至「可也」

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父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父哭」，謂不於明日之父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爲「又哭」。於此哭後乃經，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又哭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經帶也。

**注**「其在」至「以止」

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

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除

服之後奔父母喪節。

「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

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

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

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

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

**注**「東東」至「而歸」

正義曰：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

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

墓，北面哭」，下云「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

不及殯之時。云「遂除，除於墓而歸」者，**①**以經云「遂除，

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

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白齊衰以下，所以異者

免、麻。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

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

謂至總麻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

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謂

**①**「除」字原脫，據毛本補。

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開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sup>①</sup>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經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摠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

**注**「謂無」至「乃行」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己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

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鄭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爲位。此言「爲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爲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

**注**「數朝」至「拜之」正義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爲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爲五哭，故數夕哭爲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爲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爲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摠明之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摠結於上文。

<sup>①</sup>「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孫希旦《集解》：「此十五字，於上下不相屬，注疏皆無解說，蓋衍文。」

也。**注**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正義

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贈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

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

哭，親疏遠近之差也。**疏**正義曰：此節明奔喪所至之

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

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哭父

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

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聞喪而

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

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

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凡爲

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①**哭天子九，諸侯

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

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

辟爲主。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謂大夫、士使於列國。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

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爲位者壹袒。謂於禮

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

之喪，自若袒也。**疏**正義曰：此節明無服之親聞喪

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兄弟，

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

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

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

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

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

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

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

「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

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注**壹

哭而已，則不爲位矣。正義曰：此明諸哭者，本是無服，

故但哭，不爲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爲

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

一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朋

**①** 存，阮本作「在」，岳本同。闕、監、毛本同。

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

**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

賓，辟為主」正義曰：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

國，爲位而哭」是於他國爲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

諸舊君也。**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正義曰：此謂與

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

暫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

《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

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

內宗」是有服也。**注**謂於至祖也。正義曰：此謂

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祖而已，又哭，

哭則不祖。爲父母之喪，則又哭，哭皆祖，前文所云者

是也。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

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

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哭所識者也。「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

家，後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皆爲之成踊者，雖相

識輕，亦爲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從主人北面而

踊者，主人在墓左，西嚮，<sup>①</sup>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

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凡喪，父

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

同居，各主其喪；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

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

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喪。**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凡喪，父在，父爲主」

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案《服問》云：「君所主

：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

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通其命以上，父子異

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父

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爲其妻、子爲喪主也。

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親

同，長者主之」者，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

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不

同，親者主之」者，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聞

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

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

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

①「西」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

皆尚左手。」**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

之後而始聞喪之節。「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

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

五服之親，爲之變也。拜賓則尚左手者，於時有賓來

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無服

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

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

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

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

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疏**正義曰：此經論哭

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總麻，

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爲之袒免，故

云「無服者麻」也。**注**雖無「至」者麻。正義曰：以經

云「無服者麻」，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

麻，謂總之絰也。云「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

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

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

不服者，尊絕之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

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

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之兄

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

無服者麻」者，此是《逸奔喪禮》文，**①**言凡爲其男子服，其

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

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

麻。**②**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凡爲

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凡奔喪，有大

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

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

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

**疏**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大夫

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之

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后，然後襲衣。尊大夫，

故先拜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

**①** 「逸」，原作「亦」，據阮本改。

**②** 「姊」，衛氏《集說》「姊」下有「妹」字，疑是。



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

**注**「主人」至「成踊」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經、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已禮，踊、襲、經、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者，以此經但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爲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問喪第三十五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

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sup>①</sup>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豹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

① 二、原作「三」，據宋本、撫本、岳本、元本、魏氏《要義》及衛氏《集說》改。

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心悵焉愴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微幸復反也。說虞之義。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上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

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怪冠、衣之相爲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襲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然則禿者不免，僂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怪本所爲施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

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或問曰：

「杖者何也？」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

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或問曰：

「杖者以何爲也？」怪所爲施。曰：「孝子喪

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則父在不

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

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謂爲母喪

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意也。雞斯一者，筭，謂骨筭。纊，

謂緇髮之纊。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筭纊也。徒

跣者，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

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交手

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者，

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

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爲傷矣。舉此三者，

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

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

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注**「親父」至「爲里」正義曰：凡云「親」者，包之五服也。以

此經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雞斯」當爲「筭纊」者，

以經「雞斯」字，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筭纊」相涉，故

云「筭纊」也。云「親始死，去冠者」，檀弓云：「始死，羔

裘玄冠者易之。」是去冠也。云「三日乃去筭纊」者，以《士

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筭纊」也。云「上

衽，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

案《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案深

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履踐爲妨，故

解爲裳前一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

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案《公羊傳》云「昭公以衽

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

**注**爵踊，足不絕

地。辟，拊心也。」正義曰：爵踊，似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殷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sup>①</sup>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文。「望望然」者，瞻望之意也。

「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其往送也如慕」者，如孺子啼慕於母也。「其反也如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人之逃，不復來也。

「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饗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成壙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廬枕塊，<sup>②</sup>不敢入於室處也。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苦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偽假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上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亦」者，亦以俟其生。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也。非但不生，「孝子之心，亦益衰矣。衣服之具，亦可

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者，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闕其居喪所以禮矣。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者，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所為？」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答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禮》曰：「童子不總」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童子不總」者，言不為族人著總服也。唯當室總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唯此當室之童，乃為族人著總服。總者其免也者，作《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為族人得著總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理，故得為族人著總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

① 殷殷「至」倒也，案文例，此十五字當在上文「注爵踊足不絕地」之前。

② 「居」下原有「倚」字，據單疏殘本、阮本刪。

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總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

**注**「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正義曰：解當室所著之意也。言免是冠之流別也。<sup>①</sup>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總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總服也。鄭出「總其免」之意，言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總服。言總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總者，由有免故也。「或問曰『杖者何也』」者，此明問居喪有杖，爲父母乃異，何意如此，故問之。「竹、桐也」，言爲父竹，爲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也。言孝子奉親，用心是一，但取義有異，故竹桐而殊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者，父是尊極，故爲之苴杖。言苴惡之物以爲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故云「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爲母屈於父，不同自然苴惡之色也，故用削杖。其杖雖削，情同於父，故云「削杖，桐也」。桐，爲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爲母也。或問曰

「杖者以何爲也」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

「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者，爲母，親對父之時，不敢據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

也」者，所以爲母堂上不敢杖者，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

之處，所以爲母堂上故不杖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爲母，所以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戚，故不杖不趨，冀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

### 服問第三十六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總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①「別」，原作「例」，據殿本、庫本及張敦仁《考異》改。

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sup>①</sup>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羸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sup>②</sup>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遇麻斷本

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

① 上「經」，原作「經」，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 「期」，阮校引戴震云：「『期』字衍，宜刪。疏內同。」張敦仁《考異》云：「案『期』當作『其』。『其』者，其大功也。」孫希旦《集解》云：「『期』，當作『大功』。」今案：三家之校雖異，其義一也。

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縛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總。<sup>①</sup>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太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弁經，如爵弁

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占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疏**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皇氏云：『此言《傳》曰者，即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今各以其人明之。<sup>②</sup>或可《傳》曰者，<sup>③</sup>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云「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今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一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

① 「總」，余本、撫本、岳本、阮本「總」下有「麻」字。

② 「明之」，原作「今各」，據阮本改。

③ 或，原作「以」，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而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者，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者，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更稱《傳》曰「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者，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故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

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羶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注**「帶

其至，羶衰」正義曰：「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於首，是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其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爲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間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爲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

①「喪服小記云」，案下引文乃《儀禮·喪服記》文，非《禮記·喪服小記》文。「小」字當刪。

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羸衰」者，功即羸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羸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摠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爲前三年之衰爲練祭，①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爲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顙，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顙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顙之前，得爲三年之喪而行練也。熊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爲母也。」今鄭注云「爲父既練，衰七升。爲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爲父卒爲母。今熊氏云「父在爲母」，其義非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大功之喪一者，爲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

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

**注**，大功「至

「皆麻」正義曰：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問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羸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爲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②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問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

①「三年之衰」，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矣」，疑此句之「衰」當作「喪」。

②「與」，阮校引戴震云：「『與』字衍。」

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者，《問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問傳》之文，於義不合。案《問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此經文「大功」，唯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經期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為期經、期帶，謂其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為正也。「小功無變也」，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以上之服。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紉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二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此

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絰也。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於免，經之一者，以練無首絰，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絰也。既免，去經一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也。每可以經必經一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麻也。「既經則去之」者，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

**注**「雖無」至「服也」正義曰：「有事則免經如其倫一者，倫，謂倫類。雖為之不變服，其應免經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經」者，解經，於免，經之」，於是免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經也。云「經有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經必經」也。云「經謂不免，但云經者，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經，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經有不免」者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一者，謂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為後喪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總不易。下經云「總、小功之經」，兼言「總」者，恐免、經不及總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經之」，此經又云「如

免則經者，前經但云「經」，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爲稅者，稅，謂變易也。所以總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注**「稅亦至易也」

正義曰：云

「稅亦變易」者，以一經之內，有「變」有「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本爲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云「《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成人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總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一者，謂本服大功

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筭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總麻則三月。而反三年之葛者，此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縛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爲之總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注**「謂大」至「服

總」正義曰：知「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以前文云「總、小功不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總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總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

《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①卒哭，則下《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爲殤未成人，文不緦耳」者，緦，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云「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者，《喪服傳》文。「君爲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侯之君爲天子三年也。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者，言諸侯夫人爲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爲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宗之爲君」。諸侯爲天子服斬衰，《喪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謂以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一起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欲明諸侯夫人爲天子，故載君爲文之首也。注：外宗「至，南面」正義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爲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來爲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云「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②是爲夫之君如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

《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者，證外宗之義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者，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爲妻及適子、適婦爲主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者，此明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太子之服，是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太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者，若君母是適夫人，則群臣爲服期。今君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緦，則群臣爲之無服也。

①「得」，原作「則」，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②「夫人」上原有「故」字，據浦鏜校及上文鄭注刪。

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者，近臣，謂閹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①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故云「從服」。一唯君所服服也者，君服總，則此等之人亦服總，故云「唯君所服服也」。

**注**「妾先」至「不可」正義曰：「妾，先君所不服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者，②案《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仲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③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仲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一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別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④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一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立爲君，⑤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⑥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⑦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

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⑧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適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⑨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

①「驂」，孫詒讓《校記》云：「驂」下當有「乘」字。

②「爲」字原脫，據阮本補。

③「麻」，浦鏜校云：「案《喪服記》重一「麻」字。」今按：浦校是也。此「麻」字上應補一「麻」字，單獨爲句，謂總麻經帶也。

④「別」，阮本作「引」，魏氏《要義》同，疑是。

⑤「既」，阮校引盧文弨校云：《通典》卷七十二載此無「既」字。

⑥云「阮校云：《通典》無云一字」。

⑦「以妾在奉授於尊者」，阮校云：《通典》作「以妾本接事尊者」。

⑧「故」，阮校云：《通典》作「古」。

⑨「繼」，阮校引盧文弨云：「繼」下當有「室」字。

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已爲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

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

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

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者，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

言居亦不服，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凡見人，無免經」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經」者，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脫於經也。

「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經也。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經」之意，引

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己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經，故許著經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己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注：有免一至，經也。

正義曰：「謂不杖齊衰」者，案《下曲禮》篇云：「苞屨不入公門。」薦屨，杖齊衰之屨，既不得入也，此云「稅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者，鄭以經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經，以差次約之，則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其經也。罪多「至」

「列也」者，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 間傳第三十七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

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深黑。①止，

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泉，或爲「似」。斬衰之哭，若往

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

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

發於聲音者也。三曲，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

容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

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

發於言語者也。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斬衰三日

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

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

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

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

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

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

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

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父母之

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

喪，居堊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

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剪

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

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芻，今之蒲

革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

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

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

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此齊

衰多一等，大功、小功多二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

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

①「深黑」，衛氏《集說》作「深墨」，疑是。按：《孟子·滕

文公上》：「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



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繚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綬」。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因上說而問之。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

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①「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斬衰之葛，與齊衰之

①「兩言」，阮校云：「惠棟校宋本『兩言』作『言兩』，《考文》引古本同。」

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此竟言有上服，<sup>①</sup>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苴，惡貌也。者，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也。大功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爲之變，又不爲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鍛布，帶屨亦輕，其絰色用枲同者，自別表義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皇氏以爲：「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

對也。「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二者，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醯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

**注** 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正義曰：以醴

<sup>①</sup>「竟言」。阮校云：「《續通解》『竟』作『章』，《考文》引古本同。張敦仁《考異》云：『今案『竟言』者，終言之也。改爲『章』最誤。』」

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者，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一竿剪不納者，竿，爲蒲葦，爲席，剪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即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上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注云「白若居寢是也」。斬衰三升者，<sup>①</sup>此明五服精麤之異。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曰總一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總，故云總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

「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布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

**注**「此齊一至，差也」正義曰「此齊衰多二等者，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

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案《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

服》一等也，故云「大功、小功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

者，以《喪服》之經理，<sup>②</sup>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

者，以《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既虞，卒

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

「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

「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爲中衣，以緇爲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

<sup>①</sup>「升」，原作「年」，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sup>②</sup>「理」，衛氏《集說》及《續通解》皆無，疑衍。

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

禫而纖一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sup>①</sup>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注**「葛帶至常也」

正義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

「五分去」而四糾之者，以《喪服傳》云「五服經帶相差，皆

五分去」，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既五分去，唯有四分見在，分爲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

云「帶輕，既變，因爲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爲飾也，則知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不

重爲飾也。云「婦人葛經，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上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說首經，不說帶」也。注

云：「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sup>②</sup>婦人少變而重帶，下體之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

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是男女共爲，即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sup>③</sup>練而帶去一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爲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經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今乃三分斬

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爲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於小功首經，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云「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爲後喪所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經纒細相似同，故云其爲帶猶須五分首經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耳。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

①「尋常」，衛氏《集說》作「著」，庫本《考證》及浦鏜校皆是《集說》。

②「變」，《士虞禮》注作「說」。

③上云「原作「去」，據阮本改」。

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者，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纈細當與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可知也。云「黑經白緯曰纈」者，<sup>①</sup>戴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纈，冠者采纈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纈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

輕之意，故云「何爲易輕者也」，言有何所爲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sup>②</sup>注，說所一至，可貳。正義曰：此言「包」、「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舉此言「包」、「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卑，謂男子卑要，婦人卑首。欲明卑者可以兩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故，得可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經，是其單也。

①「緯曰」，原作「經白」，據單疏殘本、阮本及注文改。

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

**注**「此言」至「之重葛」

正義曰：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經大功之葛經。<sup>①</sup>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麤細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齊衰「至」服之「」此明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以後服易前服之義也。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一兼

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

**注**「此言」

至「其輕」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經，是「或無經」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斬衰」至「服之」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者與後兼前服也。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殯在長、中，《服問》已釋也。

①「則」下原有「有」字，據殿本《考證》及浦鍾校刪。

「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 **注**

「服重」至「受矣」 正義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sup>①</sup>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既易以滿，<sup>②</sup>還反服前喪輕服，故文、注稍異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① 「服」，原作「明」，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② 「也後」，浦鏜校云：「也後」當「後喪」之誤。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三年問第三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群，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

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飾，情之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疏**正義曰：此「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

「三年之喪何也」者，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喪者，意有何義理？」謂稱人之情而立禮之節文。

「因以飾群」者，飾，謂章表也。群，謂五服之親也。因

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

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

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

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

語成文也。無，不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創

鉅者其日久」者，以釋重喪所以三年也。其事既大，故爲

譬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

其日久也。」痛甚者其愈遲「者，愈，差也。賢者喪親，

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三年

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者，既痛其差遲，故稱



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哀痛未

盡，思慕未忘」者，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故心之哀慕於時未盡。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者，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

**疏**正義曰：此

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也。將由夫患邪淫

之人與？①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

禮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小人之人，曾鳥獸之不若。

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群居而不亂？將由夫脩飾之

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

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賢人

君子於二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駟之過隙者，駟，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駿

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故先王

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

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

①「患邪淫之人」，王引之云：「案「患邪淫之人」，當作

「愚陋邪淫之人」。『愚』字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

（見《說文》），故「愚」誤為「患」，又脫「陋」字。《荀

子·禮論篇》正作「愚陋邪淫之人」。詳《經義述聞》。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爲之

立中人之制節。

故先王爲「者」者，焉是語辭。「立中制

節」者，言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以爲年月限節。「壹使

足以成文理」者，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

以成文章義理。

則釋之矣「者」者，釋，猶除去。既成義

理，則除去其服。所以成「三年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

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

文章義理。

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

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

曰：至親以期斷。

言服之正，雖至親，<sup>①</sup>皆期而除

也。是何也？

問服斷於期之義也。

曰：天地則

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

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法此變易，可以期也。

**疏**正義曰：上節既稱爲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

者？此「節釋爲期之義」。然則何以至期也「者」，言爲父

母本應三年，何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父在爲母而止

於期。

「曰：至親以期斷」者，記者釋之，爲至親本以期

斷，故雖爲他後及父在爲母，但「期也」。

是何也？

者，記者又起問云：有何義，故以期矣？

「四時則已變

矣」者，答期斷之義也。言期是一年之周匝，而天氣換矣。

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莫不

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

爲今事之始也。

「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

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

**注**言「三」至「母也」正義曰：鄭

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爲人後者爲本生

之父母及父在爲母期。事故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

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

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

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

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

故至二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

釋，恐未盡經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然則何

以三年也？

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

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

<sup>①</sup>

「至」，原作「在」，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sup>②</sup>

「一」，阮本作「以」，閩、監、毛本同。

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

**疏**正義曰：

此一節釋因期及三年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

「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

「焉爾也」，語助之辭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

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猶如是。倍

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

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

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

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

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

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疏**正義曰：上節既稱「期

斷」，何故有九月以下？故此經釋之。

由九月以下何

也者，由從也。記者既稱「期斷」，假設問之：何故有從

九月以下？

曰：焉使弗及也者，焉，亦然也。然使恩

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

及也。「故三年以爲隆」者，謂恩愛隆重。「總、小功

以爲殺」者，謂情理殺薄。

「替、九月以爲間」者，是隆殺

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

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

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

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

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中取則於人者，則，法也。

天地之中，取則於人。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

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所以群居

和壹之理盡矣者，既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群

衆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故三年之喪，人道

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

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

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

喪，前世行之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

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疏**正義曰：此一節重明

三年之義。「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言三年喪禮，

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者。則期以下非其至極也。

「夫是之謂至隆」者，言三年之喪，人恩之至極隆厚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知從何代而來。引「孔子曰」者，《論語》之文，證此三年之喪也。

**注**「不知」至「久矣」

正義曰：案《易·繫辭》云：「占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大占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二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占，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 深衣第三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

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

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

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上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上，與諸侯大夫同。案《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案《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占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傳》云「帶緣各視其冠」，**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

**①**「傳」，原作「儀」，據阮校與《儀禮·喪服傳》改。

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古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古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纁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毋被土。爲汙辱也。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

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難爲中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袂圓以應規，謂胡下也。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行舉手，謂揖讓。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與？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

不服也。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貴此衣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白土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續，畫文也。三十已下，無父稱孤。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緇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疏**正義曰：此一篇從初至末，皆論深衣之制。今各隨文解之。「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者，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此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短毋見膚」深衣所取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長毋被土者，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爲汗辱也。」續

衽，鉤邊者，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注**續猶「至」裾也。正義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一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①**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②**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云「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鳥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已於《玉藻》釋之，故今不復言也。要縫半下一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注**「三分」至「寬也」

**①** 謂所續之衽，衛氏《集說》此句下有「鉤其旁邊」四字。

**②** 「謂」，原作「爲」，據衛氏《集說》改。

正義曰：此據裳之一幅分爲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格之高下，可以運肘」，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一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一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一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當無骨者，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分帶下，紳居之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制

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注**「古者方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

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負繩及踝以應直」正義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

謂實負繩也。「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者，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抱

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其義，欲使義事方正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案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者，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注**完且「至」而「已」

正義曰：「可苦衣而易有也，以其完牢，乃可於苦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一者，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錦繡之屬，是易有也。」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云「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

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者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者，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續。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續也。「具父母，衣純以青」

者，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者，以為吉不具，故飾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sup>①</sup>降於續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者，純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為「緇」，謂深衣

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緇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言表裏合為三寸。<sup>②</sup>注：純謂「至」三寸。正義曰：純，謂緣之一者，解

經中二箇「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緣之也。云「緣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口外更緣，故云「純袂」則是緣其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故分明言之。云

「緣，緇也」，解經「緣」字讀為「緇」，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縗綈緇」，鄭注云：「在幅曰縗，在下曰緇。」

今經云此緇，則深衣之下緣也。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也。

## 投壺第四十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

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主人請曰：

「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燕飲

酒，既脫屣升坐，<sup>②</sup>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主人曰：「枉矢哨

① 「衣」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② 「坐」，阮本作「堂」，衛氏《集說》同。疏放此。



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sup>①</sup>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疏**正義曰：此節論

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

「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sup>②</sup>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司射奉中」者，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

「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已，是「重以樂」也。

**注**「士則」至「北面」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

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

《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注**「燕飲」至「射也」正義曰：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sup>①</sup>「固」，阮校云：「盧文弨云：《大戴》無「固」字，是。觀注則此處亦不當有。」

<sup>②</sup>「面」，原作「南」，據單疏殘本、阮本、衛氏《集說》改。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疏**正義曰：此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

「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

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sup>①</sup>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

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

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

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

「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今就

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

**注**退乃一至「射物」

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爲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sup>②</sup>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

<sup>①</sup>「拜」，衛氏《集說》作「對」，疑是。

<sup>②</sup>「間以二矢半」，王念孫云此五字衍。案王說是也。詳《經義述聞》。

興。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

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

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投。

**疏**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

度壺并筭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

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

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故也。<sup>①</sup>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

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

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

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

去賓主之席各一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

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反還

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

中也。「東面，執八筭，興一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

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筭。**注**「亦實八筭於

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筭

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筭於中」。「亦」

者，亦鄉射也。請賓曰：「順投爲人，比投不

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

馬。一馬從二馬，<sup>②</sup>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請主人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人也。比

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

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

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

樂。**疏**正義曰：此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

「順投爲人」者，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

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人者，乃名爲

人，則爲之釋筭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人，亦不爲之

釋筭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

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

<sup>①</sup>「故」，阮本作「處」，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sup>②</sup>「一馬從二馬」，《釋文》出「勝者立馬」，云「俗本或此

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亦云「定本無

此一句」。今《大戴》亦無此五字。阮校云：「孫志祖

云：鄭注「一馬從二馬」之義在下文，疑此處無此五

字也。」

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

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

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爲正

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爲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

爵畢而爲勝者立馬者，則反取筭以爲馬，表於勝數也。必

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爲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

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爲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

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二馬爲成，若專三馬，則

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一，若勝偶得一，劣偶得一，

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

「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

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

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

之黨爲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

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

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

前也。**注**「正爵」至「爲樂」正義曰：此經，正爵一謂罰

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

以慶，則慶馬勝筭亦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

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

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

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命弦者曰：「請

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弦，鼓瑟者

也。《狸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

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

者曰「請奏《狸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

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

也。「大師曰「諾」」者，大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

之辭也。**注**「弦鼓」至「節焉」正義曰：知鼓瑟者，鄭

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

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

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

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

《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者，

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

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

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

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左右告矢具，請拾

投。有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

筭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

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

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有人者，則司射

坐而釋一筭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

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

**注**「已投者退，各反

其位」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

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

西。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

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

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

則曰「左右鈞」。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

請數其所釋左右筭，如數射筭。純以取，實於左手，十

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

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

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卒投」

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者，

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筭。

「一筭爲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

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爲奇」者，一筭，謂

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

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而告。曰「某賢

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

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

也。「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筭，則

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

各執一筭以告。**注**「卒已」至「以告」正義曰：云「如數

射筭」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筭如數射筭。

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

「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筭，以右手每一純別

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

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爲縮，每十雙則

東西縮爲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

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

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筭，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異於右筭。謂摠斂地之筭，<sup>①</sup>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摠爲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命酌曰：「請行

觴。」<sup>②</sup>酌者曰：「諾。」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

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當飲者皆跪奉觴，曰：

「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亦酌奠於豐上，

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

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

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飲

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

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

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

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

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

正義曰：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注**周禮「至「射爵」」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

引之者，證灌爲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正

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

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

馬。」賓主皆曰：「諾。」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

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

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

<sup>①</sup>「斂」，原作「敘」，據單疏殘本、阮本、魏氏《要義》、衛氏《集說》改。

<sup>②</sup>「命酌曰請行觴」，朱熹《通解》：「《大戴》無「命酌」至「行觴」六字，別云「舉手曰：請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江永《禮書綱目》同朱說。

<sup>③</sup>「義」，原作「儀」，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

「正爵既行」者，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爲勝者樹標立其馬也。

「馬各直其筭」者，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所釋之筭，當中之西也。<sup>①</sup>

「馬從一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

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

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

以助勝者爲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

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

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

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

辭，言爲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

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

**注**「飲不」至「無豐」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

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

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

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

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

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解

「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番得

勝，故以一勝之馬，一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

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

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

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

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爲：「三番而止

者，謂三偶投壺而止。」<sup>②</sup>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

云「三偶投壺而止」，非其義也。正爵既行，請徹馬。

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爵乃行。**疏**

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

行無筭爵之事。筭多少，視其坐。筭用當視坐投壺

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籌，室中

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鋪四指曰

①「當」，原作「東」，據毛本、庫本改。

②「偶」，阮本作「耦」，閩、監、毛本同。阮校云：「按作

「偶」非也。」下「偶」同。

扶，一指案寸。<sup>①</sup>《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筭，

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

握，索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脩，長也。腹容斗五

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圜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sup>②</sup>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

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

「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疏**正義曰：此節明筭及

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一者，言筭之多

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筭，室中

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一者，筭，矢也。室中最狹，<sup>③</sup>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

**注**投壺

者，人四矢」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

故知四矢也。

**注**「筭矢」至「常處」

正義曰：云「《春秋

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

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注**「脩長」至「餘也」

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者，既稱

「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為一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困之象，積

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

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

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

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

<sup>①</sup>「案」，王念孫云：「『案』下亦當有『曰』字。」詳《經義述聞》。

<sup>②</sup>「二」，原作「七」，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sup>③</sup>「狹」，原作「狹」，據單疏殘本、毛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圓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圓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摠爲四百五十二寸。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十四寸之一，餘三百三十四寸之。於二斗之積三百三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十四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圓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sup>①</sup>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摠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今

筭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圓，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魯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成令之。記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幪，敖，慢也。<sup>②</sup>偕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

<sup>①</sup>「二十七寸」，「十」，阮校云：「惠棟校宋本『十』作『尺』。」按：作「尺」與鄭注合。

<sup>②</sup>「幪敖慢也」，浦鐘據《釋文》校，以爲「幪」下脫「敖也」二字，疑是。蓋鄭以「敖」釋「幪」，以「慢」釋「敖」也。非「幪」、「敖」二字並釋作「慢也」。經文「毋幪毋敖」，《大戴禮》作「無荒無傲」，孔廣森《補注》：「志怠曰荒，容怠曰傲。」是二字各有其義也。「幪，敖也」之「敖」，蓋不嚴肅之義，故《爾雅·釋詁》云：「敖，戲謔也。」《正義》云「幪亦敖也」，明唐初鄭注已脫「敖也」二字。

「符」  
○  
踰，或爲「遙」  
C

**疏**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

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

撫，毋敖者，撫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撫而敖慢也。

毋僭立，毋踰言。僭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僭立，謂不

正面前。毋得踰言」，①謂遠相談話。若僭立、踰言，有

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

曰：若如是偕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

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偕立、踰言」，有常爵一，薛令弟子則

摠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

同。注「晏子」至「丘據」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

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一鼓：

○ □ ○ ○ □ □ ○ □ ○ ○ □ 半 ○ □ ○ □ ○ ○

○ □ □ ○ □ ○ 魯鼓。 ○ □ ○ ○ ○ □ □ ○ □

○ ○ □ □ ○ □ ○ ○ □ □ ○ 半 ○ □ ○ ○ ○ □

薛鼓。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

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取

「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投壺之

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司射、庭

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

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魯鼓：

薛半

鼓

半○□○□○□○□○□○。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

疏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爲圜者擊

擊，方者擊鼓。若頻有圈點，則頻擊擊聲。每一圈點，則

擊擊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

擊鼓之異，**②**圖而記之。但年代太遠，無以知其得失。

**注**射，謂燕射。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

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

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投壺」正義曰：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

①「得」，阮校云：「惠棟校宋本無『得』字。」案惠校是也。

②「魯」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于顴南，北面，<sup>①</sup>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① 「北」字原是墨丁，據足利本、阮本補。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儒行第四十一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sup>①</sup>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爲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爲儒，或以剛猛爲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

服與？」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袼尺一寸。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哀公命席。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

①「也」，原作「者」，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

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儒有衣冠中，

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中間，謂不嚴厲也。

如慢，如僞，言之不愾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儒

有居處齊難，<sup>①</sup>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

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

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

不選處，所以遠鬪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

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

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

**疏**

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自衛反

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儒，<sup>②</sup>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爲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

知今古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依所居之鄉也。

「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衣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譏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

**注**

逢猶至「一寸」正義曰：謂逢

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逢爲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二寸，袪尺八

<sup>①</sup>

「居」上原有「其」字，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刪。

<sup>②</sup>

「儒」，殿本、庫本、阮本作「條」。

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爲戲」，明此時意以爲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一寸。云「袂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良紇，<sup>①</sup>良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丘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

也。「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摺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爲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脩立己身終始之事。「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脩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行以待取」者，言己脩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脩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勵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興作，恒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己，己之讓此大物之

①「良」，殿本、庫本、阮本作「梁」。下同。

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小讓如僞」者，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

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

「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慚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

**注**「中中」

至「所畏」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僞，言之不愾愾也」者，愾愾，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愾愾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僞然。庾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僞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儒有居處齊難」者，此明儒行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sup>①</sup>「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道塗不爭險

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涼，

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為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也。「愛其死以有待也」者，此解「不

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為也」者，言養身為行道德也。「其備豫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豫

防患害，有如此在上諸事也。儒有不賣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者，此經明儒者懷忠、信、義之事也。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者，言儒者不祈土地之

富，以義自居，故云「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

「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

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者，君有義則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

在上之諸事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sup>②</sup>引

<sup>①</sup>「行」，阮本作「者」，閩、監、毛本同。按：下文孔疏兩言「此明儒者」，作「者」是。

<sup>②</sup>「不程勇者」，王念孫云：「『不程勇者』，當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文選·辨命論》注正作『不程其勇』。」詳《經義述聞》。孫希旦《集解》說略同。

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

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sup>①</sup>

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

**疏**「儒有委之以貨財」者，此

明儒者之行有異於衆，挺特而立，不與同群之事。「儒

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見利不虧其

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見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

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

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重

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孔子此言雖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sup>②</sup>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齊人之樂作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sup>③</sup>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還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過言不再」者，

①「鷙」，阮校據郭忠恕《佩觿》云「鷙」字當作「鷙」，段玉

裁《說文注》司。張敦仁《考異》、孫希旦《集解》皆謂「鷙」當作「鷙」。按：《集韻》去聲至韻：「鷙，通作鷙。」是二字義同。

②「都禮」，阮校引齊召南云：當爲「相禮」。

③「作」，單疏殘本作「併」。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併』作『作』，此本『作』誤『併』。閩、監、毛本作『併』。」



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更為之。『流言不極』

者，極，謂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

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

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慙絕其威嚴，容止當可畏也。

①「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也。「其特立

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

**注**「淹謂」至「順也」 正義曰：「淹，謂浸漬之」者，言樂

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為

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謂敗壞於人，是恐怖

之也。俗本「沮」或為「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鷙蟲，猛

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故為「猛鳥猛獸」。云「字從

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擊從執下著

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

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鷙聲，故云

聲也。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②「雖

有負者，後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

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敗負及未見之

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

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

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儒

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

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

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

者。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為溇。溇之言欲也。

**疏**此

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言儒者

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溇」者，溇之言欲

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儉，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

「其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

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

自立有如此者。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

大盾也。

**疏**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為甲冑

注云：「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甲冑

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

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

①「當」，阮本作「常」。

②「搏」，原作「傳」，據阮本改。

「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sup>①</sup>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脩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竈，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簞門，荆竹織門也。圭竈，門旁竈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sup>②</sup>疏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簞門圭竈」，簞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竈，門旁竈也，穿牆為之如圭矣，故云「圭竈」。《說文》云：「穿木為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甕牖」者，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

謂之蓬戶。「甕牖」者，謂牖牕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sup>③</sup>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衣，故言出更著之也。<sup>④</sup>

「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

者，上，君也。答之，謂已有言語，君應答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不敢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宦盡忠。「上不答，不敢以諂」者，已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已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

注：貧窮至為雉。

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簞門圭竈，仕為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者，定十二年

《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為雉。

<sup>①</sup> 其自立有如此者，浦鍾校云：「七字當在『雖與前自立文』司之上。」按：浦校是也。

<sup>②</sup> 應用，原作「變前」，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sup>③</sup> 而，原作「面」，據阮本改。

<sup>④</sup> 故言出，衛氏《集說》及《禮記纂言》作「出則」，疑是。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

**疏**此

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爲後世楷模法式。「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己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爲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推，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爲民下所薦舉也。「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爲君所引，又不爲民所薦，唯有讒諂之民，其群黨連比共危亡己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

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雖危，起居竟信其

志者，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爲一伸。雖比黨之民共危矣，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己之志操不變易也。①「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

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其

憂思有如此者」，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

上之事也。**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正義

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爲「屈伸」之伸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

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

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不窮，不

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

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

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

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

**疏**此明儒

有寬裕之事。博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

①「操」，原作「謀」，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

「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為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禮之以和為貴」者，禮以體別為

理，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sup>①</sup>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為貴」也。忠信之美

者，見人有忠信，則已美之。優游之法，優柔者，和

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慕賢而容衆」者，以「見

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

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鏘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己之方正，下同瓦合，<sup>②</sup>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注**「不窮」至「遠人」

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為「困窮」，故云不止謂不

窮已。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為獨

處也。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

圭之鋒鏘，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

異衆過其，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sup>③</sup>下與衆人小

合，儒者不與衆人之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

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為屈己同凡，亦是君子為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儒有

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君得

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疏**此明儒者舉賢能之

事。「儒有內稱不辟親」者，稱，舉也。不辟親，舉人以

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

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案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

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

對曰：「午也可。」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但審

知其賢，故不辟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

<sup>①</sup>「當」，阮校云：「監、毛本作『嘗』。」

<sup>②</sup>「瓦細」，監、毛本作「凡衆」，阮校以「凡衆」為是。孫

詒讓《校記》則謂當作「凡細」。

<sup>③</sup>「猶」，原作「獨」，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爲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不望其報」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爲，唯苟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疏**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爲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共仕明君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

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疏**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麤而翹之」者，麤，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爲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爲之也。「不臨深而爲高」者，地既高矣，

不臨此衆人深下之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此衆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衆人不以己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爲多」者，謂己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爲多以矜大也。「世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群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己之本志也。「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若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己之疏異，所爲是善，則不非毀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爲；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爲獨行，<sup>①</sup>故更言「特立」也。

**注**「麤猶」至「志也」

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己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爲也」。若納己言速疾，則被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己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

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恒自重愛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寬，<sup>②</sup>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

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鎰。**疏**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上不臣天子」，伯

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慎靜

而寬者，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己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己不苟屈從之，<sup>③</sup>是用剛毅以與人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服

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近文章，

<sup>①</sup>「有」，原作「行」，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sup>②</sup>「慎靜而寬」，《唐石經》「而」作「尚」。余本作「慎靜而尚寬」，岳本、阮本、衛氏《集說》同。張敦仁以爲當從《唐石經》。

<sup>③</sup>「己」字未刻，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砥厲廉隅<sup>一</sup>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不臣，不仕」者，謂不與人爲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爲之事而行，故云，其規爲有如此者<sup>二</sup>也。

**注**「強毅」至「曰錙」正義曰：「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己辨爭言行，而彼人爲道不正，己則不苟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己之所知，勝於先世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算法，十黍爲參，<sup>①</sup>十參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

「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

也。「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

「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己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

者，庚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爲與己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己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爲朋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二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

①「參」，阮校云：「段玉裁校本「參」改「參」。」段說詳參《說文注》。下同。

退而不仕。且賢有優劣，儒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尚書·皋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爲天子，諸侯，德少則爲大夫卿士。<sup>①</sup>苟達於此，<sup>②</sup>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溫良者，仁之本也。敬

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疏**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己，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

溫良者，仁之本也。言溫良之性，是仁者之儒行之本。<sup>③</sup>言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爲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也。言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節者，仁之

貌也」，言禮儀搏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

「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己仁也。

「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謙。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爲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怨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

曰儒。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爲統。閔，或爲文。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sup>④</sup>以儒相詬

①「大夫」，原作「大大」，據毛本、殿本、庫本、阮本改。

②「苟」，原作「可」，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③「者」，單疏殘本無「者」字，阮本同，閔、監、毛本同。

④「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鄭玄如此讀。王肅讀「妄字句絕」，常字屬下，後人多從王讀。



病。」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

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

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

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

公就而以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

世不敢以儒爲戲，<sup>①</sup>當時服。

**疏** 此明孔子自言己之儒

所行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不隕穫於貧賤者，隕

穫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己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

不充詘於富貴者，充詘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

不歡喜失節。不恩君王者，恩，辱也。言不見恩辱於

君王而違道也。不累長上者，累，猶係也。長上，謂

卿大夫。言不以累係於長上而失志也。「不閔有司」

者，閔，病也。有司，謂群吏。言儒者不以困病於有司而

失常，謂不以群吏所困迫。

**注**「閔病」至「自謂」正義

曰：閔，病也。《釋詁》文。云「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

群吏所困迫而違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

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群吏」，解經「有司」也。案

《史記·孔子世家》云：在魯，哀公不用。在齊，犁鉏所毀。

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

畏匡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恩

累閔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條在衆

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

「孔子自謂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

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

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爲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

之爲儒。「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耻辱也。言今世以

命之爲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

**注**

「以儒靳故相戲」正義曰：在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

丘，長萬爲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靳之。長

萬，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

矣。」長萬病之，後弑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靳。」孔

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

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

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

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注**「儒行」至「時

①「沒世」，斯五七五「沒」下有「吾」字。

服<sup>①</sup>正義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諒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諒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爲戲」，是當時整服，非久也。

## 大學第四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sup>②</sup>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sup>③</sup>此「致」或爲「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

①「時」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止」，原作「上」，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③「好」，斯五七五「好」下有「而」字。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專行是也。所謂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

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

「驥」。驥，閉藏貌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

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

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詩》云：「瞻彼

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

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萋竹猗猗，喻美

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

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

其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

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康誥》

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

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皆

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

《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湯

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

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

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

力，不有餘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上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疏**正義

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

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①

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

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

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

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

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

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

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也」②，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

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

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摠包萬慮，

謂之爲心。情所憶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

必須先至誠在於憶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

①「能」，衛氏《集說》「能」字上有「故」字。據上文，宜有。

②「家」，浦鏗校云：「『家』下脫『言若欲治國，先須齊家』

九字。」案浦校是也。蓋此處僅有被釋經文而無釋經

之文也。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

「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為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為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否矣」之事也。

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已，未有此事也。言已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為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

①「則」，閩、監、毛本作「別」，疑是。

宣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

雖暫時揜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

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

**注**「謙，讀爲「慊」」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

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

「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爲厭」，厭爲黑色，如爲閉

藏貌也。<sup>①</sup>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

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

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衆也。十

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

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

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

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

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

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

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

可虛也。「《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

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

道也。「瞻彼淇澳，萇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奥》

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萇，王芻也。竹，篇

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sup>②</sup>生此萇之與竹，猗猗然而

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

身，道德茂盛，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

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

矣。<sup>③</sup>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

「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僊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又斐然顏色矜莊，僊

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著。<sup>④</sup>斐然文章

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

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

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

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僊兮者，恂慄也」者，

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

①「如」，阮校云：「段玉裁校，『如』改『知』。」

②「隈」原作「隅」，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③「益」，監、毛本作「盛」。

④「著」，原作「美」，據閩、監、毛本改。按：《詩》毛傳亦作「著」。

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sup>①</sup>論道

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sup>注</sup>此心「至

著也」正義曰：「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

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爲「道德」之道，故云「道，猶

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

「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爲「嚴峻」之峻，《詩》箋云

還爲「恂」也。此《記》爲「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

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

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

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經廣

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

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

美之。云此前王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

親其親者，言於世貴重之。<sup>②</sup>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

賢人而親其親也。一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

世卑賤小人，其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言民之所樂者前王

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言爲利者，前王

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

之事，故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

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

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

德」者，此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

作《康誥》，戒康叔能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成康

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爲君，

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

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

之意，言堯能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

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

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sup>注</sup>皆

自明明德也。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

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

銘」，此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

盤而刻銘爲戒。必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荀子

新二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

<sup>①</sup> 此句在《詩經》中，「赫兮喧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

<sup>②</sup> 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親也。一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其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言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

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

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

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

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

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

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

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

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

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

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商頌·

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記》斷

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

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

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

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

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

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

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

篇，美文王之詩。緡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

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緡

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緡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

居處也。注「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正義曰：岑，謂巖

險。蔚，謂草木蓊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懣，怒貌也，或作「懣」，或爲「寔」。所謂齊

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之其所賤惡而譬焉，<sup>①</sup>之其所畏敬而譬焉，之其所哀矜而譬焉，之其所敖惰而譬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養

① 「所」字原脫，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

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

「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犇」。堯、

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

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是

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有於己，謂有仁讓也。

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

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

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

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夭夭、蓁蓁，

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

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信弃

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

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倍」。矩，或作「巨」。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

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

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

他，取於己而已。《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

師升，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昭王時書

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sup>①</sup>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sup>②</sup>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群臣而作此篇。斷斷，誠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

①「狐」，原作「孤」，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尚亦」，王念孫云：「尚亦」，當爲「亦尚」，寫者誤倒其文耳。」詳《經義述聞》。

也。若己有之，不當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猶僂也。逮，及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

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上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正義曰：此一經廣明誠意

之事，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情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偽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之時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用意精誠，求其情僞，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sup>①</sup>皆是誠意之事。<sup>②</sup>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懣，謂怒也。身若有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是心爲身本，脩身必在正於心也。<sup>③</sup>「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爲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爲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其譬我，<sup>④</sup>我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之其所哀矜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譬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爲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放情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放情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譬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放情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①「言」，據文義，疑當作「至」。

②「是」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③「正於」，阮本作「於正」。

④「其」，監、毛本作「以」。

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

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己而待他物也。此謂

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譬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

**注**「之適」至「大也」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

云「反以喻己」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己，他人之事，反來自譬己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敬情，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己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也」，《釋詁》文。所

謂「至其家」此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康

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

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為治人之道，<sup>①</sup>亦當如此也。「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者也」，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關

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

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為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

「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sup>②</sup>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

①「為」，阮校云：「惠棟校宋本『為』作『謂』。」

②「知」，據上文，疑「知」字衍。

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爲惡行也。謂無貪利之事於己，而後非責於人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恕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己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爲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爲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後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鳴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

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德於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注「一家」至

「於濟」正義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注意

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聲有緩急，「得」爲「登」。謂隱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爲「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爲「登戾之」，以

「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爲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又曰『鄭伯之車價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正義

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經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天下理廣，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近

①「在」，閩、監、毛本作「先」。

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摠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

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

矩，法也。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爲上，上有不善之事加己，

己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己下者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所有惡，則己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己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若右以惡加己，<sup>①</sup>己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也。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

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sup>②</sup>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

矩之道。若能以己化民，<sup>③</sup>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矣。「民之所好

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也。

《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

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

顯盛貌。是大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之

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

之，可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爲天下僂矣。

①「若右」二字原脫，據毛本補。

②「申」，原作「中」，據阮本改。

③「民」字原脫，據毛本、庫本補。



者，僂，謂刑僂也。君若邪辟，則爲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之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爲不易，言其難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爲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調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

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畔於上，<sup>①</sup>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注**「師衆」至「厚亡」正義曰：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一字「馬」旁爲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君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爲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唯親愛仁道以爲寶也。」**注**「楚書」至「奚恤」正義曰：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

①「如」，單疏殘本、阮本「如」下並有「財」字。

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sup>①</sup>楚王命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之，<sup>②</sup>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sup>③</sup>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sup>④</sup>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策》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爲寶者，案《史記》云：「<sup>⑤</sup>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敖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

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保愛善人爲寶也。**注**，舅犯

至「利也」正義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一名，《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

《秦誓》曰「者，此」經明君臣進賢誅惡之事。《秦誓》

《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群臣而作此篇，是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若有「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群

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愍。「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

①「使者」，《新序》作「使使者」，疑脫「使」字。

②「子敖」，原作「子牧」，據毛本及《新序》改。下「子敖」放此。

③「子發」，《新序》作「子反」。下「子發」同。

④「乎」，原作「言」，據阮本改。

⑤「案史記云」，《史記》無此下引文。疑出《新序》。

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云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好，①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寬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寬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媚，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媚妬，疾以憎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

《尚書》「通」爲「達」一字也。「寬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

秦誓至「危也」正義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群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三年，②秦穆公興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

《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

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爲「庶幾」矣。云「媚，妬也」者，《說文》云：「媚，夫妬婦。」是媚爲妬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其己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

於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抑退之，而不能

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

「好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

①「好」，阮本作「樂」，閩、監、毛本同。

②「三十三年」，阮本下「三」作「二」。潘宗周《校勘記》

云：「案蹇叔等諫在三十二年，敗諸崤在三十二年，未可定其孰是。」

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一「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一「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一「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一「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一「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一「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一「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一「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一「則財恒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恒足。一「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sup>①</sup>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一「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各當，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一「未上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者，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一「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者，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也。言皆能終成也。一「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也」者，又爲人君作譬也。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還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一「其爲至有也」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爲己所有也。其爲誠實而然，言不虛也。一「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上初試爲大夫，不闕察於雞豚之小利。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一「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

①「君」，原作「者」，據閩本、監本、毛本、阮本改。

若能如上所謂，<sup>①</sup>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 **注**

「孟獻」至「可也」 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

此據《左傳》文也。云「畜馬乘，謂以上初試爲大夫」者，案

《書傳》，上「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

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家是卿大

夫。<sup>②</sup>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爲大

夫也」。云「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

卿大夫也。上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

常。<sup>③</sup>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

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

輪」是也。「彼爲」至「利也」 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彼爲善之「彼，謂君也。君

欲爲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

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者，言君欲爲善，反令小

人使爲治國家之事，毒害於下，故菑害患難則並皆來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 ① 「謂」，閩本、毛本、殿本、庫本、阮本作「言」。
- ② 「家」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 ③ 「常」，原作「當」，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冠義第四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

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sup>①</sup>注云：「古人，謂三皇時。

以冒覆頭，句領繞頸。」<sup>②</sup>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

《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旒冕。」<sup>③</sup>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

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sup>④</sup>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長殤，則不十二始冠也。其士則十二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人爲禮，

①「領」，《通解》作「領」，疑是。

②「句領繞頸」，「領」，庫本及《通解》作「領」。「頸」，《通解》作「項」，疑是。

③旒，原作旒，據阮本改。

④幾，《衛氏集說》作「幾」，義勝。

以此三者爲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故曰：

「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國以禮爲本，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醺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sup>①</sup>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醺，則醺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醺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故孝弟忠

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

**疏**正義

①「醺於」至「成也」，案《士冠記》作「醺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據此，浦鏗校及今人楊天宇《禮記譯注》皆疑此處有錯簡與脫文。

曰：此節明人之所以相敘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隨文解之。「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者，言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禮義之事，終身行之。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言欲一世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爲初也，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占者冠禮」者，此明將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人之禮。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者，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醺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者，若依周禮，適子醺於客位。今云「醺」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醺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謂加益有成人之事矣。

**注**「阼謂至成也」

正義曰：「阼，謂主

人之北也。知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醺，則醺用酒」者，亦《士冠禮》文。以周禮之法，適子則以醺禮之，庶子則以酒醺之。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醺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醺，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禮》云「若不醺，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醺者，醺盡之義，故鄭注《士冠

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醺」是也。云「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醺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禮·士冠禮》之事，士禮，故三加也。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已冠而字之」者，此明冠畢加字，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其成人而見人也。未冠之前，則以名別之；<sup>①</sup>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爲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

「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sup>②</sup>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者，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玄端，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

① 「則以」，阮本作「以其」，閩、監、毛本同。

② 「或不拜也」，孫詒讓《校記》云：「『或不拜也』句疑有誤。」



素裳。奠饔，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膳」。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成人之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冠責以成人之事，若成人事立，可以治人也。是冠者爲治之本，故先上重之，行之於廟。上行之於廟，故《士冠禮》注：「廟，謂廟廟。既在廟，此云尊先祖者，尊廟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廟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大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曾祖廟者」，以《左傳》魯襄公冠於廟成公之廟，廟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曾祖。服虔望時解之，故以祧爲曾祖，非鄭義也。

## 昏義第四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

義。日入後，刻半爲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壻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之與妻之屬，名壻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爲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婿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一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周禮》云：「大吳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大吳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妻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實家同姓爲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①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

①「古」，原作「故」，據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及孫詒讓《校記》改。

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sup>①</sup>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sup>②</sup>許君謹案：「舜年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sup>③</sup>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大爲婦長殤者，闕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婚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婿家之命。「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

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酌而無酬酢曰醕。醕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婿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婿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成婦之義。**疏**正義曰：此節認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

① 大爲婦之長殤，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引莊葆琛云：「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誤。《儀禮·喪服》：「婦爲夫之姊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

② 「見士昏禮也」，許壽祺《禮記正義分疏》云：「見《士昏禮》，無引考。《儀禮》云：『見《士昏禮》』，不當衍文。」

③ 非重昏嗣也，陳氏《詩傳》：「禮記·無有悔」，改作「所以重繼嗣也」。浦鏜、孫詒讓校同。

故昏禮云卜達，納采用鴈也。①必用鴈者，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一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父親「至」之也。正義曰：此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者，謂壻父身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也。男先於女也者，釋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

「男先於女也」。若男子不迎，女自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爲「男先於女也」。「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者，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全階。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降出，御婦車者，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也。而壻授綏者，謂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輪者，周者，謂壻御婦車之輪。而，然後御者代壻御之。婦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出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巹而醕者，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

① 卜達納采用鴈，浦鐸校云：「下脫『謂使媒氏下通其言，女許之，然後納』」一一五字 從《集說》校一

盞，謂半瓢。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盞。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醕，故云「合盞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

之也者，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注** 酌而至於歸也。正義曰：以鄉飲酒禮、燕禮之

屬，皆爲賓主相酬酢，故不稱醕。<sup>①</sup>醕則但受爵者飲而盡

之，又不反相酬酢，直醕盡而已，故稱醕也。然醕亦無酬

酢，不云「醕」者，以醕尚質，不爲飲也，故不稱醕，但禮敬

之而已。云「醕之禮，如冠醕與？」其異者，於寢耳者，以

父之醕子，令其親迎，與醕子冠而成人，其事相似，故云

「如冠醕與？」但《冠禮》醕子在廟，此醕子在寢，故云「其

異者，在寢耳。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

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

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

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

則忠也。**疏**正義曰：前經明共牢合盞，使之相親。此經

論敬慎重正，<sup>②</sup>禮之根本。各隨文解之。敬慎重正，

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

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昏

禮者，禮之本也」者，夫婦婚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昏

禮爲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

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

則致其嚴，是昏禮爲諸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

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

鄉。此禮之大體也。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

鄉飲酒。**疏**正義曰：此經因婚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

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

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夙興，婦沐浴以俟

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

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

禮也。成其爲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

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以

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厥明，舅姑共

<sup>①</sup>「醕」，原作「其」，據殿本、庫本改。

<sup>②</sup>「敬」，原作「謹」，據經文及浦鏜校改。

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

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

**疏正**

義曰：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饋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唯特豚而已，雖以上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饋婦，饋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是也。贊禮婦，婦祭脯醢，祭醢者，案《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醢，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醢，是祭脯醢祭禮也。「成婦禮也者，言所以見舅姑及禮之者，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案《士昏禮》舅姑入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

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是特豚饋一也。」明婦順也者，

言所以特豚饋者，顯明其爲婦之孝順也。

厥明，舅姑

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一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以著代也一者，言所以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注** 降者，至「異日」

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

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也。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者，謂舅姑之適寢」。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以此云「厥明」，與《士昏禮》異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

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上經成婦禮，明婦順之事。若婦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成婦禮」者，則上經「婦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

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又申之以著代者，則上經「婦降自阼階，以著代」是也。中，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也。

所以重貴婦順焉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代，所以厚重貴婦人之孝順焉。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別文，皆摠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

**注**室人，謂女妯、女叔、諸婦也。正義曰：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妯，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sup>①</sup>

**注**云：順備二至，審也。正義曰：「行」是「順於舅姑」，「和」謂「和於室人」，「當」謂「當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則前經

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sup>②</sup>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sup>③</sup>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疏**正義曰：此經更申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所

<sup>①</sup>「姒」，原作「奴」，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sup>②</sup>「教成祭之」，王念孫云：「當作『教成之祭』」。自《唐石經》始作「祭之」，而各本皆沿其誤。《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又《采芣》、《采蘋》《正義》言「教成之祭」者凡二十有五，《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亦作「教成之祭」。詳《經義述聞》。

<sup>③</sup>「祭之」，王念孫云：「鄭注本無『之』字」。疏同。

以能成婦順者，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嫁所教之事。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一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者，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所以成婦順也者，以爲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嫁而爲婦，奉遵此教而成和順。

**注**，謂與「至」告焉。

正義曰：此云，教於

公宮，故知是天子，諸侯同姓也。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此云公宮，謂公之宮也，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耳，非謂諸侯公宮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舉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案《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者，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以下皆然。與諸侯共高祖，廟未毀，所出之女，皆自公宮教之。天子雖

七廟，親廟上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故解公爲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也者，鄭既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sup>①</sup>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sup>②</sup>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俎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齊盛用黍」者，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齊盛，此士祭，《特性》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釁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卿大夫以下，<sup>③</sup>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曾

<sup>①</sup> 異姓始祖在者其後「八字，衛氏《集說》及《通解》均無，疑衍。

<sup>②</sup> 「若」下原有「有」字，據衛氏《集說》及《通解》刪。

祖。假令宗子爲上，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爲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塋」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土三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一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或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一廟，無壇，則爲塋而告之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嗣，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天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疏**正義

曰：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故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爲。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爲立六官，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爲內外也。

**注**「天子」至「令也」正義曰：案

《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脩。」注云：「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三六宮在後一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云「六官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摠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云似夏時一，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①注云：「陰事，謂群妃御見之事。陰令，爲王所求

① 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係詒讓校記云：「掌王之陰事陰令，乃內小臣職文。」此六內宰，誤。



爲於北宮也。<sup>①</sup>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

蕩滌，去穢惡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疏**正義曰：此

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與母之義。「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者，謂救日之時，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者。案《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之將食之氣。

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爲？』」對曰：「『至，一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爲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由反克金。<sup>②</sup>故爲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衛君、上卿。<sup>③</sup>四月，夏之二月，爲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爲木，辰爲土，木當克土。<sup>④</sup>今日食，土反克木，故爲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爲水，午爲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爲災者，以秋七月，夏之五月，是壬午之時，得有克土之理，故不得爲災。杜預以爲，假日食之異以戒懼人君，其言若信若不

①「爲王」，衛氏《集說》「爲」作「謂」。

②由，阮本作「木」，閻、監、毛本同，疑是。

③上卿，浦鍾校云「上卿」上脫「魯」字。一案昭七年《左傳》，浦校是。

④「木」，原作「卯」，據毛本及魏氏《要義》改。

信，不可定以爲驗也。

##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摠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賢者并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入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

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士最賢使爲賓，①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②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③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④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爲賓，其次以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

①

②

③

④

士：原作「生」，據毛本、殿本、庫本改。

「攷」，原作「放」，據單疏殘本、阮本、魏氏《要義》改。

「寡」，俞樾《茶香室經說》卷五「衆寡」條云「寡」字衍。

者：原作「有」，據單疏殘本、阮本、魏氏《要義》改。

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之。」<sup>①</sup>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上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鐘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上也有。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上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爲之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揚，舉也，今《禮》皆作「騰」。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辯矣。不鬪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sup>②</sup>道，謂此禮。**疏**正義曰：此節初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者，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

① 「之」字原脫，據鄭玄《儀禮·鄉飲酒目錄》補。

② 「故聖人制之以道」，王念孫以爲此七字非一句，當與下節之「鄉人士君子」凡十二字作一句讀。詳《經義述聞》。

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

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

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所以致敬也」者，言賓

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

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

洗之等，是「致敬」也。故摠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

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注**「庠鄉」至「曰序」正義曰：案

《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

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爲

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

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

《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

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榭。凡屋無室

曰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以

此言之，則州黨爲序，其義非也。今云「州黨曰序」者，但

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之深，

無室事顯，正得讀「豫」爲「榭」，是無室故也。不得讀「豫

爲「序」，以序非無室之名，故云「非也」。以有「楹內」，「楹

外」之言，故鄭特云「序」非也，謂正《鄉射》文非，非是餘處

「序」字皆非也。餘處之序，並皆無室也。但有虞氏之庠，

周以爲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

則有室也，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

別。故《鄉射》注云：「序乃夏后氏之學，非謂州黨之學也。」

以《鄉射》爲「豫」已非，今文爲「序」又非，故云「亦非」。鄉

學雖爲序，**①**云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

東、西。州學雖爲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

堂東、堂西也。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

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

也。**②**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

卑，不敢專大惠。鄉人、士、君子，**③**《周禮》云：「天子六

① 序，汪文臺《識語》云：「序」當作「庠」。

② 士一字原脫，據余本、殿本、庫本、阮本補。疏同。

③ 「鄉人」士君子一至「諸侯凡三鄉」，凡注文一百有九字，

阮本無，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同。阮元、潘宗周以爲此一百九字乃鄭注原有，《釋

文》所引亦爲鄭注，二者並行不悖。山井鼎、張敦仁

以爲此一百九字乃《釋文》所引而闌入注文者。

鄉。」①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司徒職》

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

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

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

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

「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燕私可以自專

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

也。絜，猶清也。**疏**正義曰：此節明設尊及玄酒，貴

其質素，又羞出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實之義也。鄉

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者，謂卿大夫

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者，以鄉大夫等唯

有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

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

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而設尊，

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西者，地道尊

右。②貴其質素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者，

謂供於賓也。「洗當東榮」，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

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從《冠義》

以來，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之下，釋明《儀

禮》經義，每義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

皆放此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

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

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

也。陰陽，助大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人三光者，

繫於大也。古文「禮」，僕皆作遵。天地嚴凝之

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

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

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

地之仁氣也。凝，猶成也。主人者尊賓，故坐

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

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賓者接人以義，言賓

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

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

①「鄉」，原作「卿」，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右」，原作「左」，據閩本、監本、毛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按：「地道尊右」，鄭注《內則》文。

也。以僕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

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賓、

主、介、僕坐位之義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①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僕在東北，象陽之微氣。②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者，主人東南，③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僕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④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⑤即是賓主介僕之所象也。⑥曰聖者，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⑦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⑧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⑨於事得

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於身也。者，重釋稱德之義。⑩是得善行於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於理也。古之學術道者，⑪將以得身也。者，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⑫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⑬今以賓敬接待之事，⑭其尊敬學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⑮是故聖人務焉。者，以上

- ① 天地溫 三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② 之微氣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③ 主人東 三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④ 秋始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⑤ 其 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⑥ 象也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⑦ 立而將 三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⑧ 以恭敬 三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⑨ 禮以體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⑩ 重釋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⑪ 古之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⑫ 才藝之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⑬ 術道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⑭ 今 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⑮ 令名 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賓主德義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行焉。<sup>①</sup>「祭薦，

祭酒」，敬禮也。「嘑肺」，嘗禮也。「啐酒」，

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

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

「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

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

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非專為飲食，言主於

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嘑

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疏**正義曰：此節明飲酒

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

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脯醢也。「祭酒」者，賓

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

賓敬重主人之禮也。「嘑肺，嘗禮也」，賓既祭酒之後，

興，取俎上之肺嚼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

禮也，於席末」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禮。於

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嘑肺，皆

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之末。」又《鄉飲酒禮》云：「祭脯醢，

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嘑之。興，加

于俎。坐，挽手，遂祭酒。」嘑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

「祭酒」者，嘑是嘗嘑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sup>②</sup>故「祭酒

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是席之正，非專為

飲食也者，若此席專為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

酒，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

祭薦，祭酒，嘑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

入於已，故在席末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者，於席

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

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者，卒觶，

主人酬賓，賓卒立以立觶也。<sup>③</sup>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

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

故不於席所而卒觶。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觶則

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

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是席之上，上亦正也」。

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者，先禮即貴，後財則賤，則亦上

下互而相通也。**注**致實「至末也」正義曰：以經「卒

觶，致實」，既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舉其事者，

卒觶也。「浦鏜校同」。

①「故聖人務」四字原應減，據足利本、阮本補。

②「未」，原作「末」，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③「賓卒立以立觶也」，阮校引盧文弨云：「當作『賓立以

「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故更言「致實」也。云「酒爲觴實」者，以盡酒稱致實之意，酒爲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云「祭薦、祭酒、嘽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飲酒禮》文。《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

疏

正義曰：此明《黨正》飲酒

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實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

其餘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所以明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遷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三豆，其實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所以明養老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而后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者，諸於也。謂春秋三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①以教之鄉飲酒之禮，②謂十月黨正飲酒，是教之鄉飲酒之禮。既州長教射，黨正教飲酒，則民知尊長

①「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浦鐘校云：「『長』」

字當在「聚合」上，「於」當爲「爲」字誤。」

②「以」，浦鐘校云：「『以』字衍。」



養老，故孝弟之行以此而成立也。

**注**：此說「至」禮也。

正義曰：鄭知此經所說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者，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此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鄭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己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sup>①</sup>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太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也，故引以相證也。

孔子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疏**正義曰：謂孔子先觀鄉飲

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

吾觀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爲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

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主人親速賓

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即

家召之。別，猶明也。**疏**正義曰：此經明鄉飲酒之禮

主人待賓之異，明貴賤之別也。「衆賓自從之」者，主人

親自速賓，并往速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也。

而衆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也。「二

<sup>①</sup>「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阮本「主」作「王」。

阮校云：「齊召南云：『主國』當作『王國』。段玉裁校云：下「相」字衍文。」

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疏**正義曰：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拜至，獻

酬辭讓之節繁」者，主人於賓，三揖三讓，<sup>①</sup>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白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及介，省矣」者，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也。是「及介，省矣」。「至于衆賓，

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之禮》，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隆殺之義辨矣」者，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

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

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以禮正之，不至流邪之事也。「工人，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

之」，<sup>②</sup>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

《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

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

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

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

此爲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

爲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

「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

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

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

繁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

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

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

①「三揖」二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②「獻之」，浦鏜校云：「獻之」下當脫「者，謂獻工也」五

字。衛氏《集說》之下有「獻工也」三字。

儀。今亡，其義未聞也。」

合樂：終一者，謂堂上下歌瑟

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鄭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芣》，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工告樂備，遂出者，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爲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人爲司正以監之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爲司正。」又云：「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①注云：「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

又云：「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云：「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也，忘也。」疏正

義曰：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被遺棄之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筭爵之節也。但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筭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遺。而知終沃洗是其無筭爵，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者，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

①「許」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升坐，脩爵無數」，<sup>①</sup>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正義曰：此經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能節文白終，不至於亂也。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者，謂無筭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朝不廢朝」者，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莫不廢夕」者，謂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也。此謂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節文終遂焉」者，終，謂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由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者，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疏**正義曰：此一節

總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為彼國，故云「彼國安而天下安」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疏**正義

曰：此記者更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

①「脩爵無數」，錢大昕云：「『脩』乃『羞』之誤，聲相近也。『羞』字為句，《鄉飲酒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為句，《鄉飲酒禮》所云『無筭爵』也。」疏放此。詳

備，<sup>①</sup>故此更詳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設介僕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僕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

**注**「三光，三辰也」正

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委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立主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者，此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

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者，此覆說上文「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俏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擎」。擎，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爲「殺」。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覲其間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言禮之所共，<sup>②</sup>由主人出也。月者二，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

<sup>①</sup>「雖」，浦鏜校云：「雖」，疑「未」字誤。

<sup>②</sup>「共」，原作「在」，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疏**正

義曰：此一節更摠明鄉飲酒坐位所在，<sup>①</sup>并明三揖三讓每

事皆三之義。「產萬物者聖也」者，聖之言生也。東方

產育萬物，故為聖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者，假，

大也。謂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仁恩也。五行春為仁，夏

為禮，今春為聖，夏為仁者，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

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故

東方為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者，

言北方主智，亦為信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為信；若以萬

物歸藏言之，則為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

人獻賓，將西行就賓，賓又南行，<sup>②</sup>將就主人。介在西階

之上，以介覲隔賓主之間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

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產育萬物，主人供

客所須，故主人造為產萬物之事也。<sup>③</sup>「月者三日則成

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

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所以前月大，則

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三賓者，政教之

本」者，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象

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

**注**「言禮」至「月也」

正義曰：樂既為陽，故禮為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

<sup>①</sup>「鄉飲酒」，殿本、庫本、阮本「酒」下有「禮」字。

<sup>②</sup>「賓」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sup>③</sup>「事」，閩、監、毛本作「象」，衛氏《集說》同，疑是。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射義第四十六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古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

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穉，乃後射，<sup>①</sup>以觀德行也。

**疏**正義曰：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豐相之圖簡賢選士誓衆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sup>②</sup>「古者

①「乃」，余本作「然」，阮本同，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②「長」，原作「晨」，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sup>一</sup>者，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sup>①</sup>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sup>②</sup>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sup>一</sup>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sup>一</sup>者，此鄉

飲酒，謂《黨正》飲酒<sup>一</sup>，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內

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sup>③</sup>

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

**注**正，鵠之名，出自此也。正義曰：以賓射之的謂之

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

「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是也。以

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

鵠之名，出自此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貍首

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

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

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

《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

<sup>①</sup>「其」，原作「立」，據監本、毛本、庫本改。

<sup>②</sup>「具」，原作「其」，據毛本、庫本改。

<sup>③</sup>「射」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蘋》曰：「被之章章，夙夜在公。」**疏**正義曰：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天

子以《騶虞》爲節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

九節。」「諸侯以《狸首》爲節」者，謂歌《狸首》也。《射

人》云：「《狸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

蘋》爲節」者，《射人》云：皆五節。案《鄉射》注云：「五節，

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

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

「《騶虞》者，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犯，喻得賢

人多，賢人多則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者，諸

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采蘋》者，樂循法

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

君事。」「《采蘋》者，樂不失職也」，謂《采蘋》曰：「被之章

章，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

節」，謂《騶虞》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謂歌《狸

首》也。」「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謂歌《采蘋》也。」「士

以不失職爲節」，謂歌《采蘋》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

失其事」者，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

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是各明達其

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爲之事也。」「德行立，則無暴

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

先覆說「德行」，然後却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

成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sup>①</sup>盛德，無暴亂之

禍，國安。射者各明其志，能致盛德，故云「所以觀盛德

也」。 **注**騶虞，至仁也。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

一發，則驅五犯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

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犯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

犯，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爲義。云

「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

生物，故云「于嗟」，歎其仁人。《騶虞》既爲天子樂章，而

《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

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

《狸首》者，《狸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

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鄭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

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狸首》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

①「所」，原作「可」，據浦鏜校改。案經文作「所」。

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

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

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有縣弧之義，故公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

「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

故事之盡禮樂而可

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而可數數爲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故聖王務重焉也。

**注**「男子」至「飾之」

正義

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內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者，案《內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是故古者天子之

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

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

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以諸侯

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

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猶放也。《書》曰：

「流共工于幽州。」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射爲諸侯之事，

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

「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

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

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

**注**「歲獻」至

「二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獻國事之書」。云「及計

①「州」，原作「洲」，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偕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爲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sup>①</sup>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知「歲獻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土」者，以經「貢土」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土，故云「三歲而貢土」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貢土。」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sup>②</sup>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貢土」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放，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一」繼以爵，再繼以地，三繼而地畢，<sup>③</sup>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土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上。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

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疏**正義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豳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sup>④</sup>此詩名《豳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豳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豳首」之字以爲篇首之日。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內，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

① 「物」，原作「功」，據監本、毛本、魏氏《要義》及衛氏《集說》改。

② 衣服，《後漢書·黃瓊傳》注引《尚書大傳》作「車服」。

③ 「地」，《後漢書·黃瓊傳》注引《尚書大傳》「地」上有「爵」字。據上文，此「爵」字宜有。

④ 「所以」至「射也」，浦鏜校云：「當爲衍文。」按：浦校是也。「君臣相與盡志於射」是上章經文之事。

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具舉」者，

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正爵，悉皆舉，謂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爲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衆上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者，言大夫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

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者，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正之具。言脩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

**注**「此曾」至「名譽」正義曰：以諸侯射以《貍首》之篇，謂今《詩》文無《貍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貍首》也。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屢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屢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孔

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

也。樹菜蔬曰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憤」。憤，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之，發聲也。

①「公罔之裘」，阮校云：「《正義》云：『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是《正義》本此句無「之」字。」

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耄，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①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疏**

正義曰：從篇首以來，釋天子

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并顯諸侯《狸首》之義，故此節載孔子射於罍相之圖，選賢誓衆之禮也。射至

於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與衆賓之後，②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

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責軍之將』」者，責，謂覆敗也。敗軍

之將，言無勇也。「亡國之大夫」者，謂亡君之國，言不

忠且無智也。「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人無

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不入，其

餘皆入者，言有此以前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

惡者，皆得入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

公罔，為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

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觶誓衆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

目，故摠舉二人。於是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

「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耆耄好禮」者，謂六十之耆，七十之耄，老

而不倦，愛好於禮。「不從流俗」者，身行獨行，不從流

移之俗也。「脩身以俟死」者，謂脩絜其身，以俟於死

者。「不在此位也」者，「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有此上

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

倦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旄，謂「八十九曰旄」。

期，謂「百年曰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耆

耄好禮」，是後者彌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

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衆耦

①「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阮本作「稱猶言也行也」，無「道猶」及「言行也」五字。余本、撫本同，閩、

監、毛本同。《九經三傳沿革例》考訂諸本異同，以為

當作「稱猶言也道猶行也」，唯「言行也」三字衍。張

敦仁則謂不僅「言行也」三字衍，而且「道猶」二字亦

衍，蓋據《釋文》及《正義》為說也。詳《考異》。

②「與」，原作「獻」，據衛氏《集說》及《儀禮·鄉飲酒

禮》改。

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人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工升堂復位，<sup>①</sup>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一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於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旋期之老，不復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注**「先行」至「去也」正義曰：知「先行飲酒禮」者，

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射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射於矍相之事，故知與此鄉射同也。云「賁，讀爲債」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債於濟」，《說文》云：「債，償也。」是債爲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已有人後之，相爲合配，今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注**之發「至，位也」正義曰：

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即

裘爲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之事。古者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云「者，耆，皆老也者」，案《曲禮》云：「六十曰耆。」服虔注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耆。」又鄭注《易》「大耋之嗟」謂「年踰七十也」。<sup>②</sup>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耄。」大略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耆也。云「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者，謂射畢旅酬之時，衆賓之位矣。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sup>①</sup>「工」，阮本作「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疑是。

<sup>②</sup>「耆」，原作「餘」，據《詩·秦風·車鄰》孔疏及《爾雅·釋言》邢疏改。

<sup>③</sup>「言行也」，單所殘本、阮本無「言行也」三字。

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

**疏**正義曰：此

經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文。一射之爲言釋也。

者，此記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釋也。釋，陳也，言陳己之志。或曰舍也者，是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

「釋者，各釋己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己之志

意，則下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是也。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爲

人父者，以爲父鵠者，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

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一

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鵠者，謂升射

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

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

父鵠。以下放此。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者，謂衆射之

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己之所主之鵠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爲諸侯也。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爲諸侯也。非爲射中封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也。

**注**「大

射一至，讓也」正義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者，即下文

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將射，

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者，案《大射禮》

云「耦升自西階，並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sup>①</sup>及物揖，皆

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

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爲某之鵠，謂

父之鵠，子之鵠，不定，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

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

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爲諸

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爲諸

侯，始封以上，不得爲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凡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鵠。爲大射，是將祭擇士

① 皆，原作「皆」，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人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士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豸侯，一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注云「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豸侯，鄭注云：「豸，胡大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豸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侯之側，①又方制其皮

以爲鵠。故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章，謂之鵠。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裘》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豸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豸。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張

①「其」，衛氏《集說》「其」下有「皮」字，是。鄭玄注《周禮·梓人》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可證。



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三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侯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弓。凡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畫以雲氣。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頤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既不列畿內畿外之異，<sup>①</sup>則諸侯以下外內同也。《鄉射記》列天子以下各一侯，下文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sup>②</sup>言燕主歡心故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同三侯上下之差。」一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爲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記》又云：「倍中以爲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

用布各一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爲左右舌。」舌謂躬之上下橫幅布，張於躬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爲「个」，躬既一丈，上舌倍躬，則用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一下舌半上舌。」注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躬各一丈，則下舌出躬各五尺。<sup>③</sup>然則下舌用布三丈。摠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布五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故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一也。」以此計之，侯道七十弓，則侯中方丈四，凡七幅，幅別丈四，是用布九丈八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尺，則下舌用布四丈二尺。<sup>④</sup>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十步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

① 「列」，衛氏《集說》作「別」，是。

② 卑，原「卑」。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③ 躬，原「弓」。據阮本改。

④ 則下舌用布四丈二尺」，浦鏜校云：「『用布』下當脫『一丈四尺，通躬二丈八尺爲』一十一字。」按：浦校是也。賈公彥《儀禮·鄉射記》疏及《通解》均有此十一字。所不同者，後二書「爲」一字作「總計」二字也。

侯中方丈八尺，凡九幅，幅別一丈八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二射各倍中，用布七丈二尺。上舌倍射，長七丈二尺。其舌出射，各丈八尺。下舌半上舌，出射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張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以此計之，射侯下畔去地尺二寸，射侯之體，上下射及舌摠有四幅，凡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射侯摠高一丈九尺二寸。此射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射侯上畔則是參侯之鵠去地之數也。其參侯下舌及射凡有四尺，參侯之中，鵠下有三分之一，參侯中方丈四，其三分之一得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參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皆為射侯所掩。射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其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參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故鄭注《大射》云：「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云「少半寸」，則三分寸之一也。射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參侯之中三分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參侯上射與個四尺，則參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則是大侯鵠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射并侯中三分之一摠一丈，為參侯所掩，於三丈

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減其一丈，則是大侯下畔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卿大夫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故《大射》及《鄉射》，并《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士鞅來聘」，射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為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鷩》一射畢而公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問中。」鄭注云：「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其諸侯賓射，若在國，

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卿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也。此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賓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槁質者」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澤，宮名也。上，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

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疏**

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

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上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一「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周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sup>①</sup>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槁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槁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槁以為射正。射甲與槁，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sup>②</sup>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慶，益

①「近」，庫本《考證》及浦鐘校均以爲當作「左」。

②「主」，原作「上」，據單疏殘本、阮本、魏氏《要義》、衛氏《集說》改。

以地者，謂諸侯也。

**注**，澤宮「至，削地」正義曰：

「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貢士也」。

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紕地之文」。以經之「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

更摠云「進爵紕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紕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

先削地而後紕爵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

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

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

也，飯食之謂也。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

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

之義。以男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

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

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

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者，

言子初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

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然後敢用穀也者，

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飯食之謂

也者，至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者，故云「飯食之謂

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

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求反諸己

而已矣。<sup>①</sup>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

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

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

不勝者褻，說決，拾，<sup>②</sup>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

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射是仁

恩之道，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己，恥其不勝，

乃有爭心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也。言

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罰爵。

既以禮升降，其事可慚故也。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

子，因射亦有爭也。**注**，必也「至「爭中」正義曰：此

①「求反」，阮本作「反求」，余本、岳本同，閩、監、毛本

同，衛氏《集說》同。王公孫云當作「反求」，詳《經義

述聞》。張敦仁《考異》云當作「求反」，黃侃校同。

②拾，原作「括」，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①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鴈，立卒鴈，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楷也。楷，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爲射。《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

爵者，辭養也。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鵠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疏正義曰：前經論射求諸己，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爲貴。一射者何以射者，言爲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此論射中與樂節相會爲難之事。循聲者，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者，不肖，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此《小雅·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一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

①「升升」，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云：「『升』，《通解》不重。」楊天宇《儀禮譯注》云：「案漢簡本《儀禮》亦不重『升』字，此處衍一『升』字。」

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

**注**「何以至中也」正義曰：「何以，言其難一者，言此事難作，何法以爲之者。言不可爲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節之屬也。云，畫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

**注**「發猶」至「養也」正義曰：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己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己爲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 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燕義第四十七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古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sup>①</sup>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

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

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

「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

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

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

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

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

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sup>②</sup>《燕禮》有

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

與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

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

①「燕禮記」，魏氏《要義》無「記」字。浦鏜校云：「《記》無『若有王事』之文。案《記》『奏肆夏』注：『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或引此文脫去『注』字也。」

②「官」，原作「官」，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之。「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戒令者，此等衆子，須有成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其教治者，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已，及其教治，亦皆掌之。「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爲別。但《諸子職》摠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摠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

**注**「職主」至「位也」正義曰：云

「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

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爲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卒」，以「卒」字非「倅」，故云「卒，皆爲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爲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爲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子隨時所用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付授以車甲，<sup>①</sup>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司馬弗正」者，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之政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于國子，唯民庶

①「甲」，原作「申」，據阮本改。



所爲、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下其事也。使之

脩德學道者，既不與國子之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春合諸學者，謂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

於大學。「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宮，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者，是庶子之官考校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注**游卒至，爲說。正義曰：「游卒，未

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

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春釋采，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學也」。云「射，射宮也」，擇上習射之宮

也。又《周禮·大胥》云：「秋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

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者，案《燕

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是以《燕

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爲說」也。諸侯《燕

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

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

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定位者，爲其始入踞蹠，揖而安定也。**疏**

正義曰：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

「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而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

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群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者，「居主位」

之語，亦記者辭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敵正而爲禮，亦是記者之言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

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

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

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

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

**疏**正義曰：此經明燕

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敵君之義。爲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

**注**設賓至相近正義曰：云「天子使膳

宰爲主人」者，《文王世子》文。云「公，孤也」者，此諸侯燕

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

《燕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諸者，容牧有三監也。」云

「疑，自下上至之辭也」者，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

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者，言公卿在

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爲賓，被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

相逼近，故經云「以大夫爲賓」，爲其疑故也。「君舉旅

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

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

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

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

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

報以祿惠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

君答之於上，上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

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

者，特賜臣下之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

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

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

「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

君則辭之，實未拜也。①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

①「實」，原作「賓」，據庫本《考證》、浦鏜校及本節下文改。

「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饌，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①**禮殺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案《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也。」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爲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也。「然後取其什一」者，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也。「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

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疏**正義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

「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

①「敢」，庫本《考證》及浦鐘校並云：「『敢』，衍字。」按：兩家校是。《燕禮》注無「敢」字。

媵之觶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筐。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觶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后獻庶子，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 聘義第四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旌」，旌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正義曰：此篇摠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今各依文

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

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質，謂正自相當。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之

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三讓而后傳

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揖讓，主謂賓也。

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摺，

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

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

方之使者，大客則摺，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疏**正義

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明欲傳命之時，先須

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明賓所以尊

讓主人。「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

摺，以大客之禮待己，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

後傳聘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

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

而后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

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

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

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

君乃先升，賓乃升也。所以致尊讓也，言如此者，是

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注**「此揖」至「其辭」正義

曰：知「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

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

主人爲首，皆賓讓而后至於主人，<sup>①</sup>若賓不讓，則不至於

三。是揖讓之事，皆賓爲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

云「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

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

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

有「廟」字者誤也。案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

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

異，應云「辭」而云「讓」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爲

例。此云「三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

<sup>①</sup>「皆賓讓而后至於主人」，衛氏《集說》皆「下有「由」

字，主人」作「三」。庫本《考證》與浦鐘校俱是《集

說》是也。

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命，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摠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熊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為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為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擯迎之法。「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

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

**疏**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

君，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

君使士迎於竟，謂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旛。君使士請事，遂以人「是也」。「大夫郊勞」

《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

「大門之內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

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

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

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

者，釋此北面拜貺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者，

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

聘君。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

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

而主人敬也。

**疏**正義曰：此經摠結上賓致尊讓於主

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

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一卿爲上賓，大夫爲承賓，士爲紹賓。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疏**正義曰：主國之卿爲上賓，接迎於賓。大夫爲承賓者，承副上賓也。士爲紹賓者，紹，繼也，謂繼續承賓。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賓者五人，侯伯也，則賓者四人，子男也，則賓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賓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賓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賓者五人，則士爲紹賓者三人；若賓者四人，則士爲紹賓者二人；若賓者三人，則士爲紹賓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故《聘禮》實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人。公側受醴，<sup>①</sup>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覲」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者，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故《聘禮》注云：「面亦

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覲也。」又以「私面」爲「私覲」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覲」，故以私面爲私覲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饗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又曰：「飭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腥一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一牢，陳于門西，北面。」是也。案《聘禮》：「餼既爲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爲生，餼則爲死。故《詩·瓠葉》篇云：「牲牢饗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饗餼相對，以一牲牢既爲生，饗又爲熟，故以餼爲腥也。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

① 受，原作「授」，據單疏殘本、阮本、衛氏《集說》改。

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sup>①</sup>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紃」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着俶，獻無常數」是也。

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設大」至

「臣也」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饗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賓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

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

「殷相聘」也。**疏**正義曰：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天子制

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聘而誤，主君

弗親饗、食也。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一面諸侯自為

正之具也者，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為正之具也」。**注**「比年」至，聘

也。正義曰：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sup>②</sup>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

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九年《左氏傳》云：「孟

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一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

<sup>①</sup> 人，庫本《考證》及浦鍾校據衛氏《集說》校，並以爲

「人」當作「國」。

<sup>②</sup> 記，浦鍾校云：「記」，衍字。案《禮記》是也。



「殷相聘也」。鄭以殷爲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爲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以圭璋聘」，重禮也。

「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①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疏**正義曰：此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其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者，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

**疏**正義曰：此

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

以圭璋

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

言其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者，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

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

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

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

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

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則民作讓矣。者，言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注**

「圭瑞」至「是也」正義曰：云「圭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爲尊卑之信驗也。云「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者，言尊敬

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爲尊重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爲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己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

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己國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

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所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遙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以己物遙而復償於彼國賁來

①「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孫詒讓《校記》云：「此注疑當作『圭，瑞也，尊。璋，圭之類也』，文義乃協。孔所見已是誤本。」

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一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故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重禮，厚此聘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人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饗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

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群匹之禽，鴈、鷺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群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殮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殮少牢，饗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所以厚重禮也者，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饗餼殮積之差，米禾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隆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略而不言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① 故，單疏殘本、阮本、魏氏《要義》均作「則」。

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禮讓，

則君臣内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

古之用財不能

均如此者，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然而用財如此其厚

者，言盡之於禮也。言古之用財既有隆有殺，而相聘之

事，費用其財如此豐厚者，言用財盡極於禮。言以禮則

止，雖有富者，不得過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

陵，而外不相侵」者，言若能豐厚用財在於禮，謂以禮自

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謂四鄰歸

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爾」者，言行

禮使君臣内外不相侵陵，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

焉。**注**不能「至」過也。正義曰：「言無則從其實也」

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

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

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

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

而及禮，富者不得奢，使上下得宜，内外無怨也。聘、射

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

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酒

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

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

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

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

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

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

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

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

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

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

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

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

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勝，克敵

也，或爲「陳」。

**疏**正義曰：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

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上，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爲武事，故此摠明之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言此聘之與射，至極

繁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sup>①</sup>「日幾中而

后禮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後禮成畢。「非強

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者，言非強有德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酒清，人渴不敢飲也」

者，此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聘之時，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肉

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也。「日

莫人倦，齊莊正齊」者，謂日莫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者，所以日莫猶自整

齊者，以不敢懈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

前文云「日幾中而后禮成」，聘、射摠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日莫而成禮節也。「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

燕禮。謂君在阼，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

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摠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

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摠結之也。

故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此衆人

之所難，而君子行之」者，言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之有行一者，以君子有能行，

故謂此君子爲有行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

此摠覆說聘之與射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天下無事則用

之於禮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

①「畢」，原作「異」，據阮本改。

之於戰鬪，必得勝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鬪」者，謂私爭忿鬪，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珉，有似玉，或作「玫」也。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采溫潤，似仁也。潤，或爲「濡」，縝密以栗，知也；縝，緻也。栗，堅貌。廉而不劓，義也；劓，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隊，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槩木。」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

信也。孚，或作「玆」，或爲「扶」。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疏正

義曰：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一者，子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爲玉之寡少，故貴之；珉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孔子曰「至「玉焉」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爲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道德。所以貴玉者，爲其有德。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即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溫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者，縝，緻也。栗，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廉而不劓，義也」者，廉，稜也。劓，傷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

也。「垂之如隊，禮也」者，言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者，越，揚也。詘，謂止絕也。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竟，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鍾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爲樂之法，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者，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美處。言玉之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孚尹旁達，信也」者，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箭之筠，筠亦潤色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掩。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氣如白虹，天也」者，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者，精神，謂玉之精氣，徹見於山川。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徹見於外，與地同，故云「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者，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

「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天下無不貴之。玉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注「礪，石似玉」正義曰：案呂諡《字林》云：「礪，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注「栗，堅貌」正義曰：案《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熟，故云「栗，堅貌」也。注「樂記曰：止如槁木」正義曰：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枯槁之木，無餘聲也。言玉擊止之時，其聲即絕，與樂相似也。注「瑕玉至忠也」正義曰：瑕，玉之病也。呂諡《字林》云：「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瑕與疵瘕義同，故云「玉之病也」。云「瑜，其中間美者」，案《字林》云：「瑜，美玉。」是瑕之中間美善者。注「孚讀至信也」正義曰：案《字林》云：「孚，玉別名。」玉旁孚也。此讀爲「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字林》「孚」，玉之名也。注「有德者

①「湛」，案《隋書·經籍志》作「忱」。下同。

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正義曰：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玉，所以璧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得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

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

曰毀曰訾。

**疏**正義曰：此一篇摠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

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占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

「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

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則陰陽」者，下文云

「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順人情」者，

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故謂

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為禮。故注云「禮之言體

也」。「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訾毀不

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

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夫禮，

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吉禮、凶禮

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喪有四制，變而從

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

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

**疏**正義曰：此

一節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摠，故不覆說「體大地」之事。「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

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sup>①</sup>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為限。<sup>②</sup>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sup>③</sup>

「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一者，此摠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一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為知，又為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服莫重斬衰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恩

制也。以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為

之著服，皆是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門外之治四制

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

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者，貴貴，<sup>④</sup>謂大夫之臣事

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人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

①「外則」，原作「之內」，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②「限」，原作「恨」，據單疏殘本、阮本改。

③故云「下」，浦鏜校云：「當脫『恩者仁也，理者義也』八字。」

④「貴貴」，原脫「一貴」字，據衛氏《集說》及《通解》補。



君，故云「貴貴」也。「尊尊」者，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爲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尊尊」也。「義之大者也」，以義斷恩，內外如一，<sup>①</sup>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疏**正義曰：此「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

「苴衰不補」者，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墳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琴。「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爲此上事，告教其民，使哀有終極也。「以節制者

也」，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爲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故更明無二尊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一至二尊也，此摠結無二尊之理也。**注**「食食粥」至「必崩」正

義曰：「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禫

①「內」，原作「門」，據阮本改。

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五日、七日授杖，

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髻，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髻，髻或爲免。

**疏**正義曰：此經明四制之中權制

也。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

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

云「杖者爵也」，遂歷敘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

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

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

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

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者，杖既扶病，何

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爲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

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

而事行者，扶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者，

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者，

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

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

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故爲權制。秃者不

髻，髻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解麻繞髮。秃者無髮，故

不髻也。女秃不髻，故男子秃亦不免也。「偃者不袒」，

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跛者不踊」，踊是跳

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

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

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凡此八者，以權制者

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

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

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

秃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

蔚云：「父存爲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科。」皇氏、熊

氏，並取以爲說。今案經文，爲母期一乃屬前經，鄭於期下

摠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爲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又此經權制之科，乃載杖與不杖之條。此經末又摠云「八者」，是摠此經之八事。今乃不數此經杖條，便是杖文虛設。庾氏之說，恐未爲善，聽賢者擇焉。

注「五日」至「人髮」正義曰：云「五

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爲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爲君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怠也。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鵲」之鵲。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辦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禮，斬衰之喪，唯而

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

疏

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體，喪之二年，爲限節之事，故重明之。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怠。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

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

殺，制爲限節。「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

之節也，故「王者之所常行也」。<sup>①</sup>「《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鵠」，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梁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釋獨善高宗之意。「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者，中興殷世，故曰賢王也。「故載之《書》中」者，<sup>②</sup>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又尊高其行，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对」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对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

「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仁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若孝子有知，<sup>③</sup>則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強者可以觀其志焉」者，孝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堅強。「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

① 「故」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② 「者」，浦鏗校云：「『者』上脫『而高之』三字。」

③ 「若」字原脫，據單疏殘本、阮本補。

「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孝子」者，謂孝順之子。「弟弟」者，謂遜弟之弟。「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觀其強，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

### 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附 錄

黃唐識語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進士傅伯膺

進士陳克己

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莊冶

修職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

修職郎、監紹興府三江、錢清、曹娥鹽

場管押袋鹽李日嚴

迪功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陳自強

文林郎、前台州州學教授張澤

從事郎、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留駿

校 正 官

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

事李深

通直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

事王汾

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黃唐

惠棟跋

拙菴行人購得宋槧《禮記正義》示余，

余案《唐藝文志》，書凡七十卷，此本卷次正同。字體倣石經，蓋北宋本也。先是，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法周、秦遺意，與經、注別行。宋以來始有合刻，南宋後又以陸德明所撰《釋文》增入，謂之《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板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脫爛，悉仍其闕。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義文九百七十有一。校讐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

具，爲之稱快。

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第《易》用王弼，《書》用僞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采兩漢、南北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義之不盡亡，二君之力也。今監板、毛氏所刻諸經，頗稱完善，唯《禮記》闕誤獨多。拙菴適得此書，可謂希世之寶矣。拙菴家世藏書，嗣君博士企晉嘗許余造璜川書屋，盡讀所藏。余病未能，息壤在彼，請俟他日。因校此書，并識於後云。己巳秋日松崖惠棟。

李盛鐸跋

諸經疏義，本自單行。注疏合刻，始自何時，前人無能詳言之者。今注疏流傳，僅有南宋十行本，其卷褻與單疏本不合。乾

嘉諸老搜獲錢孫保景鈔《周易注疏》十三卷、沈中賓刻《左傳正義》三十六卷，已悟十行本改移卷第之非。咸、同中，仁和朱氏得五十卷本《周禮注疏》，而日本景刻《尚書正義》亦流傳中土，獨惠松崖先生所校七十卷本之《禮記正義》，相傳由璜川吳氏轉徙歸曲阜孔氏者，沈晦百餘年，耆古者幾疑秘帙已不存天壤。光緒丁戊之交，頗聞此書復

出，爲鬱華閣所收，珍祕不肯眎人。余歸自東瀛，伯羲前輩已歸道山，篋冊塵封，無由得見。壬子之夏，鬱華書籍散出。是書展轉，遂歸三琴趣齋插架，可謂得所歸矣。按黃唐跋：「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搜繹。紹熙辛亥，唐備員司庾，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校正鋟木。」是紹興庾司爲注疏第一合刻之地，《詩》、《禮》二疏目，即爲

唐所合編。故它經後僅附唐跋，此經獨列校正諸官銜名。於是，注疏合刻之地與時，無如此明白者。是此刻爲禮記注疏合刻第一祖本，又爲海內第一孤本。安得假瞿氏之《易》、朱氏之《周禮》，並此本景寫付刊，俾注疏祖刻復得流傳宇內，不亦藝林快事耶！丙辰驚蟄後二日盛鐸識。

### 袁克文跋

黃唐刊《禮記正義》七十卷，久著聲於人寰。陳鱣跋文曾詳記之，且校訂異同。盛昱藏書散出，即歸其戚景賢，懸重值求沽，議者皆不諧。是時予居天津，亦欲購而未果，旋作南遊，遂絕消息。比移都下，知尚在景家，因丐庾樓妹倩代爲論值，遂以萬金兼得《纂圖互註周禮》、小字本《春秋胡



傳》、黃註《杜詩》、黃善夫刻《王註蘇詩》、《于湖居士文集》五書，皆鄭嬭秘寶，因結倭宋之癖。經年所獲，已可盈百，爰闢一廛以貯之，而以此書冠焉。洪憲紀元三月十三日寒雲記於雲合樓。

### 陳鱣《宋本禮記注疏跋》

《禮記正義》七十卷，宋刻本，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一」，次列「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勅」字提行。次列《正義》，夾行。次「曲禮上第一」。自首至「夫禮者，所以定親疏」節正義之後，題「禮記正義卷第一」終。每半葉八行，經每行十六字，注及正義，小字雙行，行二十二字。注後不附《釋文》。前有《禮記正義序》。按序云：「凡成七十卷。」舊、新《唐

志》、《崇文總目》、《文獻通考》皆同。蓋北宋初刻《正義》單行本七十卷。《玉海》卷三十九《禮記疏》一條云：「咸平二年三月（按：當作六月）己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為《正義》原書。南宋初，與經注合并，尚從《正義》原分之卷。厥後，附《釋音》本又改為六十三卷，而原定卷次遂亂。此必南宋初刻，與山井鼎《考文》所據宋本多合，而彼有缺卷，此則純全，誠希世之寶也。向為吳門吳拙菴行人所藏，傳於其子企晉博士。乾隆十四年，惠定宇徵君取校毛氏刻本，計脫誤萬餘字，為跋而識之，有云「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為之稱快」。其後七十卷之本歸于曲阜孔氏，而定字本間或傳校毛刻。有書賈錢聽默，竊以所儲十行本重臨惠校，綴以原跋。十行本者，亦南宋時刻，以其每半葉十行，故

稱十行本。首題「附釋音禮記注疏」，亦僞附音本。前序後有「建安劉叔剛宅鋟梓」，又僞劉叔剛本。實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其版漸損，遞修至明正德，故山井鼎《考文》目爲正德本。厥後，閩本、建本、毛本，皆從此出。聽默所臨，每與惠校不符。蓋十行本與七十卷本合者，無庸點勘。惟毛本脫誤最甚，故惠跋計改字數如許之多。聽默詭言惠校宋本，且僞用故家收藏印記，鬻諸長安貴客，以獻伯相和珅。遂屬其黨復將毛本略校，影寫摹雕，後有珅跋，下用致齋和珅小印，又大學上章，又壓角印曰「子子孫孫，其用寶之」。時乾隆六十年事。嘉慶三年，其家籍沒，版已散亡，印本流傳甚少。余家舊有十行本，惜多修版。近得和刻，因借友人所臨惠本而重校之。其所分七十卷，俱鉤識之。至于第

十九卷《曾子問》第二十一葉，十行本久經全脫，閩、監、毛本因而空白者，和刻已補，其連脫數行者，縮寫補全，惟妄改處頗多。茲照惠校更正，仍日之曰宋本，以和刻亦原于宋也。世有好事能將孔氏所藏之宋刻七十卷精摹重梓，嘉惠士林，豈不偉歟！豈不快歟！

見《經籍跋文》，《續修四庫全書》本，九二三冊，六六六頁。

寶禮堂宋本書錄·禮記正義七十卷提要

往余校刊是書時，以惠定宇所校宋本與《考文》多有不合，定爲兩本，嘗以所見跋附卷末。按《考文》所據宋刊《禮記正義》藏日本足利學，至今猶存。余友張君菊生曾往展閱，歸後語余，確爲黃唐刊本。其與是

本有不合者，爲原版、補版之別，即同一補版亦有先後之殊。其書法端凝、筆意渾厚者，當爲最初刊本。補刊較早者，字體雖尚方嚴，而鑄法已露稜角。再後則用筆纖弱，鋟刻粗率，與初版相較，截然不同。余詳加檢校，原刊之葉，版心均記刻工姓名，而記字數者甚少。補刊之葉則刻工姓名與字數互有完闕。因以所記刻工姓名區爲兩類，不能謂一無淆混，然大致當不誤也。阮文達《校勘記》謂是七十卷本，爲惠氏校汲古閣所據，先爲吳中吳泰來家所藏，後歸於曲阜孔氏，陳仲魚亦有是言。其後由孔氏入於意園盛氏，盛氏書多爲景樸孫所攬，卷內有「孔繼涵」及「小如庵」印記，其授受本末甚明，惟絕無「璜川書屋」印記。吳志忠《璜川吳氏經學叢書緣起》有云：「是時載酒問奇而來者，如惠松崖徵君輩，盡吳下知名

士。」又云：「書籍之散逸，若北宋本《禮記》單疏，今歸曲阜孔氏。」然則惠跋所謂北宋本者，或即志忠所云之單疏，而非此經注合刻之《正義》。《禮記》單疏殘本近由涵芬樓覆印行世，余取與惠校對勘，亦有合有不合。惟僅存最後八卷，窺豹一斑，難概其全，豈此之八卷與吳氏所藏亦有原版、補版之別耶？姑識於此，以待後之讀者。

本書後序及銜名世所罕見，特錄於左：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他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讐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

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進士傅伯膺

進士陳克己

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莊治

修職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

修職郎監紹興府三江錢清曹娥鹽場管

押袋鹽李日嚴

迪功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陳自強

文林郎前台州州學教授張澤

從事郎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留駿

校正官

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李深

通直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

王汾

黃唐

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版式 每卷首行題「禮記正義卷第幾」，獨第二十六卷作「禮記注疏」。次三兩行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半葉八行，行十六字，間有少至十四字、多至二十一字者。小注雙行，行二十一、二字，多或至二十六、七字。卷首孔穎達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闌，版心白口，單魚尾。書名題「禮記義幾」，有若干葉作「禮記正義」、「禮記幾」，惟第二十六卷前四葉作「禮疏」耳。卷二第十二葉、卷三第二十葉、卷十九第十八葉、卷二十八第八葉、卷四十一第二十一葉、卷四十六第三葉均鈔配。又卷四十六第十三葉闕誤，以他葉配入。

刻工姓名 馬林、馬祖、馬松、馬祐、馬

春、毛俊、毛端、葛昌、葛異、方伯祐、方堅、徐仁、徐宥、徐進、徐通、王佐、王允、王恭、王宗、王茂、王椿、王祐、王祐、王示、王壽、李憲、李師正、李涓、李彥、李仁、李光祖、李良、李倚、李信、李用、李忠、李成、周全、周泉、周彥、周珍、高彥、高政、高文、高異、許貴、許才、許詠、許富、陳彥、陳文、陳顯、陳真、陳乂、施俊、施珍、蔣伸、蔣信、蔣暉、張昇、張樞、張暉、張榮、吳寶、吳宗、吳志、金彥、金昇、翁祥、翁祐、賈祐、賈祚、鄭復、鄭彬、宋瑜、宋琳、朱渙、朱周、顧永、顧澄、陶彥、包端、趙通、魏奇、應俊、陸訓、楊昌、濮宣、阮祐、章東、童志、余政、姜仲、嚴信、丁拱、孫新、劉昭、沈珍、求裕、又有宣、彬、宗、春四單字。以上見於原刊之集。楊來、楊明、楊潤、徐困、徐珙、徐榮、徐良、徐泳、徐珣、茅化、茅文龍、朱文、朱子文、子文、朱輝、朱

春、王全、王壽三、王六、王禧、王智、王渙、王桂、洪福、洪來、吳洪、吳祥、吳文昌、蔣榮、蔣佛老、陳琇、陳政、陳新、陳邦卿、陳万二、万二、陳思義、陳允升、鄭埜、鄭閏、何鎮、何垕、何慶、文昌、文玉、范華、范堅、李茂、李德英、李庚、李閏、葛辛、葛弗一、葛一、張珍、張佺、張阿狗、俞聲、俞榮、石山、石宝、占讓、占德潤、德潤、孫開一、孫春、孫斌、沈祥、沈貴、高諒、高宗二、任昌、金文榮、許忠、黃亨、毛文、章文、胡昶、趙遇春、丁銓、劉仁、良富、錢裕、婁正、婁茂、曹榮、史伯恭、周鼎、繆珍、弓華、祝明、熊道瓊、董用、龐万五、永昌友、山用之、盛久、大用、可山、又有徐、韋、文、沈、杞、徐、山、趙、火、史、胡、柳、鎮、斗、費、姚、何、馬、系、秦、劉、錢、仲、圭、政、滕、楊、東、景、陳、褚、成、龐、俞、永、桂、蘇、國、才、麥、寧、貴、石、元、王、

霍、壽、仁、金、陶、尤各單字。以上見於補刊之葉。

宋諱 玄、絃、弦、眩、魼、縣、頰、敬、警、驚、竟、鏡、弘、殷、匡、筐、胤、炅、恒、禎、貞、偵、楨、徵、讓、署、樹、豎、頊、勗、桓、完、構、搆、媾、購、鞫、雠、慎、蜃、惇、敦等字闕筆。

藏印 「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季印振宜」、「滄葦」、「御史之章」、「北平孫氏」、「孫繼涵」、「誦孟」

《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

## 禮記正義校勘記附識

書末附惠跋云「此爲北宋本」，而前一葉原刊板人黃唐識語明載「紹熙辛亥鋟諸本」，次年壬子八月作識。紹熙爲光宗號，辛亥、壬子爲其一二兩年。檢阮校所引惠校，多與此本不合。此本惠跋爲僞，惠校實另有北宋本。惠跋言以北宋本校毛本，得是正共萬餘字，可謂快矣。顧今爲覆校，據阮校例言，「所引宋本，一以惠校爲主。惠所漏者，乃據日本之《考文》本」。則就阮氏所據，知惠漏校已多。而細勘更多，有阮校所未及。知校書正自不易。又，《考文》所據之宋本，與本書亦不盡相同，知非一本，但其合處較多於惠本耳。本書矯正阮本，頗有特出之處。蓋阮本已經妄人竄改，多

有意識之誤。此本則尚無之，洵可寶也。注疏得阮校而後信爲可讀，及校此本，乃敢言《禮記注疏》以此本爲最不貽誤讀者矣。民國十七年一月校畢附識。

今世所行《十三經注疏》合刻兼附《釋文》之本，如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以十行本爲祖本。閩本刻於明嘉靖間閩人李元陽，監本刻於萬曆間，毛本刻於崇禎間。閩本出於十行本，監本出於閩本，毛本出於監本。當閩刻時，所據十行本已多刊缺，其十行原本版片又迭經元、明修補，於正德間所修版心注明正德時補頁，以故山井鼎《考文》直以十行本爲正德本也。閩本於十行本缺處頗多以意補字，遂致大失本意。必於萬不能補之大段缺文乃始留出空缺。故雖以意填補，仍未補完。監、毛本輾轉翻刻，益多紕謬。阮氏得十行本十一經，所少

者爲《儀禮》、《爾雅》兩經。其印刷較早，往往於閩本所據缺處尚多完整，故能是正不尠，然亦頗刊闕。且附《釋文》以十行本爲始，當其逐節添附時，將章節往往移置，其間遂多所誤會。阮氏刻注疏時，此《禮記》一經固用上行本，亦賴有惠氏定字及日本山井鼎、物觀二人所校宋本之不附《釋文》注疏本，多所訂正。以故現行《十三經注疏》以阮本爲最善，而尤以阮氏《校勘記》集前此校記之大成。自黃唐本《禮記注疏》出，而世間始知尚有未附《釋文》時之真宋本在。全書除鈔配數葉外，大致完整，絕少漫漶剝泐之處。以中國最尊尚之經書，又爲諸經中卷帙甚鉅之《禮記》，今尚有此真宋本發現，豈非絕世瑰寶。

余既得是書，不敢自秘，願出巨資，以公諸世。用新法玻璃板影映作爲樣本，與

原書上板無絲毫之異。仍爲悉心讐校，以驗其與世行諸本之異同。計校出前人所未校及者數千條，然則昔時以阮校爲集成，今乃校出前所漏校者若是其夥，并多有前人因校而反誤者，則以未見真本，輾轉過錄他人校語，不免又生郢書燕說之誤。經書之爲國粹，自秦火以降，歷劫凡幾次，而其與天壤永爲不朽者如故。後有快覩《禮記注疏》之善本者，必皆覩余所校，庶易檢尋其異同之跡，則亦與阮氏諸賢分一席於校經之列，何其幸也！書末有惠定宇跋語，非真蹟，乃從他本傳錄作僞。書中異同之處，與惠合者固多，不合者正不少。不合惠校而合《考文》校本者尤多。阮校謂「《考文》之宋板《禮記注疏》與惠校宋本是一書，間有不合處，不及千分之一，亦傳寫之譌，非二書有不同也」云云，亦殊未確。惠本與



《考文》本的是兩本，其證據多在逐條校語中。至黃唐本，則與其冒託爲惠校本，無寧謂其大致合於《考文》宋本。凡此，皆於校語中證明之。其中發前人校記所未發，《小戴》一經之注疏真相得此本而回復不少，傳刻之功，自信不在阮氏之下，亦於校語中可指而數之。惟余自問，亦尚有漏校，覆寫時往往發現，則未發現者，必不少也。後之能讀書者，補綴而匡正之，又非徒一校者之幸，乃《禮記》一經有以貽萬世之學者共肩此責也矣。十七年一月十七日覆寫畢再記，南海潘宗周。

見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六年重印《禮記正義校勘記》下冊末尾。

### 重印禮記正義校勘記弁言

《禮記正義》七十卷，唐孔穎達奉敕撰。向以南宋岳珂《九經》相臺本最爲精審，即所謂十行本也。朱明一代，復有正德閩板、萬曆監本及崇禎毛刻本等次第流傳。惟迭經翻刻，舛誤日增，經義本源，何由究竟？學者病焉。至清乾嘉之際，文達阮公究心經籍，特於退食餘閒詳加勘定，卒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士林宗之。其所校《禮記正義》，素稱精確，猶不免罣漏傳訛之處，蓋所據尚非盡善之本也。迨三山黃唐本發現，其讎校之謹嚴，雕鏤之精美，迥然不同凡響。按此本鋟行於宋光宗三年，閩人黃唐手自校訂彙編。福建省城舊名三山，故稱之爲三山黃唐本。而傳世極少，今雖偶

見零卷殘集，第完書則海內唯此一部。此書原係曲阜孔府秘籍，外人鮮有知者。昔人皮藏之富若汲古毛氏，博洽如金壇段氏、真州阮氏，俱未曾見。後輾轉爲袁寒雲先生所得。比寒雲僑寓申江，素諗先君明訓公雅愛稀世珍本，遂將此書暨其他宋槧多種割愛相讓。先君以《禮記》一書卷帙之繁爲群經冠，今獲此絕世環寶，不欲自私，亟出鉅貲，依樣刻印，冀能公之於世。因延版本專家董康先生主其事，聘良工影刻，精印百部，較原書略無遜色，一時傳爲美談。明訓公復取阮氏《校勘記》及歷年不同版本與黃唐本反覆讎校，並蒙張菊生世伯朝夕切磋，驗其異同得失，幾至廢寢忘餐，綜得前人所忽者不下數千條，成《禮記正義校勘記》上下卷。昔文達拳拳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乎者，

先君之用心，庶幾不負前脩之厚望矣。既脫稿，仍委董康先生募工刻印，以酬閎揚國故昌明經學之夙願，非爲牟利計也。《校勘記》仍印百部，其字體款式，一如《禮記正義》，不失宋本架度，附於《禮記正義》之後，儼然若一整體。

建國之初，世茲即稟先人遺志，將《禮記正義》並吾家所有宋版珍本一百餘種一千餘冊全部獻諸政府，俾此曠代寶籍永爲人民所享用。《禮記正義》雕版繼亦獻出，而《校勘記》版片，則因闕損甚多，仍留寒齋。動亂頻仍，早年印行之書竟已不可多得。今中國書店有重印《禮記正義》之舉，聞之曷勝忭慶。惟《校勘記》未予付印，致令人歎惋。幸有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以整理古籍傳布民族文化爲己任，願設法補鑄所有闕損版片，於焉新印《禮記正義校勘

記》終以問世，先人九原有知，亦當領首稱善。曩者是書之成篇，端賴菊生世伯弗辭勞瘁，悉心教正。先君未敢掠美，特乞一并署名，無如固辭不許。菊生世伯以畢生精力傾注於整理國粹與夫發展現代文化事業，其勲績早爲世人景仰，區區數語，誠不足以表其萬一，聊志感戴之忱云爾。

歲次乙丑大暑，南海潘世茲於復旦大學。

見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六年重印《禮記正義校勘記》上冊卷首。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刁小龍

本册責任編委 馬月華 華 喆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YSS6JePICDnu4/pg6jnpLznsbsglOeyvuWNjue8liAg5LqU5Y2B5LiA5YaMIDIwMTYxXzE0MjE0NzQx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u7ecf\u90e8\u793c\u7c7b\u7cbe\u534e\u7f16\u4e94\u5341\u4e00\u518c
20161_14214741.zip",
  "filesize": 77813825,
  "md5": "1c9d923cd3dd5ef76e8aa99f31445ea3",
  "header_md5": "a3e7e1c26806ade9480ee7d1179c021d",
  "sha1": "781d987dec74360ba341063898cc92d11e13292e",
  "sha256": "cdcba9219a05ea2289d1ace97337c6f4f48b20bb0ecacb81c7207c9b0abdd969",
  "crc32": 3411250671,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95861543,
  "pdg_dir_name": "\u255a\u03c3\u2593\u256a\u255b\u00a1\u2593\u2510\u2514\u00b1\u2514\u03b1
\u255b\u00bd\u2557\u00ac\u2592\u03b1\u256c\u03c3\u2569\u00ab\u2565\u2557\u2593\u00df 20161_14214741",
  "pdg_main_pages_found": 519,
  "pdg_main_pages_max": 1655,
  "total_pages": 529,
  "total_pixels": 30150220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